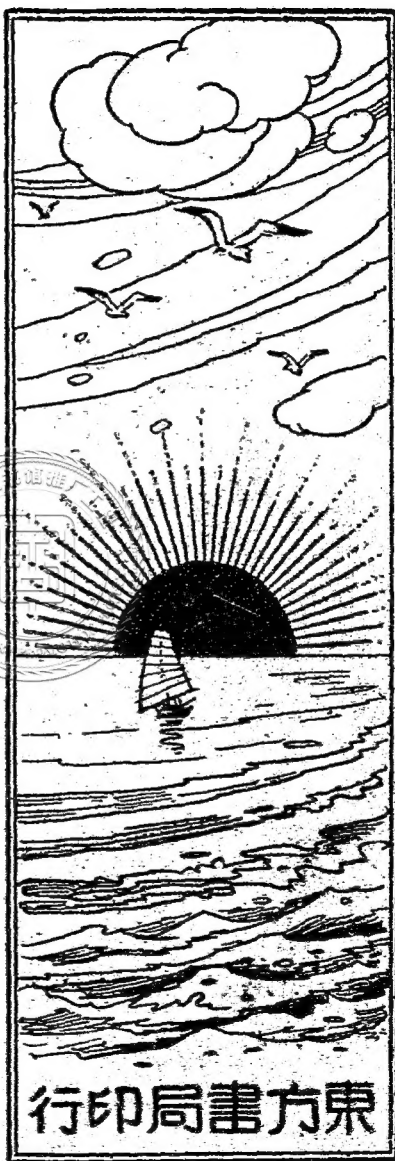


足本
經史百家雜編

乙亥二月

杜就田署





B005238

MG
I212.01
12
11

！ 意 注

本



寄 售 經 銷 標 內
遞 價 銷 路 點 容

教 衆

迅 便 整 清 精 謹 準 完
速 宜 齊 晰 美 慎 確 備

B

206608

館 圖 北
藏 書 京



3 2285 0200 5

經史百家雜鈔序例

姚姬傳氏之纂古文辭，分爲十三類。余稍更易，爲十一類：曰論著，曰詞賦，曰序跋，曰詔令，曰奏議，曰書牘，曰哀祭，曰傳誌，曰雜記，九者，余與姚氏同焉者也。曰贈序，姚氏所有，而余無焉者也。曰銘記，曰典志，余所有，而姚氏無焉者也。曰頌贊，曰箴銘，姚氏所有，余以附入詞賦之下。編曰碑誌，姚氏所有，余以附入傳誌之下。編論次，微有異同，大體不甚相遠。後之君子，以參觀焉。

村塾古文，有選左傳者，識者或譏之。近世一二知文之士，纂錄古文，不復上及六經，以云尊經也。然溯「古文」所以立名之始，乃由屏棄六朝駢儷之文，而返之於三代兩漢。今舍經而降以相求，是猶盲者敬其父祖，而忘其高曾。言忠者曰：我家臣耳，焉敢知國將可乎哉？余抄纂此編，每類必以六經冠其端。涓涓之水，以海爲歸，無所於讓也。姚姬傳氏撰次古文，不載史傳，其說以爲史多不可勝錄也。然吾觀其奏議類中錄漢書至三十八首，詔令類中錄漢書三十四首，果能屏諸史而不錄乎？余今所論次，采輯史傳稍多，命之曰「經史百家雜鈔」云——湘鄉曾國藩識

著述門三類

論著類 著作之無韻者，經如洪範、大易、中庸、樂記、孟子、皆是。諸子曰篇、曰訓、曰說、曰論、曰辨、曰議、曰說、曰解、曰原、皆

經史百家雜鈔 序例

是。

詞賦類

著作之有韻者。經如詩之賦、頌、書之五子作歌，皆是。後世曰賦，曰辭，曰騷，曰七，曰設論，曰符命，曰頌，曰贊，曰箴，曰銘，曰歌，皆是。

序跋類

他人之著作，序述其意者，經如易之繫辭、禮記之冠義、春秋左傳之序，皆是。後世曰序，曰跋，曰引，曰題，曰讀，曰傳，曰注，曰箋，曰疏，曰說，曰解，皆是。

詔令類

上告下者，經如甘誓、湯誓、牧誓等，大誥、康誥、酒誥等，皆是。後世曰詔，曰詔，曰諭，曰令，曰教，曰敕，曰聖書，曰檄，曰策命，皆是。

奏議類

下告上者，經如皋陶謨、無逸、召誥及左傳季文子魏絳等諫君之辭，皆是。後世曰書，曰疏，曰議，曰奏，曰表，曰劄子，曰封事，曰彈章，曰牋，曰對策，皆是。

書牘類

同輩相告者，經如君奭及左傳鄭子家叔向呂相之辭，皆是。後世曰書，曰啓，曰移，曰牘，曰簡，曰刀筆，曰帖，皆是。

哀祭類

人告於鬼神者，經如詩之黃鳥、二子乘舟，書之武成、金縢、祝辭，左傳荀偃趙簡告辭，皆是。後世曰祭文，曰弔文，曰哀

經史百家雜鈔 序例

辭曰誅曰告祭曰祝文曰廟文曰招魂皆是。

記載門四類

傳誌類 所以記人者經如堯典舜典史則本紀世家列傳皆記載之公者也。後世記人之私者曰墓表曰墓誌銘曰行狀曰家傳曰神道碑曰事略曰年譜皆是。

鼓記類 所以記事者經如書之武成金縢顧命左傳記大戰記會盟及全編皆記事之書通鑑法左傳亦記事之書也。後世古文如平淮西碑等是然不多見。

典志類

所以記政典者經如周禮儀禮全書禮記之王制

月令明堂位孟子之北宮錡章皆是。史記之八書漢書之十志及三通皆典章之書也。後世古文如趙公救舊記是然不多見。

雜記類

所以記雜事者經如禮記投壺深衣內則少儀周

禮之考工記皆是。後世古文家修造宮室有記遊覽山水有記以及記器物記瑣事皆是。



經史百家雜鈔總目

卷一

論著之屬一（凡論著類以孟莊韓蘇爲宗）

卷二

論著之屬二

卷三

詞賦之屬上編一（凡詞賦類上編以詩騷揚馬班張潘庚爲宗）

卷四

詞賦之屬上編二

卷五

詞賦之屬上編三

卷六

詞賦之屬下編一（凡詞賦類下編以揚班郭韓爲宗）

卷七

詞賦之屬下編二

卷八

經史百家雜鈔

序跋之屬一（凡序跋類以遷固柳

歐曾馬爲宗）

卷九

序跋之屬二

卷十

詔令之屬（凡詔令類以尙書漢詔陸贄歐陽爲宗）

卷十一

奏議之屬一（凡奏議類以西漢奏疏陸贄蘇軾爲宗）

卷十二

奏議之屬二

卷十三

奏議之屬三

卷十四

書牘之屬一（凡書牘類以曹王韓柳爲宗）

卷十五

總目

書牘之屬二

卷十六

哀祭之屬（凡哀祭類以潘韓歐王爲宗）

卷十七

傳誌之屬上編一（凡傳誌類上編以馬班陳范爲宗）

卷十八

傳誌之屬上編二

卷十九

傳誌之屬上編三

卷二十

傳誌之屬下編一（凡傳誌類下編以蔡韓歐王爲宗）

傳誌之屬下編二

卷二十一

敘記之屬一（凡敘記類以左傳通

經史百家雜鈔

總目

鑑爲宗

卷二十三

敘記之屬二

卷二十四

典志之屬一（凡典志類以禮經暨

馬班歐史爲宗）

卷二十五

典志之屬二

卷二十六

雜記之屬（凡雜記類以韓柳歐陽

爲宗）



經史百家雜鈔目錄

卷一

論著之屬一

書洪範

孟子齊桓晉文之事章

楚氣章

神農之言章

好辯章

離婁之明章

魚我所欲也章

舜發於畎畝章

孔子在陳章

莊子逍遙遊篇

養生主篇

駢拇篇

馬蹄篇

胠篋篇

達生篇

經史百家雜鈔

目錄

山木篇

外物篇

秋水篇

荀子榮辱篇

議兵篇

韓非子說難篇

賈誼過秦論上

過秦論中

過秦論下

卷二

論著之屬二

班彪王命論

陸機辯亡論上下篇

李康運命論

江統徙戎論

韓愈原道

原性

原毀

伯夷頌

獲麟解

雜說四首

改葬服議

爭臣論

師說

柳宗元封建論

桐葉封弟辨

歐陽修本論

朋黨論

周惇頤通書

張載西銘東銘

司馬光漢中王卽皇帝位論

蘇洵易論

書論

詩論

樂論

一

諫論二首

經史百家雜鈔

目錄

二

辨奸論

蘇軾魯隱公論

戰國任俠論

韓非論

卷三

詞賦之屬上編一

詩七月

東山

六月

采芑

車攻

吉日

節南山

正月

絳

皇矣

崧高

烝民

荀子賦篇

屈原離騷

九歌

九章

卜居

遠遊

宋玉九辯

賈誼鵬鳥賦

惜誓

枚乘七發

東方朔客難

司馬相如子虛賦

上林賦

大人賦

長門賦

封禪文

卷四

詞賦之屬上編二

揚雄羽獵賦

長楊賦

甘泉賦

河東賦

反離騷

解嘲

解難

班固兩都賦

幽通賦

答賓戲

張衡兩京賦

思立賦

王粲登樓賦

劉伶酒德頌

卷五

詞賦之屬上編三

左思三都賦

潘岳西征賦

秋興賦

笙賦

陶潛歸去來辭

鮑照蕪城賦

庾信哀江南賦

韓愈送窮文

進學解

歐陽修秋聲賦

蘇軾前後赤壁賦

卷六

詞賦之屬下編一

詩閨宮

長發

抑

賓之初筵

敬之

小毖

左傳虞箴

李斯碑山刻石

泰山刻石

琅邪臺刻石

之罘刻石

碣石刻石

會稽刻石

漢書安世房中歌

郊祀歌

敘傳

揚雄十二州箴

趙充國頌

酒箴

班固封燕然山銘

高祖泗水亭碑銘

十八侯銘

張衡綬筭銘

崔駰官箴三首

崔寔座右銘

韋瑒光武濟陽宮碑

王升石門頌

蔡邕祖德頌

京兆樊惠渠頌

史岑出師頌

高彪送第五永爲督軍御史箴

崔琦外戚箴

士孫瑞劍銘

漢鏡銘

卷七

詞賦之屬下編二

曹植制命宗聖侯孔羨奉家祀碑

陸機漢高祖功臣頌

陸雲榮啓期贊

張華女史箴

張載劬闇銘

嵇康太師箴

潘尼乘輿箴

釋奠頌

樂處太康頌

尚書令箴

郭璞山海經圖贊

夏侯湛東方朔畫贊

袁宏三國名臣序贊

孫綽聘士徐君墓頌

陶潛讀史述

傅玄擬金人銘作口銘

裴子野女史箴

卞蘭座右銘

王褒皇太子箴

高允徵士頌

元結中興頌

韓愈五箴

後漢三賢贊

柳宗元伊尹五就桀贊

平淮夷雅

程子四箴

范浚心箴

朱子六先生畫像贊

卷八

序跋之屬一

易乾文言

坤文言

上繫七爻

下繫十一爻

禮冠義

司馬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

六國年表序

秦楚之際月表序

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序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序

太史公自序

班固漢書藝文志

諸侯王表序

貨殖傳序

西域傳贊

敘傳

卷九

序跋之屬二

劉向戰國策序

許慎說文序

范曄後漢書宦者傳論

韓愈張中丞傳後序

讀儀禮

讀荀子

贈鄭尚書序

送李愿歸盤谷序

送王秀才序

柳宗元論語辨二首

辨列子

辨文字

辨鬼谷子

辨晏子春秋

辨鵲冠子

歐陽修唐書藝文志序

五代史伶官傳序

五代史一行傳序

五代史宦者傳序

蘇氏文集序

釋惟儼文集序

釋祕演詩集序

集古錄跋尾十首

集古錄目序

曾鞏先大夫集後序

送徐無黨南歸序

中論目錄序

戰國策目錄序

新序目錄序

列女傳目錄序

王安石周禮義序

詩義序

書義序

馬端臨文獻通考序

經史百家雜鈔卷一

湘鄉曾國藩纂

論著之屬一

書
洪範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斂。」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陟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斂。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斂。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寇，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五

經史百家雜鈔 卷一 論著一

合肥李鴻章校彙

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厥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事于而家。時人斯其宰，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強弗友剛克，愛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肆，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志。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

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逆，龜從，筮逆，庶民逆，吉。庶民逆，龜從，筮逆，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一其敘，庶章。——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咎，曰時，曰暘，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一其敘，庶章。——極備凶，一極無凶。曰咎徵：曰狂，曰恆，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一其敘，庶章。——極備凶，一極無凶。若曰：蒙，恆風，若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孟子 齊桓晉文之事章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牀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釐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觴觶，若

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釐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亡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僻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觴觶，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王說曰：「詩云：『他人心有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夫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

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抑王與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曰：「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鄰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強。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鄰敵？夫豈蓋亦反其本矣。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畊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

而可爲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政民之從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王欲行仁，則盡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養氣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長三軍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憚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

曾子之守約也。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一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天夫驟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一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閱其苗之長而不長，而掘之者，芒然歸，謂其子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何謂知言？」曰：「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

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曰：「姑舍是。」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實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孟子神農之言章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耜耜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

曰：「滕君則誠賢者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曰：「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鬲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官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僕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濬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後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飲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

案？

孟子好辯章：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窮之時，水逆行，汜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濟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以上再）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桀，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以上周公）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以上孔子）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

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以上孟子自敘）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謂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孟子離婁之明章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者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邇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力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以上言爲政宜遵先王之法）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以上言上下皆當納於法度之中）詩曰：「天之方厭，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

事君無義，進退無禮，官則非先生之道者，猶沓沓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以上言爲臣者當以道事君。）

孟子：魚我所欲也章：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用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以上言欲有甚於生，惡有甚於死。）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嚙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乏窮者得我與，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妻妾之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乏窮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以上就惡有甚於死，指出人之本心。）

孟子：舜發於畎畝章：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傳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

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孟子：孔子在陳章：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以上由中行引入狂狷。）「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嚙嚙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以上狂。）「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以上狷。）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之賊也。」（何以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曰：「何以是嚙嚙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鄉原之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閤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以上鄉原與狂狷互說。）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

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以上鄉原之可惡。)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虐矣。」

莊子逍遙遊篇

北冥有魚，其名為「鯀」。鯀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學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適莽蒼者三飡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湯之問棘也是已。窮

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為鯀。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竟，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澆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鶴鳴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吾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飛，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

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聵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聵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人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爲一世新乎？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秕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贍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啻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捨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澠就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泝澠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澠就，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无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鑿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

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莊子養生主篇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踞，砉然騞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譚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軋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矞，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多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矞，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謐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公文軒見右師而問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生之，是使獨也，人之貌是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擇雖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害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老嫗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

「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斷言而言，不斷哭而哭者，是邇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邇天之刑。邇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莊子駢拇篇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力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謂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擠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簣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繫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黠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爲駢，而枝者不爲駢。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是故鳧鴈雖短，續之則憂；鶴鵲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憂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訖之則嘆。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

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饜富貴，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寡歟！也。且夫待鈞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啗食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故天下謗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索，繩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爲哉？使天下惑也。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耶？自處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爲殉，一也。感與類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策讀書。問殺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會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飢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

五色雖通如難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誠，非仁義之謂也。感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賊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爲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爲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爲淫僻之行也。

莊子馬蹏篇

馬蹏可以踐霜雪，氏可以禦風寒。莠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蓬蒿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雥之，連之以羈轡，編之以阜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櫛飾之患，而後有鞭笞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鈎，直者應繩。」夫埴水之性，豈欲中規矩鈎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一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絳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然，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群，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闢。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

及至聖人，鑒覽爲仁，蹏跂爲義；而天下始寢矣。澆漫爲樂，摘僻爲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爲機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神樂？五色不亂，孰爲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爲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摩，怒則分背相踴，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銜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闔扼，蹏蹏，詭術竊興，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人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蹏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莊子胠篋篇

將爲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則必攝械，固屬鑄，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撝囊而趨，唯恐械鑄屬鑄之不同也。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爲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閭閻之所布，未嘗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閭四竟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分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

身乎？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割褒弘施子胥，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無而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昏竭則齒寒，簪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搢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邱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爲之斗斛以量之，則井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井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井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井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知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鑄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模倣，拊斗折衡，而民不爭，殘碑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鑠絕竿瑟，塞替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

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鈎繩，而棄規矩，攬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創曾史之行，銷楊墨之口，撲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淪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朝，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竊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迹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網罟罾筍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落羅罟罟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有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繫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憺冥之蟲，肖綽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今夫種殖之民，而悅夫役役之役，釋夫恬淡無爲，而悅夫哼哼之聲，哼哼已亂天下矣。

莊子達生篇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卻，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爲哉？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者，其爲不免矣。上欲免爲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事奚足樂而生奚足道？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予語汝。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卻，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胷中，是故遇物而不懼。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復讎者不折鑕，干雖有愆心者不怨讎，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聞人之天，而開天

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真。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僕者承蜩，猶之援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援之也。吾處身也若槁株，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完，乃凝於神，其痾僕丈人之謂乎？」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澗，深之淵，津人操舟者，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卻也。』一覆卻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殫，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視腎，學生，吾子與視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筆以待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愛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居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飲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觀其後者

也。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樂立其中，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之所取畏者，柁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視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筴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備汝，十日戒，三日齊，籍白茅，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則汝爲之乎？」爲筴謀曰：「不如食以糠糲，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爲謀，則若生有軒冕之尊，死於豚糲之上，聚俸之中，則爲之爲筴謀則去之，自爲謀則取之所異筴者何也？」桓公田於澤，管仲仰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談詒爲內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滯之氣，散而不反，則爲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爲。」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有響，有響，戶內之煩擾，雷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門，桂樹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淡陽處之水有罔象，邱有莘山有靈野有彷徨，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綬，紫衣而朱冠，其爲物也，遇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則殆乎。」桓公駭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紀渚子爲王養鬪，十日而問，鷄曰：「乎？」曰：「未也，方虛憊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鷄曰：「乎？」曰：「未也，猶視疾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鷄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鷄矣。」

其德全矣。異鷄無敢應者，反走矣。」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鼉黿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祭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畏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畏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梓慶削木爲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爲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爲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齋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骨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具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凝神者，其是與？」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爲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鉤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月敗。」工倕旋而監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鑿鑿一而不桎，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修，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

君不遇世，實於鄉里，遂於州都，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
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茫然彷彿乎壤坵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爲而不恃，長而不宰。今汝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污，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金而形軀，其而九竅無中，道天於聲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人坐，有間，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爲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爲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歎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驚之者載臚以車馬，樂鵠以鐘鼓也，彼又惡能無務乎哉？」

莊子·山水篇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童子殺鴈而烹之。鴈子請曰：「其一不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

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失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綮爲一上一下，以和爲量，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爲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之業，敬鬼神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剝形去皮，洒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樸，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矣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無形倂，無留居，以爲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爲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愆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

自慙而反，君自此遠矣。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憫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歛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心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而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北宮奢爲衛靈公賦斂，以爲鍾，爲撻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奢聞之，既靡既琢，復歸於樸。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疆梁，隨其曲傳，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而況有大塗者乎？」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大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名曰「意怠」，其爲鳥也，翫翫翬翬，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智以驚愚，修身以明污，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讓，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名居，德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創述捐勢，不爲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枵粟，入獸不亂羣，人鳥不亂行。」

鳥獸不惡而沉人乎？」孔子問子桑，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伴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異日桑扈又曰：「舜之將死，真冷而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屬係腰，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援乎？其得枵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雖勞逢蒙不能勝脫也。及其得枵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懷，此筋骨非有加，意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微也夫。」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秦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其角，木聲與人聲，然然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視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遠大也。

愛已而造衷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渴寒暑，不窮極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之借遊之謂也。爲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已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不爲盜，賢人不爲竊，吾若吾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於鸛鵒，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龜諸人間，社稷存焉爾。」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也，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莊周遊乎雕陵之樊，捫一異鵠，白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類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蹇裳躃步，執彈而留之。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鵠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辭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闕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爲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鰲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鵠感吾類，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爲鵲，吾所以不庭也。」楊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

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曰：「弟子記之行實而法，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莊子外物篇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於江，蕢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絀。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憂解不得成。心若縣於天地之間，懸譬沈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憤然而道盡。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任公子爲大鉤巨綆，五十犢以爲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之湄，且且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鉤沒而下，搖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臘之，自濶河以東，蒼梧已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軫才諷

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果，趨漚瀆，守鯨鯢，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帶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接其鬢，壓其冠，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修士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邱也召而來。」仲尼至曰：「邱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爲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萊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抑固窳邪？亡其略，弗及邪？惠以歡爲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勸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闕阿門，曰：「予自莽路之淵，予爲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今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筮圍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下吉，乃剝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筮，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筮，不能避剝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

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側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尙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爲用也亦明矣。」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爲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騷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己，彼教不學，承意不彼，目微爲明，耳微爲聰，鼻微爲顚，（同觀）口微爲甘，心微爲知，知微爲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跖，跖則衆害生。物之有知者特息，其不股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竅。胞有重閔，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姑姑勃谿，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大林邱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稽乎諫，知出乎爭，柴生乎守，官事果乎棄宜。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銑鏹於是乎始修，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靜然可以補病，憊可以休老，甯可以止遽，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聖人之所以騷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騷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騷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爲官

師其爲人毀而死者半。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師弟子而踐於漿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踏河。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鴈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莊子秋水篇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辨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觀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巖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於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稊米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入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選，三王之所

爭，仁人之所愛，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曩今，故放遠而不邇，援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途，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母，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蠶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蠶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蠶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勸不爲利，不賤門，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食污，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爲在從衆，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爲勸，戮恥不足以爲辱。知是非之不可爲分，細大之不可爲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已。』約分之至也。」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

相賤。以俗觀之，貨賤不在己；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糴米也，知黍末之爲邱山也，則差數觀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非，則趣操觀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哈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梁竇可以衡城，而不可以鑿穴，言殊器也。麒麟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鵲鷓鴣夜撮蚤察毫末，豈出瞋目而不見邱山，言殊性也。故曰：盜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然乎河伯，女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塗。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泛泛乎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珍域。兼懷萬物，其孰不賢，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殫，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始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

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騾者馳，無勸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甯於禍福，謹於去就，而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騶騶而屈伸，反要而語極。」曰：「何謂天？」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鑿鑿然，駘駘然，蛇儻風，風儻目，目儻心。變謂之曰：「吾以一足跼蹐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故曰：「不然，子不見夫睡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子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故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脊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衆，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

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者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一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園之今非也，請辭而退。」公孫龍問於魏牟曰：「聞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可不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茫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機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堦井之龜乎？謂東海之龜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登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軒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堦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龜，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繁矣。於是遂巡而卻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損。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堦井之龜，聞之適適然，稽規覘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蛟負山，商蚶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堦井之龜與？且彼方姚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夷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窺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

經史百家雜鈔 卷一 論著一

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曰：「咳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甯其死爲留骨而貴乎？甯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甯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鵲鵲，子知之乎？夫鵲鵲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鷀得腐鼠，鵲鵲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儻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荀子榮辱篇

橋泄者人之殃也。恭儉者，僻五兵也。雖有戈矛之刺，不如恭儉之利也。故與人善言，優於布帛；傷人之言，深於矛戟。故薄薄之地，不得履之，非地不安也；危足無所履者，凡在言也。亘涂則讓，小

塗則殆。雖欲不謹，若云不使。（以上以言取辱。）快快而亡者，怒也。察察而殘者，悻也。博而窮者，營也。濟之而愈濁者，口也。蒙之而愈瘠者，交也。辯而不說者，爭也。直立而不見知者，勝也。廉而不見貴者，闕也。勇而不見憚者，食也。信而不見敬者，好刺行也。此小人之所務，而君子之所不爲也。（以上美德中亦有取辱之端。）

○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衆其少頃之怒，而喪終身之軀，然爲目之，是忘其身也。室家立殘，親戚不免乎刑戮，然且爲之，是忘其親也。君上之所惡也，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且爲之，是忘其君也。愛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是刑法之所不舍也。聖王之所不畜也。乳燕觸虎，乳狗不遠遊，不忘其親也。人也愛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則是人也而會猶燕之不若也。凡闕者，必自以爲是，而以人爲非也。已誠是也，人誠非也，則是已君子而人小人也。以君子與小人相賊害也。愛以忘其身，內以忘其親，上以忘其君，豈不過甚矣哉？是人也，所謂以狐父之戈鑊牛矢也。將以爲智邪？則愚莫大焉。將以爲利邪？則害莫大焉。將以爲榮邪？則辱莫大焉。將以爲安邪？則危莫大焉。人之有闕，何哉？我欲屬之狂惑，疾病邪？則不可。聖王又諫之，我欲屬之鳥鼠禽獸邪？則不可。其形體又人，而好惡多同，人之有闕，何哉？我甚觀之。（以上好闕取辱。）

○有獨義之勇者，有賈盜之勇者，有小人之勇者，有士君子之勇者。爭飲食，無廉恥，不知是非，不辟死傷，不畏衆強，悍然唯利飲食之見，是猶義之勇也。爲事利，爭貨財，無辭讓，果敢而振，猛貪而戾，

悍然唯利之見，是賈盜之勇也。輕死而暴，是小人之勇也。義之所在，不傾於權，不顧其利，舉國而與之，不爲改，視重死持義而不撓，是士君子之勇也。——儻然者，浮陽之魚也。舐於沙而思水，則無逮矣。挂於患而欲謹，則無益矣。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怨人者窮，怨天者無志。（一作知）失之已，反之人，豈不迂乎哉？榮辱之大分，安危利害之常體。先義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榮者常通，辱者常窮。通者常制人，窮者常制於人。是榮辱之大分也。村憲者常安利，蕩悍者常危害，安利者常樂易，危害者常憂險，樂易者常壽長，憂險者常夭折，是安危利害之常體也。夫天生蒸民，有所以取之，志意致修，德行致厚，智慮致明，是天子之所以取天下也。政令法，舉措時，聽斷公，上則能順天子之命，下者能保百姓，是諸侯之所以取國家也。志行修，臨官治，上則能順上，下則能保其職，是士大夫之所以取田邑也。循法則度量，刑辟闕籍，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慎不敢損益也。父子相傳，以持王公，是故三代雖亡，治法猶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祿秩也。孝弟原憲，鞠錄疾力，以教比其事業，而不敢怠傲，是庶人之所以取煖衣飽食，長生久視，以免於刑戮也。飾邪說，文義言，爲倚事，陶誕突盜，揚悍慤暴，以偷生反側於亂世之間，是姦人之所以取危辱死刑也。其慮之深，其擇之不謹，其定取舍，權優，是其所所以危也。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榮惡辱，好利惡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則異矣。小人也者，疾爲誕，而欲人之信已也；疾爲詐，而欲

人之親已也；禽獸之行，而欲人之善已也。慮之難知也，行之難安也，持之難立也，成則必不得其所好，必遇其所惡焉。故君子者，信矣而亦欲人之信已也；忠矣而亦欲人之親已也；修正治辨矣，而亦欲人之善已也。慮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必不遇其所惡焉。是故窮則不隱，通則大明，身死而名顯，小人莫不延頸舉踵而顧曰：知慮材性，固有以賢人矣。夫不知其與已無以異也，則君子注錯之當，而小人注錯之過也。故執察小人之知能，足以知其有餘，可以爲君子之所爲也。譬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錯習俗之節異也。仁義德行，常安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危也。污慢突盜，常危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安也。故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怪。以上言榮辱在人之自取。材性智能本同，因注錯異而榮辱亦殊。凡人生而有一同，飢而欲食，寒而欲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則榮之所同也。目辨白黑，美惡，耳辨香醴，清濁，口辨酸醎，甘苦，鼻辨芬芳，腥臊，骨體膚理，辨寒暑疾，養是又人之所常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則榮之所同也。可以爲堯禹，可以爲桀跖，可以爲工匠，可以爲農賈，在執注錯習俗之所積耳。是又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爲堯禹則常安榮，爲桀跖則常危辱，爲堯禹則常愉快，爲工匠農賈則常煩勞，而人力爲此而寧爲彼，何也？曰：陋也。堯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多起於變故成乎修，修之爲待盡而後備者也。

人之生固小人。無師無法，則唯利之見耳。人之生固小人，又以遇亂世，得亂俗，不以小重小也，以亂得亂也。君子非得勢以臨之，則無由得開內焉。今是人之口腹，安知禮義？安知辭讓？安知廉恥？隅積亦呻吟而嚙，鄉鄰而飽已矣。人無師無法，則其心正其口腹也。今使人生而未嘗親芻豢稻粱也，惟菽藿糟糠之爲親，則以至足爲在此也。俄而粢然有秉芻豢稻粱而至者，則臨然視之曰：「此何怪也？」彼臭之而無嫌於鼻，嘗之而甘於口，食之而安於體，則莫不棄此而取彼矣。今以夫先王之道，仁義之統，以相羣居，以相持養，以相藩飾，以相安固邪？以夫桀跖之道，是其爲相羣也。幾直夫芻豢稻粱之縣糟糠爾哉！然而人力爲此而寧爲彼，何也？曰：陋也。陋也者，天下之公患也，人之大殃大害也。故曰：仁者好告示人，告之示之，靡之懷之，鉛之重之，則夫養者俄且通也，陋者俄且闕也。愚者俄且知也，是若不行，則湯武在上，曷益？桀紂在上，曷損？湯武存，則天下從而治；桀紂存，則天下從而亂。如是者，豈非人之情固可與如此，可異如彼也哉？人之情，食欲有芻豢，衣欲有文繡，行欲有輿馬；又欲夫餘財蓄積之富也。然而窮年累世，不知不足，是人之情也。今人之生也，方知蓄雞狗豬彘，又蓄牛羊，然而食不敢有酒肉，餘刀布有困窮，然而衣不敢有絲帛，約者有筐篋之藏，然而行不敢有輿馬，是何也？非不欲也，幾不長慮顧後，而恐無以繼之故也。於是又節用御欲，收斂蓄藏，以繼之也。是於已長慮顧後，幾不莠善矣哉？今夫偷生淺知之屬，曾此而不知也。糧食大修，不

顧其後；俄則屈安窮矣。是其所以不免於凍餒，操顯囊，爲溝壑中瘠者也。況夫先王之道，仁義之統，詩書樂之分乎？彼固天下之大慮也。將爲天下生民之屬，長慮顧後而保萬世也。其不長矣。其溷厚矣。其功盛姚遠矣。非孰修爲之，君子莫之能知也。故曰：短絆不可以汲深井之泉，知不幾者不可與及聖人之言。夫詩書禮樂之分，固非庸人之所知也。故曰：一之而可再也，有之而可久也，廣之而可通也，處之而可安也。反鉛察之而愈可知也。以治情則利，以爲名則榮。以羣則和，以獨則足。樂意者其是邪？夫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則從人之欲，則勢不能安，物不能贍也。故先王案爲之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貴賤之等，長幼之差，知賢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職其事也，各得其宜。然後使廢祿多小，厚薄之稱，是夫羣居和一之道也。故仁人在上，則農以力盡田，賈以察盡財，百工以巧盡械器，士大夫以上至於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盡官職。夫是之謂至平，故或祿天下而不自以爲多，或監門御旅，抱關擊柝，而不自以爲寡。故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一。夫是之謂人倫。詩曰：『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蒙。』此之謂也。

荀子議兵篇

臨武君與孫卿子議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孫卿子曰：『不然。臣所聞古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壹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則造父

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者，勢利也。所行者，變詐也。善用兵者，感忽悠閑，莫知其所從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豈必待附民哉？』孫卿子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貴，權謀勢利也。所行，攻奪變詐也。諸侯之事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路亶者也。君臣上下之間，滑然有離德者也。故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桀，譬之若以卵投石，以指撓沸。若赴水，水入焉焦，沒耳。故仁人上下，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胷腹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且仁人之用十里之國，則將有百里之聽，用百里之國，則將有千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必將聰明警戒，和傳而一。故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兌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國居而攻止，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案角鹿墜，隨種東範而退耳。且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而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彼反顧其上，則若約虧，若仇讐，人之情雖樂歸，豈又肯爲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必將來告之，夫又何可詐也？故仁人用國日明，諸侯先順者安，後順者危，慮敵之者削，反之者亡。詩曰：『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之謂也。』孝成王臨武君曰：

「善」(以上用兵貴附民。」「請問王者之兵，設何道何行而可？」孫卿子曰：「凡在大王，將率末事也。臣請遂道王者諸侯疆弱存亡之效，安危之勢。君賢者，其國治；君不能者，其國亂。隆禮貴義者，其國治；簡禮賤義者，其國亂。治者強，亂者弱，是強弱之本也。上足叩，則下可用也；上不足叩，則下不可用也。下可用則強，下不可用則弱，是強弱之常也。隆禮效功，上也；重祿貴節，次也。上功賤節，下也；是強弱之凡也。好士者強，不好士者弱；愛民者強，不愛民者弱；政令信者強，政令不信者弱；民齊者強，不齊者弱；賞重者強，賞輕者弱；刑威者強，刑侮者弱。械用兵革攻完便利者強，械用兵革窳窳不利者弱；重用兵者強，輕用兵者弱；權出一者強，權出二者弱，是強弱之常也。齊人隆技擊，其技也得一首者，則賜顯饌金，無本賞矣。是事小敵羣，則偷可用也；事大敵堅，則渙焉離耳。若飛鳥然，傾側反覆無日，是亡國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去貨市，備而戰之幾矣。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服矢五十個，置戈其上，冠鞬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是數年而衰，而不可奪也。改進則不易，周也是故地雖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隘，隔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勢，隱之以隙，枉之以慶賞，鎡之以刑罰，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關無由也。隙而用之，得而後功之，功賞相長也。五甲首而隸五家，是最爲衆強，長久多地以正，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

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有過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衆是數國者，皆干賞蹈利之兵也。備徒鬻賣之道也，未有貴上安制禁節之理也。諸侯有能微妙之以節，則作而兼殆之耳。故招近塞，選隆軼詐，尙功利，是漸之也。禮義教化，是齊之也。故以詐遇詐，猶有巧拙焉。以詐遇齊，詐之猶以錐刀墮太山也。非天下之愚人莫敢試。故王者之兵，不試。湯武之誅桀紂也，拱揖指麾，而彊暴之國莫不趨使，誅桀紂者，誅獨夫。故泰誓曰：「獨夫紂。」此之謂也。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制鄰敵。若夫招近塞，選隆軼詐，尙功利之兵，則勝不勝無常。代爲代，張代存亡，相爲雌雄耳矣。夫是之謂盜兵，君子不由也。故齊之田單，楚之莊蹻，秦之衛鞅，燕之繆璜，是皆世俗之所謂善用兵者也。是其巧拙強弱，則未有以相君也。若其道一也，未及和齊也。持契約詐，權謀傾覆，未免盜兵也。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句踐，是皆和齊之兵也，可謂入其域矣。然而未有本統也。故可以霸，而不可以王。是強弱之效也。」(以上王者之兵尙仁義，齊教化。)(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爲將。」孫卿子曰：「知莫大乎棄疑，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事至無悔而止矣，成不可必也。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親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急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

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孰，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受命於主而行三軍，三軍既定，百官得序，羣物皆正，則主不能害，敵不能怒，夫是之謂「至臣」。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終始始如一，夫是之謂「大吉」。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意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敬謀無愆，敬事無曠，敬吏無橫，敬衆無穢，敬敵無懈，夫是之謂「五無愆」。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懈，夫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於神昔矣。」（以上論將）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軍制。孫卿子曰：「將死鼓，御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順命爲上，有功次之。令不進而進，猶令不退而退也，其罪惟均。不殺老弱，不獲禾稼，服者不禽，格者不拿，命者不獲。凡誅非誅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扞其賊，則是亦賊也。以故順刃者生，蘇刃者死，奔命者賞，圍封於宋，曹觸龍斷於軍，殷之服民，所以養生之者也。無異剛人。故近者歌謠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無幽閒辟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王者有誅而無戰，城守不攻，兵格不擊，上下相喜，則慶之不屠城，不番軍，不留衆，師不越時，故斷者樂其政，不安其上，欲其至也。」

臨武君曰：「善。」（以上論軍制）——陳豨問孫卿子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爲本。仁者愛人，義者循理，然則又何以兵爲？凡所爲有兵者，爲爭奪也。」孫卿子曰：「非女所知也。彼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若時雨之降，莫不說喜，是以堯伐驩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此四帝兩王，皆以仁義之兵行於天下也。故近者親其善，遠方慕其德，兵不血刃，遠邇來服，德盛於此，施及四極。」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此之謂也。」——李斯問孫卿子曰：「秦四世有勝，兵強海內，威行諸侯，非以仁義爲之也，以便從事而已。」孫卿子曰：「非女所知也。女所謂便者，不便之便也。吾所謂仁義者，大德之便也。彼仁義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則民親其上，樂其君，而輕爲之死，故曰：『凡在於君，將率末事。』也。秦四世有勝，諛諛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已也，此所謂末世之兵，未有本統也。故湯之放桀也，非其逐之鳴條之時也；武王之誅紂也，非以甲子之朝而後勝之也，皆前行素修也。此所謂仁義之兵也。今女不求之於本，而索之於末，此世之所以亂也。」（以上二節，申言兵以仁義爲本）——禮者，治辨之極也，強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所以隕社稷也。故堅甲利兵，不足以爲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爲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爲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楚人寧殺犀兕以爲甲，鎡如金石，宛鉅

錢鉞，慘如蠶，輕利便遊，卒如飄風，然而兵殆於垂沙，唐蔑死。莊蹻起，楚分而爲三四，是豈無堅甲利兵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汝穎以爲險，江漢以爲池，限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然而秦師至而郡縣若振槁，是豈無固塞險阻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剗比干，囚箕子，爲炮烙刑，殺戮無時，臣下懷然，莫必其命。然而周師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豈令不嚴，刑不整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古之兵，戈矛矢而已矣，然而敵國不待試而誦，城郭不辨，溝池不拒，固塞不樹，機變不張，然而國晏然，不畏外而明內者，無它故焉，明道而分鈞之時，使而誠愛之下之和上也如影響，有不由令者，然後誅之以刑，故刑一人而天下服，罪人不弔其上，知罪之在己也，是故刑罰省而威流，無它故焉，由其道故也。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傳曰：「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此之謂也！凡人之動也，爲賞慶爲之，則見害傷焉止矣。故賞慶刑罰勢詐，不足以盡人之力，致人之死，爲人主上者也。其所以接下之百姓者，無禮義忠信，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勢詐除畧其下，獲其功用而已矣。大寇則至，使之持危城，則必畔；遇敵處戰，則必北；勞苦煩辱，則必奔；征伐離耳，下反制其上，故賞慶刑罰勢詐之爲道者，傭徒鬻賣之道也，不足以合大眾，美國家，故古之人羞而不道也。故厚德實以先之，明禮義以道之，致忠信以愛之，尙賢使能以次之，爵服賞以申之，時其事，輕其任，以調齊之，長養之，如保赤子，政令以定，風

俗以一。有離俗不順其上，則百姓莫不敦惡，莫不毒孽。若彼不祥，然後刑於是起矣。是大刑之所如也，辱從大焉，將以爲利邪？則大刑加焉，身苟不狂惑，窮陋誰觀？是而不改也哉！然後百姓曉然皆知修上之法，像上之志，而安樂之。於是能有化善修身，正行，積禮義，尊道德，百姓莫不貴敬，莫不親譽，然後賞於是起矣。是高爵豐祿之所加也。榮孰大焉？將以爲害邪？則高爵豐祿以持養之，生民之屬孰不願也？雖雕焉，縣賞爵重賞於其前，縣明刑大辱於其後，雖欲無化能乎哉？故民歸之如流水，所存者神，所爲者化，而順暴悍，勇力之屬爲之化而愿，旁辟曲私之屬爲之化而公，矜糾收繳之屬爲之化而調。夫是之謂大化。至一詩曰：「王猶允塞，徐方其來。」此之謂也。以上言治國以禮爲本，不以賞罰爲先。凡兼人者有三術：有以德兼人者，有以力兼人者，有以富兼人者。彼貴我名，聲美我德，行欲爲我民，故辟門除塗以迎吾人。因其民，襲其處，而百姓皆安。立法施令，莫不順比。是故得地而權彌重，兼人而兵益強。是以德兼人者也。非貴我名，聲也，非美我德，行也，彼畏我威，却我勢，故民雖有離心，不敢有畔慮。若是則我甲兵衆，奉養必費，是故得地而權彌輕，兼人而兵益弱。是以力兼人者也。非貴我名，聲也，非美我德，行也，用貨求富，用飢求飽，虛腹張口，來歸我食，若是則必發夫掌節之衆以食之，委之財貨以富之，立良有司以接之。已蕃三年，然後民可信也。是故得地而權彌輕，兼人而國愈貧，是以富兼人者也。故曰：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

人者資，古今一也。兼并易能也，唯堅凝之難焉！齊能并宋而不能凝也，故魏奪之，魏能并齊而不能凝也，故田單奪之，韓之上地方數百里，完全富足而趨趙，趙不能凝也，故秦奪之，故能并之而不能凝，則必奪不能并之，又不能凝其有，則必亡。能凝之則必能并之矣，得之則凝，兼并無強。古者湯以薄，武王以瀆，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爲一，諸侯爲臣，無它故焉，能凝之也。故凝土以禮，凝民以政，禮修而士服，政平而民安。士服民安，夫是之謂大凝。以守則固，以征則強，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以上論兼人三術。）

韓非子說難篇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涉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面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迺目以爲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強之以其所必不爲，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

與之論大人，則以爲聞已；與之論細人，則以爲譏權。論其所愛，則以爲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已。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僭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惡，彼自矜其計，則無以失其窮之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大忠無所拂，權辭無所攀，排迺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疑，迺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伊尹爲庖，百里奚爲廐，皆所由于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污也，則非能仕之所設也。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乃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迺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已而不備。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爲讒，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刖，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而犯刑罪。」與君遊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

「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縱慾害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爲蟲也，可掇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賈誼過秦論上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闘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齊之腴，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橫，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遂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

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膚。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服，弱國入朝。延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秦王，續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權柄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鑄以爲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秦王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既沒，餘威震於殊俗。陳涉，甯陽繩樞之子，甯之徒也。秦王之徒也，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欒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什伯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中山之君，鉏耰棘矜，非鏖於句戟、長鎗也。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風，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

以六合爲家，殺國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賈誼過秦論中

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沒，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疆侵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害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燬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爲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雖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飢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綽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污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獨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

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內，皆謹然各自安樂其處，惟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姦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貧罰不當，賦歛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然後姦僞並起，而上下相逼，蒙罪者衆，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於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籍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賈誼過秦論下

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挺，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疆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會無藩籬之艱。於是山東大擾，諸侯並起，豪傑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羣臣之不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肅，藉使子嬰得唐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爲固，四塞之國也。自穆公以來，至於秦王，

二十餘君，常爲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皆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智並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爲之開闢，百萬之徒逃北而逐境，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到勢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扼，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秦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爲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爲禽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已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爲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鉗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知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姦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雍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疆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震；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內畔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圖解
英文
文
文
法
鏡

本齊應用法均已詳備譯則隨文法所至而設例句及自習題

本無本全力他對所文本
 書上書書書此種於設法書
 查用動圖此文語句例定應
 名善作度詞解弊法語句義
 雖爲也深時練習如苦無一
 爲文法實可作爲文法造句
 折句譯釋等用

實洋一元四角

瑞典紙印

實洋一元二角

(上海山東路一四三)

東方文學社發行

各省大東書局代售

經史百家雜鈔卷二

湘鄉曾國藩纂

合肥李鴻章校

論箸之屬二

班彪王命論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非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于應天順人，其揆一焉。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於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爲鬼神所福，鑒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倜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爲適遭暴亂，得奮其劍，遊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聞於天道哉？又不親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飢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襲，擔石之蓄，所顧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厄會，竊其權柄，勇說信布，疆如梁繡，成如王莽，然卒潤錢伏鎰，蒸醢分裂，又況玄糜不及數子，而欲闢干天位者，也是故驚蹇之乘，不勝千里之塗，燕雀之噉，不奮六翮之用，案稅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筭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傑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爲子家婦，而世貧賤，今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季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爲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爲宰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慶，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諫，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趨時如響赴，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

足揮洗，并生之說。悟戊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若乃璽瑞符應，又可略聞矣。初，劉嫖在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祥，及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呂公親形而進女。秦皇東遊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英雄誠知覺痛，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距逐鹿之瞽說，察神器之有授，毋貪不可冀，爲二母之所笑，則禍祚流於子孫，天祿其永終矣。

陸機辭亡論上

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禍基京畿，毒徧宇內。皇綱弛紊，王室遂卑。於是羣雄蜂起，義兵四合。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羽從遊，兵交則醜虜授馘。遂掃清宗祧，養廢皇祖。于時雲興之將帶州，騁起之師跨邑，嗟闕之羣風，驅龍躍之衆務事。雖兵以義合同，盟効力然，皆苞藏禍心，阻兵怙亂。或帥無謀律，喪威稔寇，忠規武節未有如此其著者也。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招擢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

飭法修師，則威德翕赫。賓禮名賢，而張昭爲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爲之傑。彼二君子，皆弘毅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而江東蓋多士矣。將北伐諸華，誅錮千紀，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座乎紫闥。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用集我大皇帝以奇蹤襲於逸軌，敘心因於令圖，從政咨於故實，播憲稽乎遺風，而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節儉，嚆咨俊茂，好謀善斷，束帛旅於邱園，旋命交於塗巷。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希光而景慕。異人輻湊，猛士如林。於是張昭爲師傳，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儔，入爲腹心，出作股肱。甘甯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以名聲光國，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寄偉則處翻陸績張溫張悌以風議舉正，奉使則趙咨沈瑜以敏達延譽。衛數則吳範趙達以職詳協德。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勝統劉基疆諫以補過。謀無遺謂，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嘗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衆，羽檄萬計，龍躍順流，銳騎千旅，虎步原隰。謨臣盈室，武將連衡，喟然有吞江潛之志。一字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驅之赤壁，喪旌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迹還道，漢王亦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民，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陸公亦挫之西陵，復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筵飽之戰，子輪不返。

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挫鋒，勢竭財罄，而吳楚然坐乘其弊。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踣天號鼎峙而立。西屠酈益之郊，北裂滄漠之漠，東包百越之地，南括羣蠻之表。於是講八代之端，蒐三王之樂，告類上帝，拱揖羣后。虎臣毅卒，循江而守。長轡勁驥，望塵而奮。庶尹盡規於上，四民展業於下。化協殊裔，風行遐圻。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巨象逸駝，擾於外閑。明珠璚寶，耀於內府。珍瑰重述而至，奇玩應響而赴。稽軒騁於南荒，衡轡息於朔野。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覆之虞。而帝業固矣。大皇既沒，幼主蒞朝。姦回肆虐，景皇事興，虔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審諤盡規，而施紇、范曄以威重顯，丁奉、陸斐以武毅稱。蓋宗丁固之徒，爲公卿樓臺贊勸之屬，掌機事。元首雖病，股肱猶存。爰及末葉，羣公既喪，然後默首有瓦解之志。皇家有土崩之憂。歷命應化而徵，王師蹕通而發。卒散於陣，民奔於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非有工輪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樂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軍未決辰而社稷夷矣。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劉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實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

陸機辯亡論下

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荆揚而奄交

廣，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民怨矣。劉公因險以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矣。夫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叡達，懿度弘遠矣。其求賢如不及，卽民如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嚮丹府之愛。拔呂蒙於我行，識潘濬於係處。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逼。執鞭勒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帥。卑官菲食，以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已，以納謨士之算。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燮蒙險而致命。高張公之德，而省避田之獎。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養。屏氣跼蹐，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登壇慷慨，歸魯子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是以忠臣競盡其謀，志士咸得肆力。洪規遠略，固不厭夫區區者也。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初都建業，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蓋慷慨如也。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缺粗修。雖醴化縶網，未齒乎上代。抑其體國經邦之具，亦足以爲政矣。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兵練，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見有弘於茲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敦率遺典，勤民謹政，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或曰：吳蜀唇齒之國，蜀滅則吳亡，理則然矣。夫劉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轍之徑，川陌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于夫舢

驢千里，前驅不過百經。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昔劉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變。天子總羣議而諮之大司馬陸公公以四濟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而機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即荆揚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禽耳。遂步關之亂，憑資城以延疆寇，重資幣以誘羣蠻。于時大邦之衆，雲翔電發，縣落江介，築壘邀渚，襟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以偏師三萬，北據東甌，深溝高壘，案甲養威，反虞皖述待戮，而不取北窺生路，疆寇敗績宵遁，喪師大半。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警，封域寧處。陸公沒而潛謀兆，吳氛深而六師駭。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而邦家顛覆，宗廟爲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與？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玄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特險而已。又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州之萌，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循也。功不與而禍逮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是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已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沖以誘

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共患，則其難不足恤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殿之思，黍離無感周之感矣。

李康運命論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故運之將隆，必生聖明之君。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自親。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道德玄同，曲折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構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夫黃河清而聖人生，里社鳴而聖人出，羣龍見而聖人用。故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而阿衡於商；太公渭濱之賤老也，而倚父於周；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於虞，而才於秦也。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略之說，以遊於羣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漢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非張良之拙說於陳項，而巧言於沛公也。然則張良之言一也，不識其所以合離，合離之由神明之道也。故彼四賢者，名載於經，圖事應乎天，其可格之賢愚哉？孔子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詩云：『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運命之謂也。豈惟興主亂亡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褒女也，妖始於夏庭；曹伯陽之獲公孫瓚也，徵發於社宮。叔孫豹之厭豎

牛也，禍成於庚宗。吉凶成敗，各以數至，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親矣。昔者聖人受命河洛，日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興，六八而謀。及成王定鼎於郊，鄩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故自幽厲之間，周道大壞，二霸之後，禮樂陵遲，文薄之弊，漸於靈辟，詐之僞，成於七國，酷烈之極，積於亡秦，文章之貴，棄於漢祖。雖仲尼至聖，顏冉大賢，揖讓於規矩之內，間閭於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孟軻孫卿，體二希聖，從容正道，不能維其末。天下卒至於溺而不可援，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於魯衛，以仲尼之辯也，而言不行於定哀，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西，於仲尼之仁也，而取讐於桓魋，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於陳蔡，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毀於叔孫。夫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於人，言足以經萬世，而不見信於時，行足以應神明，而不能竊給於俗，應聘七十國，而不一獲其主，驅騷於蠶夏之域，屈辱於公卿之門，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位，而未之至，封已養高，勢動人主，其所遊歷諸侯，莫不結駟而造門，雖造門，猶有不得賓者焉。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於室者也，退老於家，魏文侯師之，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而莫敢問其言，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而後之君子，區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屈原以之沈湘，賈誼以之發憤，不亦過乎？然則聖人所以爲聖者，蓋在乎樂天知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奪。譬如水也，通之斯爲川，濫之斯爲淵，焉升之於雲，而雨施，沈之於

地，則土潤，體清以洗物，不亂於濁；受濁以濟物，不傷於清。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夫忠直之近於主，獨立之負於俗，理勢然也。故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於人，衆必非之。前監不遠，覆車繼軌，然而志士仁人，猶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將以遂志而成名也。求遂其志，而冒風波於險塗，求成其名，而歷謗議於當時，彼所以處之，蓋有算矣。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則伊尹、呂尚之興於商，周百里之用於秦，漠不求而自得，不微而自遇矣。道之將廢也，命之將賤也，豈獨君子恥之而弗爲乎？蓋亦知爲之而弗得矣。凡希世苟合之士，遷降戚施之人，倨仰尊貴之顏，逶迤勢利之間，意無是非，讀之如流，言無可否，應之如響，以關看爲精神，以向背爲變通，勢之所集，從之如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其言曰：名與身孰親也？得與失孰賢也？榮與辱孰珍也？故遂絜其衣服，矜其車徒，冒其貨賄，淫其聲色，脈脈然自以爲得矣。蓋見龍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蓋知伍子胥之屬鏹於吳，而不戒費無極之誅夷於楚也。蓋識汲黯之白首於主爵，而不懲張湯半車之禍也。蓋笑蕭望之之踴躍於前，而不懼石顯之絞綆於後也。故夫達者之算也，亦各有盡矣。曰：凡人之所以奔競於富貴，何爲者哉？若夫立德必須貴乎？則幽厲之爲天子，不如仲尼之爲陪臣也。必須勢乎？則王莽、董卓之爲三公，不如楊雄、仲舒之闕其門也。必須富乎？則齊景之千駟，不如顏回、原憲之約其身也。其爲實乎？

則執杓而飲河者，不過滿腹；垂堂而灑雨者，不過濡身。過此以往，弗能受也。其爲名乎？則善惡書於史冊，毀譽流於千載；賞罰懸於天道，吉凶灼乎鬼神。固可畏也。將以娛巨目，樂心意乎？譬命網而遊五都之市，則天下之貨畢陳矣；襲裳而涉汶陽之邱，則天下之稼如雲矣。惟紛而守敖廬海陵之倉，則山坻之積在前矣；拔任而登鍾山藍田之上，則夜光璵璠之珍可觀矣。夫如是也，爲物甚衆，爲己甚寡，不愛其身，而寄其神，風驚塵起，散而不止，六疾待其前，五刑隨其後。利害生其左，攻奪出其右，而自以爲見身名之親疏，分榮辱之客主哉！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義。故古之王者，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古之仕者，蓋以官行其義，不以利冒其官也。古之君子，蓋恥得之而非能治也，不恥能治而非得也。原乎天人之性，接乎邪正之分，權乎禍福之門，終乎榮辱之算，其昭然矣。故君子舍彼取此，若夫出處不違其時，默語不失其人，天動星迴，而辰極猶居，其所環旋輪轉，而衡軸猶執，其恆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貽厥孫謀，以俟于者，昔吾先友，嘗從事於斯矣。

江統徙戎論

夫夷獯我狄，地在要荒。禹平九土，而西戎即統。其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強則侵叛。當其疆也，以漢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其弱也，以元成之微，而單于入朝。此其已然之效也。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

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轡，而邊城不地固守；彈暴爲寇，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以上論禦戎狄之道。）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封疆不固，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成招誘安撫以爲己用，自爲四夷交侵，與中國錯居，及秦始皇并天下，兵威旁達，據胡走越，當是時，中國無復四夷也。（以上周秦）漢建武中，馬援領關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湖湘河東空地。數歲之後，族撫蕃息，既恃其肥強，且苦漢人侵之。永和之初，元羣羌叛，亂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騭敗北，侵及河內。十年之中，夷夏俱敝。任尙馬賢，僅乃克之。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中世之寇，惟此爲大。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場之戎，一彼一此。武帝徙武都民於秦川，款以弱寇，疆國扞禦，蜀處此蓋權宜之計，非萬世之利也。（以上漢魏之世，氏羌得居於關中。）今者當之，已受其敝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帝王所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因其衰敝，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憤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育蕃衆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忿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爲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爲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開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氏出還關，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廐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言不雜，並得其所，縱有

猜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關山河，雖有寇暴，所害不廣矣。（以上言氏羌之敝，宜徙於外。）難者曰：「氏寇新平，關中饑疫，百姓愁苦，咸望甯全，而欲使疲悴之衆，徒自猜之寇，恐勞盡力，屈緒乘不卒，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橫出矣。」答曰：「子以今者，羣氏爲尙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勞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乎？」曰：「無爲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己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遯，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流散，雖邊未鳩，與關中之人，戶皆爲隸，故可遷還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賢之謀事也，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值困必濟，遇否能通。今子遭敝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憂易轍之勤，而遵覆車之軌，何哉？（以上言羣氏勢窮，兵威可制。）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我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乏糝粒不繼者，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之計。必無擠於溝壑，而不爲侵掠之害也。我今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賸，而樂地之人，得其半穀。此爲濟行者以廉糴，道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豈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創業垂統，謀及子孫者也。（以上秦地之人得其半穀。）并州之胡，本匈奴奴，桀惡之寇也。建安中，使右賢王去卑誘誘呼。

胡，其部潰散居六郡。咸熙之際，以一部太厯，分爲三率。秦始之初，又增爲四。於是劉猛內叛，連結外虜。近者郡散之變，發於魏遠。今五部之衆，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氏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爲塞心。正始中，毋邱儉討句驪，徙其餘種於秦陽。始徙之得，戶落百數，子孫孽息，今三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沉於夷狄，能不爲變。但顧其微弱，勢力不逮耳。夫爲邦者，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民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爲足哉？此等皆可申論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爲長也。（以上并州之胡，秦陽之夷，皆宜並徙。）

韓愈原道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閒，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於此。入者

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汚之噫後之人其欲明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以上正仁義道德之名）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開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竊且盜也（以上言舉世習聞佛道之說而莫知其非）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贖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天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源鬱爲之政以率其意制爲之刑以鋤其疆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噫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爲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靜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鄴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以上言聖人所作爲皆切於民生不得已之事）帝之與王其號雖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多之妄者曰曷不爲葛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易也（以上言聖人因時立法不必慕太古之無事）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背而爲夷也（以上言不宜離事而求心）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宣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

已，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行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廩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錄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韓愈原性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所以爲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所以爲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

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爲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巖巖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傳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舜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爲姦。瞽瞍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爲聖。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者也者，奚言而不異？

韓愈原毀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辦以約，故人樂爲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爲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爲舜者，實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爲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爲周公者，實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

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為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為藝人也。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惡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為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已也廉。詳，故人難於為善；廉，故自取也少。已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已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惡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已也。雖然，為是者，有本有原，意與忌之謂也。意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嘗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應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應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

韓愈伯夷頌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名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是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互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為明；舉乎太山，不足為高；巍乎天地，不足為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為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由是而嘗夫豈有求而為哉？信道篤而自知名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為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為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互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矣！

韓愈獲麟解

麟之為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也。然麟之為物，不畜於家，不恆有於天下，其為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角者吾知其為牛，鬣者吾知其為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唯麟也不可不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為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不以形。若

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麟，韓文公自況也。聖人必知麟，猶云「惟湯知伊尹也」，出不以時，猶云「處昏上亂相之間也」。）

韓愈雜說四首：

龍噴氣成雲，雲固非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玄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汩陵谷，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爲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爲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與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龍以自喻其身，雲以喻其文章，憑依，乃其所自爲。猶日文書自傳道，不仗史筆垂。）

善醫者，不視人之瘡肥，察其脈之病否而已矣。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而已矣。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脈也。脈不病，雖瘠不害；脈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爲天下乎？夏殷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行矣。傳數十王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秦之王天下也，無分勢於諸侯，聚兵而焚之，傳二世而天下傾者，紀綱亡焉耳。是故四支雖無故，不足恃也；脈而已矣。四海雖無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變其所恃，懼其所可矜。善醫善計者，謂之天扶與之。易曰：「視履考祥。」善醫善計者爲之。

談生之爲崔山君傳，稱鶴言者，豈不怪哉？然吾觀於人，其能

盡吾性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嫉邪，長往而不來者之所爲乎？昔之聖者，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其貌有若蒙俱者。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邪？即有平脊曼膚，頰如濕丹，美而很者，貌則人，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邪？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其行事之可否爲不失也。怪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余將特取其憤世嫉邪而作之，故題之云爾。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枥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

韓愈改葬服議：

經曰：「改葬總。」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總，舉下綱也。」此皆謂子之於父母，其他則皆無服。何以識其必然？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此知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惟云「總」也。傳稱舉下綱者，猶猶遠也，下謂服之最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也。江熙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

葬。以爲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況其細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以此而言，則亦明矣。——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總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此又其著者也。」文子又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然則改葬與未葬者有異矣。古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逾月，無故未有過時而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謂之不能葬。春秋譏之。若有故而未葬，雖出三年，子之服不變。此孝子之所以著其情，先王之所以必其時之道也。雖有其文，未有著其人者，以是知其至少也。改葬者，爲山崩水涌，毀其墓，及葬而禮不備者，若文王之葬王季，以水醫其墓，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帥太子少葬故有闕之類，是也。喪事有進而無退，有易以輕服，無加以重服。齊於堂則謂之殯，瘞於野則謂之葬。近代以來，事與古異，或遊或仕，在千里之外，或子幼妻稚而不能自還，甚者拘以陰陽忌忌，遂葬於其土，及其反葬也，遠者或至數十年，近者亦出三年，其吉服而從於事也久矣，又安可取未葬不變服之例，而反爲之重服與在喪當葬，猶宜易以輕服，況既遠而反純凶以葬乎？若果重服，是所謂未可除而除，不當重而更重也。或曰：「喪與其易也，而不成。」雖重服不亦可乎？曰：「不然，易之與戚，則易固不如戚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遠也。儉之謂奢，則儉固愈於奢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遠也。過猶不及，其此類之謂乎？」或曰：「經

稱改葬，總而不著其月數，則似三月而後除也。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啓至於既葬，而三月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曰：「妻爲也何如？」曰：「如子。」「無弔服而加麻則何如？」曰：「今之弔服，猶古之弔服也。」

韓愈爭臣論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爲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爲諫議大夫，人皆以爲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恆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爲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亦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臧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今陽子在位，不爲不久矣，問天下之得失，不爲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爲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爲，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

其官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爲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爲委吏矣，嘗爲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爲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爲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爲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諫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爲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惜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幾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閱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义，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逸之爲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哉？欲

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許以爲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於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君子其亦至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爲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爲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爲善人乎哉！

韓愈師說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能者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也存。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

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藥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鳴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藥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苴弘、師襄、老聃、鄭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柳宗元封建論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爲近？曰有初爲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捍禦，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苟御有言：「必將假物以爲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爲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長，有德又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

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既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以上封建之初。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風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四周於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爲朝覲會同，離爲守臣扞城，然後降於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於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廟，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爲諸侯。厥後閒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冀弘者有之，天下乖戾，無君君之心。余以爲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彊，未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爲十二，合爲七國，威分於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以上上周。秦有天下，裂郡會而爲之郡，邑廢衛而爲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據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爲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挺誦戍之徒，國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民而無叛吏，人怨於下而吏長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以上上秦。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

奔命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
策，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
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以上漢）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
唐制州縣，立守宰，此其所以爲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
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
可革也。（以上唐）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
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
之。閭閻之事，斷可見矣。列侯驕盈，賢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
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一失。失在
於制，不在於政。則事然也。秦之事，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
不委郡邑，是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
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
事然也。漢與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
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道不道，然後掩
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不韙，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於
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
子田叔，得魏尚于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觀汲黯之簡端，拜之可也。
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
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
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成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
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詔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遠矣。下令而削之，

締合合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
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
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
平矣。（以上校論封建與郡縣之治亂）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
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
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
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以上校論封建與郡邑祚之久
暫）或者又以爲殷周望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
不然。未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
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
之以爲安，仍之仰爲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
者也。私其力於已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
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
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治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
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治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
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
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
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爲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
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以上論公私）

柳宗元桐葉封弟辨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女。」周公

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一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邪？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邪？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與人，與小弱者爲之主，其得爲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邪？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等，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爲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爲君臣者邪？是直小丈夫騁馳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歐陽修木論

佛法爲中國中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爲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爲吾患者，

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以上政教闕廢患所由生。）昔堯舜三代之爲政，設爲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爲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弦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爲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爲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爲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爲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爲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爲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蓋堯舜三代之爲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披於物者，治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樂而趣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暫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以上古者政修教明，佛不得入。）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其爲治之具不備，

防民之漸不周；佛於此時乘閒而出。千有餘歲之閒，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爲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井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寬狹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暇而爲他，其良爲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已。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爲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趨。佛於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況王公大人往往倡而驅之曰：佛是真可師依者，然則吾民何而疑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蹇然而怒曰：佛何爲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夫千歲之患，循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爲民之沈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俊，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則聞有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前不爲之風，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繁，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尙能不爲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以上修禮義以勝之。）

歐陽修朋黨論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食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親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爲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爲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爲天子，而舉羣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咸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爲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爲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則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

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諳舜爲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爲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爲一朋，自古爲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爲人君者可以鑒矣。

周惇頤通書

誠上第一

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性命之源乎！」

誠下第二

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善也，故誠則無事矣。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誠幾德第三

誠無爲，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聖第四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曰聖人。

慎動第五

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邪動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慎動。

道第六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守之貴，行之利，廓之配天地，豈不易簡豈爲難知？不守不行不廓耳。

師第七

或問曰：「曷爲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不達。」曰：「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彊，柔善爲慈，爲順，爲異，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幸第八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必有恥則可教，聞過則可實。

思第九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

吉凶之機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知幾其神乎！」

志學第十：

聖帝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順化第十一：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修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治第十二：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況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心純則賢才輔，賦才輔則天下治。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禮樂第十三：

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務實第十四：

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進德修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

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恥也。小人則僞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

愛敬第十五：

有善不及，曰不及則學焉。問曰：有不善？曰：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爲君子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知其不能改？故則爲君子矣。不改爲惡，惡者天惡之，彼豈無畏耶？烏知其不能改？故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

動靜第十六：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水陰根陽，火陽根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混兮闢兮，其無窮兮！

樂上第十七：

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大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索，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惑亂，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乘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勇欲，古以宣化，今以長

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樂中第十八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於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則。

樂下第十九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醜辭之化也亦然。

聖學第二十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公明第二十一

公於己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己，而能公於人也。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爲明，何啻千里！

理性命第二十二

厥彰厥微，匪盛弗瑩。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爲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顏子第二十三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夫富

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師友上第二十四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

師友下第二十五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則義由師友有之，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樂不亦樂乎！

過第二十六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甯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勢第二十七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天乎人也，何尤！

文辭第二十八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沉虛車乎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

而至之，是爲敬。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爲能者，慕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聖蘊第二十九：

不慎不啓，不排不發。一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子曰：

「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始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常人有一聞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甚矣！

精蘊第三十：

聖人之精，益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盡，聖人之精不可得也。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

乾損益勸第三十一：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愆忿蠱欲，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家人陟復无妄第三十二：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家人雖必起於婦人，故喚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所以贊降二女于媾，濟濟可禪乎？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

於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富貴第三十三：

君子以道充爲貴，身安爲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耳。

陋第三十四：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擬議第三十五：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刑第三十六：

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情僞微，其變于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

公第三十七：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

已矣。」

孔子上第三十八：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陳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孔子下第三十九：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蒙艮第四十：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則瀆矣。瀆則不告也。山下出泉，隱而清也。汨則亂，亂不決也。慎哉！其惟時中乎。艮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爲也。爲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張載西銘：

乾坤父母，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惻獨錄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盡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愚言酒樂伯子之願，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不施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

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張載東銘：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乎聲，見乎四支，謂非已心不明也。欲人無已，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謬迷其四體，謂已當然自詎也。欲他人已從，詎人也。或者以出於心者，歸咎爲己戲也，於思者自詎爲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司馬光漢中王卽皇帝位論：

天生蒸民，其勢不能自治，必相與戴君以治之。苟能禁暴除害，以保全其生，賞善罰惡，使不至於亂，斯可謂之君矣。是以三代之前，海內諸侯，何啻萬國！有民人社稷者，通謂之君。合萬國而君之，立漢庭，班號令，而天下莫敢違者，乃謂之王。王德既衰，疆力爭，或曠世無王者，固亦多矣。秦焚書坑儒，漢興，學者始推五德生勝，以秦爲閭位，在木火之間，霸而不王。於是正閭之論興矣。及漢室顛覆，三國鼎峙，晉氏失馭，五胡雲擾。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國史，五相排黜。南謂北爲索虜，北謂南爲島夷。朱氏代唐，四方幅裂，朱邪入汴，比之窮新，運歷年紀，皆棄而不數，此皆私已之偏辭，非大公之通論也。巨愚誠不足以識前代之正閭，竊以爲苟不能使九州合爲一統，皆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實者也。雖堯夏仁暴，大小

疆弱，或時不同，要皆與古之列國無異。豈得獨尊獎一國謂之正統，而其餘皆爲僭偽哉？若以自上相授受者爲正邪，則陳氏何所受？拓拔氏何所受？若以居中夏者爲正邪，則劉石慕容苻姚赫連所得之土，皆五帝三王之舊都也。若以有道德者爲正邪，則袁爾之國，必有令主。三代之季，豈無僻王？是以正閭之論，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義，雖然使人不可移奪者也。臣今所述，止欲敍國家之興衰，生民之休戚，使觀者自擇其善惡得失，以爲勸戒，非若春秋立褒貶之法，撥亂世反諸正也。正閭之際，非所敢知，但據其功業之實而言之。周秦漢晉隋唐皆曾混壹九州，傳祚於後，子孫雖微弱播遷，猶承祖宗之業，有紹復之望。四智與之爭衡者，皆其故臣也。故全用天子之制以臨之，其餘地醜德齊，莫能相壹，名號不異。本非君臣者，皆以列國之制處之。彼此均敵，無所抑揚，庶幾不誣事實，近於至公。然天下離析之際，不可無歲時日月，以識事之先後。據漢傳於魏，而晉傳於宋，以至於陳而隋取之，唐傳於梁，以至於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齊梁陳後梁後唐後漢後漢後周年號，以紀諸國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閭之辨也。昭烈之於漢，雖云中山靖王之後，而族屬疲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亦猶宋高祖稱楚元王後，南唐烈祖稱吳王恪後，是難辨，故不敢以光武及晉元帝爲比，使得紹漢氏之遺統也。

蘇洵易論

聖人之道，得禮而信，得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廢，尊之而不敢

廢。故聖人之道，所以不廢者，禮爲之明而易爲之幽也。生民之初，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不耕而不飢，不蠶而不寒，故其民逸。民之苦勞而樂逸也，若水之走下，而聖人者，獨爲之君臣，而使天下貴役賤，爲之父子，而使天下尊役卑，爲之兄弟，而使天下長役幼。蠶而後衣，耕而後食，率天下而勞之。一聖人之力，固非足以勝天下之民之衆，而之所以能奪其樂而易之，以其所苦而天下之民亦遂肯棄逸而即勞，欣然戴之以爲君師，而遵蹈其法制者，禮則使然也。聖人之始作禮也，其說曰：天下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是人之相殺無已也。不耕而食，鳥獸之肉不蠶而衣，鳥獸之皮是鳥獸與人相食無已也。有貴賤，有尊卑，有長幼，則人不相殺，食吾之所耕，而衣吾之所蠶，則鳥獸與人不相食。人之好生也，甚於逸而惡死也，甚於勞。聖人奪其逸死而與之勞生，此雖三尺童子，知所趨避矣。故其道之所以信於天下而不可廢者，禮爲之明也。雖然明則明達，易達則襲襲則易廢。聖人懼其道之廢而天下復於亂也，然後作易，觀天壇之象以爲爻，通陰陽之變以爲卦，考鬼神之情以爲辭，探之茫茫，索之冥冥，重而習之，白首而不得其源。故天下視聖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教亦隨而尊。故其道之所以尊於天下而不敢廢者，易爲之幽也。凡人之所以見信者，以其中無所不可測者也。人之所以獲尊者，以其中有所不可窺者也。是以禮無所不可測，而易有所不可窺。故天下之人，信聖人之道而尊之，不然，則易者，豈聖人誇爲新奇秘怪以誇後世邪？聖

人不因天下之至神，則無所施其教。卜筮者，天下之至神也，而卜者聽乎天，而人不預焉者也。筮者，決之天而營之，人者也。龜，漫而無理者也。灼剝而鑽之，方功義弓，惟其所爲，而人何預焉？聖人曰：『是純乎天技耳！』技何所施？吾教於是取筮。夫筮之所以或爲陽，或爲陰者，必自分而爲二。始掛一，吾知其爲一，而掛之也。揲之以四，吾知其爲四而揲之也。歸奇於扚，吾知其爲一，爲二，爲三，爲四，而歸之也，人也。分而爲二，吾不知其爲幾而分之也，天也。聖人曰：『是天人參焉，道也。道有所施，吾教矣！』於是因而作易，以神天下之耳目，而其道遂尊而不廢。此聖人用其機權以待天下之心，而濟其道於無窮也。

蘇洵書論

風俗之變，聖人爲之也。聖人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聖人之權用於富世，而風俗之變益甚，以至於不可復反。幸而又有聖人焉，承其後而維之，則天下可以復治。不幸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昔者吾嘗欲觀古之變而不可得也。於詩見商與周焉，而不詳。及今觀書，然後見堯舜之時，與三代之相變，如此之極也。自堯而至於商，其變也皆得聖人而承之，故無憂。至於周而天下之變窮矣。忠之變而入於質，質之變而入於文，其勢便也。及夫文之變而又欲反之於忠也，是猶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文而惡質與忠也，猶水之不肯避下而就高也。彼其始未嘗文焉，故忠質而不辭。今吾日食之以太牢，而欲使之復茹其菽哉。

嗚呼！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周之後而無王焉，固也。其始之制其風俗也，固不容爲其後者計也。而又適不慎乎聖人，固也。後之後王者也，當堯之時，舉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禹方堯之未授天下於舜也，天下未嘗聞有如此之事也。度其當時之民，莫不以爲大怪也。然而舜與禹也，受而居之，安然若天下固其所有，而其祖宗既已爲之累數十世者，未嘗與其民道其所以當得天下之故也。又未嘗悅之以利，而開之以丹朱、商均之不肯也。其意以爲天下之民以我爲當在此位也，則亦不俟乎援天以神之，譽已以固之也。湯之伐桀也，豈覺然數其罪而以告人，如曰彼有罪，我伐之宜也。既又懼天下之民不已悅也，則又豈覺然以言柔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如曰我如是而爲爾之君，爾可以許我焉。爾亦既薄矣。至於武王，而又自言其先祖父皆有顯功，既已受命而死，其大業不克終。今我奉承其志，舉兵而東伐，而東國之士女東帛以迎我，紂之兵倒戈以納我，吁又甚矣。如曰吾家之當爲天子久矣。如此乎民之欲我速入商也。伊尹之在商也，如周公之在周也。伊尹攝位三年，而無一言以自解。周公爲之紛紛乎，急於自疏其非篡也。夫固由風俗之變而後用其權，權用而風俗成。吾安坐而鎮之，夫孰知風俗之變而不復反也。

蘇洵詩論

人之嗜欲，好之有甚於生。而憤憾怨怒，有不顧其死。於是禮

之權又窮。禮之法曰：好色不可爲也。爲人臣，爲人子，爲人弟，不可有怨於其君父兄也。使天下之人皆不好色，皆不怨其君父兄，夫豈不善？使人之情皆泊然而無思，和易而優柔，以從事於此，則天下固以大治。而人之情又不能皆然。好色之心驅諸其中，是非不平之氣攻諸其外，炎炎而生，不顧利害，趨死而後已。噫！禮之權止於死生天下之事，不至乎可以博生者，則人不敢觸死以違吾法。今也人之好色，與人之是非不平之心，勃然而發於中，以爲可以博生也。而先以死自處其身，則死生之機固已去矣。死生之機去，則禮爲無權。區區舉無權之禮，以疆人之所不能，則亂益甚而禮益敗。今吾告人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彼將遂從吾言而忘其中心所自有之情邪？將不能也。彼既已不能純用吾法，將遂大棄而不顧。吾法既已大棄而不顧，則人之好色，與怨其君父兄之心，將遂蕩然無所隔限，而易內竊妻之變，與弑其君父兄之禍，必反公行於天下。聖人憂焉曰：禁人之好色，而至於淫，禁人之怨其君父兄，而至於叛，患生於責人太詳。好色之不絕，而怨之不禁，則彼將反不至於亂。故聖人之道嚴於禮，而通於詩。禮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詩曰：好色而不至於淫，怨而君父兄而無至於叛。嚴以待天下之賢人，通以全天下之中人。一吾親國風，婉孌柔媚，而卒守以正，好色而不至於淫者也。小雅悲傷諷諭，而君臣之情，卒不忍去，怨而不至於叛者也。故天下觀之曰：聖人固許我所好，色而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也。許我以好色，不淫可也。不

尤我之怨吾君父兄，則彼雖以虐遇我，我明義而明怨之，使天下明知之，則吾之怨亦得當焉，不叛可也。夫背聖人之法，而自棄於淫叛之地者，非斷之不能也。斷之始生於不勝人，不自勝其忿，然後忍棄其身。故詩之教，不使人之情至於不勝也。夫橋之所以爲安於舟者，以有橋而言也。水潦大至，橋必解，而舟不至於必敗，故舟者所以濟橋之所不及也。吁！禮之權窮於易達而有易焉，窮於後世之不信而有樂焉，窮於疆人而有詩焉。吁！聖人之慮事也蓋詳。

蘇洵樂論

禮之始作也，難而易行。既行也，易而難久。天下未知君之爲君，父之爲父，兄之爲兄，而聖人爲之君父兄。天下未有以異其君父兄，而聖人爲之拜起坐立。天下未肯靡然以從我拜起坐立，而聖人身先之以恥，嗚呼！其亦難矣。天下惡夫死也久矣，聖人招之曰：來！吾生爾。既而其法果可以生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視其嚮也如此之危，而今也如此之安，則宜何從？故當其時雖難而易行。既行也，天下之人視君父兄，如頭足之不待別白而後識；視拜起坐立，如饑食之不待告語而後從事。雖然百人從之一人不從，則其勢不得遽至乎死。天下之人不知其初之無禮而死，而見其今之無禮而不至乎死也，則曰：聖人欺我。故當其時雖易而難久。嗚呼！聖人之所恃以勝天下之勞逸者，獨有死生之說耳。死生之說不信於天下，則勞逸之說將出而勝之，勞逸之說勝則聖人之權去。

矣。酒有煖，肉有薑，然後人不致飲食。藥可以生死，然後人不以苦口爲諱。去其煖，徹其薑，則酒肉之積固勝於藥。聖人之始作禮也，其亦逆知其勢之將必如此也。曰：告人以誠而後人信之，幸今之時，吾之所以告人者，其理誠然而其事亦然，故人以爲信。吾知其理，而天下之人信其事，事有不必然者，則吾之理不足以折天下之口。此告語之所不及也。告語之所不及，必有以陰驅而潛率之。於是觀之天下之間，得其至神之機，而竊之以爲樂。雨，吾見其所以溼萬物也；曰：吾見其所以燥萬物也。風，吾見其所以動萬物也。離隱微，而謂之雷者，彼何物也？陰凝而不散，物蹙而不遂，雨之所不能溼，日之所不能燥，風之所不能動，雷一震焉而凝者散，蹙者遂。曰：雨者，曰：日者，曰：風者，以形用曰雷者，以神用。用莫神於聲，故聖人因聲以爲樂，爲之君臣父子兄弟者，禮也。禮之所不及而樂及焉。正聲入乎耳，而人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則禮者固吾心之所有也。而聖人之說，又何從而而不信乎？

蘇洵諫論二首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吾以爲諷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淫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說非乎？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爲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況虛己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吾百諫

而百不聽矣。況逆忠者乎？然則奚術而可？曰：機智勇辨，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之士，以機智勇辨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辨濟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衰，游說熾於列國，自是世有其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說或甚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諫，而必乎術也。說之術，可爲諫法者五：理諭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之謂也。觸讐以趙后愛女實於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甘羅，以杜鄧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趙卒以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諭之也。子貢以內憂敦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聚鹿脅頃襄而楚不敢圖周魯，連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帝秦，此勢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戶侯啓張卿而勞澤封朱建，以富貴餌閼孺而辟陽赦鄒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梁王釋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劍太息，范雎以無王恥秦而昭王長跪請教，鄢生以助秦陵漢而沛公輟洗德計，此激而怒之也。蘇代以土偶笑田文，楚人以弓繳感襄王，蒯通以娶婦悟齊相，此隱而諷之也。五者相傾，險說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諭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怠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明，懼則恭，奮則勤，立則勇，容則寬，政君之道盡於此矣。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與？噫，竊慮氏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

爲游說，無能達比干之心也。是以謂達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爲諫法。

夫臣能諫，不能使君必納諫，非真能諫之臣；君能納諫，不能使臣必諫，非真能納諫之君。欲君必納諫，繩之論備矣；欲臣必諫，乎吾其言之。夫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轟也，人之不能抗天，觸神，忤雷，惡亦明矣。聖人知其然，故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猶懼其選要阿諛，使一日不得聞其過，故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正其刑，墨是也。」人之情，非病風喪心，未有避賞而就刑者，何苦而不諫哉？賞與刑不設，則人之情又何苦而抗天？觸神，忤雷，惡哉！自非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誰欲以言博死者？人君又安能盡得性忠義者而任之？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怯，半一人怯，有與之臨乎淵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謂之勇，不然爲怯。」彼勇者恥怯，必跳而越焉；其勇者半者，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與千金，不然則否。」彼勇者半者，與怯者，則不跳而越焉。其怯者猶未能也，須臾，顧見猛虎，暴然向逼，則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然則人豈有勇怯哉？要在以勢驅之耳。君之難犯，猶淵谷之難越也。所謂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者，勇者也，故無不諫焉；怯者，勇者半者也，故賞而後諫焉；畏罪者，怯者也，故刑而後諫焉。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賞爲千金，以刑爲猛虎，使其前有所趨，後有所避，其勢不得不極言規失，此三代所以興也。末世不然，遷其賞於不諫，遷其刑於諫，宜乎臣之噤口卷

舌而亂亡隨之也。聞或賢君欲聞其過，亦不過賞之而已。嗚呼！不有猛虎，彼怯者肯越淵谷乎？比無他，墨刑之廢耳。三代之後，如蜀光祿昌邑，不諫之臣者，不亦鮮哉！今之諫賞，時或有之，不諫之刑，缺然無矣。苟增其所有，有其所無，則諫者直，佞者忠，況忠直者乎？誠如是，欲聞讜言而不獲，吾不信也！

蘇洵辨姦論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疏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曰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爲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忤與物浮沈，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欺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爲顯淵蓋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相合而爲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

不爲大姦惡豎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爲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爲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蘇軾魯隱公論

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菴，菴吾將老焉。『翬懼，反饋公於桓公而弑之。』蘇子曰：盜以兵擬人，人必殺之，夫豈獨其所擬盜之人皆捕擊之矣。塗之人與盜非仇也，以爲不擊則盜且并殺已也。隱公之智，曾不若是塗之人也。哀哉！隱公，桓公之親室之子也，其爲非嫡，與桓均爾，而長於桓。隱公追先君之志而投國焉，可不謂仁乎？惜乎其不敏於智也。使隱公諫弒而讓桓，桓夷齊何以尙茲？驪姬欲殺申生，而難里克，則優施來之。二世欲殺扶蘇，而難李斯，則趙高來之。此二人之智若出一轍，而其受禍亦不少異。里克不免於惠公之誅，李斯不免於二世之虐，皆無足哀者。吾獨表而出之，以爲世戒。君子之爲仁義也，非有計於利害。然君子之所爲義利常兼，而小人反是。李斯聽趙高之謀，非其本意，獨畏蒙氏之奪其位，故勉而聽高。使斯聞高之言，即召百官，陳六師而斬之，其德於扶蘇豈有既乎？何蒙氏之足憂釋此不爲，而具五刑於市，非下愚而何？嗚呼！亂臣賊子，猶螟蛉也。其所養莫木，猶足以殺人，況其所噬嚙者歟！鄭小同

爲高貴鄉公之待中，嘗諷司馬師師有密疏未屏也。如廁還，聞小同「見吾疏乎？」曰：「不見。」師曰：「甯我負卿，無卿負我。」遂脫之。王允之從王教夜飲，醉醉先寢，教與錢鳳謀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教疑已，遂大吐，衣面皆汚，教果照視之，見允之臥吐中，乃已哀哉！小同，殆哉！岌岌乎允之也。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以也。夫吾讀史得魯隱公，管里克、秦李斯、鄭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禍福如此，故特書其事，後之君子可以覽觀焉。

蘇軾戰國任俠論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雞鳴狗盜之徒，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越王句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斯養皆天下豪傑。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見於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咸姦民聖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也，猶鳥獸之有猛鷙，昆蟲之有毒螫也。區區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辨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與此

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王因假設法使出於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之君，庸用其民不滅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多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爲者，雖欲怨叛而莫爲之先，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則以客爲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待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墮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摘項黃軼以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太息以俟時也？秦之亂，雖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縱百萬虎糜於山林而飢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爲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從軍千乘，蕭何爲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吳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發秦之禍，以爲爵祿不能盡際天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邪？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嗚呼！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蘇軾韓非論

聖人之所爲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

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爲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及秦用之，終於勝國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爲其說而不得，得之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爲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以爲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惟吾之所爲，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爲者，此其所以輕殺人與？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覈少恩，皆卽於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可

經史百家雜鈔 卷二 論著二

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爲申韓。自三代之衰至於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爲之所也。

經史百家雜鈔卷三

湘鄉曾國藩纂

合肥李鴻章校

詞賦之屬上編一

時七月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鶩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繁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七月流火，八月萑葦，晝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遼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鵲，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四月麥薺，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穽，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饁武功，言私其縱，獻新于公，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墜戶，嗟我婦子，日爲改歲，入此室處，六月食鬱及薺，七月亨葵及藿，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蠶，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藁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

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漙場，朋酒斯饗，日殺羔羊，跻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詩東山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疇鹿場，熠熠宵行。亦可畏也，伊可懷也。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歎于室。洒掃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熠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帣，九十其綯。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詩六月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玼玼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比物四驥，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四牡修廣，其大有顙。薄

伐獫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獫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戎車既安，如輕如軒。四牡既佖，既佖且閑。薄伐獫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炰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詩采芣

薄言采芣，于彼新田。于此奮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簋莩魚服，鉤膺鞶革。薄言采芣，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軛錯衡。八鸞玼璫，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鸞有珩，歐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二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蠢爾蠻荆，大邦爲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嘒嘒，嘒嘒焯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

詩車攻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龍馮，駕言徂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之子苗選，徒屬翼翼。建旆設旆，搏獸于敖。駕彼四牡，四牡弈弈。赤芾金舄，會同有繹。決拾既伙，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樂。四黃既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驚。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詩吉日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麇鹿麇麇。漆沮之從，天子之所瞻。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儻儻俟俟，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豸，殄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詩節南山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燄，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辜，僭莫懲嗟！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騰仕。昊天不傭，降此鞠訕。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届，俾民心閱。君子如夷，惡怒是違。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醒，誰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禮矣。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家父作誦，以究王誅。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詩正月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憂憂以瘁。父母生我，胡俾我瘁？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悔。憂心惻惻，念我無祿。民

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瞻彼中林，侯爵侯燕。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甯莫之懲。召彼故老，飢之占夢。其日千聖，誰知鳥之雌雄。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踣。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爲虺蜴。瞻彼阪田，有苑其特。天之扞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療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終其永懷，又實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慙慙。此彼有屋，蔽蔽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天是極。舒矣富人，哀此慘獨。

詩經

蘇蘇瓜蔕，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周原膴膴，禾黍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樂只君子。適彼迺止。迺左迺右，迺迺迺理。迺宣迺啟，自西徂東。周爰執事，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揀之碩臝，度之薺藿。樂之登登，創屐馮馮。百堵皆興，興鼓弗勝。迺立皋門，皋門有仇，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家土。我醜攸行，肆不殄厥愠。

亦不限厥間，柞械拔矣，行道免矣。混夷駸矣，維其喙矣。虞內質厥成，文王譟厥生，予曰有蔬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詩皇矣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作之屏之，其衛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漑。啓之辟之，其極其楫。攘之剔之，其厭其柘。帝選明德，申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帝省其山，柞械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心則友，友則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貺其德，晉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飲義。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搆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郭郭，崇墉屹屹，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侮。臨衝言言，崇墉屹屹，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侮。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應臺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之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申伯之功，召伯是贊。有假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騤騤，鈞膺濯濯。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申伯信邁，王饒十驅。申伯還南，謝于誠野。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糗，式遏其行。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揆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詩：召南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攬我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人亦有言，德輿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

鸞鏤鏤，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四牡騤騤，八鸞嚕嚕，仲山甫徂齊，式遏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荀子賦篇

爰有大物，非絲非帛，文理成章，非日非月，爲天下明，生者以壽，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軍以強，粹而王，駁而伯，無一焉而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文而不采者與？簡然易知而致有理者與？君子所敬而小人所不者與？性不得則若禽獸，性得之則甚雅似者與？」匹夫隆之則爲聖人，諸侯隆之則一四海者與？致明而約，甚順而體，請歸之禮。」（右禮賦）皇天隆物，以示下民，或厚或薄，帝不齊均。桀紂以亂，湯武以賢，潛潛淑淑，皇皇穆穆。周流四海，曾不崇日。君子以脩，跖以穿室，大參乎天，精微而無形，行義以正，事業以成，可以禁暴足窮，百姓待之而後甯泰。臣愚不識，願問其名。曰：「此夫安寬平而危險隘者邪？脩潔之爲親，而雜汙之爲狄者邪？甚深藏而外勝敵者邪？法禹舜而能奔走者邪？行爲動靜待之而後適者邪？血氣之精也，志意之榮也，百姓待之而後甯也，天下待之而後平也，明達純粹而無疵也，夫是之謂君子之知。」（右知賦）有物於此，居則周靜致下，動則藎高以鉅。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大參天地，德厚堯禹，精微乎毫毛，而大盈乎大萬。忽兮其極之遠也，纖兮其相逐而返也，叩叩兮天下之威塞也，德厚而不捐，五采備而成文，往來愔愔，通于大神，出入甚極，莫知其門。天下失之則滅，得之則存，弟子不敏，此之願陳，君子設辭，請測

意之曰：「此夫大而不壽者與？充盈大宇而不窮，入鄰穴而不信者與？行遠疾速而不可託訊者與？往來倖憊而不可爲固塞者與？暴至殺傷而不億忌者與？功被天下而不私置者與？託地而游宇，友風而子雨，多日作寒，夏日作暑，廣大精神，諸歸之雲。」（右雲賦。）有物於此，儼儼分其狀，屢化如神，功被天下，爲萬世文。體樂以成，資賤以分。養老長幼，待之而後存。名號不美，與暴爲鄰。功立而身廢，事成而家敗。奔其耆老，收其後世。人屬所利，飛鳥所害。臣愚而不識，請占之。五泰五泰占之曰：「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與？屢化而不壽者與？善壯而拙老者與？有父母而無牝牡者與？多伏而夏游，食桑而吐絲，前亂而後治，夏生而惡暑，喜溼而惡雨，蟬以爲母，蟻以爲父。三俯三起，事乃大已。夫是之謂蠶理。」（右蠶賦。）有物於此，生於山阜，處於室堂，無知無巧，善治衣裳，不盜不竊，穿窬而行，日夜合離，以成文章，以能合從，又善連衡，下覆百姓，上飾帝王，功業甚博，不見賢良，時用則存，不用則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始生鉅，其成功小者邪？長其尾，而銳其剽者邪？頭鉅達而尾趨，緣者邪？一往一來，結尾以爲事，無羽無翼，反覆甚極，尾生而事起，尾遠而事已，經以爲父，管以爲母，既以縫表，又以連裏，夫是之謂綈理。」（右綈賦。）天下不治，請陳僉詩，天地易位，四時易節，列星殞墜，旦暮晦盲，幽晦登昭，日月下藏，公正無私，反見從橫，志愛公利，重樓疏堂，無私罪人，懸革武兵，道德純備，讒口將將，仁人細約，救暴拉疆，天下幽險，恐失世英，麟龍爲經，

鸛鳴爲鳳凰，比干見剗，孔子拘匡，昭昭乎其知之明也，郁郁乎其遇時之不祥也，拂乎其欲禮義之大行也，聞乎天下之晦盲也，皓天不復，愛無疆也，千歲必反，古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忘也，聖人共手，時將將矣，與愚以疑，願聞反辭，其小唱曰：念彼遠方，何其塞矣，仁人細約，暴人衍矣，忠臣危殆，讒人服矣，珣玉瑤珠，不知佩也，雜布與錦，不知異也，閭閻子奢莫之媒也，嫫母力父是之辜也，以育爲明，以驥爲聰，以危爲安，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

屈原離騷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于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扈江離與辟芷兮，纫秋蘭以爲佩。汨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也。乘騶馭以馳騁兮，來吾導夫先路。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雖申椒與菌桂兮，豈惟椒蕙之華。馳騁之耿介兮，既違道而得路。何桀紂之昌披兮，馳惟毅夫蕙之華。馳騁之耿介兮，既違道而得路。何臨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與之取謫。忽奔走在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齎怒。余固知謗譽之爲患兮，忍而弗能舍也。指九天以爲正兮，夫惟靈脩之故也。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遲而有他。余既難夫離別兮，傷靈脩之數化。余既滋

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畦與揭車兮，雜杜蘅與芳芷。冀
枝葉之皎茂兮，願埃時乎吾將刈。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
蕪穢。以上言以道事君，見疑而不改。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憑
不厭乎求索。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與心而嫉妬。忽馳騁以追逐
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將至兮，恐脩名之不立。朝飲木蘭之
醴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矯以練要兮，長顙領而何
傷。咬木根以結茝兮，貫薛荔之落葉。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
纆。餐吾法夫前脩兮，非時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
彭咸之遺則。長太息以掩涕兮，哀人生之多艱。余雖好脩姱以鞿
繩兮，謇朝諝而夕替。既替余以蕙纆兮，又申之以攬茝。亦余心之
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人心。衆女
嫉余之蛾眉兮，諂諂謂余以善淫。固時俗之工巧兮，偃規矩而改
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爲度。忼鬱邑余侘傺兮，吾獨窮困
乎此時也。留瀟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也。驚濤之不羣兮，自
前代而固然。何方圓之能周兮，夫執異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
忍尤而攘詬。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以上言讒人之
害，而將擠於死。梅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回朕車以復
路兮，及行迷之未遠。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進不入
以離尤兮，退將復脩吾初服。製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不
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
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質其猶未虧。忽反顧以游目兮，將往觀乎

四荒。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人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
脩以爲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以上言欲退隱
不涉世患而不能。女嬃之嬋媛兮，申其誓予曰：鮀婞直以亡
身兮，終然天乎羽之野。汝何博謔而好脩兮，紛獨有此姱節。蜚
蕪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
並舉而好朋兮，夫何變獨而不予聽。以上設爲女嬃辭，勸其和
光同塵。依前聖以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濟沅湘以南征兮，就
重華而陳辭。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及後兮，
五子用失乎家巷。羿淫遊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
終兮，汜又食夫厥家。澆身被服強國兮，縱欲而不忍。日康娛而自
忘兮，厥首用夫顛隕。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
兮，殷宗用而不長。湯禹嚴而祇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而授能
兮，修繩墨而不頗。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夫維聖哲以茂
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執非義而
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屈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不量
鑿而正柄兮，固前脩以爲繩。以上言質之於舜而又不爲
善，不敢與世俗和同。會歡歡余鬱悵兮，哀朕時之不當。攬茹蕙
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馳
玉蚪以乘驚兮，遠埃風余上征。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
欲少留此靈瑱兮，日忽忽其將暮。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
迫。路漫漫其脩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飲余馬於咸池兮，馳余轡

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須臾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鸞皇爲余先戒兮，留師告余以未具。吾令鳳皇飛騰兮，又繼之以日夜。飄風屯其相離兮，師雲霓而來御。紛總總其離合兮，班陸離其上下。吾令帝閭開關兮，倚閭闔而望子。時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而延佇。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閼風而縹馬。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邱之無女。謫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賂。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蹇脩以爲理。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繆其難遷。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乎洧槃。保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遊。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遠棄而改求。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娥之佚女。吾令鳩爲媒兮，鳩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遊以逍遙。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時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閨中既以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以上涉出世之遐想，即遠遊之意也。彭妃有娥二姚，冀有所遇合而皇皇爾。索瑤茅以筮，靈氛爲余占之。曰：爾美其必合兮，執信脩而慕之。思九州之博大兮，豈唯是其有女。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執求美而釋汝。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世幽昧以眩曜兮，執云察余之美惡。人好惡其

不同兮，惟此靈人其獨異。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其不可佩。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蓀美之能當。蘇薞壘以充幃兮，謂申椒其不芳。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以上兩美必合，至何懷故宇，靈氛之詞。幽昧眩曜，至猶豫狐疑，屈子答靈氛之詞。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繽其並迎。皇剌剌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曰：勉升降以上下兮，求矩矱之所同。湯禹儼而求合兮，桀咎餘而能調。苟中情其好脩兮，何必用夫行媒。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恐鵲鳩之先鳴兮，使百草爲之不芳。何瓊佩之偃蹇兮，衆蓀然而蔽之。惟此黨人之不亮兮，恐嫉妬而折之。時繚紛其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脩之害也。余以蘭爲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衆芳。椒專佞以慢詔兮，椒又欲充其佩褱。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祇。固時俗之從流兮，又孰能無變化。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揚車與江蘺。以上升降上下，起至百草不芳止，巫咸之詞。瓊佩偃蹇，起至揚車江蘺止，屈子答巫咸之詞。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芳菲菲而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沫。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折瓊枝以爲羞兮，精瑤廉以爲褱。爲余駕飛龍兮，雜

琬象以爲車。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遠言道夫楫。路脩遠以周流。揚雲霓之暎。鳴玉轡之嘒嘒。忽吾行此津兮。夕余至乎西極。鳳皇翊其承旂兮。高翺翔之翼。忽吾行此流沙兮。遠赤水而容與。摩蛟龍使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予。路脩遠所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爲期。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軾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委移。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遠遡。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嬉樂。陟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船鄉。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以上欲遠逝以自疏。有浩然長往之意。末言蜷局不行。則隱隱君國不能忘也。)亂曰。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屈原九歌

東皇太一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撫長綯兮玉珥。璆鏘鳴兮琳琅。瑤席兮玉瑱。盞將把兮瓊芳。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揚枹兮拊鼓。疏緩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靈偃蹇兮妓服。芳菲菲兮滿堂。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

雲中君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靈連蜷兮既留。爛昭昭兮未晡。靈將憺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龍駕兮帝服。聊翱遊兮周章。靈皇皇兮既降。森遠舉兮雲中。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思夫

君兮太息。極勞心兮憊懣。

湘君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舟兮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駕飛龍兮北征。遠道兮洞庭。薜荔拍兮蕙綯。荃橈兮蘭旌。望洲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揚靈兮未極。女嬃媛兮爲予太息。橫流涕兮滂沱。隱思君兮徘徊。桂櫂兮蘭枻。馳冰兮積雪。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石濤兮淺瀝。飛龍兮翩翩。交不忠兮銀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朝馳騁兮江皋。夕弭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捐余袂兮江中。遺余佩兮澧浦。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時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

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自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登白蘋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鳥何萃兮蘋中。罾何爲兮木上。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馳何爲兮庭中。蛟何爲兮水裔。朝馳余馬兮江皋。夕濟兮西澨。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荃壁兮紫壇。播芳椒兮成堂。桂棟兮蘭橈。辛夷相兮藥房。罔薜荔兮爲帷。辯蕙櫈兮既張。白玉兮爲鎮。疏石蘭兮爲芳。芷葺兮荷屋。綠之兮杜衡。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九疑繽兮並迎。靈之來兮如雲。

捐余袂兮江中，遺余櫜兮漣浦。塞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時不可兮遠得，聊逍遙兮容與。

大司命

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兮玄雲。令飄風兮先驅，使凍雨兮灑塵。君回期兮以下，踰空桑兮從女。紛總總兮九州，何壽夭兮在予。高飛兮安翔，乘清氣兮御陰陽。吾與君兮齊速，導帝之兮九旒。靈衣兮披披，玉佩兮陸離。登陰兮壹陽，衆莫知兮余所爲。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老冉冉兮既極，不遑近兮愈疏。乘龍兮驪駒，高馳兮沖天。結桂枝兮延竚，羌愈思兮愁人。愁人兮奈何，願若今兮無虧。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可爲。

少司命

秋蘭兮麝蕙，羅生兮堂下。綠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予。夫人兮自有美子，荃何以兮愁苦。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予兮目成。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荷衣兮蕙帶，櫛而來兮忽而逝。夕宿兮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與女沐兮咸池，晡女髮兮陽之阿。望美人兮未來，臨風懷兮浩歌。孔蓋兮翠旒，登九天兮撫彗星。竦長劍兮擁幼艾，荃獨宜兮爲民正。

東君

暾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撫余馬兮安驅，夜皎皎兮既明。駕龍輅兮乘雷，載雲旗兮委蛇。長太息兮將上，心低徊兮顧懷。

經史百家雜鈔 卷二 詞賦上

羌聲色兮娛人，觀者憺兮忘歸。顧瑟兮交鼓，蕭鐘兮瑤虞。鳴鼙兮吹竽，思靈保兮賢姱。翾飛兮翠曾，展詩兮會舞。應律兮合節，靈之來兮蔽日。青雲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淪降，援北斗兮酌桂漿。撰余轡兮高馳翔，杳冥其以兮東行。

河伯

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橫波。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騶螭。登昆侖兮望四望，心飛揚兮浩蕩。日將暮兮悵忘歸，惟極浦兮寤懷。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靈何爲兮水中，乘白鼉兮逐文魚。與女遊兮河之渚，流澌紛兮將來下。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來迎，魚鄰鄰兮騰子。

山鬼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乘赤豹兮從文狸，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表獨立兮山之阿，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荒忽，東風飄兮神靈雨。留靈修兮澹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予。采三秀兮於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開。山中兮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

國殇

操吳戈兮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

塋兮士爭先。陵余陳兮顧余行。左膝墮兮右刃傷。義兩輪兮繫四馬。援玉抱兮擊鳴鼓。天時懟兮威靈怒。嚴殺盡兮棄原野。出不入兮往不返。平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劍兮挾秦弓。首雖離兮心不愆。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陵。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爲鬼雄。

體魂：

成禮兮會鼓。傳芭兮代舞。姍女倡兮容與。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

屈原九章；

情誦：

情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爲正。令五帝以折中兮，戒六神以懲服。俾山川以備御兮，命咎繇以聽直。竭忠誠以事君兮，反羣而贅疣。忘懷媚以背衆兮，待明君其知之。官與行其可述兮，情與貌其不變。故相臣莫若君兮，所以證之不遠。吾隨先君而後身兮，羌衆人之所仇也。專惟君而無他兮，又衆兆之所離也。豈心而不豫兮，羌不可保也。疾親君而無他兮，有招禍之道也。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賤貧。事君而不貳兮，迷不知寵不門。忠何罪以遇罰兮，亦非予心之所志也。行不羣以顛越兮，又衆兆之所咎也。紛逢尤以離謫兮，眷不可釋也。情沈抑而不達兮，又蔽而莫之白也。心鬱邑予侘傺兮，又莫察予之中情。固煩言不可結詰兮，願陳志而無路。退靜默而莫予知兮，進號

呼又莫吾聞。申侘傺之煩惑兮，中悶瞀之忼忼。昔予夢登天兮，魂中道而無杭。吾使厲神占之兮，曰有志極而無旁。終危獨以離異兮，曰君可思而不可恃。故衆口其鑠金兮，初若是而逢殆。懲於鑿而吹簫兮，何不變此志也。欲釋階而登天兮，猶有獲之態也。衆竊以離心兮，又何以爲此伴也。同極而異路兮，又何以爲此援也。適以離生之孝子兮，父信讒而不好。行婞直而不豫兮，鉉功用而不就。吾聞作忠以造怨兮，忽謂之過言。九折臂而成臂兮，吾至今而知其信然。橫弋機而在上兮，屬羅張而在下。設張辟以娛君兮，願側身而無所。欲迴同以干僚兮，恐重患而離尤。欲高飛而遠集兮，君罔謂女何之。欲橫奔而失路兮，蓋堅志而不忍。背膺肝以交痛兮，心苑結而紆軫。今稱憂慮過甚，有背痛者，有膺痛者，肝者兩體若分割，而仍交痛也。擣木蘭以搗蕙兮，繫申椒以爲糗。播江蘿與滋菊兮，願春日以爲糗芳。恐情質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矯茲媚以私處兮，願會思而遠身。

涉江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被明月兮佩寶璐，世溷濁而莫予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駕青虬兮騁白螭，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登崑崙兮食玉英，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光，哀南夷之莫吾知兮，且予濟於江湖。乘鄂渚而反顧兮，欸秋冬之緒風。步余馬兮山皋，馳予車兮方林。乘船船予上沅兮，齊吳榜以擊汰。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凝滯。

朝發柱浩兮夕宿辰陽。荷余心其端直兮，雖僻遠之何傷？入淑浦予還回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其兮，乃援旅之所居。山峻高而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霧霏而承宇。哀害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接輿髡首兮，桑扈懸行。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與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予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昏而終身。亂曰：鸞鳥鳳皇日以遠兮，燕雀烏鵲巢堂壇兮。靈中辛夷死，林薄兮。腥臊並御，芳不得薄兮。陰陽易位，時不當兮。懷信侘傺，忽乎吾將行兮。

哀郢

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靈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去故鄉而就遠兮，遶江夏以流亡。出國門而軫懷兮，甲之蠭吾以行。發郢而去閭兮，荒忽其焉極？櫂齊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過夏首而西浮兮，顧龍門而不見。心婁嫫而傷懷兮，眇不知余所蹶。順風波以從流兮，焉洋洋而爲客。陵陽侯之汜濫兮，忽翱翔而焉薄。心結結而不解兮，思蹇蹇而不釋。將運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去終古之所居兮，今迢遙而來東。羌靈魂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反？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遠。登大墳以遠望兮，聊以舒吾憂心。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當陵陽之焉至兮，森南庭之焉如？會不知夏之爲邸兮，孰兩東門之可燕。心不怡之長久兮，憂與愁其相

接。惟歸路之遠遠兮，江與夏之不可涉。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復。慘鬱鬱而不通兮，蹇僂僂而含慙。外承歡之汨約兮，謠荏弱而難持。忠湛湛而願進兮，妒披離而郢之。鬱堙之抗行兮，瞭（一無隙字）杳杳而薄天。衆議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僞名。憎愷倫之脩美兮，好夫人之慷慨。衆變態而日進兮，美超遠而逾邁。亂曰：曼予目以流觀兮，冀壹反之何時？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邱。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抽思

心鬱鬱之憂思兮，獨永歎乎增傷。思蹇蹇之不釋兮，曼遭夜之方長。悲秋風之動容兮，何回極之浮浮。數惟蓑之多怒兮，傷予心之擾擾。願搖起而橫奔兮，覽民尤以自鎮。結微情以陳辭兮，矯以遺夫美人。昔君與我成言兮，曰黃昏以爲期。羌中道而同畔兮，反既有此他志。憐吾以其美好兮，覽予以其脩姱。與予言而不信兮，蓋爲予而造怒。願承聞而自察兮，心震悼而不敢。悲夷猶而冀進兮，心怛傷之憤懣。歷茲情以陳辭兮，荃詳噩而不聞。固切人之不媚兮，衆果以我爲患。初吾所陳之耿著兮，豈至今其庸亡？何獨樂斯之眷眷兮，願荃美之可完。望三五以爲儵兮，指彭咸以爲儼。夫何極而不至兮，故遠聞而難趨。韻不由外來兮，名不可以虛作。執無施而有報兮，孰不實而有獲。少歌曰：與美人抽怨兮，并日夜而無正。憐吾以其美好兮，救朕辭而不聽。倡曰：有鳥自南兮來集，漢北好姁佳鶯兮，胖獨處此異域。既惓獨而不羣兮，又無良媒在

其側。道遠遼而曰忘兮，願自中而不得。望南山而流涕兮，臨流水而太息。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歲。惟郢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與列星。願徑逝而不得兮，魂識路之營營。何靈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與吾心同。理弱而媒不通兮，尚不知予之從容。亂曰：長瀨湍流，沂江潭兮。狂顧南行，聊以娛心兮。松石巖鬼，蹇吾願兮。超回志度，行隱進兮。低徐夷猶，宿北姑兮。煩冤蒼容，實沛徂兮。愁歎苦神，靈遙思兮。路遠處幽，又無行媒兮。道思作頌，聊自救兮。憂心不遂，斯言誰告兮。

懷沙

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永哀兮，汨徂南土。陶兮飭兮，孔靜幽默。寤結紆軫兮，離愍而長鞠。撫情効志兮，倜傥而自抑。列女以為圖兮，常德未替。易初本迪兮，君子所鄙。章畫職墨兮，前圖未改。內直質重兮，大人所盛。巧惟不斯兮，熱察其揆。正玄文處幽兮，謫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以為無明。變白而為黑兮，倒上以為下。鳳皇在箴兮，雞鶩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夫惟黨人之鄙固兮，羌不知吾所臧。汪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知所示。邑犬羣吠兮，吠所怪也。諺駿疑桀兮，固庸態也。文質疏內兮，衆不知吾之異采。材樸委積兮，莫知予之所有。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為豐。重華不可遇兮，孰知予之從容。古固有而不並兮，豈知其故也。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也。懲遠改過兮，抑心而自強。離愍而不遷兮，願志之有像。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舒憂娛哀兮，

限之以大故。亂曰：浩浩沅湘，分流汨兮。修路幽窮，道遠忽兮。會吟恆悲，永歎喟兮。世既莫吾知，人心不可謂兮。懷情抱質，獨無匹兮。伯樂既沒，驥將焉程兮。民生稟命，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予何畏懼兮。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明告君子，吾將以為類兮。

思美人

思美人兮，攀涕而蛇蛇。媒絕路阻兮，言不可結而詰。蹇蹇之煩冤兮，陷滯而不發。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沈菀而莫達。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因歸鳥而致辭兮，羌迅高而難當。難當不相值也。高辛之靈晨兮，遭玄鳥而致詒。欲變節以從俗兮，媿易初而屈志。獨歷年而離愍兮，羌馮心猶未化。甯嚴閔而壽考兮，何變易之可為。知前轍之不遂兮，未改此度。車既覆而馬顛兮，蹇獨懷此異路。勒騏驎而更駕兮，造父為我操之。選遼次而勿驅兮，白聊假日以須時。指嶠冢之西隈兮，與繡黃以為期。開春發歲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將蕩志而愉樂兮，遙江夏以娛憂。摩大薄之芳茝兮，攀長洲之宿莽。惜吾不及古人兮，吾誰與玩此芳草。解薄薄與雜菜兮，備以為交佩。佩繽紛其繚轉兮，遂萎絕而離異。吾且還回以娛憂兮，觀南人之變態。竊快在中心兮，揚厥馮而不埃。芳與澤其雜糅兮，羌芳華自中出。紛郁郁其遠蒸兮，滿內而外揚。情與質信可保兮，羌居蔽而聞章。令薛荔以為理兮，憚舉趾而緣木。因芙蓉而為媒兮，憚褰裳而濡足。登高吾不說兮，入下吾不能。固朕形之不服兮，然容與而狐疑。廣遠前途兮，未改此度也。命則處幽吾

將罷兮，顧及白日之未莫也。獨笑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

惜往日：（此首不似屈子之詞，疑後人偽託也。淺句以

識之。）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以昭時。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國富強而法立兮，屬貞臣而曰嫉。祕密事之載心兮，雖過失猶弗治。心純嘯而不泄兮，遭讒人而嫉之。君含怒而待臣兮，不清洗其然否。蔽晦君之聰明兮，虛惑誤又以欺。弗參驗以考實兮，遠遷臣而弗思。信讒諛之溷濁兮，盛氣志而過之。何貞臣之無辜兮，被讒謗而見尤。歎光景之誠信兮，身幽隱而備之。臨江湖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沈流。卒沒身而絕名兮，惜墜君之不昭。君無度而弗察兮，使芳草爲藪幽。焉舒情而抽信兮，惜死亡而不聊。獨郭壅而蔽隱兮，使貞臣爲無由。聞百里之爲虜兮，伊尹烹于庖廚。呂望

居於朝歌兮，南望兮而飯牛。不逢湯武與桓穆兮，世孰云而知之。與信讒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後憂。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賡而追求。封介山而爲之禁兮，報大德之優游。思久故之親身兮，因綯素而哭之。或忠信而死節兮，或詭譎而不疑。弗省察而接實兮，聽讒人之虛辭。芳與澤其雜糅兮，孰中且而別之。何芳草之早天兮，微霜降而下戒。諒聰不明而蔽壅兮，使讒諛而自得。自前世之嫉賢兮，謂蕙若其不可佩。妒佳冶之芬芳兮，蘭茝被而自好。雖有西施之美容兮，讒妒入以自代。願陳情以白行兮，得罪過之不意。情冤見之日明兮，如列宿之錯置。乘騏驎而馳聘兮，無轡衡而自載。乘

汜淪以下流兮，無舟楫而自備。背法度而心治兮，辭與此其無異。甯溘死而流亡兮，恐鵜鴂之有再。不暋辭而赴淵兮，惜墜君之不識。

橘頌：

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深固難徙，更壹志兮。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兮。曾枝剝棘，圓實搏兮。青黃雜糅，文章爛兮。精色內白，類任道兮。紛緼宜修，姱而不醜兮。嗟爾幼志，有以異兮。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閉心自慎，終不失過兮。秉德無私，參天地兮。願歲并謝，與長友兮。淑離不溷，極其有理兮。年歲雖少，可師長兮。行比伯夷，置以爲象兮。

悲回風：

悲回風之搖蕙兮，心荒結而內傷。物有微而隕性兮，聲有隱而先倡。夫何彭咸之造思兮，賢志介而不忘。萬變其情，豈可蓋兮。執虛僞之可長。鳥獸鳴以號羣兮，草直比而不芳。魚鱗以自別兮，蛟龍隱其文章。故荼薺不同畝兮，蘭茝幽而獨芳。惟佳人之永都兮，更統世而自貶。眇遠志之所及兮，憐浮雲之相半。介眇志之所惑兮，竊賦詩之所明。惟佳人之獨懷兮，折芳椒以自處。曾歔歔之嗟嗟兮，獨隱伏而思慮。涕泣交而淒淒兮，思不眠而極。終長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寤從容以周流兮，聊逍遙以自待。傷太息之嗟憐兮，氣於邑而不可止。糾思心以爲纆兮，編愁苦以爲

腐。折若木以蔽光兮，隨飄風之所仍。存髣髴而不見兮，心踴躍其若渴。撫佩柱以榮志兮，超惘惘而遂行。歲留晷其若頽兮，時亦冉冉而將至。癡衡楫而節離兮，勞已歇而不比。憐思心之不可懲兮，證此言之不可聊。留盞死而流亡兮，不忍此心之常愁。孤子吟而故淚兮，放子出而不還。孰能思而不隱兮，昭彰咸之所聞。登石壘以遠望兮，路眇眇之默默。人景鑒之無應兮，聞省想而不可得。愁鬱鬱之無快兮，居戚戚而不可解。心機縲而不開兮，氣繚轉而自締。移眇眇之無垠兮，莽芒芒之無儀。豈有隱而相感兮，物有純而不可爲。藐蔓蔓之不可量兮，纏綿綿之不可紓。愁悄悄之常悲兮，翹其其之不可娛。陵大波而流風兮，託彭咸之所居。上高巖之峭岸兮，處雌蜺之標巔。據青冥而據虹兮，遂條忽而捫天。吸湛露之浮游兮，漱凝霜之雰雰。依風穴以自息兮，忽傾寤以憊媛。馮巖崑以瞰霧兮，隱岐山以清江。潭涌湍之磻磻兮，聽波聲之洶洶。紛容容之無經兮，罔芒芒之無紀。軋洋洋之無從兮，馳委移之焉止。飄幡幡其上下兮，翼遙遙其左右。汎滴瀝其前後兮，伴張弛之信期。觀炎氣之相仍兮，覩煙液之所積。悲霜雪之俱下兮，聽潮水之相擊。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求介子之所存兮，見伯夷之放迹。心調度而不去兮，刻著志之無適。日吾想往昔之所冀兮，悼來者之嗟歎。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驟諫君而不聽兮，任重石之何益。心結結而不解兮，思蹇蹇而不釋。

屈原卜居：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蔽諂於譴，心煩意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屈原曰：「吾甯獨個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甯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遊大人，以成名乎？甯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偷生乎？甯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呢嚶懷柔，嚶嚶嚶以事婦人乎？甯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潔楹乎？甯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汜汜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甯與騏驎抗軛乎？將隨騶馬之迹乎？甯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譴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默，誰知吾之廉貞！」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屈原遠遊：

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質非薄而無因兮，焉託乘而上浮。遭沈濁之穢汙兮，獨凝結其誰語。夜耿耿而不寐兮，魂營營而至曙。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予弗及兮，來者予弗聞。步徙倚而遙思兮，怊惝恍而乖懷。意荒忽而流蕩兮，心愴悽而增悲。以上因時俗迫阨，人生勤勞，思出世而遠遊。神條

忽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留。內惟省以端操兮，求正氣之所由。漢
虛靜以恬愉兮，澹無爲而自得。明赤松之清處兮，願承風乎遺則。
貴至人之休德兮，美往世之登仙。與化去而不見兮，名聲著而日
延。奇傳說之託辰星兮，美韓衆之得一。形移移以遠遷兮，離人羣
而遁逸。因氣變而遂會舉兮，忽神奔而鬼怪。時髣髴以遙見兮，精
皎皎而往來。絕氛埃而淑郵兮，終不反乎故都。免衆患而不懼兮，
世莫知其所如。以上思鍊氣以登仙。恐天時之代序兮，曜
暉而西征。微霜降而下淪兮，悼芳草之先零。聊仿伴而逍遙兮，永
歷年而無成。誰可與玩斯遺芳兮，晨鄉風而舒情。高陽遠已遠兮，
予將焉所程。重曰。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軒轅不可攀
援兮，吾將從王喬而戲娛。以上惡人生勤勞，思出世而戲娛。
餐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清激兮，精氣入
而靈樞除。願凱風以從遊兮，至南巢而壹息。見王子而宿之兮，春
豐氣之和德。曰道可受兮，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無涯而
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庶
類以成兮，此德之門。以上思鍊氣而上升。聞至貴而遂徂兮，
忽乎吾將行。仍羽人於丹邱兮，留不死之舊鄉。朝濯髮於湯谷兮，
夕晡予身乎九陽。吸飛泉之微液兮，懷婉孌之華英。玉色瀝以腕
頰兮，精醇粹而始壯。質銷鑠以治約兮，神要眇以淫放。嘉南州之
炎德兮，麗桂樹之冬榮。山蕭條而無獸兮，野寂漠其無人。載營魄
而登霞兮，掩浮雲而上征。以上渾寫遠遊。命天關其開闢兮，

排閭闔而望予。召豐隆使先導兮，問太微之所居。集重陽入帝宮
兮，造旬始而觀清都。朝發軔於太儀兮，夕始臨乎於微闕。屯子車
之萬乘兮，紛容與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委移。建雌
虹之采旄兮，五色雜而炫燿。服偃蹇以低昂兮，綵連蜷以聯敖。
以上上天。騎膠葛以雜亂兮，班曼衍而行方。撰子轡而正策
兮，吾將過乎句芒。歷太皞以右轉兮，前飛廉以啓路。陽杳杳其未
光兮，陵天地以徑度。以上東。風伯爲予先驅兮，氛埃辟而清
涼。鳳皇翼其承旂兮，遇蓐收乎西皇。攀彗星以爲旂兮，舉斗柄以
爲麾。叛陸離其上下兮，遊驚霧之流波。時曖曖其曠莽兮，召玄武
而奔屬。後文昌使掌行兮，選署衆神以並轡。路曼曼其修遠兮，徐
弭節而高厲。左雨師使徑侍兮，右雷公以爲衛。欲度世以忘歸兮，
意恣睢以担擗。內欣欣而自美兮，聊嬉娛以淫樂。以上西。涉
青雲以汎濫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懷予心悲兮，邊馬顧而不行。
思故舊而想象兮，長太息而掩涕。汨容與而遐舉兮，聊抑志而自
弭。指炎帝而直馳兮，吾將往乎南疑。覽方外之荒忽兮，沛涸漭而
自浮。祝融戒而蹕蹕兮，騰告鸞鳥迎逆。妃張咸池奏承雲兮，二女
御九韶歌。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列竊象而並進兮，形驂
蚪而雲移。雌蜺便娟以會攬兮，鸞鳥軒翥而翔。音樂博衍無終
極兮，焉乃逝以裴回。以上南。舒并節以馳騫兮，遠絕垠乎寒
門。軼迅風於清原兮，從顓頊乎會冰。歷玄冥以邪徑兮，乘間維以
反顧。召黔羙而見之兮，爲予先乎平路。以上北。經營四荒兮，

周流六漠。上至列缺兮，降望大壑。下呼嶮而無地兮，上寥闊而無天。視倏忽而無見兮，聽愉悅而無聞。超無爲以至清兮，與太初而爲鄰。

宋玉九辯：

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慄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泫兮，天高而氣清。淅淅兮，收潦而水清。櫟棲增欷兮，遊寒之中。人兮，悅懷兮，去故而就新。坎壈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廓落兮，羈旅而無友。生惆悵兮，而私自憐。燕翩翩兮，辭歸兮，蟬寂寂而無聲。雁噙噙而南遊兮，鷗雞啁啾而悲鳴。獨申且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時嗟嗟而過中兮，蹇淹留而無成。悲憂窮蹙兮，獨處廓有美一人兮，心不釋。去鄉離家兮，求遠客，超逍遙兮，焉薄。思君兮，不可化，君不知兮，可奈何。蓄怨兮，積思，心煩懣兮，忘食事。願一見兮，道余意，君之心兮，與余異。車駕兮，竭而歸，不得見兮，心悲倚結。輪兮，太息，涕潺湲兮，霑賦。慷慨絕兮，不得，中替亂兮，迷惑。私自憐兮，何極，心忤忤兮，諒直。

皇天平分四時兮，竊獨悲此涼秋。白露既下降百草兮，奄離披此梧楸。去白日之昭昭兮，襲長夜之悠悠。離芳藹之方壯兮，余委約而悲愁。秋既先戒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嚴霜。收恢台之孟夏兮，然坎僂而沈淖。葉菸邑而無色兮，枝煩拏而交橫。顏淫溢而將罷兮，柯彷彿而委黃。葡櫨接之可哀兮，形銷鑠而形傷。惟其紛糅而將落兮，憾其失時而無當。摩躋轡而下節兮，聊逍遙以相羊。

藏忽忽而遺盡兮，恐余壽之弗將。悼余生之不時兮，逢以世之徂。摟滄容與而獨倚兮，蟋蟀鳴此西堂。心怵惕而驚逝兮，何所憂之多。方仰明月而太息兮，步列星而極明。

竊悲夫蕙華之會敷兮，紛旖旎乎都房。何曾華之無實兮，從風雨而飛颺。以爲君獨服此蕙兮，羌無以異於衆芳。閔奇思之不通兮，將去君而高翔。心閔憐之慘懷兮，願一見而有明。重無怨而生離兮，中結軫而增傷。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猛犬猜猜而迎吠兮，關梁閉而不通。皇天淫淫而秋霖兮，后土何時兮得乾。塊獨守此無澤兮，仰浮雲而永歎。

何時俗之工巧兮，背繩墨而改錯。卻麒麟而不乘兮，策騶駟而取路。當世豈無麒麟兮，誠莫之能善御。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駒跳而遠去。鳥雁皆嗟夫乘藻兮，鳳愈飄翔而高舉。圓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鉅鍔而難入。衆鳥皆有所登棲兮，鳳獨遑遑而無所集。願銜枚而無言兮，常被君之澁洽。太公九十乃顯榮兮，誠未遇其匹合。謂麒麟兮安歸，謂鳳凰兮安棲。變古易俗兮世衰，今之相者兮舉肥。麒麟伏匿而不見兮，鳳凰高飛而不下。鳥獸猶知懷德兮，何云賢士之不處。驥不驟進而求服兮，鳳亦不貪餒而妄食。君棄遠而不察兮，願願忠其焉得欲寂寞而絕端兮，竊不敢忘初之厚德。獨悲愁其傷人兮，渴鬱鬱其何極。

霜露慘懷而交下兮，心尙幸其弗濟。發雪繁糅其增加兮，乃知運命之將至。願傲幸而有待兮，汨莽莽兮與壅草同死。願自直

而徑往兮，路蹇絕而不通。欲循道而平驅兮，又未知其所從。然中路而迷惑兮，自厭按而學誦。性愚陋以拙澁兮，信未達乎從容。竊美申包胥之氣曷兮，恐時世之不同。何時俗之工巧兮，滅規矩而改鑿。獨耿介而不隨兮，願慕先聖之遺教。處濁世而顯榮兮，非予心之所樂。與其無義而有名兮，甯窮處而守高。食不餍而爲飽兮，衣不苟而爲溫。竊慕詩人之遺風兮，願託志乎素餐。塞天隅而無端兮，汨莽莽而無垠。無衣裘以御冬兮，恐澁死不得見乎陽春。

觀杪秋之遙夜兮，心愴悵而有哀。春秋速迫而日高兮，然惆悵而自悲。四時遞來而卒歲兮，陰陽不可與僥。白日晚晚其將入兮，明月銷鑠而滅毀。歲忽忽而遺盡兮，老冉冉而愈弛。心搖悅而日幸兮，然招愴而無冀。中憫惻之悽愴兮，長太息而增歎。年洋洋以日往兮，老嶮靡而無處。事盡盡而覲進兮，寒淹留而躊躇。

何汨漭之浮雲兮，森蓬蔽此明月。忠昭昭而願見兮，然露曉而莫達。願皓日之顯行兮，雲蒙蔽而蔽之。竊不自料而願忠兮，或跼蹐而汗之。堯舜之抗行兮，際冥冥而薄天。何險巇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僞名。彼日月之照明兮，尙黯黯而有瑕。何況一國之事兮，亦多端而膠加。被荷獨之晏晏兮，然橫洋而不可帶。既驕美而伐武兮，負左右之耿介。惜愴愴之脩美兮，好夫人之慷慨。衆蹉蹉而日進兮，美超邁而逾邁。農夫輟耕而容與兮，恐田野之蕪穰。事綿綿而多私兮，竊悼後之危敗。世雷同而炫曜兮，何毀譽之昧昧。今修飾而貌鏡兮，後尙可以質藏。願寄言夫流星兮，羌儵忽而難

當。卒蓬蔽此浮雲兮，下暗漠而無光。

堯舜皆有所舉任兮，故高枕而自適。諒無怨於天下兮，心焉取此休惕。乘駢駢之瀏瀏兮，馭安用夫強策。諒城郭之不足恃兮，雖重介之何益。遠翼翼而無終兮，怵惛惛而愁約。生天地之若過兮，功不成而無效。願沈滯而不見兮，尙欲布名乎天下。然潢洋而不遇兮，直恂恂而自苦。莽洋洋而無極兮，忽翱翔之焉薄。國有驥而不知乘兮，焉皇皇而更索。甯戚謳於車下兮，桓公聞而知之。伯樂之善相兮，今誰使乎譽之。罔流涕以聊慮兮，惟著意而得之。紛沌沌之願忠兮，妒彼離而郭之願。賜不肯之軀而別離兮，放遊志乎雲中。乘精氣之搏搏兮，驚諸神之漭漭。騷白霓之習習兮，歷羣靈之豐豐。左朱雀之茝茝兮，右蒼龍之躑躑。風雷師之闐闐兮，通飛廉之衙衙。前輕輦之鏘鏘兮，後輜乘之從從。載雲旗之委蛇兮，屬屯騎之容容。計專專之不可化兮，願遂推而爲威。賴皇天之厚德兮，還及君之無恙。

賈誼鵬鳥賦有序

誼爲長沙王傳。三年，有鵬鳥飛入誼舍，止於坐隅。鵬似鴉，不祥鳥也。誼既以謫居長沙，長沙卑溼，誼自傷悼，以爲壽不得長。適爲賦以自廣，其辭曰：——
單閼之歲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斜兮，鵬集予舍。止于坐隅兮，貌甚閒暇。異物來萃兮，私怪其故。發書占之兮，識言其度。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請問於鵬，予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災。淹速之

度兮，語余其期。鵬乃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賦。曰：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幹流而遷兮，或推而還。形氣轉續兮，變化而遷。渤澥無窮兮，胡可勝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彼吳疆大兮，夫差以敗。越棲一稽兮，句踐稱世。斯遊遂成兮，卒被五刑。傳說胥靡兮，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纏。命不可說兮，孰知其極。水激則旱兮，矢激則遠。萬物迴薄兮，振盪相轉。雲蒸雨降兮，糾錯相紛。大鈞播物兮，坎凡無垠。天不可預慮兮，道不可預謀。遲速有命兮，焉識其時。且夫天地為鍾兮，造化為工。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忽然為人兮，何足控搏。化為異物兮，又何足患。小智自私兮，賤彼貴我。達人大觀兮，物無不可。貪夫徇財兮，烈士徇名。夸者死權兮，品庶每生。休迫之徒兮，或趨西東。大人不曲兮，意變齊同。愚士繫俗兮，窘者囚拘。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衆人惑惑兮，好惡積。億。真人恬淡兮，獨與道息。釋智遺形兮，超然自喪。寥廓忽荒兮，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兮，得坻則止。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淵之靜，泛乎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賈兮，養空而浮。德人無累兮，知命不憂。細故蒂芥兮，何兮以疑。

賈誼惜養

惜余年老而日衰兮，歲忽忽而不反。登蒼天而高舉兮，歷衆山而日遠。觀江河之紆曲兮，望四海之滄漭。攀北極而一息兮，吸流瀼以充虛。飛朱鳥使先驅兮，駕太乙之象輿。蒼龍蟠虬於左轡

兮，白虎騁而爲右驂。建日月以爲蓋兮，載玉女於後車。馳驚於杳冥之中兮，休息乎崑崙之墟。樂窮極而不厭兮，願從容乎神明。涉丹水而馳騁兮，右大夏之遺風。黃鵠之一舉兮，知山川之紆曲。再舉兮，睹天地之圓方。臨中國之衆人兮，託回瞻乎尙羊。乃至少原之壘兮，赤松王喬皆在旁。二子擁瑟而調均兮，予因稱乎清商。澹然而自樂兮，吸衆氣而翱翔。念我長生而久偃兮，不如反予之故鄉。黃鵠後時而寄處兮，鴟梟羣而制之。神龍失水而陸居兮，爲螻蟻之所裁。夫黃鵠神龍猶如此兮，況賢者之逢亂世哉。壽冉冉而日衰兮，固儼回而不息。俗流從而不止兮，衆枉聚而矯直。或偷合而苟進兮，或隱居而深藏。苦稱量之不審兮，同權概而就衡。或推遷而苟容兮，或直言之諤諤。傷誠是不察兮，並紉茅絲以爲索。方世俗之幽昏兮，眩白黑之美惡。放山淵之龜玉兮，相與貴夫礫石。梅伯數諫而至醢兮，來革順志而用國。悲仁人之盡節兮，反爲少人之所賊。比干忠諫而剖心兮，箕子被髮而佯狂。水背流而源竭兮，木去根而不長。非重軀以慮難兮，惜傷身之無功。已矣哉，獨不見夫鸞鳳之高翔兮，乃集大皇之壑。循四極而同周兮，見盛德而後下。彼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麒麟可得羈而係兮，又何以異乎犬羊。

枚乘七發

楚太公有疾，而吳客往問之。曰：「伏聞太子玉體不安，亦少聞乎。」太子曰：「懃懃謝客。」客因稱曰：「今時天下安甯，四宇

和平；太子方富於年，意者久耽安樂，日夜無極，邪氣襲遊，中若結轉，紛屯滯淡，噓唏煩醒，傷惕休休，臥不得展，虛中重聽，惡聞人聲，精神越深，百病咸生。聰明眩暈，悅怒不平，久執不廢，大命乃傾。太子豈有是乎？」太子曰：「謹謝客，賴君之功，時時有之，然未至於此也。」客曰：「今天貴人之子，必官居而閭處，內有保母，外有傳父，欲交無所，飲食則溫淳甘醴，醴醴肥厚，衣裳則雜選曼煖，煖燦熱暑，雖有金石之堅，猶將銷鑠而挺解也，況其在筋骨之間乎哉？故曰縱耳目之欲，恣支體之安者，傷血脈之和，且夫出與入聲，命曰脈痿之機，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娥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肥醲饌，命曰腐腸之藥。今天子膚色靡曼，四支委隨，筋骨挺解，血脈淫溢，手足惰廢，越女侍前，齊姬奉後，進來遊譟，縱恣乎曲房隱閉之中，此甘餐毒藥，戲猛獸之爪牙也。所從來者至深遠，淹滯未久而不廢，雖令扁鵲治內，巫咸治外，尚何及哉？今如太子之病者，獨宜世之君子，博聞彊識，承閒語事，變度易意，常無離側，以爲羽翼，淹沈之樂，浩唐之心，遁佚之志，其奚由至哉？」太子曰：「諸病已請事此言。」客曰：「今天子之病，可無藥石鍼刺灸療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說而去也，不欲聞之乎？」太子曰：「僕願聞之。」

哀鳴翔乎其下。於是背秋涉冬，使琴擊斫，斫以爲琴。野蘭之絲以爲絃，孤子之絢以爲隱，九寡之珥以爲約，使師堂操暢，伯子牙爲爲之。歌曰：「麥秀薈兮雉飛，向虛擊兮背橫槐。依絕區兮臨過溪，飛鳥聞之，翕翼而不能去；野獸聞之，垂耳而不能行；蛟螭聞之，挂喙而不能前。此亦天下之至悲也，太子能驅起聽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楊牛之腍，菜以筍蒲，肥狗之和，胃以山腹。楚苗之質，安胡之飯，搏之不解，一吸而散。於是使伊尹煎熬，易牙調和，能蹻之騰，勺藥之馨，薄香之炙，鮮鯉之鮓，秋黃之蘇，白露之茹，蘭英之酒，酌以灌口。山梁之餐，蒙豹之胎，小飯大歡，如湯沃雪。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太子能驅起嘗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鍾岱之牡，齒至之車，前似飛鳥，後類距虛，稱麥服處，蹶中煩外，羈堅轡，附易路。於是伯樂相其前後，王良造父爲之御，秦缺樓季爲之右，此兩人者，馬佚能止之，車覆能起之。於是使射千鈞之重，爭千里之逐，此亦天下之至駿也，太子能驅起乘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旣登景夷之臺，南望荆山，北望汝海，左江右湖，其樂無有。於是使博辯之士，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比物屬事，離辭逐類，浮游覽觀，乃下置酒於虞懷之宮，連廊四注，臺城層構，紛紜玄綠，聲道邪交，黃池紆曲，濁章白鸞，孔雀鵠鵠，鵠鵠鵠鵠，羣鸞紫纓，螭龍德牧，昌昌羣鵠，陽魚騰躍，奮翼振鱗，淑濞蓂莢，草芳苔菜，桑

河柳葉紫葢。苗松豫章。條上遶天。梧桐井欄。極望成林。紫芳芬鬱。亂於五風。從容猗靡。消息陽陰。列坐縱酒。蕩樂娛心。景春佐酒。杜運理音。滋味雜陳。肴饌錯該。綠色娛目。流聲悅耳。於是發激楚之結風。揚鄕衢之皓樂。使先施徵舒。陶文段干。吳娃閭嫺。傅子之徒。雜裾垂髻。目窈心與。掄流波。雜杜若。蒙清塵。被蘭澤。麝服而御。此亦天下之盛麗。皓侈博之樂也。太子能疆起游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將爲太子馴麒麟之屬，駕飛輪之輿，乘壯駿之乘，右夏服之勁箭，左烏號之雕弓，游涉乎雲林，周馳乎蘭澤，弭節乎江潭，揜蒼猊，游清風，陶陽氣，蕩春心，遂放轡，集輕禽，於是極犬馬之才，因野獸之足，竄相御之智巧，恐虎豹，懼鸞鳥，逐馬鳴鑾，角腹游麋，兔蹈踐麋鹿，汗流沫墜，蹙伏陵蹙，無創而死者，固足充後矣。」此校獵之至壯也。太子能彊起游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然陽氣見於眉宇之間，侵淫而上，幾滿大宅。客見太子有悅色也，遂推而進之曰：「冥火薄天，兵車雷運，旌旗偃蹇，羽旄肅紛，馳騁角逐，慕味爭先。微墨廣博，望之有圻，純粹金機，獻之公門。太子曰：「善。」願復問之。」客曰：「未曉於是。榛林深煙，煙雲閤冥，兕虎並作，殺武狂猛。袒褐身薄，白刃礪礪，矛戟文錯，收獲掌功。賞賜金帛，掩獲群羣，爲牧人席，旨酒嘉肴，羞俎醢炙，以御賓客。涌觴並起，動心驚耳。誠心不悔，決絕以誅。真信之色，形於金石。高歌陳唱，萬歲無數。此真太子之所喜也，能彊起而游乎？」太子曰：「僕甚願。」

從直恐爲諸大夫累耳」然而有起色矣。

客曰：「將以八月之望，與諸侯遠方交遊兄弟，並往觀濤乎？」

廣陵之曲江，至則未見濤之形也，徒觀水力之所到，則卽足足以駭矣。觀其所驅挾者，所播挾者，所揚汨者，所溫汾者，所滌汔者，雖有心略辭給，固未能縷形其所由然也。況今忽兮，卿兮，標兮，混汨汨兮，忽兮，恍兮，儼兮，微兮，浩漭漭兮，荒曠曠兮，秉憲乎南山，通望乎東海。虹洞兮蒼天，極慮乎崖涘，流攬無窮，隨神日母，汨乘流而下，降兮，或不知其所止，或紛紛其流折兮，忽移往而不來。臨朱汜而遠逝兮，中虛煩而益怠，莫離散而發矜兮，內存心而自持。於是藻檠胸中，灑練五藏，滂激手足，顏頰髮齒，揄棄倍息，輸寫洩瀉，分決狐疑，發皇耳目。當是之時，雖有嬖病滯疾，猶將停俚崛起，發矜披擊，而觀望之也。況直眇小煩，醴醲病酒之徒哉？故曰發蒙解惑，不足以言也。」

太子曰：「善！然則濤何氣哉？」客曰：「不記也，然聞於師曰：似神而非者三。疾雷聞百里，江水逆流，海水上潮，山出內雲，日夜不止，衍溢漂疾，波湧而濤起，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日出，內雲，日夜不止，衍溢漂疾，波湧而濤起，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日驚之下翔，其少進也，浩浩澄澄，如素車白馬，帷蓋之張，其波涌而雲亂，擾擾焉如三軍之騰裝，其旁作而奔起也，飄飄焉如輕車之勒兵，六駕蛟龍，附從太乙，純馳浩蜺，前後絡繹，驅顯叩叩，楮楫騰騰，幸將將，壁壘重堅，沓雜似軍行，旬隄句隄，輦轅湧裔，原不可賞，觀其兩旁，則滂勃拂鬱，閭漢感突，上擊下律，有似勇壯之卒，突怒而無畏，陷堅衝津，窮曲隨隈，踰岸出沒，遇者死，當者壞，初發

乎或圍之津涯，妄軫谷分，迴翔青篋。銜枚櫓楫，再節伍子之山，通厲胥母之塲。陵赤岸，攀扶桑，橫奔似雷行，誠奮厥武。如振如怒，沌沌渾渾，狀如奔馬，混混沌沌，聲如雷鼓。發怒屋脊，清升踰隄。候波奮振，合戰於藉藉之口。鳥不及飛，魚不及迴，戰不及走。紛紛翼翼，波湧雲亂，蕩取南山。背擊北岸，覆虧邱陵，平夷四畔。險險戲戲，崩壞鼓池，決勝乃罷。潏潏潏潏，披揚流瀼，橫暴之極。魚鼈失勢，顛倒偃側。沈沈漫漫，蒲伏連延，神物怪疑，不可勝言。直使人踏焉，涸閤悽怛焉。此天下怪異詭觀也。太子能騰起觀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客曰：「將爲太子奏方術之士有資略者。若莊周、魏牟、楊朱、墨翟、便蜎、詹何之倫，使之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孔老覽觀，孟子持籌而算之，萬不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豈欲聞之乎？」於是太子據幾而起曰：「渙乎！若一聽聖人辯士之言。」溘然汗出，霍然病已。

東方朔答客難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脣腐齒落，服膺而不釋，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尙有遺行邪？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

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爲十二國，主有雄雌，得土者彊，失土者亡，故談說行焉。身處尊位，份珍寶充內，外有廩倉，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懼，諸侯賓服，運四海之外以爲帶，安於覆盂。勳猶運之掌，實不肖何以異哉！運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下。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諒說，並進輻湊者，不可數勝。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次門戶，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以上言天下太平，有才亦無所用之。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孳孳，修學敏行，而不敢怠也。辟若鵲鳴，飛且鳴矣。傳曰：「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以上言無論見用與否，總宜好學修身。）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故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黻黻充耳，所以塞聰。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

使自得之，便而柔之，使自求之，換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魁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耦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我哉？（以上言人言不足畏，解尚有遺行一句。）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用李斯，鄭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邱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筦闔天，以蠡測海，以蓬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繇是觀之，譬猶鼃龜之襲狗，狐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

司馬相如子虛賦

楚使子虛使於齊王，悉發車騎，與使者出攻，敗龍，子虛過姑，鳥有先生，亡是公，存焉。坐定，鳥有先生問曰：「今日敗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對曰：「僕樂齊王之欲夸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車駕千乘，選徒萬騎，敗於海濱，列卒滿澤，罔罟彌山，掩兔擣鹿，射隼脚麟，驚於鹽浦，割鮮染輪，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遊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孰與寡人乎？」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遊，遊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覩也，又焉足以言其外澤乎？」齊王曰：「雖然，略以子之所聞見而言

之。」僕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觀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峩鬱，隆崇崔嵬，岑巖參差，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千霄雲，罷池陂陀，下屬江河。其土則丹青赭垠，黃白埴，錫碧金銀，衆色炫燿，照爛龍麟。其石則赤玉玫瑰，珠璣昆吾，瑊瑊文犀，璞石砥礪。（以上敘山上石。）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芎藭，蘼蒲，江蘼，蘼蕪，諸柘，巴苴。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陁陁，案衍壇曼，緣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則生葳蕤芴荔，薛莎青蘋，其埤澤則生藏莧，藁葭，東籬雕胡，蓮藕，蒲盧，菴閣，軒于，衆物居之，不可勝圖。（此敘南有平原廣澤，似最宜敗獵之地，而下文敘獵，但在東西北三處，而不及南之廣澤，蓋虛實互相備也。）其西則有湧泉清池，激水推移，外發芙蓉，菱華，內隱鉅石，白沙。其中則有神龜蛟鼉，瑤瑁，鼈，蠃，其北則有陰林，其樹橈杪，豫章，桂椒，木蘭，檠，離朱，楊，櫟，梨，杏，栗，橘，柚，芬芳。其上則有鸛雕孔鸞，騰遠射干，其下則有白虎玄豹，麋，羆，羆，犴，於是乎乃使剡諸之倫，手格此獸。（以上東西南北，開下敗獵之地。）楚王乃駕馴駘之駟，乘彫玉之輿，靡魚須之撓旃，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將之雄戟，左烏號之雕弓，右夏服之勁箭，陽子驤乘纖阿，爲御，案節未舒，即陵狡獸，蹶蹶蠶蠶，轉距虛軼，野馬轉陶，馳乘遺風，射遊騏驎，候時情，濯雷動，森至，星流霆擊，弓不虛發，中必決眦，洞陶眈達，接絕乎心，繫獲者雨獸，掠草蔽地，於是楚王乃弭節徘徊，翮翔容與，覽乎陰林，觀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微亂

受譏，彈觀衆物之變態。（以上獵於陰林，即上文北有陰林也。）於是鄭女，曼姬，被阿錫，揜紵綺，雜纖織，垂霧縠，義積襄，紆徐委曲，鬱棧谿谷，紛紛排排，揚旄戍削，蜚威垂簪，（義積至谿谷三句，紛紛至垂簪三句，皆下二句用韻。）扶輿猗靡，翁呻萃藎，下靡蘭蕙，上拂羽蓋，錯翡翠之威蕤，繆繞玉綵，眇眇忽忽，若神僊之髣髴，於是乃相與撥於蕙圃，嫋嫋勃率，上下金隄，揜翡翠，射麋鹿，微燿出，熾敷施，大白鶴，連駕鸞，雙鶴下，玄鶴加意，而後發，游於清池，浮文鶴，揚旌，張翠帷，建羽蓋，罔瑋瑋，鈎紫貝，揜金鼓，吹鳴籥，榜人歌，聲流喝，水蟲駭，波鴻沸，湧泉起，奔揚會，礧石相擊，琅琅礧礧，若雷霆之震，聞乎數百里之外。（以上與衆女獵於蕙圃，游於清池，即上文東有蕙圃，西有清池也。）將息，獵者擊鑼鼓，起烽燧，車接行，騎就隊，獵乎淫淫，般乎裔裔，於是楚王乃登雲陽之臺，怕乎無爲，憺乎自持，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不若大王終日馳騁，曾不下與，將剗輪，停自以爲娛，臣竊觀之，齊治不如是，齊王無以應侯也。（以上息獵。）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觀吾國，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畋，乃欲戮力致獲，以娛左右，何名爲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爲高，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爲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也。彰君惡，傷私譽，二者無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且齊東甌鉅海，南有瑯邪，觀乎

成山，射乎之罘，浮渤澥，游孟諸，邪與肅慎爲鄰，右以湯谷爲界，秋田乎青邱，傍徨乎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胸中，會不帶芥。若乃椒蠃瑰璋，異方殊類，珍怪鳥獸，萬端麟岬，充牣其中，不可勝記。禹不能名，禹不能計，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遊戲之樂，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是以王辭不復，何爲無以應哉！」以上烏有折子。

司馬相如上林賦：

亡是公聽然而笑曰：「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爲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爲財幣，所以述職也。封疆畫界者，非爲守禦，所以禁淫也。今齊列爲東藩，而外私肅慎，捐國隄限，越海而田，其於義固未可也。且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正諸侯之禮，徒事爭於遊戲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尊君自損也。且夫齊楚之事，又烏足道乎？君未覩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終始灑灑，出入涇渭，鄠陂涑涑，紆餘委蛇，經營乎其內，瀉瀉乎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東西南北，馳騁往來，出乎椒邱之闕，行乎洲淤之浦，經乎桂林之中，過乎泱泱之陂，汜乎混流，順阿而下，赴隘隘之口，觸穹石，激堆埼，沸乎暴怒，洶湧澎湃，澤非泌汜，倡側泌瀦，橫流逆折，轉騰激洌，滂澍沅沅，穹隆雲橈，宛潭膠盭，臨波趨，湜湜泄泄，下瀨，批巖衝擁，奔揚滯沛，臨坻注壑，淩澗實壑，沈沈隱隱，磅礴旬磻，滴瀝涓涓，澗澗澗澗，馳波跳沫，汨濺漂疾，悠遠長懷，寂

湔無聲，肆乎永歸。然後灝灝漭漭，安翔徐回。霽乎瀟瀟，東注太湖，衍溢陂池。（以上水）○獨寫石四句，始言水之變態有力，澤弗五句，極言其有力，穹隆四句，言其自然，批巖二句，承上言有力，臨抵二句，承上言自然，沈沈二句，又言有力，滿滿二句，又言自然，馳波十句，皆言自然，脈絡極分明也。○泝源溯沛，堅凝沸，爲韻，懷歸同池，爲韻，而一韻之中，上有數句，又各私自爲韻，如渾折列，私自爲韻，鮑私，自爲韻，古人平去通用，則泝至池，本爲一韻矣。）於是乎蛟龍赤鱗，恒隨漸離，鰐鯨鮪鮪，禹禹鮪鮪，掉尾振鱗，奮翼潛處乎深殿，魚鼈黿鼉，萬物衆夥，明月珠子的灤，江隰，劉石黃瑛，水玉磊砢，磷磷爛爛，采色滌汗，藜積乎其中，鴻鵠鵠鵠，駕鸞屬玉，交精旋目，煩驚庸渠，箴疵鳩虛，翠浮乎其上，汎淫泛濫，隨風澹淡，與波搖蕩，奄蕩水渚，嗟嘆青藻，咀嚼菱藕。（以上水中之物）○於是乎崇山疊嶂，龍提崔嵬，深林巨木，嶺巖參差，九嶷嵒薛，南山峨峨，巖隨巖錯，摧委嶺崎，振溪通谷，蹇澹清瀟，給呀豁閭，阜陵別陽，巖磯巖巖，邱虛壘壘，隱隱登降，施施陂池，綈綈沈淙，淫潏散渙，夷陸亭皋，千里騷不被架。（以上山）○揀以綠蕙，被以江蘺，綠以蘼蕪，雜以留夷，布結綵，攢戾戾，揚車衡蘭，蘼本射干，芭莖蕪荷，蕪持若孫，鮮支黃磬，蔣李青蘋，布漣閼澤，延曼太原，離離廣衍，應風披靡，吐芳揚烈，郁都郁非，衆香發越，辟塵布寫，寫曉靈昭，（以山上之草）○於是乎周覽泛觀，溟紛軋芴，芒恍忽，視之無端，察之無涯，日出東沼，入乎西陂，其南則隆冬生長，歸水躍波，其獸

則灑旄鏐聲，沈牙隱樂，赤首園題，窮奇象犀，其北則盛夏含凍裂地，涉冰揭河，其獸則麒麟角端，陶駘羣駝，蜚蜚驪騮，（以上總寫苑中氣象，點出各獸，即爲下文收攬根本）○於是乎華宮別館，彌山跨谷，高廊四注，重坐曲閣，闌華棖壁，鑿道屬步，欄周流，長途中宿，夷峻築堂，累臺增成，巖峯洞房，類香渺而無見，仰扳擦而捫天，奔星更於闔闔，宛虹拖於楹軒，青龍蟠於東廂，象輿婉轉於西清，鑿園燕於閒館，僊僊之倫，暴於南榮，醴泉涌於清室，通川過於中庭，盤石振崖，嶽巖倚傾，嵯峨嶮嶮，刻削崢嶸，玫瑰碧琳，珊瑚叢生，瑤玉旁唐，玢幽文鱗，赤瑕駁華，雜沓其間，晁采琬琰，和氏出焉。（以上宮室）○於是乎虛橘夏熟，黃甘橙棣，枇杷松栢，亭奈厚朴，棗梅楊梅，櫻桃蒲陶，隱夫菓棣，峇還難支，羅乎後宮，列乎北園，馳邱陵，下平厚，揚翠葉，枕紫莖，發紅華，垂朱榮，煌煌扈扈，照曜鉅野，沙棠檉橘，華楓枰櫨，留落胥邪，仁頻并閭，攬積木蘭，豫章女貞，長千仞，大連抱，夸條直暢，實葉棖檖，立義倚連卷，纓僊崔錯，發飢坑衡，閭闔，垂條扶疏，落葉幡纒，紛紜縈鬱，猗猗從風，蘭茝芬敷，蓋象金石之聲，管箏之音，傑池芭屣，旋還乎後宮，雜襲衆轉，被山緣谷，循阪下隰，視之無端，究之無窮。（以上宮中草木）○於是乎玄搜素雌，離遐飛蠹，蛭蜩蟻蝶，漸胡蟾蜍，棲息乎其間，長嘯哀鳴，翮幅互經，天蟬枝格，偃塞杪杪，踰絕衆，騰殊棣，棲垂條，掉希間，牢落陸離，爛漫遠遷，若此者數百千處，娛遊往來，官宿館舍，庖廚不徙，後宮不移，百官備具。（以上宮中畜獸及離宮之

多處，舍具爲韻。於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獵乘鑊，象六玉，糾拖，旆旌，靡雲旗，前皮軒，後道游，孫叔率衛，衛公參乘，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鼓嚴籥，縱獵者，江河爲陸，泰山爲棹，車騎置起，殷天動地，先後隨離，離散別追，淫淫裔裔，綵陵流澤，雲布雨施，（施讀上聲，地奇施爲韻，而離，追亦平上，與去爲韻。）生貔豹，搏豺狼，手熊羆，足壘羊，蒙羆蘇，特白虎，被斑文，跨躡馬，凌三變之危，下磧歷之堦，徑峻赴險，越壑厲水，摧蜚廉，弄獬豸，格蝦蟇，鉞猛虎，親歷義，射封豕，箭不苟害，解脰陷腦，弓不虛發，應聲而倒。（以上天子校各部曲將帥之獵。）於是乘輿，旃節徘徊，翱翔往來，脫部曲之進退，覽將帥之變態，然後侵淫促節，儼食遠去，流離輕禽，蹴履狡獸，躡白鹿，捷狡兔，軼赤電，遺光耀，追怪物，出宇宙，彎蕃弱，滿白羽，射游泉，櫟蜚蠊，擇肉而後發，先中而命處，弦矢分，藝瘡仆，然後揚節而上浮，凌蒼風，歷駭秦，乘虛無與神俱，躡玄鶴，亂昆雞，遺孔鸞，促駿，捷拂翼，鳥指鳳皇，捷鷁雛，掠焦明，道盡途殫，迴車而還，消搖乎襄羊，降集乎北姑，率乎直指，嘒乎反鄉。（以上天子親獵而還。）鑿石開，歷封樹，過姑鵲，望露臺，下棠梨，息宜春，西馳宣曲，錫鑄牛首，登龍臺，掩柳柳，觀士大夫之勤略，均獵者之所得獲，徒車之所顧，轅步騎之所蹂若，人臣之所蹈，藉與其窮極倦，驚憚，僵伏，不被創刃而死者，他他藉藉，填坑滿谷，掩平彌澤。（以上天子還歷各處數獵者之所獲。）於是乎游戲懈怠，置酒乎顒天之臺，張樂乎四術之寓，撞千石之鐘，立萬石之虞，建罕華之旗，樹靈鼉之鼓，奏

隊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千人唱，萬人，和，山陵爲之震動，川谷爲之蕩波，巴渝宋將，淮南千遮，文成顒歌，族居遯妻，金鼓迭起，鉦鎗聞，軋心駭耳，荆吳鄭衛之聲，韶虞武象之樂，陰淫案衍之音，邪郭縵紛，激楚結風，俳佻侏儻，狄鞞之倡，所以娛耳目，樂心意者，麗靡爛漫於前，靡曼美色於後，若夫青琴宓妃之徒，絕殊離俗，妖冶嫵媚，觀妝刻飾，使嫵綽約，柔條嫵媚，嬌媚纖弱，曳燭繭之褸，純眇閨易，以卹創，使嫵綽約，柔條嫵媚，嬌媚纖弱，曳燭繭之褸，純酒張樂，於是酒中樂酣，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大奢侈，朕以覽聽餘間，無事棄日，順天道以殺伐，時休息於此，恐後葉驛歷，遂往而不返，非所以爲繼嗣創業垂統也，於是乎乃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墾闢，悉爲農郊，以瞻萌穀，墮牆填塹，使山澤之人得至焉，實陂池而勿禁，虛官館而勿仞，發倉廩以救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與天下爲更始，於是歷吉日以齋戒，襲朝服，乘法駕，建華旗，鳴玉鸞，游於六藝之圃，馳騁乎仁義之塗，覽觀夏秋之林，射狸首，繫鸞處，弋玄鶴，舞干戚，（干戚疑當作干羽，此處當用韻，不似四句乃韻者。）載雲罕，掛羣雅，悲伐檀，樂樂齊，修容乎禮園，習翔乎書圃，述易道，放格獸，登明堂，坐清廟，次羣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受獲，於斯之時，天下大悅，鄉風而聽隨流而化，崑然興道而遷義，刑錯而不用，德隆於三王，而功美於五帝，若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

終日馳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玩士卒之精。設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風衆庶，忘國家之政，貪雅鬼之獲。則仁者不辭也。從此解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固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闢，而人無所食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侈，僕恐百姓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逡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乃今日見教，謹受命矣。」

司馬相如大人賦

世有大人兮，在乎中州。宅彌萬里兮，曾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迫隘兮，竭輟舉而遠遊。乘絳轡之素蜺兮，雲載氣而上浮。建格澤之脩竿兮，總光耀之采旄。垂旬始以爲慘兮，曳彗星而爲慘。掉指橫以偃蹇兮，又猗猗以招搖。揜揜拾以爲旌兮，靡風虹而爲綯。紅杏涉以眩濕兮，森風涌而雲浮。駕應龍象與之轡，略濛濛兮，陸赤髓青蛇之螭，蹇宛宛兮。低仰天矯，據以驪驚兮，詭折隆窮，幾以連卷。沛艾赳赳，化以怡保兮，放散畔岸，騁以屏顯。騁騁輻輳，容以飭翼兮，糾糾偃蹇，休休以乘倚。糾糾叫弄，趨以輕路兮，萬羣踴躍，騰而狂越。在楓嶽欲森至電過兮，煥然霧除，崔然雲消。邪絕少陽而登太陰兮，與真人乎相求。互折筌筌，以右轉兮，橫厲飛泉，以正東。悉微蕪園而選之兮，部署衆神於搖光。使五帝先導兮，反太一而從陵陽。左玄冥而右黔羣兮，前長離而後清涼。斷征伯橋而役衆門兮，詔岐伯使尙方視融。驚而蹕御兮，清氛氣而後行。屯余車其萬乘兮，絳雲蓋而樹華旗。使句芒其將行兮，吾欲往乎南嶽。歷唐

堯於崇山兮，過騶舜於九疑。紛湛湛其差錯兮，難還膠葛似方馳。騁捷衝捷，其相紛爭兮，滂濞決軋，灑以林離。續羅列衆衆以藹羣兮，衍曼流爛，參以陸離。徑入露室之碎璚，鬱律兮，洞出鬼谷之崖。舉巖巖，徧覽八紘而觀四荒兮，竭波九江而越五河。經營炎火而浮弱水兮，抗絕浮渚而涉流沙。夾息總極，汜溢水嬉兮，便靈嫺鼓瑟而舞鴻夷。時若薨薨將混濁兮，合屏翳誅風伯而刑雨師。西望崑崙之軋，沕沕忽兮，直徑馳乎三危。排圓闔而入帝宮兮，載玉女而與之歸。登閼風而遙集兮，亢鳥騰而一止。低回陰山翔以紆曲兮，吾乃今日親西王母。儼然白首戴勝而穴處兮，亦幸有三足鳥爲之使。必長生若此而不死兮，雖濟萬世不足以喜。同車竭來兮，絕道不周，會食幽都。呼吸沆瀣，分餐朝霞。嚙咀芝英兮，噉瓊華。煥馳遊道而脩降兮，驚遺霧而遠逝。迨區中以隘陝兮，舒節出乎北垠。遣屯騎於玄闕兮，蹕先驅於塞門。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眩洗而無見兮，聽愉悅而無聞。乘虛而無上兮，超無友而獨存。

司馬相如長門賦

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妒。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聞蜀郡成都司馬相如天下工爲文，率黃金百斤爲相如文員取價。因于解悲愁之辭，而相如爲文以悟主上。陳皇后復得親幸。其辭曰：

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遙以自處。魂騖佚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居。言我朝往而暮來兮，食飲樂而忘人。心慷慨而不省故兮，交得意而相親。伊予志之慢愚兮，懷貞慙之懣心。願賜問而自進兮，得尙君之玉音。率虛言而望誠兮，期城南之離宮。修薄具而自設兮，君曾不肯乎幸臨。靡獨漚而專精兮，天飄飄而疾風。登蘭臺而遙望兮，神悅悅而外淫。浮雲鬱而四塞兮，天竊窺而晝陰。雷殷殷而響起兮，聲象君之車音。飄風迴而赴闕兮，舉帷幄之檐櫓。桂樹交而相紛兮，芳醴烈之閒閑。孔雀集而相存兮，玄猿嘯而長吟。翳翠翳而來萃兮，鸞鳳翔而北南。心憑噓而不舒兮，邪氣壯而攻中。下蘭臺而周覽兮，步從容於深宮。正殿塊以造天兮，鬱竝起而穹崇。閒徘徊於東廂兮，觀夫靡靡而無窮。擠玉戶以撻金鋪兮，聲增嘒而似鐘音。刻木蘭以爲榱兮，飾文杏以爲梁。維丰茸之游樹兮，雕樓栢而相撐。施瑰木之櫨櫨兮，委參差以橫梁。時彷彿以物類兮，象積石之將將。五色炫以相曜兮，爛耀耀而成光。綴錯石之傾壁兮，象瓊瑤之文章。張羅綺之幔帷兮，垂綈組之連綱。撫柱楣以從容兮，覽曲臺之央央。白鶴瞰以哀號兮，孤雌降於枯楊。日黃昏而望絕兮，悵獨託於空堂。懸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於洞房。接雅琴以變調兮，奏愁思之不可長。按流徽以卻轉兮，聲幼妙而復揚。貫歷覽其中操兮，意慷慨而自卬。左右悲而垂淚兮，涕流離而縱橫。舒息悵而增歎兮，蹠履起而彷徨。揄長袂以自翳兮，數昔日之蹇蹇。無面目之可顯兮，遂頽思而就牀。博芬若以爲枕兮，席荃

蘭而直簪。忽寢寐而夢想兮，魄若君之在旁。揚猶覺而無見兮，魂延廷若有亡。衆雞鳴而愁予兮，起視月之精光。觀衆星之行列兮，畢出於東方。望中庭之謁藹兮，若季秋之降霜。夜曼曼其若歲兮，懷鬱鬱其不可再。澹偃蹇而待曙兮，荒亭亭而復明。妾人竊自悲兮，究年歲而不敢忘。

司馬相如封禪文

伊上古之初肇，自吳穹兮生民。歷選列辟以迄乎秦，率邇者踵武，逖聽者風聲。紛淪蕩，渾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繼昭夏，崇號謚，略可道者，七十有二。罔若淑而不昌，騖適失而能存。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已五三六經載籍之傳，惟風可觀也。以上渾言古昔。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堯，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邵隆。大行越成而后，陵遲衰微，千載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愼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故軌述夷易，易遵也；湛恩歷洪，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繼繼，而崇冠於二后。揆厥所元，終紹攸卒，永有殊尤。絕迹可考於今者，也。然猶躡梁甫，登太山，建顯號，施尊名。以上言周無殊異而封禪。大漢之德，逢涌原泉，湧溢曼夷，旁魄四塞，雲布霧散，上暢九垓，下泝八埏。懷生之類，沾濡浸潤，協氣橫流，武節森近，邁隘游原，遐闊泳沫。首惡懲沒，嗜味昭晰，昆蟲聞懼，回首面內。然後固騶虞之珍羣，徵栗鹿之怪獸，導一莖六穗於庖，橫變船

共抵之獸。獲周餘放，編於蛟，招翠黃乘龍於沼。鬼神接靈，實於閭館。奇物譎詭，似儻窮變，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爲德薄不敢道封禪。以上言漢多符瑞而不封禪。蓋周雖魚鼎，杭休之以療微夫斯之爲符也。以登介邱，不亦應乎。進讓之道，何其爽與。於是大司馬進曰：「繼下仁育羣生，義征不誅，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俾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意者太山梁甫，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榮，上帝垂恩，儲祉將以慶成，陛下謙讓而弗發也。聖三神之歡，缺王道之儀，羣臣愚蕘，或謂且天爲質，闡示珍符，固不可辭。若不辭之，是太山靡記，而梁甫罔幾也。亦各拉世而榮，咸濟厭世，而屈說者，倘何稱於後世，而云七十二君哉。夫修德以錫符，奉命以行事，不爲進越也。故聖王弗替，而修禮地祇，謁款天神，勅功中岳，以章至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禱，以浸黎民。皇皇哉！斯天下之壯觀，王者之卒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后因難指紳先生之略術，使獲曜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采錯事，猶兼正列其義，祓飾厥文，作春秋一藝，將襲舊六爲七，摭之無窮，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爲稱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儀而覽焉。」以上大司馬請封禪。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試哉！」乃還思同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遂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稽曷著，匪惟雨之，又潤澤之，匪惟偏之，汜布護之，萬物

熙熙，懷而慕思。名山顯位，望君之來！君兮君兮，侯不邁哉！以上大澤之博。般般之獸，樂我君圃，白質黑章，其儀可喜，或改移移，君子之態，蓋聞其聲，今視其來，厥塗靡從，天瑞之徵，茲爾於舜虞氏以興。以上顯虞。濯濯之麟，遊彼靈時，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帝用享社，三代之前，蓋未嘗有。以上麟。宛宛黃龍，興德而升，采色炫曜，煥炳輝煌，正陽御見，覺嘉黎蒸，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以上龍。厥之有章，不必諄諄，依類託寓，論以封禪，披茲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事，兢茲翼翼，故曰於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祇禪在假典，顧省厥造，此之謂也。以上因天人符瑞而進箴規。

經史百家雜鈔卷四

湘鄉曾國藩纂

合肥李鴻章校

詞賦之屬現上二

揚雄羽獵賦（並序）

孝成帝時羽獵，雄從以爲昔在二帝三王，宮館臺榭，沼池園苑，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廚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鳳皇巢其樹，黃龍游其沼，麒麟臻其園，神爵棲其林。昔者禹任咎虞而上下和，草木茂，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以爲尙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爲大，裕民之與奪民也。武帝廣開上林，東南至宜春，湖潏宿昆，吾旁南山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濱渭而東，周袤數百里，穿昆明池，象溟河，營建章鳳闕，神明駁娑，漸臺泰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萊，游觀修廢，窮妙極麗，雖頗割其三垂以贖齊民，然至羽獵，甲車戎馬，器械備侍，禁禦所尙，尙泰奢，麗誇詡，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

又恐後世復修前好，不折中以泉臺，故聊因校獵賦以風之，其辭曰：

或稱義農，豈或帝王之彌文哉？論者云否。各以並時而得宜，奚必同條而共貫？則泰山之封焉得七十而有二儀？是以創業垂統者，俱不見其爽，遐邇五三，孰知其是非？遂作頌曰：麗哉神聖，處於玄宮，富既與地，平伴替，貴正與天，乎比崇，齊桓曾不足使扶輿，楚莊未足以爲駭乘。狹三王之阨僻，矯高舉而大興，歷五帝之寥廓，涉三皇之登閔，建道德以爲師，友仁義與爲朋。以上渾頌帝業。於是玄冬季月，天地隆烈，萬物權輿於內，徂落於外，帝將惟田于靈之囿，開北垠，受不周之制，以奉終始，顓頊玄冥之統，迺詔虞人典澤，東延鄴昆，西馳閭闔，儲積共儲，戍卒夾道，斬叢棘，夷野草，禦自汧渭，經營鄠陂，鎬章皇周流，出入日月，天與地杳，爾迺虎路三嶠，以爲司馬，圍經百里而爲殿門，外則正南極海，邪界虞淵，鴻濛沆茫，揭以崇山，營合圍會，然後先置乎白楊之南，昆明靈沼之東，實育之倫，蒙盾負羽，杖鏃邪而羅者以萬計，其餘荷垂天之畢，張竟瑩之罟，靡日月之朱竿，曳彗星之飛旗，青雲爲紛，虹蜺爲綬。

屬之乎崑崙之虛。渙若天星之雜，猶如瀟水之波。淫淫與與，前後要遮。捷若爲閨明月爲候，焚惑司命，天弧發射。鮮扁陸離，駢衍伍路。微車輕武，鴻網縛獵。殷殷軫軫，被陵緣坂，窮變極遠者，相與列乎高原之上。羽騎營營，叩分殊事，繽紛往來，輻輳不絕。若光若滅者，布乎青林之下。（以上獵場之廣，儀衛之盛。）於是天子乃以陽晃始出乎玄宮，旋鴻童，建九旒，六白虎，載靈輿，蚩尤並轡，蒙公先驅。立歷天之旂，曳指星之旂，辟靈烈缺，吐火施鞭，卒從沈淞，淋灋靡落。戲八鎮而開關，飛廉雲師，吸導清率，鱗羅布列，撥以龍翰。乘歌駘駘，入西園，切神光，望平樂，徑竹林，蹙蕙圃，踐蘭唐。（以上天子親至獵所。）舉烽烈火，警者施技，方馳千駟，狡騎萬師，越虎之陳，從橫膠輿，森拉雷厲，駭駭駭，洶洶旭旭。天動地發，義漫半散，蕭條數千里外。若夫壯士，伉慨殊鄉，別趣東南，西北騁香奔欲，抱蒼麟，跋犀羣，厭浮麗，散巨挺，搏玄援，騰空虛，距連卷，蹕天嬌，娛潤閒，莫莫紛紛，山谷爲之風森，林義爲之生麻。（以上正賦田獵。）及至獲夷之徒，厥松柏，掌葵葵，獵蒙獵，麟輕飛，展殿首，帶修蛇，鉤赤豹，還象犀，蹙蠻阮，超唐陵，車騎雲會，登降闢藹，泰華爲旒，熊耳爲綬，木杪山迴，漫若天外，儲與乎大浦，朔浪乎宇內。於是天青日晏，遙蒙列背，羿氏控弦，皇車幽輻，光純天地，望舒彌轡，翼乎徐至於上蘭，移圍徙陣，浸淫蹴部，曲隊堅重，各按行伍，壁壘天旆，神扶電擊，迷之則碎，近之則破，鳥不及飛，獸不得過，軍驚師駭，刮野掃地，及至軍車飛揚，武騎草皇，龍蹈約，轟噴陽，追天黃，出一方

應辟聲，擊流光，野盡山窮，囊括其雌雄。沈沈淙淙，遙噓乎族中。三軍茫然，窮尤闊與，宜觀乎剽禽之絕跡，犀兕之抵觸，熊羆之羣獵，虎豹之凌逮，徒角拾題，注聲嘶，驚怖魂亡，魄失，觸輻關，胫安發，期中進退，履獲創，淫輪夷，邱累陵聚。（以上獲禽之多。）於是禽理中表，相與集於墉冥之館，以臨珍池，湛以蛟梁，溢以江河，東瞰目盡，西暢無崖，隋珠和氏，焯燦其陵，玉石鬱室，眩耀青燄，濁女水潛，怪物暗冥，不可殫形，玄鸞孔雀，翡翠垂榮，王睢關關，鴻雁嚶嚶，羣銀乎其中，噉噉昆鳴，鳥驚振驚，上下砰磕，聲若雷霆，乃使文身之技，水格鱗蟲，凌堅冲犯，嚴淵探嚴，排綺薄索，蛟螭蹈潛，獺據壘，龜法靈龜，入洞穴，出蒼梧，乘巨鱗，騎京魚，浮彭蠡，目有虞，方椎夜光之流，譚剖明月之珠胎，鞭洛水之宓妃，餉屈原與彭胥。（似上水嬉。）於茲乎鴻生鉅儒，俄軒冕，雜衣裳，修唐典，匡雅頌，揖讓於前，昭光靈燿，靈智如神，仁聲惠於北狄，武誼動於南隣，是以旃裘之王，胡貉之長，移珠來享，抗手稱臣，前入圍口，後陳廣山，羣公常伯，楊朱墨翟之徒，喟然並稱曰：崇哉乎德，雖有唐虞大夏成周之隆，何以修茲。夫古之觀東嶽，禪梁基，舍此世也，其誰與哉。上猶謙讓而未俞也，方將上獵三靈之流，下決醴泉之滋，發黃龍之穴，窺鳳皇之巢，臨麒麟之岡，幸神雀之林，奢雲夢修孟諸，青章華是靈臺，罕但離宮，而輟觀游，土事不飾，木功不彫，永平乎農桑，勸之以弗怠，齊男女，使莫遠，恐貧窮者不徧被，洋濫之饒，開禁苑，散公儲，創道德之囿，弘仁惠之虞，馳戈乎神明之囿，覽觀乎羣臣之有亡放

雄矣，收買眾。陸鹿獨義，與百姓共之，蓋所以臻茲也。於是醇洪壘之德，豐茂世之規。加勞三皇，勛勤五帝，不亦至乎？乃祇莊雅穆之徒，立君臣之節，崇賢聖之業，未遑苑囿之歷，游獵之靡也。因同軫還衡，背阿房，反未央（以上諷諫，反之於道德）。

揚雄長楊賦并序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渡漢中，張羅網置罟，捕熊羆、豪豬、虎豹、豺獫、狐兔、麋鹿，載以輕車，輪長楊射熊館，以綱爲周陸，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爲主人，子墨爲客，聊以諷其辭曰：

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蓋聞聖主之養民也，仁智而恩洽，動不爲身。今年獵長楊，先命右扶風，左太華而右褒斜，極嶺而爲弋，紆南山以爲置。羅千乘於林莽，列萬騎於山隅。帥軍踣陳，錫我獲胡，搃熊羆，拖豪豬，木擁槍，以爲備。胥此天下之窮覽極觀也。雖然，亦頗接于農人三旬有餘，其慮至矣，而功不圖。恐不識者外之，則以爲娛樂之游，內之則不以爲乾豆之事。豈爲民乎哉？且人君以玄默爲神，澹泊爲德。今樂遠出以騁威靈，數搖動以罷車甲，本非人主之急務也。蒙竊惑焉。」翰林主人曰：「吁！客何謂茲耶？若客所謂，知其一未覩其二，見其外不識其內也。僕嘗倦

談，不能一二其詳，請略舉其凡，而客自覽其切焉。客曰：「唯！唯！」主人曰：「昔有疆秦，封豕其土，竄獫狁之徒，相與磨牙而爭之。豪俊靡沸雲，援羣黎爲之不康。於是上帝眷顧高祖，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關，橫鉅海，漂橈，崙提劍而叱之，所里靡城，斬下將降旗。一日之戰，不可殫記。當此之勤，頭蓬不暇梳，飢不及餐，羸生蟻，介冑被雷汗。以爲萬姓請命乎？皇天迺服人之所託，振武功，逮至聖文，隨風乘流，方垂意於至甯，躬服節儉，綈衣不弊，革輅不穿，大廈不居，木器無文。於是後宮廢瑋瑁而疏珠璣，卻翡翠之飾，除雕琢之巧，惡麗靡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抑止絲竹宴衍之樂，增開鄼衛幼眇之聲。是以王衡正而太階平也。（以上孝文儉約）其後靈鑾作虐，東夷橫畔，羌我時皆，閭閻相亂，遐氓爲之不安。中國蒙被其難，於是聖武勃怒，爰整其旅，邁命驪衛汾云，沸渭，雲合電發，炎騰波流，機駭蜂軼，疾如奔星，擊如震霆，碎輶輶，破穹廬，腦沙幕，諸余吾，遂驅乎王庭，毆蒙眊，燒燼，分劈單于，磔裂屬國，夷阮谷，拔盧葬，刊山石，隳房，擧斷，係累老弱，曉曉發金，鐵淫夷者數十萬人，皆稽顙樹領，扶服戰伏。二十餘年矣，尙不敢惕息。夫天兵四臨，幽都先加，迴戈邪指，南越相夷，驛節西征，羌夷東馳，是以遐方疏俗，殊鄉絕黨之域，自上仁所不化，茂德所不綏，莫不躡足抗首，請獻厥珍。使海內澹然，永亡邊城之災，金革之患。（以上武帝兵事）今朝廷純仁，邇道顯義，并包書林，聖風雲靡，

英華沈浮，洋溢八區。普天所覆，莫不沾濡。士有不談王道者，則樵夫笑之。意者以爲事罔隆而不殺，物靡盛而不虧，故平不肆險，安不忘危。適時以有年出兵，整與練戎，振師五柞，習馬長楊，簡力校黠，校武豐禽。迺率然登南山，瞰烏鵲西，脈月晴東，露日域（以上元成太平安，故講武以安不忘危。）又恐後代迷於一時之事，常以此爲國家之大務，淫荒田獵，陵夷而不禦也。是以車不安輶，日未靡旆，從者彷彿，敵屬而還，亦所以奉太尊之烈，遵文武之度，復三王之田，反五帝之虞，使農不輟耰，工不下機，婚姻以時，男女莫違。出愷弟，行簡易，矜劬勞，休力役，見百年，存孤弱，帥與之同苦樂。然後陳鐘鼓之樂，鳴鞀磬之和，建碣磬之虞，拊隔鳴球，掉八列之舞，酌允鑠，肴榮胥，遊廟中之雍雍，受神人之福祚，歌投頌，吹合雅，其勤若此，故真神之所勞也。（以上諷諫。）方將俟元符，以禪梁甫之基，增泰山之高，延光於將來，比榮乎往號。豈徒欲淫覽浮觀，馳騁稻稻之地，周流梨栗之林，蹂踐芻蕘，誇詡衆庶，盛欲獲之，收多隄鹿之獲哉！且盲者不見咫尺，而離婁燭千里之隅，客徒愛胡人之獲我禽獸，曾不知我亦已獲其王侯。言未卒，墨客降席，再拜稽首曰：「大哉體乎！允非小人所能及也。迺今口發喉，廓然已照矣。」

揚雄甘泉賦並序

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祀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上甘

泉還，奏甘泉賦以諷。其辭曰：

惟漢十世，將郊上玄，定泰畤，雍神休，尊明號，同符三皇，錄功五帝。卽膺錫義，拓迹開統，於是乃命羣僚，歷吉日，協靈辰，星陳而天行，詔招搖與太陰兮，伏鉤陳使當兵。屬堪輿以壁壘兮，指變態而扶搖。狂八神奔而警蹕兮，振殷輻而軍裝。蚩尤之倫帶干將而乘玉成兮，飛蒙茸而走陸梁。齊總總以掩搏兮，其相膠轕兮，森駭雲迅，奮以方攘。駢羅列布，鱗以雜沓兮，柴虎參差，魚而鳥。斯翕赫，留雀霧集而蒙合兮，半散昭爛，榮以成章。於是乘輿迺登夫鳳皇兮，而騁華芝，馴蒼麟兮，六素蚺，螭略蕤綬，離虛穆穆，帥爾陰明，警然陽開，騰清霄而軼浮景兮，夫何敷旌，邪偁之旂旄也。流星旄以電燭兮，咸翠益而鬱旌，敦萬騎於中營兮，方玉車之千乘。聲駢隱以陸離兮，輕先疾雷而駭遺風。凌高衍之嶭嶭兮，超紆譎之清澄。登橡欒而孤天門兮，馳闐闐而入凌兢。是時未曉，夫甘泉也。迺望通天之繹繹兮，下陰潛以慘淪兮，上洪紛而相銷，直嶢嶢以造天兮，既高慶而不可乎彌度。平原唐其壇壝兮，列新雉於林薄，攢并闕與菱蕸兮，紛被麗其亡鄂。崇邱陵之駭戰兮，深溝嶽巖而爲谷。遙邈官殿以相燭兮，封禪石闕施階乎延屬。於是大廈雲譎，波詭摧唯而成觀，仰播首以高視兮，目眇眇而亡見。正瀏濫以宏倘兮，指東西之漫漫，徒迴徊以徬徨兮，魂眇眇而昏亂。據軫軒而周流兮，忽塊圯而亡垠。翠玉樹之青蔥兮，擊馬犀之曉璠。金人伉伉其承鍾虞兮，嵌巖巖其龍鱗。揚光曜之燎燭兮，垂景炎之忻忻。配帝

居之縣圃兮，象泰之威神。洪臺輻其獨出兮，擬北極之嶄嶄。列宿迢迢於上榮兮，日月纒經於挾楹。雷鬱律於殿變兮，散轡忽於牆藩。鬼魅不能自逮兮，半長途而下顛。歷倒景而絕飛梁兮，浮躡縹緲而撤天。左操槍而右玄冥兮，前懸闕而後應門。臨西海與幽都兮，涌醴汨以生川。蛟龍連蜷於東厓兮，白虎敦閑乎崑崙嵒。滂流於高光兮，浴芳皇於西清。前殿崔嵬兮，和氏玲瓏。炕浮柱之飛棟兮，神莫莫而扶傾。閼闔其空虛兮，似紫宮之輝煥。駢交錯而曼衍兮，嵯峨隗乎其相嬰。乘雲閣而上兮，紛蒙籠以提成。曳紅采之流離兮，鸞翠氣之宛延。襲璇室與傾宮兮，若登高眇遠肅乎臨淵。回森肆其騶駼兮，被桂椒而鬱移楊。沓芬華以穹隆兮，發蘭蕙與芴蕢。帷彌張其拂汨兮，稍暗暗而觀深。陰陽清濁，穆羽相和兮，若變牙之調琴。般極棄其胡閼兮，王蘭投其鉤繩。雖方征儻與偃佺兮，猶彷彿其若夢。於是事變物化，目駭耳回。蓋天子穆然珍臺閒館，璇題玉英。蠅媚蜚渡之中，惟夫所以澄心清魂，儲情垂恩。感動天地，遊盤三神者，迺搜搜索偶，伊之徒。冠倫魁能，爾甘棠之惠，挾東征之意，相與齊乎陽靈之宮。靡蕤荔而爲席兮，折瓊枝以爲芳。吸清雲之流瑕兮，飲若木之露英。集乎禮神之囿，登乎頌祇之堂。建光燿之長旂兮，昭華覆之威威。攀璇璣而下視兮，行遊目乎三危。陳衆車於東院兮，肆玉軼而下馳。漂龍淵而還九垓兮，覩地底而上回。風浹浹而扶轄兮，鸞鳳紛其銜蕤。梁弱水之淵

漢兮，蹕不周之逶蛇。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卻彭妃。王女亡所眺其清暉兮，密妃會不得施其蛾眉。方攬道德之精剛兮，俾神明與之爲資。於是欽柴宗祈，燎薰皇天。皋摘泰一舉洪頤，樹靈旗。樵蒸昆上，配葵四施。東燭滄海，西耀流沙。北燭幽都，南燭丹匡。玄瓊觥醪，粗粲泔淡。醉饗豐融，懿懿芬芬。炎盛黃龍兮，燿訛碩麟。選選威兮，叫帝闔開天庭兮。延羣神，賡唱萬兮，降清瑤瑞穠。穠兮，委如山。於是事畢功弘，迴車而歸。度三替兮，偈棠梨。天閭決兮，地垠開。八荒協兮，萬國諧。登長平兮，雷鼓發。天聲起兮，勇士厲。雲飛揚兮，雨滂沛。于胥德兮，歷萬世。亂曰：崇崇園邱，隆隱天兮。登降崩施，單墀垣兮。增宮壁差，駢嵯峨兮。哈嶸嶸，洞無匡兮。上天之綽，杳旭升兮。聖皇穆穆，信厥對兮。俾祇郊禋，神所依兮。徘徊招搖，靈迺退兮。光輝眩耀，降厥福兮。子子孫孫，長無極兮。

揚雄河東賦

伊年暮春，將廢后土。禮靈祇，謁汾陰於東郊。因茲以勒崇垂鴻，發祥隄祉。欽若神明者，盛哉饒乎越不可載已。於是命羣臣，齊法服，整靈輿。迺撫翠鳳之駕，六先景之乘。掉奔星之流旂，覆天狼之威弧。張耀日之玄旒，揚左轡，被雲梢。奮電輶，騶雷輶。鳴洪鐘，鑼五旗。羲和司目，顏倫率與。風發騰拂，神騰鬼捷。千乘並亂，萬騎屈橋。嘻，嘻旭旭，天地稠敷。發邱跳，晉涌涓躍。涇秦神下，茶頭瓊負。珍河靈鑒，賜爪華昭。襄遂臻陰宮，穆穆肅肅。躡躡如也。靈祇既鄉，五位時絃。網緼玄黃，將紹厥後。於是靈輿安步，周流容與，以覽乎介

山。壁文公而整排兮，勳大禹於龍門。滙沈潛於齡演兮，播九河於東嶺。登歷觀而遙望兮，聊浮游以經營。樂往昔之遺風兮，喜虞氏之所耕。瞰帝唐之嵩高兮，脈隆周之大甯。汨低回而不能去兮，行視陝下與彭城。潏南巢之坎垠兮，易醴岐之夷平。乘翠龍而超河兮，涉西岳之嵯峨。雲飛飛而來迎兮，澤滲漣而下降。鬱纓條其幽蕩兮，滄汎沛以豐隆。叱風伯於南北兮，呵雨師於西東。參天地而獨立兮，靡邊邇其無雙。邈逝乎歸來以函夏之大漢兮，彼會何足與比。功建乾坤之貞兆兮，將悉總之以羣帝。聖術芒與駭穆收兮，服玄冥及祝融。教衆神使式道兮，垂六經以據頌。踰於穆之緯照兮，過清廟之離離。軼五帝之遺迹兮，躡三皇之高蹤。既發軔於平盈兮，誰謂路遠而不能從。

揚雄反

有周氏之蟬嫣兮，或鼻祖於汾隈。靈宗初諱伯倚兮，流于末之楊侯。淑周楚之豐烈兮，超既離摩皇波。因江潭而注記兮，欽弔楚之淵。惟天畀之不祥兮，何純潔而離紛紛。紛紛以其淵潛兮，暗暎以其絳紛。漢十世之陽朔兮，招搖紀于周正。正皇天之清則兮，度后土之方貞。圖靈承彼洪族兮，又覽靈之昌辭。帶鉤矩而佩衡兮，腹機槍以爲義。素初貯厥靈服兮，何文肆而質。賈賁資厥珪之珍焉兮，隔九我而索穎。鳳皇翔於蓬階兮，豈獨鸞之能提。騁驂驅以曲轡兮，騶連蹇而齊足。枳棘之榛榛兮，蟻欬擬則不敢下。靈修既信椒蘭之咳佞兮，吾靈忽焉而不蚤覲。衿芰茹之綠衣兮，被芙蓉之朱裳。芳醑烈而莫聞兮，固不如襲而幽之離房。閨中容競渾約兮，相態以靈佳。知衆婢之嫉妒兮，何必歸靈之蛾眉。懿神龍之淵潛兮，埃慶雲而將舉。亡春風之被離兮，孰焉知龍之所處。懿靈之衆芬兮，屬騰騰之芳芬。適季夏之凝結兮，慶天頽而喪榮。橫江湘以南注兮，云走乎彼蒼蒼。馳江潭之汎溢兮，將折衷乎重華。舒中情之煩或兮，恐重華之不覺。與陵陽侯之素波兮，豈吾靈之獨見許。精瓊露與秋菊兮，將以延夫天年。臨汨羅而自限兮，恐日薄於西山。解扶桑之總轡兮，縱令之遂奔馳。鸞皇騰而不屬兮，豈獨飛騰與雲師。卷薛芷與若蕙兮，臨湘淵而投之。搢申椒與蘭桂兮，赴江湘而漚之。費椒糝以要神兮，又勤索彼瓊茅。遠靈氣而不從兮，反湛身於江皋。靈既媿夫傳說兮，奚不信而遂行。徒恐羈縻之將鳴兮，顧先百草爲不芳。初靈棄彼處妃兮，更思瑤臺之逸女。揮雄鳩以作媒兮，何百離而曾不壹耦。乘雲輅之旖旎兮，望昆侖以穆流。覽四荒而顧懷兮，奚必云女彼高邱。既亡靈車之幽蘭兮，焉駕八龍之委蛇。臨江潭而掩涕兮，何有九招與九歌。夫聖哲之不遭兮，固時命之所有。雖增欷以於邑兮，吾恐靈修之不蒙改。昔仲尼之去魯兮，妻妾遍過而周道終回復於舊都兮，何必湘淵與潛淵。漁父之餽歡兮，絮沐浴之振衣。弃由聯之所珍兮，雖彭咸之所遺。

揚雄解嘲並序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時

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泊自也。人有嘲雄以玄之何
白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

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必上
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圭，儻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
拖紫，朱丹其轂。今吾子幸得遵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
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
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一從一橫，論者莫當，顧默而作太玄，五
千文，枝葉扶疏，獨說數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
含元氣，細者入無間。然而位不過侍郎，權祿給事黃門。意者玄得
無尙白乎？何爲官之拓落也？」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
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者周網解結，羣鹿爭逸，離爲十
二，合爲六七。四分五剖，并爲戰國。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
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榮，或整冠以遁。是
故鄭伯以誦頑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爲萬乘師。今大漢左東
海，右渠搜，前番禺，後椒塗，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徵以糾墨，制以鎖
鉄，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天下之士，雷動雲合，
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家家自以爲稷契，人人自以爲皋陶。戴纓
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途者升
青雲，失路者委溝渠。且握權則爲卿，相夕失勢則爲匹夫。譬若江
湖之崖，渤澥之島，乘雁集不爲之多，雙鳬飛不爲之少。昔三仁去
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越霸。五殺入而

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以嚙吟而笑。唐
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噲，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
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驚而不足
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傳，
或倚夷門而笑，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而封侯，
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鑾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
望隙蹈環，而無所誚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卿，羣卿不揖
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
聲，欲步者擬足而投跡。嚮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甲科，行非
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
青紫？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爲盈爲實。天收其
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拏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
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美辭，游神之庭。惟
寂惟漠，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今子
乃以鴟鵂而笑鳳皇，執蜺蜺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子之笑我玄之
尙白，吾亦笑子病甚，不遇龜龍與扁鵲也。悲夫！」客曰：「然則廢
玄無所成名乎？」范曄以下，何必玄哉？」揚子曰：「范曄，魏之亡命
也。折脅捐髀，免於徵索，爲肩陷背，扶服入繫。激叩萬乘之主，介涇
陽，抵穰侯，而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頗頗折頸，涕唾流沫，
西揖彊秦之相，搯其咽而亢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
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冀微委略，脫脫曉掉三寸之舌，脫不拔之策，

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抱鼓之間，言甲授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呂刑徹靡，秦法酷烈，聖漢權則而蕭何造律，宜也。百有造憲，何之律於唐虞之世，則惟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釋矣。有放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侯筵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響若坻，隨其人之聰智，故亦會其時之可爲也。故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不可是於不可爲之時，則凶。若夫蘭生收功於章臺，四皓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跡於祁連，司馬長卿竊資於卓氏，東方朔剛炎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子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揚雄解難

客難揚子曰：「凡著書者，爲衆人之所好也。美味期於合口，工聲調於比耳。今吾子乃抗辭幽說，閑意眇指，獨馳騁於有亡之際，而陶冶大體，旁薄羣生，歷覽者茲年矣，而殊不痛，宜費精神於此，而煩學者於彼，譬畫者畫於無形，技者放於無聲，殆不可乎？」揚子曰：「余若夫閑言崇議，幽微之塗，蓋難與覽者同也。昔人有觀象於天，視度於地，察法於人者，天覆且彌，地普而深，昔人之辭，適玉適金，彼豈好爲艱難哉？勢不得已也。獨不見夫羣糾絳綹之將登乎天，必殫身於若梧之淵，不階浮雲，翼疾風，虛舉而上升，則不能據膠葛，騰九閔。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竭六合，耀八紘。泰山之高，不嶠嶠，則不能浮滄雲而散猷猷。然則是以謫犧氏之作，易也。」

縣絡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而彖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藏，定萬物之基。典謨之篇，雅頌之聲，不溫純深潤，則不足以揚鴻烈而章緯熙。蓋膏醴爲宰，寂寞爲尸，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語叫叫，大道低低，同是以聲之眇者，不可同於衆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提於世俗之目。辭之衍者，不可齊於庸大之聽。今夫弦者，高張急徵，追趨逐者，則生者不期而附矣。試爲之施，咸也。撥六莖，發簫韶，詠九成，則莫有和也。是故鍾期死，伯牙絕弦，破琴而不肯與衆鼓，攫人亡，則匠石斲斤而不敢妄斲。師曠之調鍾，埃知音者之在後也。孔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觀也。老聃有道言，「貴知我者希，此非其操與。」

班固兩都賦序

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昔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大漢初定，日不暇給，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是以衆庶悅豫，福應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寶鼎之歌，薦於郊；願神雀五鳳，甘露黃龍之瑞，以爲年紀。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卿、蘇王、東方朔、枚皋、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執事、太常、孔臧、大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聞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雅容揄揚，著於後嗣。抑亦雅

頌以亞也。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征者千有餘篇，而後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且夫道有夷隆，學有盛衰，因時而建德者，不以遠近易則。故舉陶歌虞，奚斯頌魯，同見采於孔氏，列於詩書，其義一也。稽之上古，則如彼；考之漢室，又如此。斯事雖細，然先臣之舊式，國家之遺美，不可闕也。臣竊見海內清平，朝廷無事，京師修宮室，浚城隍，而起苑囿，以備制度。西土耆老，咸懷怨思，冀上之隆顯，而盛稱長安舊制，有陋維芭之議。故臣作「兩都賦」，以稱衆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其詞曰：

西都賦

有西都賓問於東都主人曰：「蓋聞皇漢之初經營也，嘗有意乎都河洛矣。輟而弗康，實用西遷，作我上都。主人聞其故而觀其制乎？」主人曰：「未也。願賓據懷舊之著念，發思古之幽情。博我以皇道，宏我以漢京。」賓曰：「唯唯。」漢之西都，在於雍州，實曰「長安」。左據函谷二嶠之阻，表以太華終南之山。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川。衆流之隈，汧汭其西。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焉。防禦之阻，則天地之隩區焉。是故橫被六合，三成帝畿。周以龍興，秦以虎視。及至大漢受命而都之也，仰悟東井之精，俯協河圖之靈。奉春建策，留侯演成。夫人合應以發皇明，乃眷四顧，實惟作京。於是睹秦嶺北阜，挾灃據龍首。圖皇基於億

載，度宏規而大起。肇自高而終平，世增飾以崇麗。歷十二之延祚，故窮泰而極修。建金城而萬雉，呀周池而成淵。披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門。內則街衢洞達，閭閻且千。九市開張，貨別隄分。人不得顧，車不得旋。闕城溢郭，旁流百廛。紅塵四合，煙雲相連。於是旣庶且富，娛樂無疆。部人士女，殊異乎五方。遊士擬於公侯，列肆修於姬姜。鄉曲豪舉，遊俠之雄。節慕原，聲名亞春。陵連交合，衆翫鶯乎其中。（以上總寫。）若乃觀其四郊，浮游近縣，則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對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綏冕所興。冠蓋如雲，七相五公。與乎州郡之豪傑，五都之貨殖，三選七遷，充奉陵邑。蓋以強幹弱枝，隆上都之觀萬國也。封畿之內，厥土千里。遠矚諸夏，兼其所有。其陽則崇山隱天，幽林穹谷。陸海珍藏，藍田美玉。商洛緣其隈，鄠杜濱其足。源泉灌注，陂池交屬。竹林果園，芳草甘木。郊野之富，號爲近蜀。其陰則冠以九峻，陪以甘泉。乃有靈宮，起乎其中。秦漢之所極觀，淵雲之頌所歎。於是乎存焉，下有鄼白之沃，衣食之源。提封五萬，疆場綺分。溝塍刻鏤，原隰龍鱗。決渠降雨，荷插成雲。五穀垂穎，桑麻鋪棗。東郊則有通溝大漕，潰渭河河。泛舟山東，控引淮湖。與海通波。西郊則有上囿禁苑，林麓藪澤，陂池連乎蜀漢。綠以辭牆，四百餘里。離宮別館，三十六所。神池靈沼，往往而在。其中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馬，黃支之犀，條枝之鳥。踰嶺嵒越巨海，殊方異類，至於三萬里。（以上郊畿。）其宮室也，體象乎天地，經緯乎陰陽。據坤靈之正位，倣太紫之圖方。樹中天之華闕，豐冠山

之朱堂。因環材而究奇，抗應龍之虹梁。列蔘條以布簾，荷棟梓而高麗。雕玉環以居極，裁金鑿以飾瑤。發五色之滌彩，光爛朝以景彰。於是左城右平，重軒三階。闔房辨通，開闔洞開。列鐘虞於中庭，立金人於端闈。仍增崖而衝閣，臨峻路而啓扉。徇以離宮別寢，承以崇臺閒館。煥若列宿，紫宮是環。清涼宣溫，神仙長年。金華玉堂，百虎戲。區宇若茲，不可殫論。增盤蜺鬼，登降炤爛。殊形詭制，每各異觀。乘茵步策，惟所息宴。以上渾言宮室。後宮則有掖庭椒房，后妃之室，合歡增城，安處常甫。產若椒風，披香發越，蘭林蕙草，駕鸞飛翔之列。昭陽特盛，隆乎孝成。屋不呈材，牆不露形。裏以藻繡，絡以綸連。隋侯明月，錯落其間。金缸衛壁，是爲列錢。翡翠火齊，流耀含英。懸黎垂棘，夜光在焉。於是文壇卸砌，玉階彤庭。瑤殿綵綵，琳珉青瑤。珊瑚碧樹，周阿而生。紅羅飄飄，綺組橫橫。粉黛耀華，獨俯仰如神。後宮之號，十有四位。竊窈窕，更盛迭貴。處乎斯列者，蓋以百數。以上上宮室中之後宮。左右庭中，朝堂百僚之位，蕭曹劉鄴謀謨乎其上。佐命則垂統，輔翼則成化。流大漢之懋德，邀亡秦之毒螫。故今斯人揚樂和之聲，作畫一之歌。功德著乎祖宗，膏澤洽乎黎庶。又有天祕石渠，典籍之府。命夫悼壽故老，名儒師傳，講論乎六藝，稽合乎同異。又有承明金馬，著作之庭。大雅宏師，於茲爲羣。元元本本，碑見洽聞。啓發篇章，校理祕文。辭以錦陳之位，衡以嚴更之署。總禮官之甲科，萃百郡之廉孝。虎賁衣闥，尹閭寺。陸賡百重，各有典司。以上上宮室中之官寺。周廡千列，

微道綺錯，盤路經營，修院飛開。自未央而連桂宮，北彌明光而互長樂，凌澄道而超西牆，掘建章而連外屬，設壁門之嚴闕，上佩樓而棲金爵。內則別風雄雌，眇麗巧而罕擢，張千門而立萬戶，順陰陽以開闔。爾乃正殿蜺鬼，層櫺厥高，臨乎未央，經駘盪而出，啟娑洞粉閣以興天，乘上反宇以蓋戴。激日景而納光，神明將其特起，遂遷臺而上，躋軼雲雨於太半。虹霓迴帶於蒼桴，雖輕迅而標狡，猶得胎而不能，階攀井幹而未半。月晦轉而意迷，舍樓檻而卻倚，若顛墜而復稽，魂恍恍以失度。巡迴塗而下，既既憇憇於登望，降周流以徜徉，步甬道以縈紆。又杏簾而不見陽，排飛閣而上，出若遊目於天表，似無依而洋洋。前唐中而後太液，覽滄海之湯論，揚波濤於碣石，激神岳之將將。滄瀛洲與方壺，蘇萊起乎中央。於是靈草冬榮，神木叢生，巖峻岬嶺，金石輝嶙。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華，軼埃塢之混濁，鮮顚氣之清英。駉文成之不謬，馳五利之所刑。庶松喬之羣類，時遊從乎斯庭。實列仙之攸館，非吾人之所甯。以上宰室中之離雲苑園。爾乃盛娛游之壯觀，寄秦武乎上園，因茲而威我，夸玖耀威靈而講武事。命荊州使起鳥，詔梁野而驅獸。毛羣內闕，飛羽下覆，接翼側足，集禁林而屯聚。水衡虞人，修其營表，種別羣分，部曲有署。采網連絃，籠山絡野。列卒周而星羅，雲布於是，乘變與備，法駕節羣臣，披飛廉入苑門，遂繞鄴。歷上蘭六師發逐，百獸駭，震震擒擒，雷奔電激，草木塗地，山淵反覆。蹂躪其十二三，乃拗怒而少息。爾乃期門俠，列刃，鐵，要，跌

追蹤，鳥驚觸絲，默駭值鋒，機不虛掎，眩不再控，矢不單殺，中必疊

雙，應麇紛紛，增級相繼，風毛雨血，瀝野蔽天，平原赤，勇士厲，援猶

失木，紂狼僻，兩乃移師趨險，並蹈潛穢，窮虎奔突，狂兇觸，許

少施功，秦成力折，持傳發，扼猛噬，脫角掙，腹，徒搏獨殺，挾帥約，拖

熊，轉曳犀，聲，頓象，超洞壑，越峻崖，歷巔巖，鉅石，墮松柏，叢林

摧草木，無餘，禽獸殄夷，於是天子乃登屬王之館，歷長楊之樹，覽

山川之體勢，觀三軍之殺獲，原野蕭條，目極四裔，禽相鎮壓，獸相

枕藉，然後收禽會衆，論功賜賚，陳輕騎以行，無騰酒車以斟酌，割

鮮野食，舉烽命，（以上田獵）獎賜畢，勞逸齊，大略鳴鑾，容與

徘徊，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明之池，左牽牛而右織女，似雲漢之

無涯，茂樹蔭蔚，芳草被隄，蘭茝發色，曄曄猗猗，若錦綺布，耀耀

乎其皎，鳥則玄鶴白鷺，黃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朝發河海

夕宿江漢，沈浮往來，雲集霧散，於是後宮乘棹，略登龍舟，張風蓋

建華旗，祛離帷，鏡清流，靡微風，滄溟浮，濯女謳，鼓吹震，聲激越，管

厲，天鳥羣翔，魚鰕淵，招白鵠，下雙鶴，撤文竿，出比目，撫鴻鵠，御

墟，聞之乎故老，十分而未得其一端，故不能循舉也。

東都賦

東都主人喟然而歎曰：「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子實秦人，矜夸

館室，保界山河，信讒昭襄而不知始皇，鳥觀大漢之云爲乎？夫大

漢之開元也，奮布衣以登皇位，繇數期而創萬代，蓋六籍所不能

談，前聖靡得而首焉，當此之時，功有橫而當天，討有逆而順民，故

雲輿度勢而獻其說，蕭公權宜而拓其制，時豈泰而安之哉？計不

得以已也，吾子曾不是觀，願曜後嗣之未造，不亦暗乎？今將證子

以建武之治，永平之事，監於太清，以變子之惑志，往者王莽作逆，

漢祚中缺，天人致誅，六合相滅，于時之亂，生人幾亡，鬼神泯絕，壑

無完柩，郭罔遺室，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秦項之災，猶不

克半，書契以來，未之或紀，故下人號而上訴，上帝懷而降監，乃致

命乎聖皇，於是聖皇乃握乾符，闡坤珍，披皇圖，稽帝文，赫然發憤，

應若與雲，霆擊昆陽，怒雷震，遂超大河，跨北嶽，立號高邑，建都

河洛，紹百王之荒屯，因造化之蕩滌，體元立制，繼天而作，系唐統，

接漢緒，茂育羣生，恢復疆宇，勳業乎在昔，事動乎三五，豈特方軌

隆平之制焉。不階尺土一人之柄，同符乎高祖。克已復禮，以終德始。允恭乎孝文，憲章稽古，封岱勒成，儀炳乎世宗。案六經而校德，眇古昔而論功。仁聖之事既該，而帝王之道備矣。以上光武。至於永平之際，重熙而累洽，盛三雍之上儀，修衰龍之法服，鋪鴻藻，信景祿，揚世廟，正予樂。人神之和允洽，羣臣之序既肅。乃勳大略，遠皇德。省方巡狩，躬覽萬國之有無。考聲教之所被，散皇明以燭幽。然後增周舊，修洛邑，屬魏魏，顯翼翼。光漢京於諸夏，總八方而爲之極。以上明帝。是以皇城之內，官室光明，闕庭神麗。著不可踰，儉不能侈。外則因原野以作苑，順流泉而爲沼。發蘋藻以潛魚，豐園草以毓獸。制同乎梁，鄒諒合乎靈囿。以上宮室。若乃順時節而蒐狩，車簡徒以講武。則必臨之以王制，考之以風雅。歷窮虞，覽駟騶，嘉車攻，采吉日。禮官整儀，乘輿乃出。於是發鯨魚，鏗華鐘。登玉輅，乘時龍。鳳蓋參麗，銜璽玲瓏。天官景從，寢威盛容。山靈護野，屬御方神。雨師汎灑，風伯清塵。千乘雷從，萬騎紛紜。元戎竟野，戎旌雲集。羽旄掃霓，旌旗拂天。參差炎炎，揚光飛文。吐燭生風，飲野歎山。日月爲之奪明，邱陵爲之搖蕪。遂集乎中囿，陳師按屯。駢部曲，列校隊，勒三軍，誓將帥。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軍。輜車盛設，騶騎電驚。由基發射，范氏施征。技不踰禽，轡不詭遇。飛者不及翔，走者不及去。指顧倏忽，獲車已實。樂不極盛，殺不盡物。馬踴餘足，士怒未陳。先驅復路，屬車按節。以上田獵。於是薦三機，效五牲。禮神祇，饗百靈。觀明堂，臨辟雍。揚緝熙，宣皇風。登靈臺，

考休徵。俯仰乎乾坤，參象乎聖躬。目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稜。西邊河源，東澹海源。北動幽崖，南耀朱垠。殊方別區，界絕而不鄰。自孝武之所不征，孝宣之所未臣，莫不陸轡水懷，奔走而來賓。途綏哀牢，開永昌。春王三朝，會同漢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寶珍。內撫諸夏，外綏百蠻。爾乃盛禮興樂，供帳置乎雲龍之庭。陳百寮而贊羣后，覲皇儀而展帝容。於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列金罍，班玉觴。嘉珍御，太牢饗。爾乃食舉雍撤，太師奏樂。陳金石，布絲竹。鐘鼓鏗鏘，管絃嘈囋。抗五聲，極六律。歌九功，舞八佾。韶武備，奉古準。四夷聞奏，德廣所及。傑侏兜離，罔不具集。萬樂備，百禮暨。皇歡浹，羣臣醉。降烟燭，調元氣。然後撞鐘告罷，百寮遂退。以上四夷來賓。於是聖上親萬方之歡娛，又沐浴於膏澤，懼其侈心之將萌，而怠於東作也。乃申舊章，下明詔。命有司，班嘉度，昭節儉，示太素。去後宮之麗飾，損乘輿之服御。抑工商之淫業，興農桑之盛務。遂令海內棄末而反本，背僞而歸真。女修織織，男務耕桑。器用陶匱，服尚素玄。恥瑣靡而不服，賤奇麗而弗珍。捐金於山，沈珠於淵。於是百姓漙環盪穰，而鏡至清。形神寂寞，耳目弗營。嗜慾之源滅，廉恥之心生。莫不優游而自得，玉潤而金堅。是以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獻酬交錯，俎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詠仁。登降飫安之禮既畢，因相與嗟歎玄德，諱言弘說。咸舍和而吐氣，頌曰：盛哉乎斯世！以上歸真返樸。今論者但知鋪陳夏之書，詠殷周之詩，講義文之易，論孔之春秋，罕能稽古今之清濁，

究漢德之所由。唯子頗識舊典，又徒馳騁乎末流。溫故知新已難，而知德者鮮矣。且夫僻界西戎，險阻四塞，修其防禦，孰與處乎土中？平夷洞達，萬方輻湊，秦嶺九嵎，涇渭之川，曷若四濱五嶽，帶河汾洛，圖書之淵，建章甘泉，館御列仙，孰與靈臺明堂，統和天人，太液昆明，鳥獸之囿，曷若辟雍泂流，道德之宮，游俠踰侈，犯義侵禮，孰與同履法度，翼翼濟濟也？子徒習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也。識函谷之可關，而不知王者之無外也。」（以上較論東西之長短）主人之辭未終，西都賓矍然失容，遂巡降階，惘然意下，捧手欲辭。主人曰：「復位，今將授子以五篇之詩。」賓既卒業，乃稱曰：「美哉乎斯詩！義正乎揚雄，事實乎相如，匪唯主人之好學，蓋乃遭遇乎斯時也。小子狂簡，不知所裁，既聞正道，請終身而誦之。」其詩曰：

明堂詩

於昭明堂，明堂孔陽。聖皇宗祀，穆穆煌煌。上帝安饗，五位時序。誰其配之？世祖光武。普天率土，各以其職。猗歟緝熙，允懷多福。

辟雍詩

乃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皇莅止，造舟爲梁。皤皤國老，乃父乃兄。抑抑威儀，孝友光明。於赫太上，示我漢行。洪化惟神，永觀厥成。

靈臺詩

乃經靈臺，靈臺既崇。帝勤時登，爰考休徵。三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百穀稔奏，庶草蕃廩。屢惟豐年，於皇樂胥。

實鼎詩

猷修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歆浮雲。實鼎見兮色紛緌，煥其炳兮被龍文。登祖廟兮享聖神，昭靈德兮彌億年。

白雉詩

啓靈篇兮披瑞圖，獲白雉兮效素烏。嗣鮮阜兮集皇都，發皓羽兮奮翹英。容潔朗兮於純粹，彰皇德兮侔周成。水延長兮膺天慶。

班固幽通賦

系高頊之玄胄兮，氏中葉之炳靈。飄飄風而蟬蛻兮，雄朔野以颺聲。皇十紀而鴻漸兮，有羽儀於上京。亘滔天而泯夏兮，考遷怒以行誡。終保已而貽則兮，里上仁之所處。懿前烈之純淑兮，窮與達其必濟。咨孤蒙之眇眇兮，將圯絕而罔階。豈余身之足殉兮，違世業之可懷。睹潛處以永思兮，經日月而彌遠。匪黨人之敢拾兮，庶斯言之不玷。魂煢煢與神交兮，精誠發於宵寐。夢登山而迢眺兮，覩幽人之髣髴。攬葛藟而授余兮，眷峻谷曰勿墜。助昕熿而仰思兮，心曠曠猶未察。黃神邈而靡質兮，儀遺譏以應對。曰乘高而選神兮，道遐通而不迷。葛藟緜於穆木兮，詠南風以爲戒。蓋惴惴之臨深兮，乃二雅之所賦。既凱爾以吉象兮，又申之以炯戒。蓋孟晉以迨羣兮，辰俟忽其不再。承靈訓其虛徐兮，好盤桓而且俟。惟天地之無窮兮，鮮生民之晦在。紛屯邇與蹇連兮，何艱多而智寡。上聖迂而後拔兮，豈羣黎之所禦。昔衛叔之御昆兮，昆爲寇而

喪子。管轅孤欲笑。離兮。離作后而成已。變化故而相詭兮。軌云預其終始。雅造怨而先賞兮。丁繇惠而被戮。果取用于道兮。王閼慶於所感。叛遇完其若茲兮。北叟頗識其倚伏。單治事而外凋兮。張修禱而內通。韋中蘇爲庶幾兮。頤與剛又不得。獨招路以從已兮。謂孔氏猶未可。安憫憫而不龍兮。卒限身乎世禍。遊聖門而靡救兮。雖覆醢其何補。固行行其必凶兮。免盜亂爲類道。形氣發於根柢兮。柯葉繁而零茂。恐題題之責景兮。羌未得其云已。黎淳耀於高辛兮。半匿大於南汜。亂取威於伯機兮。美本支乎三趾。既仁得其信然兮。仰天路而同軌。東鄰虛而殘仁兮。王台位乎三五。我女烈而喪孝兮。伯徂歸於龍虎。發還師以成命兮。重醉行而自耦。黃鶴飛於夏庭兮。匪三正而滅姬。翼羽化于宣宮兮。彌五辟而成災。道修長而世短兮。覓冥獸而不周。膏仍物而鬼諒兮。乃窮宙而達幽。嫺婁於播釜兮。且算祀於契龜。宣豐興敗於下夢兮。魯衛名謚於銘誥。毗聆風而勅石兮。許相理而鞠條。道混成而自然兮。術同原而分流。神先心以定命兮。命隨行以消息。終流遷其不濟兮。故遺機而彌縮。三樂同於一體兮。雖移易而不忘。河參差其紛錯兮。斯衆兆之所惑。周賈濫而實憤兮。齊死生與禍福。抗爽言以矯情兮。信長機而忌矚。所貴聖人至論兮。順天性而斷諛。物有欲而不居兮。亦有惡而不避。守孔約而不貳兮。乃稽德而無累。三仁殊於舛致兮。夷惠舛而齋聲。木偃息以蕃劉兮。申重繭以存荆。紀焚躬以衛上兮。皓頤志而弗傾。俟草木之區別兮。苟能實其必榮。

要沒世而不朽兮。乃先民之所程。觀天網之紘覆兮。實榮華而相訓。謨先聖之大猶兮。亦鄰德而助信。虞韶美而儀鳳兮。孔志味於千載。素文信而底麟兮。漢寶祚於異代。精通靈而感物兮。神動氣而入微。養流睇而援號兮。李虎發而石開。非精誠其焉通兮。苟無實其孰信。操末技猶必然兮。胡耽躬於道真。登孔昊而上下兮。緯羣龍之所經。朝貞觀而夕化兮。猶窮已而遺形。若亂彰而偕老兮。訴來哲而通情。亂曰。天造草昧。立性命兮。復心弘道。惟聖賢兮。渾元運物。流不處兮。保身遺名。民之表兮。舍生取說。以道用兮。憂傷天物。忝莫痛兮。暗爾太素。曷豫色兮。尙越其幾。淪神域兮。

班固答賓戲並序

永平中爲郎典校祕書。專篤志於儒學。以著述爲業。或譏以無功。又感東方朔揚雄。自喻以不遭顏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曰。

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績士有不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彰。是以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暖。墨突不黔。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列之餘事耳。今吾子幸遊帝王之世。躬帶紱冕之服。浮英華。湛道德。習龍虎之文。舊矣。卒不能據首尾。奮翼麟。振拔滯塗。踰騰風雲。使見之者影。聞之者嚮。徒樂枕經籍。膏肓體衡門。上無所蒂。下無所根。燭適意乎。

宇宙之外，銳思於毫芒之內。潛神默亂，維以年歲。然而器不買於當已，用不効於一世。雖馳辯如濤波，擒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殷最也。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諱不亦優乎？主人道爾而笑曰：「若賓之言，所謂見世利之華，聞道德之實，守樊蕢之榮，獨未仰天庭而親白日也。曩者王塗無極，周失其馭，侯伯方軌，諸國橫貉。於是七雄燒闕，分裂諸夏，龍戰虎爭，遊說之徒，風靡電激，並起而救之。其餘秦飛景附，晉燭其聞者，蓋不可勝載。當此之時，擗朽摩鈍，鉛刀皆能一斷。是故魯連飛一矢而厭千金，虞卿以顧盼而捐相印。夫吸發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淫珣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因勢合變，遇時之容，移風易俗，乖迕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亡命深說，羅旅騁辭，商鞅挾三術以讀孝公，李斯當時務而要始皇，彼皆蹈風塵之會，腹顛沛之勢，據微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朝爲榮華，夕爲穎穎，禍不盈眚，禍溢於世。凶人且以自悔，況吉士而是賴乎？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僞立。韓設辨以激君，呂行詐以買國，說難既通，其身乃囚。秦貨既貴，厥宗亦墜。是以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嗇浩然之氣。彼豈樂爲迂闊哉？道不可以貳也。方今大漢酒掃羣穢，夷險斐荒，廓帝絃，恢皇綏，基隆於義農，規廣於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內，莫不同源共流，沐浴玄德，裏仰太師。枝附葉著，譬猶草木之植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得氣者蕃滋，失時者零落。參天地而施化，豈

云人事之厚薄哉？今吾子處皇代而論戰國，曜所聞而疑所覩，欲從莖數而度高平，泰山懷汎濫而測深乎重淵，亦未至也。」賓曰：「若夫軼斯之倫，衰周之凶人，既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乎？」主人曰：「何爲其然也？昔者咎繇謨虞，箕子訪周，言通帝王，謀合神聖，殷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渭濱，齊甯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瑯琊。皆煥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屏無窮之勳也。近者陸子優游新語，以興董生下帷，發藻儒林，劉向司籍，辨章舊聞，揚雄譚思，法言太玄，皆及時君之門闥，究先聖之靈奧，婆娑乎術藝之場，休息乎篇籍之圃，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等乎聖德，烈炳乎後人，斯非亞與？若乃伯夷抗行於首陽，柳惠降志於辱仕，顏潛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聲盈塞於天淵，真吾徒之師表也。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地之方，乃文乃質，王道之綱，有同有異，聖哲之常。故曰：慎修所志，守爾天符，委命供已，味道之曠，神之聽之，名其舍諸？賓又不聞和氏之璧，璽於荆石，隋侯之珠，藏於蚌蛤，歷世莫知，不知其將合景曜，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光也。應龍潛於潢汙，魚龍棲之，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荒而驟昊蒼也。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和隋之珍也。時暗而久章者，君子之真也。若乃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毫分，蓬萊絕技於弧矢，般輸權巧於斧斤，良樂軼能於相馭，烏獲抗力於千鈞，和藹發精於鐵石，研桑心計於無垠，走亦不任廁技於彼列，故密爾自娛。

於斯文。

張衡兩京賦：

西京賦

有憑虛公子者，心寥體佚，雅好博古，學乎舊史氏，是以多識前代之載。言於安處先生曰：「夫人在陽時則舒，在陰時則慘，此率乎天者也。處沃土則逸，處瘠土則勞，此繫乎地者也。慘則勉於驍，勞則勉於惠，能運之者寡矣。小必有之，大亦宜然。故帝者因天地以致化，兆民承上教以成俗。化俗之本，有與推移，何以覈諸一秦據雍而強，周卽豫而弱，高祖都西而秦光武處東而約，政之與衰，恆由此作。先生獨不見西京之事歟？請爲吾子陳之。漢之初都，在渭之涘，秦里其朔，實爲咸陽。左有崑崙，重險，桃林之塞，綴以二華，巨靈獻圖，高掌遠跡，以流河曲，厥跡猶存。右有隴坻之隘，隔關，華戎岐梁，州雍陳寶，鳴鏑在焉。於前則終南，大一隆，輞嶺，隱轡鬱律，連岡乎嶓冢，抱杜含鄠，欲灑吐鏑，委有藍田，珍玉是之自出。於後則高陵平原，據渭踞涇，溫漫靡迤，作鎮於近，以遠則九囷甘泉，涸陰沔塞，北至而含凍，此焉清署，爾乃廣衍沃野，厥田上上，實惟地之奧區，神皋昔者大帝設秦穆公而親之，鑿以鈞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爲金策，錫用此土，而窮諸葛首是時也，並爲疆國者有六，然而四海同宅，西秦豈不諱哉！自我高祖之始入也，五緯相汁，以旅于東井，其敬委略，幹非其諱，天啓其心，人恭其謀，及帝圖時，意亦有慮乎神祇，宜其可定以爲天邑，豈伊不慮思於天衢，豈

伊不懷歸於粉楨？大命不滔，嚳敢以激？（以上建都之地勢。）於是量徑輪，考廣袤，經城洫，營郭郭，取殊裁於八都，登啓度於往舊，乃覽秦制，跨周法，狹百堵之側，增九筵之迫，齊正紫宮於未央，表囂闕於闕闕，疏龍首以抗殿，狀巍峨以爰樂，五雄虹之長梁，結莽榛以相接，帶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曄曄，飾華榱與璧瑱，流景曜之曄曄，雕楹玉瑤，綺欄雲楣，三階重軒，鏤檻文檻，右平左城，青瑣丹墀，刺楹平堂，設切崖隱，砥礪麟趾，棧廊曉敞，廣寒岸夷，塗修路陵險，重門襲固，森杳是防，仰福帝居，陽曜陰藏，洪鏡萬鈞，猛虎馮趙，負筍業而餘怒，乃奪翅而騰，殿朝堂承東，溫調延北，西有玉臺，聯以昆德，嵯峨嶕嶢，罔識斯則，若夫長年神僊，宣室玉堂，麒麟朱鳥，龍與含章，碧衆星之環極，叛赫戲以揮燭，正殿路寢，用朝羣辟，大夏耽耽，九戶開闢，嘉木樹庭，芳草如積，高門有閤，列坐金狄，（以上宮室。）內有常侍謁者，奉命當御，蘭臺金馬，遞宿迭居，次有天祿石渠，校文之處，重以虎威章溝，嚴更之署，微道外周，千廬內附，衛尉八屯，警夜巡盡，植銀懸厭，用戒不虞。（以上官寺。）後宮則昭陽飛翔，增城合驪，蘭林披香，鳳皇鸞鸞，羣芳窈窕之華，麗陸內顧之所觀，故其館室次舍，采飾纖縹，以藻繡文，以朱綠翡翠，火齊，絡以美玉，流懸黎之夜光，綴隨珠以爲燭，金匱玉階，彤庭輝輝，珊瑚琳瑯，瑤琨璚珎，珍物羅生，焰若崑崙，雖厥裁之不廣，修飾踰乎至尊，於是鉤陳之外，閣道穹隆，屬長樂與明光，徑北通乎桂宮，命般爾之巧匠，盡變態乎其中，後宮不移，樂不徙懸，門衛供帳，

官以物辨。恣意所幸，下釐成燕。窮年忘歸，猶弗能備。瑰異日新，殫所未見。（以上後宮。）惟帝王之神靈，撫尊卑之不殊。維斯宇之既坦，心猶憑而未遠。思比象於紫微，恨阿房之不可廬。覩往昔之遺館，蔭林光於泰餘。處甘泉之爽塏，乃隆崇而弘敷。既新作於迎風，增葺塞與儲胥。託帝基於山岡，直墻竟以高居。通天眇以疎峙，徑百常而壅擢。上辨華以交紛，下刻隄其若削。翔鸞仰而不逮，沉青鳥與黃雀。伏檻檻而頻聽，聞雷聲之相激。柏梁既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經，用厭火祥。營宇之制，事兼未央。圓闕疎以造天，若變稿之相望。鳳簫轟於雲標，咸邇風而欲翔。闔闔之內，別風樵嶠。何工巧之瑰琦，交綺錯以疏寮。干雲霧而上達，狀亭亭以蒼蒼。神明颯其特起，井幹臺而百增。踣遊極於浮柱，結重欒以相承。累層構而遂躋，望北辰而高與。消冰埃於中宸，集重陽之清激。瞰宛虹之長著，察雲師之所憑。上飛闔而仰眺，正觀瑤光與玉繞。將乍往而未半，休悼慄而從兢。非都廬之輕飄，孰能賄而究升。嚴姿駘盪，滌滌杳結。桀指承光，曉風序緒。檢梓重葺，鐫鐫列列。反宇業業，飛檐鐵鏤。風景內照，引曜日月。天梁之宮，實開高闔。旗不脫扃，結闕方斬。棟樑輕鷺，寄於一扉。長廊廣廡，途閣雲臺。閉庭詭異，門千戶萬。重闔幽闔，轉相踰延。望寄竊以徑延，眇不知其所返。既乃珍臺塞產，以極壯，塏道遷倚以正東。似閭風之遐坂，橫西巡而絕金墉。城尉不馳柝而內外潛通，前開唐中。彌望廣漠，顧臨太液。滄池游汎，漸臺立於中央。赫眇眇以弘敞，清淵洋洋。神山峨峨，列瀾洲與方丈。

夾蓬萊而聯羅，上林岑以疊嶂，下蔚巖以嶺巖。長風激於別隴，起洪濤而揚波。浸石菌於重涯，濯靈芝以朱柯。海若游於玄渚，鯨魚失流而蹉跎。於是采少君之端信，庶藥大之貞固。立修壑之仙掌，承雲表之清露。屑瓊糝以朝飧，必性命之可虞。美往昔之松喬，要美門乎天路。想升龍於鼎湖，豈時俗之足慕。若歷世而長存，何遼營乎陵墓。（以上離宮。）徒觀其城郭之制，則旁開三門，參差夷庭。方軌十二，街衢相經。麗里端直，臺宇齊平。北闕甲第，當道直啓。程巧致功，期不陷陟。木衣綵錦，土被朱紫。武庫禁兵，設在蘭闥。匪石匪董，瞻能宅此。爾乃廡開九市，通閭帶圍。旗亭五重，俯察百隧。周制大胥，今也惟尉。壤貨方至，鳥集鱗萃。醫者兼贏，求者不匱。爾乃商賈百族，裨販夫婦。鸞良雜苦，崑崙邊鄙。何必昏於作勞，邪贏優而足恃。彼肆人之男女，麗美奢乎許史。（以上市肆。）若夫翁伯濁質，張里之家。擊鐘鼎食，連騎相過。東京公侯，壯何能加。都邑游俠，張趙之倫。齊志無忌，擬跡田文。輕死重氣，給黨連羣。實蕃有徒，其從如雲。茂陵之原，陽陵之朱。越恃越谿，如虎如狐。匪眺眈芥，屍僂路隅。丞相欲以矧子，罰陽石汗而公孫誅。若其五縣遊邀，辯論之士，衡談巷議，彈射咸否。剖析毫釐，擊肌分理。所好生毛羽，所惡成創痍。（以上游俠。）郊甸之內，鄉邑殷賑。五都貨殖，既選既引。商旅聯轡，隱隱展展。冠帶交錯，方輶接軫。封畿千里，統以京尹。郡國官館，百四十五。右極臺屋，并卷鄴鄴。左暨河華，遂至競土。上林禁苑，跨谷彌阜。東至鼎湖，界界細柳。掩長楊而聯五柞，繞黃山

而款牛首。嶽垣縣聯四百餘里。植物斯生。動物斯止。衆鳥翻翻。羣獸駉駉。散似驚波。聚似京峙。伯益不能名。隸首不能紀。林麓之饒。于何不有。不則樸栝。檉栢。梓槲。楓。嘉升灌叢。蔚若鄧林。鬱鬱蒼蒼。橫橫榛榛。吐葩鬬榮。布葉垂陰。草則葳蕤。青蔥。薇蕨。蕭艾。王芻。蓄臺。戎葵。懷羊。莽蓀。蓬茸。彌阜被岡。猗猗敷衍。緇町成篳。山谷原隰。決滂無礙。(以上郊畿)適有昆明。靈沼。黑水。玄趾。周以金隄。樹以柳杞。豫章珍館。揭焉中峙。牽牛立其左。織女處其右。日月於是乎出入。象扶桑與曜記。其中則有鼉鼉。巨鼉。鯉鯉。鰪鰕。鰭鰭。鮪鮪。短項。大口。折鼻。龍類殊種。鳥則鸛鵒。鴝鵒。鴛鴦。鴻鸕。上春候來。李秋就還。南翔衡陽。北棲廬門。奮車歸鳥。沸卉駢闐。衆形殊聲。不可勝論。(以上昆明池)於是孟冬作陰。寒風肅殺。雨雪飄颻。冰霜慘烈。百卉具零。剛蟲搏拏。爾乃振天維。衍地絡。蕩川潢。瘞林薄。鳥畢駭。獸咸作。草伏木棲。寓居穴託。起彼集此。霍繹紛泊。在彼靈囿之中。前後無有垠鈞。虞人掌焉。爲之營域。焚萊平塲。梓木嘉棘。結置百里。迤杜蹊蹊。鹿鹿。麋麋。耕田佃仄。天子乃駕彫軫。六驥駉。載翠幘。倚金轡。播弄玉。纓。還光燦燦。建玄弋。樹招搖。棲鳴鳶。曳雲梢。弧旄枉矢。虹旒旒。旆華蓋。承辰。天畢前驅。千乘雷動。萬騎龍趨。屬車之徒。戰戰兢兢。匪唯翫好。乃有祕書。小說。九百。本自虞初。從容之求。實俟儲於是。蚩尤。柔錢。佞。蓋被殺。禁禦不若。以知神靈。魑魅魍魎。莫能逢旆。陳虎旅於飛廉。正壘壁乎上蘭。結部曲。整行伍。燎京薪。腐留。鼓縱獵徒。赴長莽。翊卒清候。武士赫怒。緹衣

鞅鞅。堆肝拔扈。光炎燭天庭。晝聲震海浦。河渭爲之波盪。吳嶽爲之咆。百禽倏遽。駭懼奔觸。喪精亡魂。失歸忘趨。投輪關。輻不邀。自遇。飛罕。激箭。流鏑。指操。矢不虛舍。鈇不勾躍。當足見。隄。值輪被機。促禽。驚。駭。爛若。積。但。觀。置。羅。之所。緝。結。竿。父。之所。担。畢。又。獲。之所。獲。捫。徒。掉。之所。據。掘。白日。未。及。移。其。晷。已。繙。其。什。七八。若。夫。遊。鷁。高。舉。絕。阮。踰。斥。獲。兔。聯。隊。陵。轡。超。壑。比。諸。東。郭。莫。之。能。獲。乃。有。迅。羽。輕。足。尋。景。追。括。鳥。不。暇。舉。獸。不。得。發。青。散。攀。於。籊。下。韓。盧。噬。於。絲。末。及其。猛。發。擊。驚。睜。目。高。匡。威。懾。兕。虎。莫。之。敢。抗。遁。使。中。黃。之。士。育。獲。之。儔。朱。囊。囊。整。植。髮。如。竿。袒。裼。戟。手。陸。騎。盤。桓。鼻。赤。象。罔。巨。挺。捷。拂。謂。批。振。披。指。枳。落。突。棘。藩。梗。林。爲。之。壓。拉。撲。義。爲。之。摧。殘。解。銳。價。狡。捷。捷。之。徒。赴。洞。穴。探。封。狐。陵。重。轡。獵。昆。駉。杪。木。末。獲。漸。猢。超。殊。操。掃。飛。鷁。(以上田獵)是時後宮嬖人。昭儀之倫。常亞於乘輿。慕賈氏之如皋。樂北風之同車。盤于游畋。其樂只且。於是鳥獸殫。目觀窮。邇延邪睨。集乎長楊之宮。息行夫。展車馬。收禽舉。爵。數。課。衆。寡。置。互。擺。牲。頒。賜。獲。鹵。割。鮮。野。饗。犒。勩。賞。功。五軍六師。千列百重。酒車酌醴。方駕授籥。上飭舉。懸。既。鳴。鐘。膳。夫馳騎。察。貳。廉。空。炙。魚。影。清。點。鼓。皇。恩。溥。洪。德。施。徒。御。悅。士。忘。罷。巾車命。駕。迴。旆。右。移。相。羊。乎。五。柞。之。館。旋。憩。乎。昆。明。之。池。登。豫。章。簡。櫓。紅。浦。且。發。弋。高。鴻。挂。白。鵲。聯。飛。龍。璫。不。特。結。往。必。加。雙。(以上宴饗)於是命舟牧。爲水嬉。浮鴛鴦。翳雲芝。垂翟葆。建羽旗。齊棹女。縱橫歌。發引和。校鳴鼙。奏淮陽。度陽阿。感河瀉。懷湘娥。驚蜺。蜺。

悍蛟蛇，然後釣魴鱸，鰕鰕鮓。撥紫貝，掠青龜。拾水豹，串潛牛。澤虞是灌，何有春秋。漣漣潏潏，搜川濱。布九罟，設罟罟。操龜鮓，參水族。遠藕拔，蜃蛤剝。退欲收，效獲麇。麇擲澎湃，浪乾池滌。載上無逸飛，下無遺。搜拾拾卵，蜃蜃盡取。取樂今日，適值我後。（以上水嬉。）既定且甫，焉知傾陷。大駕幸乎平樂，張甲乙而襲率。被搜珍實之玩好，紛瑣璽以參席。臨迴望之廣場，程角抵之妙戲。烏獲扛鼎，都盧尋橈。衝狹驚濤，胸突鉅鋒。跳丸劍之揮霍，走索上而相逢。華歆戲鰐，閭閻嗟差。神木靈草，朱實離離。總會僂僂，戲豹舞黿。白虎鼓瑟，蒼龍吹篪。女娥坐而長歌，聲清暢而蛟蛇洪湮。立而指麾，被毛羽之機。度曲未終，雲起雲飛。初若飄飄，後遂霏霏。復隨重閣，轉石成雷。霹靂激而增響，磅礅象乎天威。巨獸百尋，是爲曼延。神山崔巍，欽從背見。熊虎升而攀援，援沈超而高援。怪獸陸梁，大雀踐蹀。白象行季，垂鼻轉困。海鱗變而成龍，狀蜿蜒以蠃蠃。舍利龜，化爲仙車。鳳駕四鹿，芝蓋九龍。蟾蜍與龜，水人弄蛇。奇幻儼忽，易貌分形。吞刀吐火，雲霧杳冥。畫地成川，流渭通涇。東海黃公，赤刀粲祝。冀厭白虎，卒不能救。挾邪作蠱，於是不售。爾乃建戲車，樹修旂。僂僂程材，上下翻翻。突倒投而跟結，暫限絕而復聯。百馬同轉，勝足並馳。攬末之伎，態不可殫。彎弓射乎西光，又顧發乎鮮卑。（以上百戲。）於是衆變盡，心醉醉。盤樂極，懷懷。陰戒期門，微行要屈。降尊就卑，懷壓藏。絳綬係旋閭，周觀郊遠。若神龍之變，章后皇之爲貴。然後歷掖庭，適驩館。捐袞色，從嬈婉。促中堂之

限坐，羽鶴行而無算。秘舞更奏，妙材勝候。妖豔豔夫夏姬，美聲暢於虞氏。始徐進而羣形，似不任乎羅綺。嚼清商而卻轉，增嫵媚以此。焉紛縱體而迅赴，若驚鴻之羣龍。振朱屣於盤桓，奮長袖之飄飄。要紹修態，麗服翳青。路駭流盼，一顧傾城。展季桑門，誰能不營列爵十四，競媚取榮。盛衰無常，唯愛所丁。衛后與於鬢髮，飛燕寵於體輕。爾乃逞志究欲，窮身極娛。鑒戒唐詩，他人是喻。自君作故何禮之拘，增昭饒於婕妤。賢既公而又侯，許趙氏以無上。思至董於有虞，王閔爭於坐側。漢載安而不渝。（以上微行淫樂。）高祖創業，繼體承基。誓勞永逸，無爲而治。耽樂是從，何慮何思。多歷年所，二百餘期。徒以地沃野豐，百物殷阜。巖險周固，衿帶易守。得之者強，據之者久。流長則難竭，極深則難朽。故奢泰肆情，鑿烈彌茂。鄙生生乎三百之外，傳聞於未聞之者。曾髣髴其若夢，未一隅之能觀。此何與於殷人屢遷，前八而後五。居相圯耿，不常厥土。盤庚作語，席人以苦。方今聖上，同天號於帝皇。掩四海而爲家，富有之業，莫我大也。徒恨不能以靡麗爲國華，獨儉嗇以儼嚴忘蟋蟀之謂何。豈欲之而不能將能之，而不欲敷家竊惑焉。願聞所以辯之之說也。」

東京賦：

安處先生於是似不能言。撫然有聞，乃莞爾而笑曰：「若客所謂未學膚受，貴耳而賤目者也。有有胸而無心，不能節之以禮。宜其陋今而榮古矣。由余以西戎孤臣，而惺惺公於宮室，如之何

其以瀛故知新。研覈是非，近於此惑。周姬之末，不能厭政。政用多僻，始於宮闈。卒於金虎。厲氏搏翼，擇肉西昌。是時也，七雄並爭，競相高以奢麗。桀築章華於前，趙建臺喜於後。秦政利背長距，終得擅塔。惡事其侈，以莫己若。迺樺阿房，起甘泉，結雲閣，冠南山。征稅盡人力，殫然後收以太半之賦，威以參夷之刑。其遇民也，若雞氏之荏苒，既蘊崇之，又行火焉。慷慨黔首，豈徒聞高天，踏厚地而已哉！乃致死於其頸，以就役，唯力是視。百姓弗能忍，是用息肩於大漢。而欣戴高祖，高祖膺籙受圖，順天行誅，杖朱旗而建大號。所推必亡，所存必固。掃項軍於垓下，繼子嬰於軹塗。因秦宮室，據其府庫，作洛之制，我則未暇。是以西匠營宮，目翫阿房，規摹踰溢，不度不咸。損之又損之，然尚過於周堂。觀者狹而謂之陋，帝已譏其泰而弗康。且高既受命建家，造我區夏矣。文又躬自菲薄，治致升平之德。武有大啓土宇，紀禪肅然之功。宣重威以撫和戎狄，呼韓來享，咸用紀宗。存主褒祀不輟，銘勳垂器，歷世彌光。今捨絕懿而論爽德，以春秋所諱而爲美談，宜無嫌於往初，故蔽善而揚惡。賦吾子之不知言也，必以肆奢爲賢，則是黃帝合宮有虞總期，固不如夏癸之瑯臺，殷辛之瓊室也。湯武雖革而用師，載壺亦覽東京之事，以自肅乎。以上言西京奢麗，乃秦之舊，非漢之制，甚不足法。且天子有道，守在海外，守位以仁，不恃隘脅。苟民志之不諱，何云巖險與狹？秦負阻於二關，卒開項而受沛，彼偏據而規小豈如宅中而圖大。昔先生之經昌也，掩觀九隴，靡地不膏。土圭測

景，不縮不盈。總風雨之所交，然後以建王城。審曲面勢，泝洛背河，左側右瀍，西阻九阿。東門于旋，盟津達其後，太谷通其前。迴行道乎伊闕，邪徑捷乎轆轤。太室作鎮，揭以熊耳。底柱輟流，鐸以大呿。涇液湯泉，黑丹石繒。王鮪岫居，能鼈三趾。密妃攸館，錯用挺紀。龍圖授義，龜書界姓。召伯相宅，卜惟洛食。周公初基，其繩則直。夷弘魏舒，是廓是極。經途九軌，城隅九雉。度堂以竄，度室以几。京邑翼翼，四方如視。漢初弗之宅，故宗緒中圯。巨猾聞覺，竊弄神器。歷載三六，偷安天位。于時蒸氏罔敢或忒，其取威也重矣。我世祖忿之，乃龍飛白水，鳳翔參墟。投鉞四七，共工是除。機槍旬始，羣凶靡餘。區宇又甯，思和求中。睿哲玄覽，都茲洛宮。曰止曰時，昭明有融。既光厥武，仁洽道豐。登岱勒封，與黃比崇。以上言光武都洛，逮至顯宗，六合殷昌。乃新崇德，遂作德陽。啓南端之特闕，立應門之將將。昭仁惠於崇賢，抗義聲於金商。飛雲龍於春路，屯神虎於秋方。建象魏之明觀，旌六典之舊章。其內則含德章臺，天祿宣明。溫飭迎春，壽安永南。飛閣神行，莫我能形。濯龍芳林，九谷八溪。芙蓉覆水，秋蘭被渥。渚戲躍魚，淵游龜鱉。永安離宮，修竹冬青。陰池幽流，玄泉冽清。鴈鷗秋棲，鸛鶴春鳴。鳴鳩麗黃，闕闕嚶嚶。於南助前殿，雲臺飭驩安福。諺門曲榭，邪阻城洫。奇樹珍果，匪雕匪刻。我后好約，華亭候修勛。九龍之內，實曰嘉德。西南其戶，眇靡匪刻。我后好約，乃安斯息。於東則洪池清瀾，淶水滄滄。內阜川隰，外豐陵羨。獻職屢與龜魚，供螭蜃與菱芡。其西則有平樂都場，示遠之觀。龍雀蟠

蛇，天馬半漢。魂異譎詭，慘爛炳燄。奢未及侈，儉而不陋。規邀王度，動中得趣。於是觀禮，禮畢儀具，經始勿亟，成之不日。猶謂爲之者勞，居之者逸。基唐虞之茅茨，思夏后之卑室。乃營三宮，布教頒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規天矩地，授時順鄉。造舟清池，惟水泱泱。左制辟雍，右立靈臺。因進距義，表賢簡能。馮相觀禮，祈授穰災。以上洛陽宮殿。於是孟春元日，羣后旁展，百僚師師，于斯宵泊。藩國率聘，要荒來質。具惟帝臣，獻琛致賁。當觀乎殿下者，著數萬以二。爾乃九賓重，體人列，崇牙張，鑼鼓設。郎將司階，虎戟交，鑼輅輿，旌旗拂霓。夏正三朝，庭燎晝晝。撞洪鐘，伐靈鼓。旁發八節，軒轅通天，佩玉璽，紆皇組。要干將，負斧戣。次席紛純，左右玉几，而南面以聽矣。然後百辟乃入，司儀辨等，奠卑以班。璧羔皮帛之饗既奠，天子乃以三揖之禮禮之。穆穆焉，皇皇焉，濟濟焉，將將焉。信天下之壯觀也。乃美公侯卿士，登自東除，訪萬機，詢朝政，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人或不得其所，若已納之於隍。荷天下之重任，匪怠皇以清靜。發京倉，散禁財，資皇寮，速與臺。命膳未以大饗，饗饒乎家陪。春醴惟醇，燔炙芬芬。君臣歡康，具醉薰薰。千品萬官，已事而踐。勤履省，懋乾乾。清風協於玄德，淳化通於自然。憲先靈而齊軌，必三思以顧愆。罔有遺於側陋，開放諫之直言。聘邱園之耿亮，旅束帛之賚。上下通情，式宴且盤。以上朝會宴饗。及將祀天郊，報地功，祈福乎上玄，思所以爲虔。肅肅之儀盡，穆穆之禮殫。然

後以獻精誠，率禋祀，曰：允矣天子者也。乃整法服，正冕帶，珩紃，經玉弁，素以火龍繡，藻繡，結飛雲之袷，略樹翠羽之高蓋。建辰旒之太常，紛紜悠以容裔。六支虬之奕奕，齊騰驤而沛艾。龍轡華轡，金較鏤錫。方鈇左義，鈇鷹王璫，變聲歲歲，和鈴缺缺。重輪貳轡，疏轂飛輪，羽蓋威蕤，葩瑤曲壘。訓時服而設副，威龍旂而繁纓。立戈巡臺，農輿駟木，屬車九九，乘軒並轡，重旂朱旄，青屋率引既畢。先略乃發，靈旗皮軒，通帛結旒，雲罕九旂，闔輅輪轉，聲被輔。虎夫戴鵲，駟承華之蒲梢，飛流蘇之懸殺。總輕武於後陳，奏嚴鼓之嘈囂。戎士介而揚揮，戴金鉦而建黃鉞。清道案列，天行星陳。肅肅習習，隱隱轢轢。殿未出乎城闕，旆已反乎郊。盛夏之致美，爰敬恭於明神。以上郊祀輿服。爾乃孤竹之管，雲和之瑟，省鼓淵淵，六變既畢。冠華秉翟，列舜八佾。元祀惟稱，羣望咸秩。颺樛燎之炎煬，致高燿乎太一。神歆嘉薦，而顧德，祚靈主以元吉。然後宗上帝於明堂，推光武以作配。辨方位而正則，五精帥而來摧。尊赤氏之朱光，四靈懋而允懷。於是春秋改節，四時迭代。蒸蒸之心，感物增思。躬追養於廟祇，奉蒸嘗與禴祠。物牲辯省，設其福衡。毛魚豚胎，亦有和羹。滌濯靜嘉，禮儀孔明。萬舞變變，鐘鼓嚶嚶。靈祖皇考，來顧來靈。神具醉止，降福穰穰。以上郊廟諸祀。及至農祥晨正，土膏脈起。乘轡略而駕蒼龍，介閭闔以剡鉏。躬三推於天田，修帝籍之千畝。供帝藉之粢盛，必致思乎勩。兆民勤於疆場，感懋力以耘耔。以上省耕。春日載陽，合射俾雍。設業設

虞，宮懸金鐘。鼗鼓路鼓，樹羽幢幢。於是備物，物有其容。伯夷起而相機，后稷坐而爲工。張大侯制五正，設三乏，屏司旌，井夾既設。備乎廣庭。於是舉典，鳳翔，麗於東階，以須消啓。明掃朝霞，登天光於扶桑。天子乃撫玉轡，前乘六龍，發鯨魚，經許鍾。人內拜節，風后陪乘，攝提運衡，徐至於射宮。禮事展，樂物具。王夏闕，騶虞奏，決拾既次，彤弓斯設。達餘萌於養春，昭誠心以遠喻。進明德而崇業，滌蕪蕪之貪慾。仁風衍而外流，諒方激而遐播。日月會於龍虎，恤民事之勞疚。因休力以息勤，致歡忻於春酒。執鐃刀以袒割，率應豆於國。降至尊以訓恭，送迎拜乎三壽。敬慎威儀，示民不偷。我有嘉賓，其樂愉愉。聲教布濩，盈溢大區。（以上大射養老）文德既昭，武節是宣。三農之慶，曜威中原。歲惟仲冬，大閱西園。虞人掌焉，先期戒事。悉率百禽，鴻諸靈囿。獸之所同，是謂告備。乃御小戎，撫輕軒。中吹四牡，旣信且閑。戈矛若林，牙旗續紛。迄上林，結徒營。次和樹表，司鐸授鉦。坐作進退，節以軍聲。三令五示，戮斬牲。陳師鞠旅，教達禁成。火列具舉，武增星。戴鸞鳴魚，旌張翼舒。軌塵掩迹，匪疾匪徐。駁不隨遇，射不窮毛。升獻六禽，時騰四寶。馬足未極，夷徒不勞。成禮三散，解罟放綯。不窮樂以訓儉，不殫物以昭仁。慕天乙之弛啓，因教祝以懷民。儀娉伯之渭陽，失熊羆而獲人。澤浸昆蟲，威振八萬。好樂無荒，允文允武。薄狩于敖，既瑨璫而高岐陽之蒐。又何足數（以上大閱）爾乃卒歲大饗，殿除禁厲。方相秉鉞，巫覡操茆。僂子萬童，丹首玄製。桃弧棘矢，所發無臯。飛礮雨散，剛揮

必焚。煌火馳而星流，遂赤疫於四裔。然後凌天池，絕飛梁，指魍魎，播斯狂。斬螭蛇，腦方良。囚耕父於清冷，溺女魃於神潢。殘魃與罔象，瑯野仲而殲游光。八靈爲之震懼，況魑魅與畢方。度朔作梗，守以鬱壘，神荼副焉。對操索索，自察區區。司執遺鬼，京室密清。罔有不離（以下大饗）於是陰陽交和，庶物時育。卜征者祥，終然充淑。乘輿巡乎岱嶽，勸稼穡於原陸。同衡律而壹軌量，齊急舒於寒燠。有幽明以黜陟，乃反旆而逕復。望先帝之舊墟，慨長思而懷古。俟閭風而西還，致恭祀乎高祖。既春游以發生，啓諸蟄於潛戶。度秋豫以收成，觀豐年之多稔。嘉田畯之匪懈，行致養於九區。左瞰陽谷，右睨玄圃。眇天末以遠期，規萬世而大章。且歸來以釋勞，膺多福以安念。（以上省方）總集瑞命，備致嘉祥。園林氏之騶虞，援澤馬而騰黃。鳴女牀之鸞鳥，舞丹穴之鳳皇。植華平於春圃，豐朱華於中唐。惠風廣被，澤洎幽荒。北變丁令，南諧越裳。西包大秦，東過樂浪。重舌之人九譯，貪穢首而來王。是以論其遷邑，易京。則同規乎殷鑒，改奢卽儉。則合美乎斯干，登封降禪。則齊德乎黃軒，爲無爲，事無事。永有民以孔安。極節儉，尚素樸。思仲尼之克己，履老氏之常足。將使心不亂其所在，目不見其可欲。蠶犀象，簡珠玉，藏金於山，抵璧於谷。翡翠不裂，珊瑚不折。所謂惟賢，所寶惟珍。民去末而反本，咸懷忠而抱懇。于斯之時，海內同悅。曰吁，漢帝之德，侯其禕而蓋衰矣。爲難辭也，故曠世而不覲。惟我后能殖之以至和平。方將數諸朝階，然則道胡不懷化，胡不柔聲。與風翔，澤從

雲游。萬物我賴，亦又何求。德高天覆，輝烈光燭。挾三王之趨避，挾五帝之長驅。二皇之遐武，誰謂駕遲而不能屬。（以上嘉祥懿德。）東京之盛，未嘗值余有大馬之疾，不能究其精詳。故粗爲實言其梗概如此。若乃流遁忘反，放心不覺，樂而無節，後雖其成，一言幾於喪國，我未之學也。且夫翠餅之智，守不假器，況暴帝業而輕天位，騰仰二祖，厭庸孔肆，常翹翹以危懼，若乖奔而無轡，白龍魚服，見困豫且，雖萬乘之無懼，猶休惕於一夫。終日不離其輜重，獨微行其焉如？夫君人者，黈纁塞耳，車中不內顧，佩以制容，鑾以節塗，行不變玉，獨不亂步。卻走馬以疾車，何惜蹶與飛兔？方其用財取物，常畏生類之殄也。賦政任役，常畏人力之盡也。取之以道，用之以時。山無槎枿，水不廢胎。草木蕃廩，鳥獸阜滋。民忘其勞，樂輸其財。百姓同於饒衍，上下共其雍熙。洪恩素著，民心固結。執誼顧主，夫懷貞節，忿姦惡之干命，怨皇統之見替。玄謀設而陰行，合二九而成謫。登聖皇於天階，章漢祚之有秩。若此，故王業可樂。今公子苟好剽民以爲樂，忘民怨之爲仇也。好殫物以窮寵，忽下叛而生愛也。夫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堅冰作於履霜，尋木起於焚薪。昧且不顯，後世猶意。況初制於甚泰，服者焉能改哉？故相如壯上林之觀，揚雄誇羽獵之辭。雖系以隴牆填塹，亂以收置解桀，卒無補於風規。祇以昭其愆尤，臣濟寧以陵君，志經國之長基，故函谷擊柝於東西，朝顛覆而莫持。凡人心是所寧，體安所習，鮑肆不知其異，翫其所以先入。咸池不齊，度於蠅咬，而衆聽或疑。

能不惑者，其唯野乎。（以上譏西京公子之失。）客既醉於大道，飽於文義，勸德長戒，喜懼交爭，罔然若醒。朝罷夕倦，羣氣懾魄之爲者，忘其所以爲談，失其所以爲考。良久乃言曰：「鄙哉予乎！習非而遂迷也。幸見指南於吾子，若僕所聞，華而不實。先生之言，信而有徵，鄙夫寡識，而今而後，乃知大漢之德義，咸在於此。昔常懷三墳五典，既汲仰不睹炎帝帝魁之美，得聞先生之餘論，則大庭氏何以尙茲？走雖不敏，庶斯達矣！」

張衡思玄賦

仰先哲之玄訓兮，雖彌高而弗違。匪仁里其焉宅兮，匪義途其焉追。潛服膺以永靖兮，緜日月而不衰。伊中情之信修兮，慕古人之貞節。陳余身而順止兮，遵繩墨而不跌。志搏搏以應懸兮，誠心固其如結。旌性行以製佩兮，佩夜光與瓊枝。竊幽蘭之秋華兮，又綴之以江蘺。美髮積以酷烈兮，允塵邈而難虧。旣稔靈而鮮變兮，非是時之攸珍。奮余榮而莫見兮，播余香而莫聞。幽獨守此仄陋兮，敢怠皇而舍勤。幸二八之選處兮，嘉傳說之生殷。尙前良之遺風兮，惻後辰而無及。何孤行之寡筭兮，予不羣而介立。感鸞鷟之特變兮，悲淑人之希合。彼無合而何傷兮，患衆僞之冒真。旦獲譴於羣弟兮，啓金鑰而後信。覽烝民之多辟兮，畏立辟以危身。增煩毒以迷惑兮，羌孰可爲言？已私湛憂而深懷兮，思繯紛而不理。願竭力以守諒兮，雖貧窮而不改。執彫虎而試象兮，防焦原而跟趾。庶斯奉以周旋兮，要旣死而後已。（以上自修。）俗遷渝而事

化兮，混規矩之員方。資蕭艾於重荷兮，謂蕙蔭之不香。斥西施而弗御兮，繁驂靈以服箱。行頗僻而獲志兮，循法度而離殃。惟天地之無窮兮，何遇過之無常？不抑操而苟容兮，譬臨河而無航。欲可笑以干媚兮，非余心之所嘗。製溫恭之黻衣兮，被禮義之繡裳。辨貞亮以爲鑒兮，難佞諂以爲珩。昭絲藻與琬琰兮，瑱聲遠而彌長。淹棲遲以恣欲兮，隱靈忽其西藏。待已知而華予兮，鵲鳩鳴而不芳。冀一年之三秀兮，迨白露之爲霜。時塵塵而代序兮，疇可與乎比抗。恣姤嬖之難並兮，想依韓以流亡。恐漸冉而無成兮，留則蔽而不彰。以上傷不遇。心猶豫而狐疑兮，即岐趾而臆情。文君爲我端審兮，利巷邈以保名。歷衆山以周流兮，翫迅風以揚聲。二女感於崇嶽兮，或冰折而不營。天蓋高而爲澤兮，誰云路之不平？勵自強而不息兮，蹈玉階之嶢嶢。懼靈氏之長短兮，鑽東轡以親視。遇九臯之介鳥兮，怨素意之不逞。遊塵外而暫天兮，據冥翳而哀鳴。鵲鸞競於食菱兮，我修絮以逸榮。子有故於玄鳥兮，歸母氏而後甯。以下卜筮。占既吉而無悔兮，簡辰辰而佩裝。且余沐於清淵兮，歸余髮於朝陽。漱飛泉之滌液兮，咀石蘭之流芳。鸛鳥舉而魚躍兮，將往走乎八荒。過少荒之窮野緣，聞三邱於句芒。何道貞之淳粹兮，去穢累而飄輕。登蓬萊而容與兮，鷺離杼而不傾。留瀛洲而采芝兮，聊且以乎長生。憑歸雲而遐逝兮，夕余宿乎扶桑。欣青岑之玉醴兮，餐沆瀣以爲糧。發昔夢於木禾兮，殺嶠嶠之高岡。朝吾行於陽谷兮，從伯禹乎稽山。嘉羣神之執玉兮，疾防風

之食言。以下東方。指長沙之邪徑兮，存重華乎南鄉。哀二妃之未從兮，翻續處彼湘流。目眺夫衡阿兮，親有黎之圯墳。痛火正之無懷兮，託山阪以孤魂。愁鬱鬱以慕遠兮，越卬州而遊遨。躋日中於昆吾兮，憩炎火之所陶。揚芒燥而絳天兮，水法沚而涌濤。溫風爲其增熱兮，鬱鬱愜其難聊。以上南方。顧羣族而無友兮，余安能乎留茲。顧金天而歎息兮，吾欲往乎西歸。前祝融使舉麾兮，纓朱鳥以承旗。躍建木於廣都兮，據若華而躊躇。超軒轅於西海兮，跨汪氏之龍魚。聞此國之千歲兮，會焉足以娛余。思九土之殊風兮，從穆收而遂徂。歎神化而蟬蛻兮，朋精粹而爲徒。以上西方。蹶白門而東馳兮，云台行乎中野。亂弱水之潺湲兮，迴華陰之澗渚。號馮夷俾清津兮，釋龍舟以濟予。會帝軒之未歸兮，悵徜徉而延行。惘河林之藁秦兮，倂關雎之戒女。黃靈虞而訪命兮，謖天道其焉如？曰近信而遠疑兮，六籍闕而不書。神遠昧其難覆兮，嚙克謀而從諸。牛哀病而成虎兮，雖逢昆其必噬。鼈令噎而尸亡兮，取蜀祠而引世。死生錯其不齊兮，雖司命其不嘯。後漢書作嘶。一變號行於代路兮，後膺祚而繁廬。王兮修於漢庭兮，卒衝恤而絕緒。尉屠睢而郎潛兮，逮三葉而選武。董弱冠而司哀兮，設王隧而弗處。夫吉凶之相仍兮，恆反仄而靡所。穆屈天以悅牛兮，屈後漢書作負。一豎亂叔而幽主。文斷祛而忌伯兮，閹謁賊而甯后。通人闇於好惡兮，豈昏惑而能剖。顧攬議而戒胡兮，備諸外而發內。或聲賄而違車兮，孕行產而爲對。慎驚顯以言天兮，

占水火而妄訊。樂與患夫黎邱兮，丁厥子而剗刃。親所隄而弗識，矧幽其之可信。毋繇攀以滓已兮，思百憂以自疹。彼天監之孔明兮，用樂忱而補仁。湯獨體以禱祈兮，蒙厖機以拯民。景三慮以營國兮，發惑次於他辰。魏顯亮以從治兮，鬼充回以獎秦。谷輻邁而種德兮，樹德慈於英六。桑末寄夫根生兮，卉既凋而已育。有無言而不酬兮，又何往而不復。盡遠迹以飛聲兮，孰謂時之可蓄。以上中央國藩按：自近信遠疑，至此皆黃靈之詞，百憂自疹，以上天道難測。天監孔明以下，言人事可惡。仰矯首以遙望兮，魂傲憫而無倚。逼區中之隘陋兮，將北度而宜遊。行積冰之磴磴兮，清泉泓而不流。寒風淒其永至兮，拂穹岫之懸懸。玄武縮於殼中兮，騰蛇蛻而自糾。魚矜鱗而并凌兮，鳥登木而失條。坐太陰之屏室兮，慨令歎而增愁。怨高陽之相寓兮，倘顛頊而宅幽。庸纖路於四裔兮，斯與彼其何望。望塞門之絕垠兮，縱余縲乎不周。以上北方。迅姦滿其廢我兮，驚駭而不禁。越谿嘲之洞穴兮，漂通川之琳琳。經重嶺乎寂寞兮，懲墳羊之深潛。追荒忽於地底兮，軼無形而上浮。出石密之閭野兮，不識蹊之所由。速獨龍兮執炬兮，過鍾山而中休。蹶瑤谿之赤岸兮，弔祖江之見劉。聘王母於銀臺兮，羞玉芝以療飢。裁勝怒其既歎兮，又謂余之行遲。載太華之玉女兮，召洛浦之宓妃。咸成霞以疊媚兮，增嬌眼而蛾眉。舒妙婧之纖腰兮，揚雜錯之袿袿。離朱唇而微笑兮，頰的皪以遺光。獻環珞與琛綺兮，中厥好以玄黃。雖色豔而賂美兮，志浩蕩而不嘉。變

材悲於不約兮，並詠詩而清歌。歌曰：天地烟煴，百卉含葩。鳴鶴交頸，雌鳩相和。處子懷春，精魂回移。如何淑明，忘我寔多。將答賦而不暇兮，爰整駕而亟行。瞻崑崙之巍巍兮，臨紫河之洋洋。伏靈龜以負坻兮，互騰龍之飛梁。登閼風之層城兮，構不死而爲牀。屑瑤藥以爲糗兮，斟白水以爲漿。揮巫咸使占夢兮，乃貞吉之元符。滋令德於正中兮，含嘉秀以爲敷。既垂穎而顧本兮，亦要思乎故居。安和靜而隨時兮，姑純懿之所處。以上入地。戒庶僚以夙會兮，僉供職而並逐。豐隆軫其震霆兮，列缺曄其照夜。雲師韞以交集兮，溼雨沛其漉途。轆轤與而樹葩兮，援應龍以服輅。百神森其備從兮，屯騎羅而星布。振余袂而就車兮，修劍揭以低昂。冠靈蜺其映蓋兮，佩琳璫以煒煌。僕夫儼其正策兮，八乘騰而超驤。氛旌溶以天旋兮，蜺旌飄以飛揚。撫幹軛而還睨兮，心勺灑其若湯。美上都之赫戲兮，何迷故而不忘。在青瑤之捷芝兮，右素威以司鉦。前長離使拂羽兮，後委衡乎玄冥。屬箕伯以函風兮，激溟涬而爲清。曳雲旗之離離兮，鳴玉鸞之颺颺。涉清霄而升遐兮，浮蟾蜍而上征。紛翼翼以徐戾兮，猗回回其揚靈。叫帝閭使開扉兮，覲天皇於瓊宮。聆廣樂之九奏兮，展洩洩以彤彤。考治亂於律均兮，意建始而思終。惟般逸之無數兮，懼樂往而哀來。素女撫絃而餘音兮，太容吟曰：念哉！既防溢而靖志兮，追我暇以翺翔。出紫宮之蕭肅兮，集太微之閭闔。命王良掌策駒兮，踰高閼之將將。建國車之暴暴兮，獵青林之芒芒。變威弧之拔刺兮，射囂家之封狼。觀壁壘於

北落兮，伐河鼓之磅礴。乘天潢之汎汎兮，浮雲漢之湯湯。倚招搖
攝提以低徊，劉流兮。察二紀五緯之綱維，適皇。偃蹇天矯，婉以連
卷兮。維霄漢之疏，發兮。弄狂電之淫裔。踰虎鴻於冥冥兮，貫倒景
而高厲。靡盬遊其無涯兮，乃今銀乎天外。據開陽而顧盼兮，臨舊
鄉之暗藹。悲離居之勞心兮，情悄悄而思歸。魂眷眷而屢顧兮，馬
俯轡而徘徊。雖遊娛以嬾樂兮，豈愁慕之可懷。出閨闔兮，降天途。
乘森忽兮，馳虛無。雲非兮，繞余輪。風眇眇兮，襲余懷。橫連關兮，
紛暗嘆。儻眩眩兮，反常閭。以上升天。收曙昔之逸豫兮，卷淫
放之遐心。修初服之娑娑兮，長余佩之參參。文章煥以縹緲兮，美
紛紜以從風。御六藝之珍翫兮，遊道德之平林。結典籍而爲畀兮，
取鑑焉以爲禽。玩陰陽之變化兮，吟詠雅頌之徵音。嘉曾氏之歸耕
兮，慕歷阪之耕莘。恭夙夜而不貳兮，固終始之所服。夕惕若厲以
省儆兮，懼余身之未勦。苟中情之端直兮，莫吾知而不惡。默無爲
以凝志兮，與仁義乎澹適。不出戶而知天下兮，何必歷遠以劬勞。
采曰：天長地久，歲不留。俟河之清，祗懷憂。願得遠度以自娛，上下
無常窮六區。超騰騰躍絕世俗，飄遙神舉逞所欲。天不可階，仙夫
稀。柏舟悄悄，客不飛。松喬高跼，孰能離。結精遊遊，使心適。迴志竭
來從玄談，獲我所求夫何思。以上反本自修。

王粲登樓賦

登茲樓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銷憂。覽斯宇之所處兮，實顯敞

而寡仇。挾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長洲。背墳衍之廣陸兮，臨皋
隰之沃流。北彌陶牧，西接岷嶲。華實蔽野，黍稷盈囷。雖信美而非
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以上因樓中美景而生感。遷紛濁而
遷逝兮，漫踰紀以迄今。情眷眷而懷歸兮，孰憂思之可任。憑軒檻
以遙望兮，向北風而開襟。平原遠而極目兮，蔽荆山之高岑。路遠
迤而修邁兮，川既濶而濟深。悲舊鄉之壅隔兮，涕橫墜而弗禁。昔
居父之在陳兮，有歸與之歡音。鍾儀幽而楚奏兮，莊舄顯而越吟。
人情同於懷土兮，豈窮達而異心。以上懷歸。唯日月之遒邁
兮，俟河清其未極。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騁力。懼匏瓜之徒
懸兮，畏井渫之莫食。步棲遲以徙倚兮，白日忽其將匿。風蕭瑟而
並興兮，天慘慘而無色。獸狂顧以求羣兮，鳥相鳴而舉翼。原野闕
其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心悽愴以感發兮，意怫怫而惛惛。循階
除而降兮，氣交憤於胸臆。夜參半而不寐兮，悵盤桓以反側。

劉伶酒德頌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爲局，八荒
爲庭。行無轍迹，居無室廬。察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觴，
動則挈榼提壺。惟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聞吾
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先生
於是方捧壺承槽，銜杯漱醪。奮髯睨視，枕麴藉糟。無思慮，其樂
陶陶。兀然而醉，豁爾而醒。靜聽不聞，雷聲之聲。熟視不覩，泰山之

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視萬物，接擗焉，如江漢之載
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

欲解決考試問題請備

百科常識問答

教育界鉅子專著

高小初中高中學生

自修投考必需

本社鑒於學校科目之浩繁。學者每週僅憑數小時之講授。不易領悟。故特結合現代教育界鉅子百餘人。各將其專門研究之科目。用問答體裁輯為百科常識問答一書。刪繁擷要。解答明哲。并附中外五彩地圖二幅。不僅足供中小等學校學生自修參考。或準備考試之用。且堪作學校教科科本之需要。故另備單行本分十七科為十七種。以便學者。自由採擇。十七種書名如下。

總發行所

東方文學社

分發行所

上海溫州路三福里

(角二元一洋實) (冊巨三全)

國學問答	唐守常著	定價一角五分
中國歷史問答	王純甫著	定價二角
世界歷史問答	潘之安著	定價二角
中國歷史問答	車曾訓著	定價三角五分
世界地理問答	洪繼熙著	定價三角
動物問答	李長傳著	定價三角
植物問答	劉慶蒼著	定價一角五分
生理衛生問答	徐養頤著	定價一角
礦物問答	劉慶蒼著	定價一角
物理問答	夏衍壽著	定價一角五分
數學問答	夏衍壽著	定價一角五分
算術問答	王覺保著	定價三角
代數問答	王覺保著	定價三角
幾何問答	王覺保著	定價一角五分
三角問答	蔡斌著	定價一角
英文法問答	周海樸著	定價四角

各省大東書局及各埠大書店

經史百家雜鈔卷五

湘鄉曾國藩纂

合肥李鴻章校葉

詞賦之屬上編三

左思三都賦並序

蓋詩有六義焉，其二曰賦。揚雄曰：「詩人之賦，麗以則，班固曰：『賦者，古詩之流也。』」先王采焉，以觀土風，見綠竹猗猗，則知衛地淇澳之產，見在其版屋，則知柰野西戎之宅，故能居然而辨八方，然相如賦上林而引盧橘夏熟，揚雄賦甘泉而陳玉樹青蔥，班固賦西都而歎以出比目，張衡賦東京而述以遊海若，假稱珍怪，以爲潤色，若斯之類，匪當于茲考之果木，則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則出非其所，於辭則易爲藻飾，於義則虛而無徵，且夫玉卮無當，雖寶非用，修言無驗，雖麗非經，而論者莫不詆訐其研精，作者大抵舉爲憲章，積習生常，有自來矣。余既思摹二京而賦三都，其山川城邑則稽之地圖，其鳥獸草木則驗之方志，風謠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長者，莫非其舊，何則？發言爲詩者，詠其所志也。升

高麗賦者，頌其所見也。美物者，貴依其本，讀事者，宜本其實。匪本匪實，覽者奚信？且夫任土作貢，虞書所著，辯物居方，周易所慎，聊舉其一隅，攝其體統，歸諸詒訓焉。

蜀都賦

有西蜀公子者，言於東吳孫曰：「蓋聞天以日月爲綱，地以四海爲紀，九土星分，萬國錯峙，瞻國有帝皇之宅，河洛爲王者之里。吾子豈亦曾聞蜀都之事歟？請爲左右揚摧而陳之。夫蜀都者，蓋兆基於上世，開國於中古，廓靈闢以爲門，包玉壘而爲宇，帶二江之變流，抗峨眉之重阻，水陸所凑，兼六合而交會焉。豐蔚所盛，茂八區而葩藹焉。以上總翠大綱。於前則跨躡魑魅，枕轉交趾，經途所互，五千餘里，山阜相屬，含谿懷谷，岡巒亂紛，觸石吐雲，鬱蒼葢以翠微，輞峨巍以義嶽，千霄霄而秀出，舒丹氣而爲霞，龍池渴瀑，演其隈，滌江伏流，潰其阿，汨若湯谷之揚濤，沛若滌汜之涌波，於是乎邛竹緣嶺，菌桂臨崖，旁挺龍目，側生荔枝，布綠葉之婆娑，結朱實之離離，迎隆冬而不凋，常暉暉以猗猗，孔翠羣翔，犀象競馳，白雉朝雛，猩猩夜鳴，金馬聘光而絕景，碧雞儼忽而曜

沸，則曉語宇宙，臨廣張天，則埃壘隨靈，闔之裏，伎巧之家。百室
離房，機杼和具，錦裘成，濯色江波。黃潤比筒，簾金所過，修修隆
富，卓鄭將名。公垣山川，貨殖私藏，藏錮巨萬，鉅規兼呈，亦以財雄
禽習邊城（以上城市貨殖）三蜀之豪，時來時往，養交都邑，結
儕附黨，劇談戲論，扼腕抵掌，出則連騎，歸從百兩，若其舊俗，終多
始春，吉日良辰，置酒高堂，以御嘉賓，金罍中，肴餚四陳，觴以清
醪，鮮以紫鱗，羽爵執競，絲竹乃發，巴姬彈弦，漢女擊節，起西晉於
促柱，歌江上之飄颻，舒長袖而展舞，翩躚以裔裔，商合，合樽促席，引
滿相調，樂飲今夕，一醉累月（以上豪俠宴飲）若夫王孫之風，
郢公之倫，從禽於外，巷無居人，並乘騁子，俱服魚文，玄黃異校，結
駟續紛，西馳金堤，東越王津，朝別期晦，匪日匪旬，蹴踏蒙龍，涉躑
蹩廊，騰大侯，申尉羅絡幕，毛羣陸離，羽族紛泊，翁響揮蓋，中網林
薄，屠殘孽，剪旄旗，帶文蛇，跨彫虎，志未騁，時欲晚，追輕翼，赴絕遠，
出彭門之闕，馳九折之坂，經三峽之崢嶸，踰五岷之蹇澹，戰食鐵
之隄，射噬毒之鹿，昂獵氓於葦草，彈言鳥於森木，拔象齒，戾犀角，
烏鵲翔，獸虞度（以上田獵山阜）始而竭來，相即第如淇池，集
於江湖，試水禽，騰輕舟，娉江婁，與神遊，翳翳翠，釣鯉鮪，下高鰲，出
潛蚪，吹洞簫，發羅網，感鱗魚，動陽侯，騰波沸涌，珠貝汎浮，若雲漢
含星，而光耀洪流，將發獠者，張帶幕，會平原，酌清醕，酌芳鮮，飲御
酣，賓旅旋，車馬雷駭，轟轟闐闐，若風流雨散，漫乎數百里間，斯蓋
宅土之所安樂，觀聽之所踴躍也，焉獨三川爲世朝市（以上水

嬉及獵龍而宴。貴者乃卓犖奇譎，偶儻問已。一經神怪，一緯人理。
遠則岷山之精，上爲弁終，天帝運期而會昌。景福辟蠻而興作，碧
出褒弘之血，鳥生杜宇之魂。妄變化而非常，羌見偉於瞻昔。近則
汀漢炳靈，世載其英。蔚若相如，瞻若君平。王褒華曄而秀發，揚雄
含章而挺生。幽思綯道德，摘藻拔天庠。考四海而爲偶，當中葉而
擅名。是故遊談者以爲譽，造作者以爲程也。（以上人神奇偉）
至乎臨谷爲塞，因山爲障，峻阻隆崎，長城豁險，吞若巨防。一人守
隘，萬夫萬向。公孫躍馬而稱帝，劉宗下帶而自王。由此言之，天下
孰尙故雖兼諸夏之富有，猶未若茲都之無量也。」

吳都賦

東吳王孫震然而哈曰：「夫上圖景宿，辨於天文者也。下料
物土，析於地理者也。古先帝代，會暨八紘之洪緒，一六合而光宅。
翔集遐宇，鳥策篆素，玉牒石記，鳥聞梁岷有陟方之甯，行宮之基
賦而吾子言蜀都之富，異同之有，璋其區域，美其林藪，矜巴漢之
阻，則以爲襲險之右，徇蹕蹕之沃，則以爲世濟陽九，繼繼而寧，顧
亦曲土之所歎也。旁魄而論都，抑非大人之壯觀也。何則？土氣不
足以攝生，山川不足以周衛。公孫國之而破，諸葛家之而滅，茲乃
喪亂之邱墟，顛覆之軌轍，安可以擬王公而著風烈也。觀其磅礴
而不窺玉淵者，未知飄龍之所蟠也。習其敵邑，而不覩上邦者，未
知英雄之所躡也。子猶未聞大吳之巨麗乎？且有吳之開國也，造
自太伯，宣於延陵，蓋端委之所彰，高節之所興，建至德以泐洪業，

飛而來棲，翡翠列巢以重行。（以上果。）其琛賾則瓊瑤之阜，銅錯之垠，火齊之寶，駭難之珍，黃丹明璣，金華銀瑛，紫貝流黃，碧素玉，隱脈巖異，難插幽屏，精曜潛穎，碧移山谷，倚岸爲之，不枯林木爲之潤黠。隋侯於是鄙其夜光，宋王於是陋其結綠。（以上珍寶。）其荒陬諸龍，則有龍穴內蒸，雲雨所儲，陵鯉有獻，浮石若桴，變則比目，片則王餘，窮陸飲木，極沈水居，泉室潛織而卷綳，淵客慷慨而泣珠。開北戶以向日，齊南冥於幽都，其四野則珍暖無數，寶賾兼倍，原隰殊品，資隆異等，象耕鳥耘，此之自與，稱秀菰穗於是乎在，資海爲鹽，採山鑄錢，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繭。（以上荒陬異物，郊野恆產。）徒觀其郊隱之內奧，都邑之網紀，霸王之所根柢，開國之所基趾，郭郭周市，重城結隅，通門二八，水道陸衝，所以經始，用累千祀，憲宰官以營室，廓廣庭之漫漫，寒暑隔闕於蓬宇，虹蜺回帶於雲館，所以跨時煥炳萬里也。造姑蘇之高臺，臨四遠而特建，帶朝夕之浴池，佩長洲之茂苑，親東山之府，則瑤寶溢目，觀海陵之倉，則紅粟流衍，起寢廟於武昌，作離宮於建業，闡閭閻之所營，采夫差之道法，抗神龍之華殿，施榮楯而捷獵，崇臨海之崔巍，飾赤烏之曄曄，東西膠葛，南北崢嶸，房櫺對橫，連閣相經，閭閻譎譎，異出奇名，左稱鸞椅，右號臨剛，彫藥鑲藥，青瑣丹楹，圖以雲氣，畫以仙靈，雖茲宅之夸匿，曾未足以少寧，思比屋於傾宮，畢結瑤而構瓊，高閣有闕，洞門方軌，朱闕雙立，馳道如砥，樹以青槐，互以綠水，玄陸耽耽，清流颺颺，列寺七里，俠棟陽路，屯營

椅比，解署棋布，橫塘查下，邑屋隆夸，長干延屬，飛甍舛互。（以上宮室。）其居則高門鼎貴，魁岸豪傑，虞魏之昆，岐嶷繼體，老成奔世，躍馬臺跡，朱輪累轍，陳兵而歸，蘭綺內設，冠蓋雲蔭，閭閻聞噓，其鄰則有任俠之態，輕紗之客，締交翻嗣，價從奕奕，出蹕蹕履動以千百里，譙巷飲，飛騰舉白，翹關扛鼎，拊射壺博，都關舉諸中酒而作。（以上人材。）於是樂祇衍而歡飲無匿，都聲殷而四奧來望，水浮陸行，方舟結駟，唱羅轉轂，昧旦永日，開市朝而並橫，閭閻而流溢，混品物而同處，并都鄙而爲一，士女佇眙，商賈翬生，紵衣絺服，雜沓從萃，輿輿接轡，以經蹕，樓船舉鬪而過肆，果布幅湊而常然，致遠流離與珂珂，縹緲紛紜，器用萬端，金鏐磊阿，珠璣闌干，桃笙象簟，輶於筒中，蕉葛升越，弱於羅紈，儼露聚穆，交貿相競，誼譁嗶嗶，芬葩蔭映，揮袖風飄，而紅塵書昏，流汗震雷，而中達泥濘，富中之貳，貨殖之選，乘時射利，財豐巨萬，競其區宇，則并區兼巷，矜其安居，則珠服玉饌。（以上市廛財貨。）題材悍壯，此爲比廡，捷若慶忌，勇若專諸，危冠而出，疎劍而趨，犀帶鉸圈，扶掖屬鎮，藏鏹於人，去戲自閭，家有鶴雞，戶有犀渠，軍容蓄用，器械兼備，吳鉤越劍，純鈞湛盧，戎車盈於石城，戈船掩乎江湖，露往霜來，日月其餘，草木節解，鳥獸歸膚，觀鷹隼，誠征夫，坐組甲，建祀姑，命官帥而擁鐔，將校獵乎具區，烏鵲狼狽，夫南西席，僂耳，黑齒之酋，金鄰象郡之渠，龜賊龜裔，駁雪警捷，先驅前塗，命騎騁路，指南司方，出車橙橙，被練鏘鏘，吳王乃巾玉輅，驅驕駟，旂魚須，常重

光。擗鳥號，飢千將。羽旄揚，雄戟耀。芒貝冑，象弭。織文鳥章。六軍
有服，四獸龍。峭格周施，星眉普張。尋竿預結，良賤連綱。法以九
疑，禦以沉湘。督軒授，發騎煌煌。袒褐徒捷，拔距投石之都。援臂
勦奸，狂遮攔。嗔騰，趨超獵。若離若合者，相與騰躍乎莽
畧之野。干戈交鉞，鳴夷勃盧之旅。長殺短兵，直髮馳騁。僂佻坐並
街，枚無聲。悠悠旆旌者，相與聊浪乎昧莫之垌。鉦鼓疊山，火烈燦
林。飛烟浮燁，載假載陰。並振雷，崩摧馳岑。鳥不擇木，獸不擇音。
藏越嶮，頓聚。六敗，追飛生。彈瑟，射。白雉落，黑鳩零。陵
絕嶮，率越險。雖路竹柏，聯掾杞梓。封掃苑，神鑰掩。剛鏃潤，霜
刃染。於是弭節頓轡，齊鑾駐蹕。徘徊徜徉，寓目。覽將帥之拳
勇，與士卒之抑揚。羽族以荷距爲刀，鰓毛羣以齒角爲矛。銑皆體
著而應卒，所以挂挖而爲創。痛衝鋒而斷筋骨，莫不岷銳挫芒。拉
拽摧，雖有石林之罕，請援臂而噬之。雖有雄虺之九首，將抗
足而趾之。顛覆巢窟，剖破窟。仰攀鵠，俯蹴豺。猋刳割熊羆之
室，剽掠虎豹之落。猩猩囁而就禽，鳥萬笑而被格。屠巴蛇，出象。格
斬，斃。掩廣澤，輕禽狡獸。周章夷猶，狼跋乎紉中。忘其所以，發鳴
失其所以去就。魂機氣，而自錫。跌者，應技而飲羽。形價星，留者
累積而增益。雞製錯，傾數薄。倒岬岬，戲穴無。駢發，醫香無。鷹
思假道於豐隆，披重霄而高狩。籠鳥免於日月，窮飛走之栖宿。
（以上田獵）嶠淵，岡。峙重，果。滿，效。獲。衆。迴，肥。乎。行。脫。觀。魚
乎三江。汎舟航於彭蠡，渾萬艘而既同。弘舸連舳，巨艦接。飛雲

蓋，海制非常。模疊華樓而最，時時勞攬於方壺。比節首而有裕，適
餘皇於往初。張組，韓樺流，開軒，曉鏡水區。爲工，機，選自，閭。馬
習，御長風，狎，帆，。資千里於寸陰，聊先期而須臾。權謳唱，簫
鳴，洪流響，渚禽驚。七，磬放，稽，。虞，後發，留，鵲，鉤，鉞，橫，網，啓
接緒，銜，詹公，巧，傾任，父，筌，。草，兩，。乘，衆，龍
，同，風，共，。沈，虎，潛，。東，。中，於，。擗，。出，而
相屬，雖復臨河而釣鯉，無異射鰐於井谷。結輕舟而競逐，迎潮水
而振綱。想萍實之復形，訪靈龜於鼓人。精衛銜石而遇，文靈夜
飛而觸。北山亡其翊，西海失其遊。鱗，。之，。之，。卒，。比
飾，。龍，。蛟，。與，。對，。其，。華，。實，。則，。豈，。費，。錦，。鑽，。料，。其，。越，。勇，。則，。獨，。悍，。狼，。戾，。
相，。與，。味，。潛，。險，。搜，。環，。奇，。摸，。蟻，。蛭，。捫，。黃，。蟻，。剖，。巨，。蚌，。於，。回，。淵，。濯，。明，。月，。於，。漣，。
滿，。畢，。天，。下，。之，。至，。異，。訖，。無，。索，。而，。不，。臻，。豁，。經，。爲，。之，。一，。聲，。川，。洩，。爲，。之，。中，。貧，。
咽，。臺，。之，。見，。謀，。恥，。襲，。海，。而，。徇，。珍，。載，。漢，。女，。於，。後，。舟，。追，。晉，。賈，。而，。同，。塵，。汨，。
乘，。流，。以，。研，。宥，。翼，。颺，。風，。之，。。直，。衡，。濤，。而，。上，。潮，。常，。沛，。沛，。以，。悠，。悠，。迄，。可，。
休，。而，。凱，。師，。捋，。天，。吳，。與，。陽，。侯，。（以上水嬉）指，。包，。山，。而，。爲，。期，。集，。洞，。庭，。
而，。淹，。留，。數，。軍，。實，。乎，。桂，。林，。之，。苑，。響，。戎，。旅，。乎，。落，。星，。之，。樓，。置，。酒，。若，。淮，。酒，。積，。
肴，。若，。山，。邱，。飛，。輕，。軒，。而，。酌，。綠，。。鄠，。方，。雙，。轡，。而，。賦，。珍，。羞，。飲，。烽，。起，。爵，。鼓，。震，。土，。
還，。倦，。衆，。懷，。欣，。幸，。乎，。館，。娃，。之，。宮，。張，。女，。樂，。而，。娛，。羣，。臣，。羅，。金，。石，。與，。絲，。竹，。若，。
鈞，。天，。之，。下，。陳，。登，。東，。歌，。操，。南，。音，。亂，。陽，。阿，。詠，。蘇，。任，。荆，。鼓，。楚，。舞，。吳，。偷，。越，。吟，。
禽，。習，。客，。裔，。靡，。靡，。惜，。惜，。若，。此，。者，。與，。夫，。唱，。和，。之，。隆，。響，。動，。鐘，。鼓，。之，。鏗，。敢，。有，。
股，。抵，。頰，。於，。前，。曲，。度，。難，。勝，。皆，。與，。謠，。俗，。汁，。協，。律，。呂，。相，。應，。其，。奏，。樂，。也，。則，。木，。

石潤色。其吐哀也，則淒風暴興。或超延聲而駕辯，或踰綠水而采菱。軍馬駢馳而仰秣，淵魚竦鱗而上升。甯滑半，八音并，歡情良辰征。魯陽揮戈而高靡，迴曜震於太清。將轉西日而冉中，齊既往之精誠。（以上置酒作樂）昔者夏后氏朝羣臣於茲土，而執王帛者以萬國。蓋亦先王之所高會，而四方之所軌則。春秋之際，要盟之主，閭閻信其威，夫差窮其武。內果伍員之謀，外聘孫子之奇。勝張楚於柏舉，捷勁越於會稽。闕濤乎南，魯爭長於黃池。徒以江湖險阻，物產殷充，纔留未足，言其固，鄭白未足，語其豐。士有陷堅之銳，俗有節概之風。匪阨則挺劍，喑鳴則彎弓。擁之者龍騰，據之者虎視。塵埃若振，檣竿旗若順指。雖帶甲一朝，而元功遠致。雖累葉百疊，而富強相繼。樂潛衍其方域，列仙集其土地。桂父練形而易色，赤須蟬蛻而附麗。中夏比焉，畢世而罕見。丹青圖其珍瑋，貴其寶利也。舜禹焉沒，游齒而忘歸。精靈留其山阿，翫其奇麗也。剖判庶土，商推萬俗。國有鬱軼而顯，傲邦有湫陬而踰。闕伊茲都之函弘，傾神州而顧，仰南斗以斟酌，兼二儀之優渥。繇此而揆之，西劍之於東吳，小大之相絕也，亦猶棘林螢燿而與夫櫛木龍燭也。否泰之相背也，亦猶帝之懸解而與匪梧疏屬也。庸可共世而論，巨細而同年。而議豐獨乎，豈其幽遠獨逢，寥廓閑奧，耳目之所不該，足跡之所不蹈。偶儻之極異，詭譎之殊事。藏理於終古，而未寤於前覺也。若吾子之所傳，孟浪之遺言，略舉其梗概，而未得其要妙也。」

魏都賦

魏國先生有辟其容，乃肝衡而語曰：「異乎交益之士，蓋晉有楚夏者，土風之乖也。情有險易者，習俗之殊也。雖則生常，固非自得之謂也。昔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聊爲吾子復執德晉，以釋二客競于辯固者也。夫泰極剖判，造化權輿，體兼晝夜，理包清濁，流而爲江海，結而爲山嶽。列宿分其野，荒裔帶其隅。巖潭淵，限巒隔夷，峻危之竅也。巖隙夷落，譯導而通，鳥獸之氓也。正位居體者，以中夏爲喉，不以遐垂爲襟也。長世守宅者，以道德爲藩，不以襲險爲屏也。而子大夫之賢者，尙弗曾庶幾等威，附麗皇極，思稟正朔，樂率責職，而徒務於詭隨匪人，妄安於絕域榮其文身，矚其險棘，繆默語之常倫，率謬言而踰侈，飾華難以矜然，假偏疆而攘臂，非醇粹之方壯，謀隳駁於王義，孰愈葦墜游於中，造沐猴於棘刺，劍閣雖險，憑之者蹶，非所以深根固蒂也。洞庭雖濬，負之者北，非所以愛人治國也。彼桑榆之末光，踰長庚之初輝，沉河冀之爽塏，與江介之湫涓，故將語子以神州之略，赤縣之畿。魏都之卓犖，六合之樞機。（以上嘲吳劉二客）於時運距陽九，漢網絕維，姦內最，兵燹繁微，翼京室，耽耽帝宇，巢焚原燎，變爲煨燼，故荆棘旅庭也。殷殷寰內，總繩八區，終鎬縱橫，化爲戰場，故藥鼎寓城也。伊洛榛蕪，嶺函荒蕪，蕭蕭落鄴邱墟，而是有魏開國之日，締構之初，萬邑營焉，亦猶擊壤之與子，札培塿之與方壺也。且魏地者，畢昴之所應，虞夏示餘人，先王之桑梓，列聖之遺

盛考之四隅則八埏之中測之寒暑則霜露所均卜僊前識而賞其隆吳札聽歌而美其風雖則衰世而盛德形於管絃雖踰千祀而懷舊編於遐年（以上渾言魏都）爾其疆域則旁極齊秦結湊冀道開陶殷衛跨蹕燕趙山林幽映川澤迴遶恒碣礎礎於青齊河汾浩漭而時濫南瞻淇澳則綠竹純茂北臨漳滏則冬夏異泓神鉦迢遞於高樹靈輿時歸於四表溫泉慈涌而自浪華清蕩邪而難老墨井鹽池玄滋素液厥田惟中厥壤惟白原陽陶陶墳衍而豫作是以兆朕振古萌概嚳昔藏氣讖緯闔象竹帛迴時世而淵默應期運而光赫暨聖武之龍飛肇受命而光宅（以上山川相宅）爰初自臻言占其良謀龜謀筮亦既允臧修其郭郭繕其城隍經始之制牢籠百王畫雅豫之居寫八都之宇鑒茅茨於陶唐察卑宮於夏禹古公草創而高長有閔宣王中興而築室百堵兼聖哲之軌并文質之狀商豐約而折中准當年而爲量思重文華大壯覽荀卿采蕭相脩拱木於林衡授全模於梓匠遐邇悅豫而子來工徒擬議而騁巧闢鉤繩之塗續承二分之正要接日晷考星耀建社稷作清廟築會宮以迴市比閭隳而無破造文昌之廣殿極極宇之弘規對若崇山颺起以崔嵬巋若玄雲舒蟄以高垂瓊材巨世涌壘參差粉檉複結欒櫨疊施丹梁虹申以並互朱栢森布而支離綺井列疏以懸帶華蓮重葩而倒披齊龍首而涌奮時梗概於滌池旅楫閑列嘒鑿換振題懸懸階隔嶼岫長

庭低平鍾簾夾陳風無纖埃雨無微津巖巖北園南端道遶疎館雙碣方駕比輪西關延秋東啓長春用觀羣后親幸願賓左則中朝有苑聽政作寢匪樸匪斲去泰去甚木無彫鏤土無綵錦玄化所甄國風所稟（以上建都作室）於前則宣明顯揚順德崇禮重開洞出錯錯濟濟珍樹猗猗奇卉婆娑蕙風如薰甘露如醴禁臺省中連閣對廊直事所繇典刑所藏謁謁列侍金螭齊光詰朝陪讌納言有章亞以柱後執法內侍符節謁者典璽儲吏膳夫有官藥劑有司着驛順時勝理則治於後則椒鶴文石永巷壺衡楸梓木蘭次舍甲乙西南其戶成之匪日丹青煥炳特有溫室儀形宇宙降像寶璽圖以百瑞簪以藻詠芒芒終古此焉則鎔有虞作繪茲亦等競右則疏圃曲池下腕高堂蘭渚莓莓石瀨湯湯弱蔓係質輕葉振芳奔龜躍魚有睴呂梁馳道周屈於果下延閣亂宇以經營飛陛方輦而徑西三臺列峙以崢嶸亢陽臺於陰基擬華山之削成上累棟而重甍下冰室而近冥周軒中天丹墀臨森增櫺峨峨清塵影影雲雀踰臺而矯首壯翼橫鏤於青霄雷雨飭其而未半踰日龍光於綺寮習步屣以升降御春服而逍遙八極有程附以闔闔宿以禁兵司衛閑邪鉤陳罔驚（以上宮殿前後左右）於是崇墉濬池嬰堞帶浹四門櫺櫺隆慶重起恐太清以混成越埃壘而資始貌貌標危亭亭峻趾臨焦原而不悅誰勁捷而无懼與岡岑而永固非有期乎世紀陽靈停曜於其表陰祗濛

霧於其裏。荒以玄武，陪以幽林。綠垣開面，觀于相臨。碩果漚漚，園木棟宇。集篠懷風，蒲陶結陰。回淵滄水，深葉叢鬱。蒼蘿森丹，藕淩波而的。綠麥泛濫而浸潭。羽翮頽頽，鱗介浮沈。棲者擇木，雄者擇音。若咆渤潏與姑餘，常鳴鳴而在陰。表清靈，勸虞箴。思國卹，忘從禽。撫蘇往而無忌，卽匪縱而匪禁。以上，城郭苑囿。膜膜惘惘，奕奕奮奮。甘荼伊委，芒種斯阜。西門濟其前，史起灌其後。澄流十二，同源異口。畜爲屯雲，泄爲行雨。水澍稷徐，陸蔭稷黍。黜黜桑柘，油油麻苧。均田盡墾，終廬錯列。荏苒充茂，桃李蔭翳。家安其所，而服美自悅。昌屋相望而隔路，奕世以上，郊野。內則街衢輻輳，朱闕結隅。石杠飛梁，出控漳渠。疏通溝洫，以濱路。羅青槐以蔭塗，比滄浪而可濯。方步櫬而有臨，習冠蓋，幸幸蒸徒。斑白不提，行旅護衛。設官分職，營處署居。夾之以府寺，班之以里閭。其府寺則位副三事，官踰六卿。奉常之號，大理之名。度屋一揆，華屏齊榮。肅肅階闕，重門再局。師尹彛止，毗代作楨。其閭閻則長壽吉陽，永平思忠。亦有咸里，宦官之東。閉出長者，巷苞諸公。都護之堂，殿居約。騰輿騎朝，蹀躞其中。以上，城內官寺及閭里。營客館以周坊，飾賓侶之所。集瑋豐樓之閉閣，起建安而首立。黃牓尋室，房廡雜製。剡閣周接，匠斷積習。廣成之傳無以嚙，索街之邸不能及。以上，賓館。一廊三市而開墜，籍平遠而九達。班列肆以兼羅，設闔闔以襟帶。濟有無之常偏，距日中而畢會。抗旗亭之曉薛，修所類之博。大百隱穀擊，連軫萬貫。憑軾揮局，袖幕紛半。壹八方而混

同，極風采之異觀。質劑平而交易，刀布質而無算。財以工化，賄以商通。難得之貨，此則弗容。器周用而長務，物背賦而就攻。不器邪而豫買，著劇風之醇醪。自藏之藏，富有無隄。同賑大內，控引世資。實懷積塹，琛幣充切。關石之所和鈞，財賦之所底慎。燕弧盈庫而委勁，冀馬填廐而觀駿。以上，市廛物產。至乎勅徵糾紛，庶土罔南。墨武興言，將曜威靈。介冑重襲，旂旗躍整。弓殊解檠，矛鉞飄英。三屬之甲，縵胡之纓。控弦簡發，妙擬更。贏齊被練而鉅戈襲偏，裘以讀列。畢出征而中律，執奇正以四伐。碩畫精通，目無匪制。摧鋒積紀，銳氣彌銳。三捷三捷，既畫亦月。刈剪方命，吞滅咆。雲撤叛，換席卷度。劉侵威八紘，荒阻率由。洗兵海島，刷馬江洲。振旅鞠，而能安。武人歸獸而去戰，蕭斧戢柯以押刃。虹槍擗靡以就卷，斟洪餉，酌典憲。觀所恆，通其變。上垂拱而司契，下緣督而自勤。道來斯賓，利往則賤。圍圖寂寥，京廣流衍。以上，創平禍亂息馬論道。於時東鐃卽序，西陲順軌。荆南懷德，朔北思歸。縣縣迴塗，縣山驟水。糧負贍贍，重譯貢篚。壘育之豪，鍾耳之傑。服其荒服，敘在魏闕。置酒文昌，高張宿設。其夜未遑，庭燎晰晰。有客祁祁，載華載裔。岌岌冠綬，纓纓綬。清醕如濟，濁醪如河。東醴流澍，溫酌躍波。豐肴衍衍，行庖醺醺。管絃應酬，酣滑。詳延廣樂，奏九成。冠冠夏，胃六莖。僧響起，疑震。天宇駭，地靈驚。億若大帝之所興作，二風之所會。聆金石絲竹之恆韻，匏土革木之常調。干戚羽旄之飾好，

清謳微吟之要妙。世業之所日用。耳目之所聞覺。雖繹紛錯。兼該泛博。提擧所掌之音。蘇昧任禁之曲。以娛四夷之君。以睦八荒之俗。以上外藩燕樂。既苗既狩。爰遊爰豫。藉田以勸勳。大閱以義舉。備法駕。理秋御。顯文武之壯觀。適梁騶之所著。林不槎枿。澤不伐天。斧斯以時。晉邑以道。德連木理。仁延芝草。暗獸爲之育。數丹魚爲之生。游。雲翔龍。澤馬于阜。山圖其石。川形其資。莫黑匪鳥。三趾而來儀。莫赤匪狐。九尾而自投。嘉穎離合以薦。尊。醴泉涌流而湛湛。顯頌祥以曲成。固獨物而兼送。蓋亦明靈之所酬酢。休徵之所俾兆。或收率土。遷善罔既。沐浴而應。宅心靜釋。餘糧栖畝。而弗收。頌聲載路。而洋溢。河洛開奧。符命用出。顯。顯黃鳥。銜書來。飢人謀所尊。鬼謀所秩。劉宗委厥。巽其神器。國玉策於金縢。案圖篋於石室。考歷數之所在。察五德之所泄。量寸旬。消吉日。涉中壘。卽帝位。政正朔。易服色。繼絕世。修廢職。徵職以變。器械以革。顯仁翠明。諷用玄默。非言厚行。陶化染學。縮軀校策。篇章畢就。優賢著於揚歷。匪彰形於觀感。以上嘉祥畢集。遂受漢禪。本枝別幹。蕃屏皇家。勇若任城。才若東阿。抗旂則威震秋霜。摘翰則華擬春葩。英赫雄姿。佐命帝室。相兼二八。將猛四七。赫赫震震。開務有謠。故令斯民親泰階之平。可比屋而爲一。以上人才之盛。一。算祀有紀。天祿有終。傳業禪祚。高謝萬邦。皇恩綽矣。帝德沖矣。讓其天下。臣至公矣。榮操行之獨得。超百王之庸庸。追互卷領與結繩。降留重華而比蹤。尊虛赫胥。藐戲有雄。雖自以爲道汎化以爲隆。世

脩玄同。奚邇不能與之踵武。而齊其風。以上禪位於晉。是故料其建國析其法度。諮其考室。議其舉厝。復之而無數。申之而有裕。非疏綱之士所能精。非鄙俚之言所能具。此八句作一結束。至於山川之偉麗。物產之魁殊。或名奇而見稱。或質異而可書。生之所常厚。洵美之所不渝。其中則有鴛鴦交谷。虎踞龍山。楓鯉之澁。蓋節之淵。砥抵輪衡。銜木償怨。常山平干。銀鼉河開。列眞非一。往往出焉。昌容綵色。棲配周連。玄俗無影。木羽偶仙。琴高沈水而不濡。時乘赤鯉而周旋。帥門使火以驗衛。故將去而林燄。易陽壯客衛之稚質。邯鄲躡步趙之鳴瑟。眞定之梨。故安之栗。醇酎中山。流湑千日。淇澗之荀。信都之棗。雍邱之栗。清流之稻。錦繡襄邑。羅綺朝歌。絳繡房子。綏總洧河。若此之屬。繁富夥夥。非可單究。是以抑而未罄也。以上山川人物之異。一。蓋比物以錯辭。述清都之閑麗。雖選言以簡章。徒九復而遺旨。覽大易與春秋。判殊隱而一致。末上林之墮牆。本前修以作系。八句言此賦不貴麗而貴則。一。其軍容弗犯。信其果毅。糾華綏戎。以戴公室。元勳配管敬之績。歌鍾析邦君之肆。則魏絳之賢。有令聞也。開居臨卷。室邇心還。富仁寵義。職競弗繼。千乘爲之執廬。諸侯爲之止戈。則干木之德。自解紛也。貴非吾尊。重士踰山。親御監門。嚶嚶同軒。擗棗起趙威振八蕃。則信陵之名。若蘭芬也。英辯榮枯。能濟其厄。位加將相。盛賡之策。四海齊鋒。一口所敵。張儀張祿。亦足云也。以上數魏之五傑。一。揜惟庸蜀。與鵠鵠同策。句吳與龜黿。慈同穴。一。自以

爲禽鳥，一自以爲魚鼈。山阜猥積而踣踣，泉流澎湃而映咽。臨窺
潏潏而沮洳，林藪石留而蕪穢，窮幽泄雪，日月恆翳，宅土煖暑，封
疆障蔽，葵荼整刺，昆蟲毒噬，漢罪流穢，黎餘徙習，宵窺葭陋，稟質
蓬脆，巷無紆首，里罕耆耄，或燼髻而左言，或鑊膚而鑽髮，或明發
而燄歌，或浮泳而卒歲，風俗以壑果爲健，人物以戕害爲靈，威儀
所不攝，愆章所不綴，由重山之束阨，因長川之握勢，距遠關以闕
關，時高樓而陞制，薄戍縣繇，雖異殊轡之網，弱卒瑣甲，無異螳螂
之衛，與先世而常然，雖信險而勦絕，揆既往之前迹，即將來之後
轍，咸都迄已傾覆，建鄴則亦顛沛，願非果卵於疊墓焉，至觀形而
懷懼，權假日以餘榮，比朝華而菴藹，覽麥秀與黍離，可作譖於吳
會，（以上設劉吳之陋）先生之言未卒，吳劉二客，應焉相顧，
靡焉失所有，觀容神，盡形茹弛，氣離坐，煥墨而謝曰：「僕黨清
狂，林道闕，濶習夢蟲之忘卒，概進退之惟谷，非常察而無覺，不規
皇輿之軌，獨過以仇，馴之卑，歷執古之醇，雖兼重愷以地，穆，而
辰光而罔定，先生玄識，深頌，得聞上德之至盛，匪同憂於有
聖，抑若春空發，而驚蟄飛，帶龍浮景，而幽泉高鏡，雖星有風
雨之好，人有異同之性，庶觀鄰家，與劉廙，非蘇世而居正，且夫寒
谷豐黍，吹律暖之也，昏情爽曙，箴規顯之也，雖明珠兼寸，尺璧有
盈，曜車二六，三傾五城，未若中錫典章之爲遠也，亮曰：「日不燮，麗
世不兩帝，天經地緯，理有大師，安得齊給守其小辯也哉！」

潘岳西征賦

經史百家雜鈔 卷五 詞賦上三

歲次玄枵，月旅絳賓。丙丁統日，乙未御辰。潘子憑軾西征，自
京徂秦，適謂然歎曰：「古往今來，邈矣悠哉，寥廓惚恍，化一氣而
甄三才。此三才者，天地人之道。唯生與位，謂之大寶。生有修短之命，
位有通塞之遇。鬼神莫能要，聖智弗能豫。常休明之盛世，託菲薄
之陋質。納旌弓於鉉六，讚虛績於帝室。嗟鄙夫之常累，固既得而
患失。無柳季之直道，佐士師而一黜。武皇忽其升遐，八音遏於四
海。天子棲於諒闇，百官聽於冢宰。彼負荷之殊重，雖伊周其猶殆。
親七貴於漢庭，壽一姓之或在。無危明以安位，祇居逼以示事。陷
亂逆以受戮，匪禍降之自天。孔隨時以行藏，邈與國而舒卷。苟蔽
微以繆章，患過避之未遑。悟山潛之逸士，卓長往而不反。陋吾人
之拘繫，飄萍浮而蓬轉。寮位傷其隆替，名節濫以墜落。危素卵之
累殼，甚元覽之巢幕。心戰懼以兢悚，如臨深而履薄。夕獲歸於都
外，宵未中而難作。匪擇木以棲集，眇林焚而鳥存。（以上言遭楊
駢之難）遭千載之嘉會，皇合德於乾坤。弛秋霜之嚴威，流春澤
之渥恩。甄大義以明賞，反初服於私門。皇鑒揆余之忠誠，俄命余
以末班。牧疲人於西夏，攜老幼而入關。叩去魯而顧歎，李過沛而
涕零。伊故鄉之可懷，疚聖達之幽情。劉匹夫之安土，邈投身於鎬
京。猶犬馬之戀主，竊託慕於闕庭。眷望洛而掩涕，思經綏於墳塋。
（以上言授長安令將西征，而戀闕）爾乃越平樂，過御郵，秣馬
皋門，稅駕西周。（對洛陽之東周，言則長安爲西周，對鞏縣之東
周，言則洛邑爲西周。）遠矣姬德，興自高辛。思文后稷，厥初生民。

率西水清，化流成曲，詐隆昌發，舊邦維新。旋牧野而歷茲，愈守桑以執競。夜申旦而不寐，憂天保之未定。惟泰山其猶危，祀八百而餘慶。望亡王之驕淫，實南巢以投命。坐積薪以待然，方指日而比盛。人度亡之乖舛，何相越之遼邇。考土中於斯邑，成建都而營樂。既定鼎於郊，邇逢續繼而啓。縣平失道而來，遷緊二國而是祐。豈時王之無僻，賴先哲以長懋。以上洛陽。望國北之兩門，感號鄴之納惠。計子獨之榮福，尤關西之効辰。重義帶以定襄，宏大順以籍世。靈壘川以止圖，晉演義以獻說。春景悼以迄巧，政凌遲而彌季。俾庶朝之權逆，歷兩王而干位。路十葉以遠綴，邦分崩而爲二。竟橫噬於虎口，隱文武之神器。深孝水而濯纓，嘉美名之在茲。天赤子於新安，坎路側而蹙之。享有千秋之號，子無七旬之期。雖勉厲於延吳，實潛傷乎余慈。防山川以懷古，懷撓轉於中途。虐項氏之肆暴，坑降卒之無辜。激秦人以歸德，成劉后之來蘇。事同汎而好還，卒宗滅而身屠。以上新安。經澠池而長想，停余車而不進。秦虎狼之強國，趙侵弱之餘墟。超入險而高會，杖命世之英蘭。恥秦瑟之偏鼓，提西岳而接刃。每十城之虛壽，奄咸陽以取僞。出申威於河外，何猛氣之咆勃。入屈節於廉公，若四體之無骨。處智勇之淵偉，方鄙宏之忿憤。雖改日而易歲，無等級以寄言。當光武之蒙塵，致王誅子赤眉。異奉辭以伐罪，初垂翅於邈路。不尤嘗以掩德，終奮翼而高舉。建佐命之元勳，振皇綱而更維。以上上澠池。登崑坂之威夷，仰崇嶺之嵯峨。畢託墳於南陵，文違風於北

阿。蹇哭孟以無敗，襄墨縶以授戈。曾曼輪之不返，蔡三帥以濟河。值庸主之矜懷，治肆叔於朝市。任好綽其餘裕，獨引過以歸己。明三敗而不黜，卒陵晉以雪恥。豈虛名之可立，良致霸其有以降曲。嶠而憐號，託與國於亡虞。貪誘賂以資郡，不及腹而就拘。垂棘反於故府，屈產服于晉輿。德不建而民無援，仲雅之祀忽諸。以上嶠坂。我徂安陽，言陟陟郭。行乎漫漶之口，憩乎曹陽之墟。美哉邈乎茲土之舊也，固乃周郡之所分，二南之所交。曠趾信於關雎，窮廢應乎鵲巢。感漢比之剝亂，朝流亡以離析。卓滔天以大滌，劫宮廟而遷述。俾萬乘之盛尊，降遙思於征役。願請旋於僊汎，旣獲許而中惕。追皇駕而驟戰，望玉輅而縱轡。痛百寮之勤王，咸畢力以致死。分身首於鋒刃，洞胸腋以流矢。有襄裳以投岸，或擁袂以赴水。傷梓機之攝小，撮舟中而拘指。以上陝州。升曲沃而惆悵，惜兆亂而兄替。枝末大而本拔，都偶國而禍結。賊札亂其高麗，委曹吳而成節。何莊武之無恥，徒利開而義閉。以上曲沃。誤用。躡函谷之重阻，看天險之襟帶。迹諸侯之勇怯，算嬴氏之利害。或開關以延敵，競遞逃以奔竄。有喋門而莫啓，不窺兵於山外。連雞互而不棲，小國合而成大。豈地勢之安危，信人事之否泰。漢六葉而拓畿，縣弘農而還關。厭紫極之閒敞，甘飲行以遊盤。長傲資於柏谷，妻觀貌而獻餐。噫匹婦其已泰，胡厥夫之謬官。昔明王之巡幸，固清道而後往。懼衝擊之或變，峻徒御以誅賞。彼白龍之魚服，挂豫且之密網。輕帝重於天下，奚斯漸之可長。以上函谷。

宏農。弔展國於涇，涇遭世之厄，探隱伏於鮮明，委騰賊之趙，加顯戮於儲貳，絕肌膚而不顧，作歸來之悲，徒望思其何補。以上涇。紛吾既遭此全節，又繼之以繁，問休牛之故，林，感殺名於桃園，發閭鄉而警，策黃卷以濟，譚華嶽之陰，陸觀高掌之遺蹤，憶江使之反壁，告亡期於祖龍，不語怪以徵異，我聞之於孔公，愾韓馬之大憂，阻關谷以稱亂，魏武赫以遂，霍奉義辭以伐叛，彼雖衆其爲用，故制勝於妙算，研揚桴以振，張繼瓦解而冰泮，超途遁而奔狄，甲卒化爲京觀，以上潼關。華陰，倦狹路之迫隘，軌躊躇以低仰，秦而郊始闢，豁爽塏以宏壯，黃壩千里，沃野彌望，華實紛敷，桑麻條暢，邪昇襄斜，石濱汧，晉雞前鳴，甘泉後涌，面終南而背雲陽，跨平原而連嶓冢，九陵嵒薛太一，龍卷吐清風之隱，辰納歸雲之鬱，翁南有玄，霸素灋，湯井溫谷，北有清渭，濁涇，蘭池周曲，浸決鄧白之渠，漕引淮海之粟，林茂有鄂之竹，山挺藍田之玉，班迹陸海珍藏，張鉞神皋，隴區此西賓所以言於東主，安處所以適於惡虛也，可不謂然乎。以上通寫關中氣象。勁松彰於歲寒，貞臣見於國危，入鄧都而抵掌，義桓友之忠，規竭股肱於昏主，赴塗炭而不移，世善職於司徒，緇衣傲而改爲，履大戎之侵地，疾幽后之譴，慈舉僞烽以沮衆，淫嬖褒以縱，惡軍敗戲水之上，身死驪山之北，赫赫宗周，威爲亡國，又有繼於此者，異哉，秦始皇之爲君也，傾天下以厚葬，自開闢而未聞，匠人勞而弗圖，俾生埋以報勤，外雅西楚之禍，內受牧豎之焚，語曰：「行無

禮，必自及。」此非其効與。以上驪山。乾坤以有親可久，君子以厚德載物，魏夫漢高之興也，非徒聰明神武，豁達大度而已也，乃實慎終追舊，篤誠敦愛，澤靡不漸，恩無不逮，率士且弗遺，而況於鄉里乎？況於卿士乎？斯時也，乃慕爲舊，豐制造新邑，故社易置，粉榆遷立，街衢如一，庭宇相襲，渾錐大而亂，汶各設家而競入，轡舍怒於鴻門，沛闕蹙而來，王范謀害而弗許，陰授劍以約，莊彘白刃以萬舞，危冬葉之待霜，腹虎尾而不噬，實要伯於子房，樊抗憤以厄酒，咀彘肩以激揚，忽蛇變而龍，雄霸上而高，廢增遷怒而橫，撞碎玉斗其何傷。以上新豐。霸上，嬰晉組於軹塗，投素車而肉袒，疏飲餞於東都，畏極位之盛，滿金墉，鬱其萬雉，峻嶺峭以繩直，展飲馬之陽橋，踐宣平之清闕，都中雜遝，戶千人億，華夷士女，駢田逼側，展名京之初儀，即新館而泣，職隨疲鈍以臨朝，勛自強而不息。以上入長安。於是孟秋爰謝，聽覽餘日，巡省農功，周行廣室，街里蕭條，邑居散逸，營宇寺署，肆廢管庫，葦芮於城隅者，百不處一，所謂尙冠，修成黃棘，宣明建陽，昌陰北煥，南平皆夷，漫滌蕩亡其處，而有其名，爾乃階長樂，登未央，汎太液，凌建章，繁駁娑而款，駘盤，諸格詣而饗，承光徘徊，桂宮惆悵，柏梁驚雉，維於臺殿，狐兔窟於殿傍，何黍苗之離離，而余思之芒芒，洪鐘頤於殿廟，乘風廢而弗縣，禁省鞠爲茂草，金狄遷於霸川。以上歡故宮之燕慶。懷夫蕭魏邴之相，辛李衛霍之將，銜使則蘇屬國，震遠則張博望，救而奔倫，敘兵舉而皇威暢，臨危而智勇奮，投

命而高節亮。賢乎稔侯之忠孝淳深。陸賈之優游宴喜。長卿淵雲之文。子長政駿之史。趙張三王之尹京。定國釋之之聽理。汲長孺之正直。鄭當時之推士。終童山東之英妙。賈生洛陽之才。子飛翠綏拖鳴玉以出入。禁門者紫矣。或被髮左衽。奮迅泥滓。或從容傳會。望表知裏。或著顯聲而嬰時。或有大才而無貴仕。皆揚清風於上烈。垂令聞而巳。想珮聲之遺響。若鏗鏘之在耳。當晉風恭顯之任勢也。乃靈灼四方。發耀都鄙。而死之日。曾不得與夫十餘公之徒。隸齒。才難不其然乎。以上懷漢世之人才。以下周覽長安城郭。郊原古迹。弔古傷懷。一望漸臺而扼腕。臬豆猾而餘怒。揖不疑於北闕。賦棹里於武庫。酒池鑒於商辛。追覆車而不寤。曲陽借於白虎。化奢淫而無度。命有始而必終。孰長生而久視。武雄略其焉在近。惑文成而溺五利。伴造化以制作。窮山海之奧秘。靈若翔於神島。奔鯨浪而失水。燐燐幣於漫沙。限明月以雙墜。擢仙掌以承露。干雲漢而上至。致邛蜀其奚難。惟余欲而是志。縱逸遊於角旌。絡甲乙以珠翠。忍生民之減半。勒東嶽以虛美。超長懷以遐念。若循環之無賜。以上弔漢武帝。較面朝之煥炳。次後庭之猶靡。壯當熊之忠勇。深辭登之明智。綸髮髮以光鑒。趨輕體之纖麗。咸善立而辟流。亦寵極而禍侈。以上弔后妃四人。津便門以右轉。究吾境之所暨。掩細柳而撫劍。快孝文之命帥。周受命以忘身。明戎政之果毅。距華蓋於壘和。案乘輿之尊轡。肅天威之臨顏。率車禮以長擅。輕棘霸之兒戲。重條侯之偃賞。以上弔周亞夫。素杜鄧其焉在。云幸里之前號。潤轡駕而容與。袁武安以異悼。爭伐趙以徇國。定廟算之勝負。扞矢言而不納。反推怨以歸咎。未十里於遷路。尋賜劍以刎首。嗟主闇而臣嫉。禍於何而不有。以上弔白起。觀秦墟於渭城。冀闕細其煙盡。竟陸殿之餘基。裁峻屹以隱嶼。想趙使之抱壁。劉睨楹以抗憤。燕圖窮而荆發。紛絕袖而自引。筑聲厲而高靈。狙潛鉛以脫服。據天位其若茲。亦狼狽而可惡。簡良人以自輔。謂斯忠而執實。寄苛制於捐灰。矯扶蘇於朔邊。儒林填於坑葬。詩書燬而為煙。國滅亡以斷後。身刑轢以啓前。商法焉得以宿黃。大何可復。率野蒲變而成脯。苑鹿化以爲馬。假譴逆以天權。錯衆口而寄坐。兵在頸而顧問。何不早而告我。願黔黎其誰聽。惟請死而獲可健。嬰之果決。敢討賊以紓禍。勢土崩而莫振。作降王於路左。以上弔秦之君臣。蘊收圖以相鄧。料險易與衆寡。羽天與而弗取。冠沐猴而縱火。貫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以喻其高下也。以上弔項羽。感市閭之故井。歎尸韓之舊處。承屬號而守闕。人百身以納贖。豈生命之易投。誠惠愛之洽著。訂望之以求直。亦余心之所惡。思夫人之政術。實幹時之良具。苟明法以釋憾。不愛才以成務。弘大體以高貴。非所望於黷傳。以上弔韓延壽。造長山而慷慨。偉龍顏之英主。胸中豁其洞開。聲善湊而必舉。存威格乎天風。亡墳掘而莫禦。臨揀坎而累井。步毀垣以延佇。感安陵而無識。諒惠聲之寂寞。弔爰絲之正義。伏梁劍於東郭。訊景皇於陽邱。奚信譖而矜諛。隕吳於局下。豈

發怒於一城。成七國之稱亂，翻助逆以誅錯。恨過聽而無討，茲沮善而勸惡。西孝元於渭壘，執奄尹以明貶。褒夫君之善行，廢園邑以崇儉。過延門而責成，忠何辜而爲戮。陷社稷之王章，伸幽死而莫鞠。怵淫嬖之旬忍，則皇統之孕育。張氏之姦漸，賂漢宗以傾覆。刺哀主於薜域，晉天僧於高安。欲法葬而承羞，求終古而不刊。既唐園之孤墳，悲平后之專溺。疾厥父之雲逆，蒙漢恥而不雪。激義誠而引決，赴丹燭以明節。投宮火而焦糜，從灰燼而俱滅。以上弔漢代七陵。驚欄橋而旋軫，歷敵邑之南垂。門礧石而梁木，蘭兮構阿房之屈奇。疏南山以表關，倬樊川以激池。役鬼脩其猶，矧人力之所爲。工徒斲而未息，義兵紛以交馳。宗祧汗而爲沼，登斯宇之獨巽。山爲新之九廟，夸宗虞而祖黃。驅吁嗟而妖臨，搜倭哀以拜郎。誦六藝以飾姦，焚詩書而面牆。心不則於德義，雖異術而同亡。以上弔秦始皇王莽。宗孝宣於樂游，紹衰緒以中興。不獲事於敬養，盡加隆於園陵。兆惟奉明，呂號千人。凱諸故老，造自帝詢。隱王母之非命，縱豎樂以娛神。雖靡率於舊典，亦觀過而知仁。以上弔孝宣帝。憑高望之陽隈，瞻川陸之汗隆。開襟乎清暑之館，游目乎五柞之宮。交渠引漑，激湍生風。乃有昆明池乎其中，其池則湯湯汗汗，濕漑瀾漫。浩如河漢，日月麗天。出入乎東西，且似鳴谷夕類。虞淵昔豫章之名字，披玄流而特起。儀景星於天漢，列牛女以變時。同萬載而不傾，奄摧落於十紀。擢百尋之層觀，今數仞之餘趾。以上弔漢武昆明池。振驚于飛，鳥躍鴻

漸。乘雲頡頏，隨波澹淡。澹滑潏潏，嗟嘆震震。華蓮爛於淅淅，青蓉蔚乎翠微。伊茲池之舉穿，肆水戰於荒服。志動遠以極武，良無要於後福。而榮疏華實，水物惟錯。乃有瞻乎原陸，在皇代而物土。故毀之而又復。以上池上風景。凡厥寮師，既富而教。咸帥貪憤，同整機權。收智謀獲，引繳舉效。錄夫有室，愁民以樂。徒觀其鼓柁迴輪，漚釣投網。垂餌出入，挺叉來往。纖經連白，鳴根厲響。貫恩尾，掣三牽兩。於是馳青覬於網鉅，解頰鯉於黏微。華飭躍鱗，素纓揚馨。雍人縷切，鸞刀若飛。應刀落組，羅羈爭牽。紅鮮紛其初載，賓旅竦而遲御。既餐服以屬厭，泊恬靜以無欲。迴小人之腹，爲君子之慮。以上池上觀魚。兩乃端策拂齒，彈冠振衣。徘徊鄠鎬，如渴如飢。心翹勤以仰止，不加敬而自祇。豈三聖之敢夢，竊十亂之或希。經始靈臺，成之不日。惟鄠及鄠，仍京其室。庶人子來，神降之吉。敬德延祚，莫二其一。永惟此邦，云誰之識。越可略聞，而難臻其極。子蘭鋤以借父，訓秦法而著色。耕讓畔以聞田，沾姻化而生棘。蘇張喜而詐騁，虞內愧而訟息。由此觀之，土無常俗，而教有定式。上之遷下，均之埏埴。五方雜會，風流潤渚。情農好利，不昏作勞。密邇獫狁，戎馬生郊。而制者必割，實存操刀人之升降。與政隆替，杖信則莫不用情，無欲則賞之不竊。雖智弗能理，明弗能察。信此心也，庶免夫戾，如其禮樂，以俟來哲。以上周與秦並舉，明俗隨教爲轉移。

潘岳秋興賦並序

君十有四年，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以太尉掾兼虎賁中郎將，寓直于散騎之省，高閣連雲，陽景罕曜。珥蟬冕而襲紈綺之士，此焉遊處。僕野人也，僊息不過茅屋茂林之下，談詰不過農夫田父之客。攝官承乏，猥廁朝列。夙興晏寢，匪遑底甯。譬猶池魚籠鳥，有江湖山藪之思。於是染翰操紙，慨然而賦。于時秋也，故以「秋興」命篇。其辭曰——

四運忽其代序兮，萬物紛以週薄。覽花蔕之時育兮，察盛衰之所託。感冬索而春敷兮，嗟夏茂而秋落。雖末士之榮悴兮，伊人情之美惡。善乎宋玉之言曰：「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慘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送將歸兮，夫送歸懷慕徒之戀兮，遂行有羈旅之憤。臨川感流以歎逝兮，登山懷遠而悼近。彼四感之疚心兮，遭一塗而難忍。嗟秋日之可哀兮，諒無愁而不盛。以上引宋玉之言自寫秋懷。野有歸燕，隱有翔隼，游氣朝興，橫集夕隕。於是乃屏輕絳，釋纖綈，藉莞藟，御袷衣。庭樹橫以灑落兮，勁風戾而吹帷。蟬嘒嘒以寒吟兮，鴈颺颺而南飛。天晃朗以彌高兮，日悠揚而浸微。以上言秋日之景。何微陰之短晷，覺涼夜之方永。月墮隴以含光兮，露淒清以凝冷。熠燿燿於階闔兮，蟋蟀鳴乎軒屏。聽離鴻之晨吟兮，望流火之餘景。宵耿介而不寐兮，獨展轉於華省。悟時歲之遒盡兮，慨俛首而自省。斑駁駁以承弁兮，素髮頽以垂領。仰羣儒之逸軌兮，攀雲漢以遊屏。登春臺之

熙熙兮，珥金貂之炯炯。苟趣舍之殊途兮，庸詎識其躁靜。以上，歷夜景而自傷。聞至人之休風兮，齊天地於一指。彼知安而忘危兮，固出生而入死。行投趾於容跡兮，殆不踐而獲底。闕側足以及泉兮，雖猴援而不履。龜祀骨於宗祏兮，思反身於綠水。且斂衽以歸來兮，忽投綬以高厲。排東皇之妖壤兮，輸黍稷之餘稅。泉涌湍於石間兮，菊揚芳於岸瀝。淅秋水之涓涓兮，玩遊鱗之激激。逍遙乎山川之阿，放曠乎人間之世。「優哉游哉，聊以卒歲！」以上，因世途危險，思欲投綬歸去。

潘岳笙賦

河汾之寶，有曲沃之懸匏焉。鄭魯之珍，有汶陽之孤篴焉。若乃縣蔓紛敷之麗，浸潤靈液之滋。隅隈夷險之勢，禽鳥翔集之嬉。固衆作者之所詳，余可得而略之也。徒觀其制器也，則審洪纖，面短長，副生弊，裁熟簣。設官分羽，經徵列商。泄之反譴，厭焉乃揚。管撥蘿而表列，胥要妙而含清。各守一以司應，統大魁以爲笙。以上制笙之器。基黃鐘以舉韻，望儀鳳以擗形。寫皇靈以捕羽，摹鸞音以厲聲。如鳥斯企，翾翾歧歧。明珠在味，若銜若垂。修燭內辟，餘簫外透。駢田獵獵，鉅參差。以上笙音之異。於是乃有始泰終約，前榮後悴。激憤於今賤，永懷乎故貴。衆滿堂而飲酒，獨向隅而掩淚。援鳴笙而將吹，先嘯噓以理氣。初雅容以安暇，中佛鬱以拂憤。終鬼峨以蹇謬，又颯瑟而繁沸。罔孟浪以惆悵，若欲絕而復肆。櫛櫛繹以奔逸，似將放而中匱。以上始貴後賤者吹笙之

象。慨愴惻滅，嗚呼燈燭。沉淫泥壓，雪燭發。或案衍夷靡，或嫖

勇劇急。或既往不返，或已出復入。徘徊布流，渙衍膏髮。舞既蹈而

中，輟節將撫而不及。樂聲發而盡室歡，悲音奏而列坐泣。以上，

笙晉之變。○穠纖翻以麗幽，實越上簫而通下管。應吹噓以往來，

隨抑揚以虛滿。勃慷慨以移亮，願躊躇以舒緩。張女之哀彈，流

廣陵之名散。詠園桃之天天，歌霜下之暮暮。歌曰：「棘下纂纂，朱

實離離。宛其死矣，化為枯枝。人生不能行樂，死何以虛謠爲。」

（以上，由悲轉樂。）爾乃引飛龍，鳴鸚鵡，變鴻翔，白鶴飛。子喬輕

舉，明君復歸。荆王唱其長吟，楚妃歎而增悲。夫其悽唳辛酸，嚶嚶

關關，若離鴻之鳴子也。含嘲啞語，雅雅啾啾。若羣雞之從母也。都

持劫悟，泓宏融奇。哇咬嘲啞，壹何察惠。訣厲悄切，又何聲折。以上，

上晉之最極變態。○苦夫時陽初暖，臨川送離。酒酣徒援，樂闋日

移。疏客始闌，主人微疲。弛絃稍竊，微填屏簾。爾乃促中筵，攜友生

解嚴頤，掘幽情。披黃包，以援甘。傾縹瓷，以酌醴。光燄儼其惜列，雙

不易之德音，其孰能與於此乎？（以上，言聲音與政通。）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

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

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以上，悔悟思歸。）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

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眴庭柯以

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

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

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以上，初歸之景。○歸去來兮，諸

息交以絕遊。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

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

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邱。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香

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以上，謝絕交游，流連林壑。○已矣

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遑遑欲何之？富貴非

命，

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以上，委心任

命。

鮑照燕城賦：

灞池平原，南馳蒼梧漲海。北走紫塞，雁門。拖以漚渠，輒以崑

全盛之時，車挂轎，人駕肩，展開撲地，歌吹沸天。華貨鹽田，鍾利銅山，才力雄富，士馬精妍，故能修泰法，佚周令，割崇墉，剝滌通，圖修世以休命，是以板築雉堞之殿，并幹絳栢之廊，格高五嶽，袤廣三墳，倅若斷岸，蓋似長雲，製磁石以禦衝，砌續縷以飛文，觀基扇之固護，將萬祀而一看出入三代五百餘載，竟瓜剖而豆分，（以上言昔時之盛。）澤葵依井，荒葛罥塗，垣羅虺蜥，階闌麇蛄，木魅山鬼，野鼠城狐，風噪雨嘯，昏見晨趨，饑鷹厲吻，寒鴟嚇雛，伏虺藏虎，乳血餐腐，崩榛塞路，崢嶸古戍，白楊早落，塞草前衰，稜稜霜氣，藏藏風威，孤蓬自振，蔞砂坐飛，萍蓬而無際，縹緲紛其相依，通池既已夷，陵隅又已頽，直視千里外，惟見起黃埃，凝思寂聽，心傷已摧，（以上言近日之衰。）若夫蕩屬蘭，歌堂舞閣之基，璇淵碧樹，七林釣渚之館，吳蔡齊秦之聲，魚龍爵馬之玩，皆靈歌燼滅，光沈響絕，東都妙姬，南園麗人，蕙心執質，玉貌辭屑，莫不埋魂幽石，委骨窮塵，豈憶同輿之淪樂，離宮之苦辛哉！天道如何，吞恨者多，抽琴命操，為蕪城之歌，歌曰：邊風急兮城上寒，并徑滅兮邱隴殘，千齡兮萬代，共盡兮何言？

庾信哀江南賦

粵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盜移國，金陵瓦解，余乃竄身荒谷，公私塗炭，華陽奔命，有去無歸，中興道銷，窮於甲戌，三日哭於都亭，三年囚於別館，天道周星，物極不反，傳燹之但悲身世，無處求生，哀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以上敘所以作賦之由。）昔

桓君山之志事，杜元凱之平生，並有著書，咸能自敘，潘岳之文彩，始述家風，陸機之辭賦，先陳世德，信年始二毛，即逢喪亂，貌是流離，至於暮齒，燕歌遠別，悲不自勝，楚老相逢，泣將何及，畏南山之雨，忽踐秦庭，讓東海之濱，遂餐周粟，下亭澤泊，高橋羈旅，楚歌非取樂之方，魯酒無忘憂之用，追爲此賦，聊以紀言，不無危苦之辭，惟以悲哀爲主，（以上言已遭逢喪亂，不能無言愁之作。）日暮途遠，人間何世，將軍一去，大樹飄零，壯士不還，寒風蕭瑟，荊璧睨柱，受連城而見欺，越書橫階，捧珠槃而不定，鍾儀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孫行人，留守西河之館，申包胥之頓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淚盡，加之以血，劍臺移柳，非玉關之可望，華亭鶴唳，豈河橋之可聞，（以上言已奉使被留，不得生還。）孫策以天下爲三分，衆纔一旅，項籍用江東之子弟，人惟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豈有百萬義師，一朝捲甲，芟夷斬伐，如草木焉，江淮無涯岸之阻，亭壁無藩籬之固，頭會箕歛者，合從締交，鋤綏棘矜者，因初乘便，將非江表王氣，終於三百年乎？是知并吞六合，不免軼道之災，混一車書，無救平陽之禍，嗚呼！山岳崩頽，旣履危亡之運，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懷愴傷心者矣，（以上追痛梁亡。）況復舟楫路窮，星漢非乘槎可上，風飆道阻，蓬萊無可到之期，窮者欲達其言，勞者須歌其事，幽士衡聞而撫掌，是所甘心，張平子見而陋之，固其宜矣，（以上言已不得東歸而作賦。）我之掌庾承周，以世功而爲族，經邦佐漢，用論道而當官，稟嵩華之玉

石，泗河洛之波瀾。居負洛而重世，邑臨河而晏安。遠永嘉之艱虞，始中原之乏主。民枕倚於牆壁，路交橫於豺虎。值五馬之南奔，逢三星之東聚。彼凌江而建國，始播遷於吾祖。分南陽而賜田，裂東嶽而詐土。陳茅宋玉之宅，穿徑臨江之府。水木交運，山川崩竭。家有直道，人多金節。訓子見於淳深，事君彰於義烈。新塋有生祠之廟，河南有胡誓之鵠。以上敘世德。一沉乃少微真人，天山逸民。階庭空谷，門巷蒲輪。移談講樹，就簡書筠。降生世德，載誕真臣。文詞高於甲觀，模楷盛於漳濱。嗟有道而無鳳，歎非時而有麟。既奸回之吳逆，終不悅於仁人。以上敘信之祖父。王子洛濱之歲，蘭成射策之年。始含香於建禮，仍矯翼於崇賢。游洛雷之譟肆，齒明離之寶筵。既傾蠡而酌海，遂測管以窺天。方塘水白，釣渚池圓。侍戎賴於武帳，聽雅曲於文絃。乃解懸而通籍，遂崇文而會武。居等轂而掌兵，出蘭池而典午。論兵於江漢之君，拭玉於西河之主。以上信自敘仕梁時事。於是朝野歡娛，池臺鐘鼓。里爲冠蓋，門成郊魯。連茂苑於海陵，跨橫塘於江浦。東門則鞭石成橋，南極則鑄銅爲柱。橘則園植萬株，竹則家封千戶。西養浮玉，南琛沒羽。吳歛越吟，荆蠻楚舞。草木之遇陽春，魚龍之逢風雨。五十年中，江表無事。王欽爲和親之侯，班超爲定遠之使。馬武無預於甲兵，馮唐不論於將帥。以上追述梁承平之盛。一豈知山嶽闌然，江湖漭泆。漁陽有閭，左戎卒離。石有將兵，都尉天子方冊。詩書定禮樂，設重雲之講。關士林之學，談劫燼之灰飛。辨常星之夜落，地平魚

齒，城危獸角。臥刁斗於榮懷，絆龍媒於平樂。宰衡以干戈爲兒戲，摯紳以清談爲蘭略。乘桴水以膠船，馭奔駒以朽索。小人則將及水火，君子則方成援鶴。微軀不能救鹽池之賊，阿膠不能止黃河之濁。旣而魴魚鱗尾，四郊多壘。殿狎江鷗，宮鳴野雉。墟廬去國，餘隴失水。見披髮於伊川，知百年而爲戎矣。以上言侯景兵起，梁君臣忽於武備。一彼好逆之熾，盛久遊魂而放命。大則有鯨有鯢，小則爲梟爲獍。負其牛羊之力，囚其水草之性。非玉獨之能調，豈璿璣之可正。值天下之無爲，尙有欲於羈縻。飲其琉璃之酒，賞其虎豹之皮。見胡柯於大夏，識鳥卵於條枝。豺牙密厲，虺毒潛吹。輕九鼎而欲問，開三川而遂觀。以上敘侯景內附。一始則王子召戎，恣臣介冑。旣官政而難邊，遂帥言而泄漏。望廷尉之連囚，反淮南之窮寇。出狄泉之蒼鳥，起橫江之困獸。地則石鼓鳴山，天則金精動宿。北闕龍吟，東陵麟圖。以上敘臨賀王通侯景。一爾乃桀黠構扇，馮陵畿甸。擁狼望於黃圖，填虛山於赤縣。青袍如草，白馬如練。天子履端廢朝，單于長圍高宴。兩觀當戟，千門受箭。白虹貫日，蒼鷹擊殿。竟遭夏竦之禍，終視堯城之變。官守無奔問之人，干戚非平戎之戰。陶侃空爭米船，劉榮虛搖羽扇。以上敘景圍臺城。一將軍死綬，路絕長圍。烽隨星落，書逐驚飛。遂乃輶分趙裂，鼓臥旂折。失羣班馬，迷輪亂轡。猛士嬰城，謀臣卷舌。昆陽之戰，衆走林常山之陣。始奔穴五郡，則兄弟相悲。三州則父子離別。以上敘援兵不至。一護軍慷慨，忠能死節。三世爲將，終於此滅。泗陽忠

壯，身參未將。兄弟三人，義聲俱倡。主辱臣死，名存身喪。敵人歸元，三軍懷悅。尙書多算，守備是長。雲梯可拒，地道能防。有齊將之閉壁，無燕帥之臥牆。大事去矣，人之云亡。申子奮發，勇氣咆勃。實總元戎，身先士卒。胃落魚門，兵填馬窟。屢犯通中，頻遭刮骨。功業天枉，身名埋沒。以上敘韋江羊柳諸將。或以軍翼翳披，虎威狐假。沾漬鋒鏑，脂膏原野。兵弱虜強，城孤氣寡。聞鶴唳而心驚，聽胡笳而淚下。據神亭而忘戰，臨橫江而棄揚。崩於鉅鹿之沙，碎於長平之瓦。以上總言敗軍之狀。於是桂林顛覆，長洲糜潰。潰潰沸騰，茫茫慘澹。天地離阻，神人慘酷。晉鄭隱依魯衛，不睦。競動天關，爭迴地軸。探雀殼而未飽，待熊蟠而詎熟。乃有車側郭門，筋懸廟屋。見同曹社之謀，人有秦庭之哭。以上敘臺城陷，武帝死，遂冒信自赴秦。爾乃假刻璽於關塞，稱使者之酬對。逢郢坂之義，燒仙影門之征稅。乘白馬而不前，策青驪而轉礙。吹落葉之扁舟，飄長風於上游。彼鐸牙而鉤爪，又循江而習流。排青龍之戰艦，闢飛鷲之船機。張遮障於赤壁，王澄下於巴邱。乍風濤而射火，或箭重而回舟。未辨鑿於黃蓋，已先沈於杜侯。落帆黃鶴之浦，護船鷗鷺之洲。路已分於湘漢，星猶看於斗牛。以上敘自金陵達江陵。若乃陰陵路絕，鈞臺斜趨。望赤壁而沾衣，據烏江而不渡。雷池橫浦，鵲陵焚成。旅舍無煙，巢禽無樹。謂荆獨之杞梓，庶江漢之可恃。淮海維揚，三千餘里。過漂渚而寄食，託蘆中而渡水。屈於七澤，灌於十死。以上敘途中飄泊之狀。嗟天保之未定，見股愛

之方始。本不達於危行，又無情於祿仕。謬掌衛於中軍，濫尸承於御史。信生世等於龍門，辭親同於河洛。率立身之遺訓，受成書之顧託。書三世而無慚，今七葉而方落。泣風雨於梁山，惟枯魚之銜索。人敬斜之小徑，掩蓬蒿之荒扉。就汀洲之杜若，待蕭蕭之單衣。以上敘復見用於元帝，而憂其不終。於時西楚霸王，劍及繁陽，舉兵金匱。校戰玉堂，蒼龍赤雀，鐵軸牙檣。沈白馬而奮衆，負黃龍而渡江。海潮迎艦，江萍送王。戎車屯於石城，戈船掩於淮泗。諸侯則鄧伯前驅，盟主則荀曇暮至。剖巢窟穴，奔騰走賊。埋長狄於駒門，斬蚩尤於中冀。然腹爲燈，飲頭爲器。直虹貫壘，長星屬地。昔之虎踞龍蟠，加以黃旗紫氣。莫不隨狐兔而窟穴，與風塵而疹瘁。西瞻博望，北臨元圃。月榭風臺，池平樹古。倚弓於玉女腮，屏繫馬於鳳凰樓柱。仁壽之鐘徒懸，茂陵之書空聚。以上敘陳霸先滅侯景而故都終不可復。若夫立德立言，謨明寅亮。聲超於繫表，道高於河上。更不遇於浮邱，遂無言於師曠。以愛子而託人，知西陵而誰望。非無北闕之兵，猶有雲臺之仗。以上弔簡文帝。司徒之妻，裏經綸，孤偃之惟王。實勤橫調，戈而對霸王。執金鼓而問賊臣，平吳之功，壯於杜元凱。王室是賴，深於溫太真。始則地名全節，終則山稱枉人。南陽校書，去之已遠。上蔡逐獵，知之何晚。以上弔王僧辯。鎮北之負譽矜前，風飄凜然。水神遺箭，山靈見鞭。是以疊熊傷馬，浮蛟沒鷲。才子併命，俱非百年。以上弔邵陵王綽。中宗之夷凶嗜亂，大雪冤恥。去代邸而承基，遷舊郊而募祀。

辰哲章於司錄，歸餘風於正始。沈疴則方遘其欲，藏疾則自矜於已。天下之事，汲焉諸侯之心，搖矣。既而齊交北絕，秦患西起，況肯臨而懷楚，異端委而開吳。驅綠林之散卒，拒驪山之叛徒。營軍梁，登寬乘巴淪，問諸淫昏之鬼，求諸厭劾之巫。荆門遭虞延之戮，夏口播遠泉之誅。茂因親以教愛，忍和樂於贊弧。既無謀於肉食，非所望於論都。未深思於五難，先自擅於三端。登陽城而避險，臥砥柱而求安。既貪多於惡刻，實志勇而形殘。但平觀於時變，本無情於急難。地惟黑子，城猶彈丸。其怨則斷，其盟則寒。豈冤禽之能塞海，非愚叟之可移山。（以上敘元帝中興之義不終。）況以殄氣朝浮，妖精夜殞。赤烏則三朝夾日，蒼雲則七重圍軫。亡吳之歲，既窮入郢之年。斯盡周舍，劉惔結秦冤。有南風之不競，值西鄰之黃官。俄而梯衝亂舞，冀馬雲屯。餒秦車於暢轂，吞涉鼓於雷門。下陳倉而運弩，渡臨晉而橫船。雖復楚有七澤，人稱三戶。箭不匿於六聚，雷無驚於九虎。辟洞庭兮落木，去潯陽兮極浦。熾火兮焚旗，貞風兮害蠱。乃使玉輜揚灰，龍文折柱。（以上敘江陵之亡。）下江餘城，長林故營。徒思掛馬之秣，未見灑牛之兵。章曼支以殺走，宥之荷以旅行。河無冰而馬渡，關未曉而鶴鳴。忠臣解臂，君子吞聲。幸望祭之所，雲夢偽遊之地。荒谷崙於莫救，治父囚於羣帥。酬谷招拉，騰鳴批拔。冤霜夏客，憤泉秋沸。城崩杞婦之哭，竹染湘妃之淚。（以上總敘國亡之慘。）水毒秦涇，山高趙陘。十里五里，長亭短亭。飢隨盤餐，暗逐流螢。秦申水黑，關上泥青。於時瓦解冰

泮。風飛電散，渾然千里，溜瀉一亂。雪暗如沙，冰橫似岸。逢赴洛之陸機，見離家之王粲。莫不聞關水而掩泣，向關山而長歎。況復君在交河，妾在青波。石望夫而逾遠，山望子而逾多。才人之憶代郡，公主之去清河。胡楊亭有離別之賦，臨江王有愁思之歌。（以上，梁人被掠入關之苦。）別有飄飄武威，羈旅金微。班超生而望返，溫序死而思歸。李陵之變，曷永去，蘇武之一鴈空飛。（以上，自敘羈旅無家可歸。）若江陵之中否，乃金陵之禍始。雖借人之外力，實蕭牆之內起。豈亂之主忽焉，中興之宗不祀。伯兮叔兮，同見戮於猶子。荆山鵲飛而玉碎，隋岸蛇生而珠死。鬼火亂於平林，舊魂遊於新市。梁故豐徙，楚實秦亡。不有所廢，其何以昌。有嬌之後，將育於姜。輸我神籍，居爲讓王。（以上敘江陵之滅，陳陳之勢成矣。）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用無賴之子弟，舉江東而全業。惜天下之一家，遭東南之反氣。以鶴首而賜秦，天何爲而此辭。（以上追咎武帝不能豫教子弟而亂生。）且夫天道迴旋，生民預焉。余烈祖於西晉，始流播於東川。泊余身而七葉，又遭時而北遷。提挈老幼，關河累年。死生契闊，不可問天。況復零落將盡，靈光巋然。日窮於紀，歲將復始。逼迫危慮，端憂暮齒。踰長樂之神臬，望平之貴里。渭水貫於天門，驪山迴於地市。幕府大將軍之愛客，丞相平津侯之待士。見鐘鼎於命，張開絃歌於許史。豈知灞陵夜獵，猶是故時。將軍威陽，布衣非獨。思歸王子，（以上自傷家世。）

韓愈送窮文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結柳作車。縛草爲船。載糗與糧。牛繫驅下。引帆上檣。三揖窮鬼而告之曰。聞子行有日矣。鄙人不敏。聞所塗窮。具船與車。備載糗糧。日吉時良。利行四方。子飯一盂。子啜一觴。攜朋挈儔。去故就新。獨摩礪風。與電爭先。子無底滯之尤。我有資送之恩。子等有意於行乎。屏息潛聽。如聞雷聲。若喘若噓。雲歎嗟。毛髮盡豎。疎眉縮頸。疑有而無。久乃可明。若有言者曰。吾與子居。四十年餘。子在孩提。吾不予子懋。子學子辨。求官與名。惟子之從。不變於初。門神戶靈。我叱我呵。包羞詭隨。志不在他。子還南荒。絜纒溼蒸。我非其鄉。百鬼欺陵。太學四年。朝齋暮鹽。惟我保汝。汝人皆汝嫌。自初及終。未始背汝。心無異謀。口絕行誼。於何聽聞。云我當去。是必夫子信謠。有聞於予也。我鬼非人。安用車船。鼻懸臭香。狼糞可捐。單獨一身。誰爲朋儔。子苟備知。可數已不。子能盡言。可謂聖智。情狀既露。敢不迴避。主人應之曰。子以吾爲真不知也耶。子之朋儔。非六非四。在十去五。滿七除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握手覆葵。轉喉觸譚。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皆子之志也。其名曰。智窮。一。矯矯亢亢。惡圓喜方。羞爲姦欺。不忍害傷。其次名曰。學窮。一。傲數與名。摘抉杳微。高挹羣言。執神之機。又其次曰。文窮。一。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祇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窮。一。影與形殊。面醜心妍。利居衆後。責在人先。又其次曰。交窮。一。磨肌戛骨。吐心肝。企足以

待。實我仇冤。凡此五鬼。爲吾五患。飢我寒我。隳詿造誣。能使我迷。人莫能聞。朝悔其行。暮以復然。蠅營狗苟。驅去復還。言未畢。五鬼相與張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頓脚。失笑相顧。徐謂主人曰。子知我名。凡我所爲。驅我令去。小黠大癡。人生一世。其久幾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垂於時。乃與天通。攜持琬琰。易一羊皮。飫於肥甘。慨彼饑饉。天下知子。誰過於子。雖遭斥逐。不忍子疏。謂予不信。請質詞書。主人於是垂頭喪氣。上手稱謝。燒車與船。延之上座。

韓愈進學解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峻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虛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者。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於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食不遘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鉅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渺。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其青滿家。上覩姚姒。渾渾無涯。周諮殷幣。倍屈聲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

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朕。先生之於文，可謂閱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爲，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疐後，動輒得咎。嘗爲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充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嗷飢。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爲。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爲杗，（杗音茫大榑也。）細木爲桷，榑桷侏儒，椳闔居椳，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功拙，紆餘爲妍，卓犖爲傑。較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辨，孔道以明。轅環天下，卒老於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讒於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由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糜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隨常途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與？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閒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賈賄之有無，計其宗卑，忘己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爲楹，而營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壽考也。

歐陽修秋聲賦

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而聽之，曰：「異

哉！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而砰湃。如波濤夜驚，風雨驟至。其觸於物也，鏦鏦鏘鏘，金鐵皆鳴。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余謂童子：「此何聲也？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皎潔，明河在天，四無人聲，聲在樹間。」余曰：「噫嘻，悲哉！此秋聲也，胡爲乎來哉？」蓋夫秋之爲狀也，其色慘澹，煙霏雲斂，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殊慄冽，砭人肌骨。其意蕭條，山川寂寥。故其爲聲也，淒淒切切，呼號奮發，豐草綠縹而爭茂，佳木葱蘢而可悅。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其所以摧敗零落者，乃一氣之餘烈。夫秋，刑官也，於時爲陰，又兵象也，於行爲金。是謂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爲心。天之於物，春生秋實。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夷則爲七月之律。南傷也，物既老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嗟乎，草木無情，有時飄零。人爲動物，惟物之靈，百變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乎中，必搖其精。而況思其力之所能及，憂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溼然丹者爲槁木，黝然黑者爲星星，奈何非金石之質，欲與草木而爭榮，念誰爲之哉？賊亦何恨乎秋聲？」童子莫對，垂頭而睡。但聞西壁蟲聲唧唧，如助予之歎息。

蘇軾前後赤壁賦

前赤壁賦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壑之所如，凌

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著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橈，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咽，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鳥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櫓櫓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蝦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尊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籍。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後赤壁賦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於臨皋。二客從予，過黃泥之

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且曰細鱗，狀如松江之鱖。願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於是攜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鉅虎豹，蒼蚪龍。攀栖鵲之危巖，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湧。予亦悄然，而悲，愴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以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余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翩跹，過臨皋之下，揖余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答。喑呼噫嘻，吾知之矣。嚙昔之夜，飛鳴而過你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余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經史百家雜鈔卷六

湘鄉曾國藩纂

合肥李鴻章校彙

詞賦之屬下編一

詩閨宮

閨宮有仙，質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穆，植穰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首章十七句。）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大讀如泰。）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王，武王之王，之緒致天之屬，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商之旅，克威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二章十七句。）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顯女。（三章十七句。）秋而載嘗，夏而福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魚醢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四章十二句。）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公車千乘，朱英綠騰。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

朱纓，綏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五章十三句。）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眉與貳。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六章八句。）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七章八句。）保有龜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譖，魯侯是若。（八章八句。）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許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九章十句。）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栢有暵，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十章十句。）

詩長發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城方將，帝立子生商。玄王桓桓，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小邇，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綏。不剛不剛，不柔不柔。政優優，百祿

是遭！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駭。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
難不煉。百祿是總。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也
有三孽，莫遂。虞遠九有，有截韋顧。此伐昆吾，夏綏昔在中葉。有發
且業，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詩抑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
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
之。咨嶮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其在于今，興迷亂于
政，顛覆厥德。荒蕪于酒，女難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暇求先王。克其
明刑，肆皇天弗尙。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洒掃庭內，維
民之章。脩而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遏蠻方。實爾人民，謹爾
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
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
矣。無言不辱，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
承視。爾及于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
曰不顯，莫予云。黜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辟爾爲德，俾臧
仲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下儆不厥，鮮不爲則。投我以桃，報之以
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荏染柔木，言緇之絲。溫溫恭人，維屬之基。
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於
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
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盬，離風知而莫成。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

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借曰
未知，亦事既迄。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
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弔，回遹其德。俾民大棘。

詩賓之初筵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設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
惜。鐘鼓既設，舉酬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爾功。
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衍烈祖，以洽百禮。百
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
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
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令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
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極極。是曰既醉，不知其秩。賓既醉止，載
號載歌。亂我籩豆，屢舞僊僊。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
僊僊。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
儀。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
式勿從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詬。由醉之言，俾出重賅。三
爵不識，矧敢多又。

詩敬之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
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敎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
肩，示我顯德行。

詩小毖

予其德而後患莫予并辟，自求辛螫。肇九彼桃蟲，揜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左傳虞茂

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歌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撥。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印，而思其牡鹿。武不可重，用不狃於夏家。獸臣司原，敢告侯夫。

李斯碑山刻石

皇帝立國維初在昔，嗣世稱王，討伐亂逆，威勳四極，武義直方。我臣奉詔經時不久，滅六暴強，廿有六年，上薦高號，孝道顯明，既獻泰成，乃降惠專，親巡遠方，登於嶧山，羣臣從者，咸思攸長。追念亂世，分土建邦，以開爭理，攻戰日作，流血於野，自泰古始，世無萬載，隨及五帝，莫能禁止，迺今皇帝，壹家天下，兵不復起，燭害滅除，黔首康定，利澤長久，羣臣誦略，刻此樂石，以著經配。

李斯泰山刻石

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述，本原事業，祇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於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於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事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選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淨，施于後嗣，化及無窮。邇率遠詔，永承重戒。

李斯琅邪臺刻石

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瑞平法度，萬國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卒士。事已大畢，乃臨於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搏心揖志，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陵水經地，憂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職，諸治經易，舉錯必當，莫不如畫。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次行，姦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隱，專務肅莊，瑞直敦忠，事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節事之時，諸產繁殖，黔首安甯，不用兵革。六親相保，終無寇賊。驩欣奉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李斯之棠刻石

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陽和方起，皇帝東遊。巡登之罘，臨照于海。從臣嘉觀，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聖作治，建定法度，顯著綱紀。外教諸侯，光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回辟，貪戾無厭，虐殺不已。皇帝哀哀，遂發討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憚旁達，莫不賓服。烹滅強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爲儀則。大矣哉！宇縣之中，承順聖意，羣臣誦略，請刻于石，表垂于常式。

李斯碣石刻石

遂興師旅，誅戮無道，爲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罪，庶心咸

服。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德并諸侯。初一秦平。隳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黎庶無繇。天下咸振。男樂其婦。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虛。久並來田。莫不安所。羣臣諷烈。請刻此石。垂著儀矩。

李斯會稽刻石

皇帝休烈。平一字內。德惠脩長。三十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宜省習俗。黔首齊莊。羣臣誦功。本原事迹。追道高明。樂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初平法式。審別職任。以立恆常。六王專倍。貪戾傲猛。率衆自強。暴虐恣行。負力而驕。數動甲兵。陰通間使。以事合從。行爲辟方。內飾詐謀。外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誅之。殄熄暴悖。亂賊滅亡。聖德廣密。六合之中。被澤無疆。皇帝並字。兼聽萬事。遠近畢清。逕理羣物。考勝事實。各載其名。貴賤並通。善否陳前。靡有隱情。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絮說。夫爲寄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爲逃嫁。子不得母。威化廉清。大治滌俗。天下承風。蒙被休經。皆遵度軌。和安敦勉。莫不順令。黔首修絜。人樂同則。嘉保太平。後敬率法。常治無極。典丹不傾。從臣誦烈。請刻此石。光垂休銘。

漢世房中歌（依漢書劉敞注分十七章）

大孝備矣。休德昭清。高張四縣。樂充宮廷。芬樹羽林。雲景杳冥。金支秀華。庶旌聖庭。

七始華始。蕭倡和聲。神來宴娛。庶幾是聽。（以上四句。汲古

閣入上章。）弼弼晉送。細繡人情。忽乘青玄。熙事備成。清思攸攸。經緯冥冥。

我定歷數。人告其心。救身齊戒。施教申申。乃立祖廟。敬明尊親。大矣孝熙。四極爰饒。

王侯秉德。其鄰翼翼。顯明昭式。清明嚶矣。皇帝孝德。竟全大功。（以上六句。汲古閣入上章。）撫安四極。

海內有姦。紛亂東北。詔撫成師。武臣承德。行樂交逆。簞勺羣醜。肅爲濟哉。蓋定燕區。

大海蕩蕩。水所歸。高賢愉愉。民所懷。大山崔嵬。百卉殖。民何貴。貴有德。

安其所。樂終產。樂終產。世繼緒。飛龍秋。游上天。高賢愉。樂民人。（以上三章。汲古閣併爲一章。）

豐草妻。女羅施。善何如。誰能回。大莫大。成教德。長莫長。被無極。雷震震。電耀耀。明德鄉。治本約。澤弘大。加被寵。咸相保。德施大。世曼壽。

都荔遂芳。宵密桂華。孝奏天儀。若日月光。乘玄四龍。同馳北行。羽旄殷盛。芬哉芒芒。孝道隨世。我署文章。

桂華馮馮。翼承天之則。晉易久遠。燭明四極。慈惠所愛。美若休德。齊齊冥冥。克綽永福。

美芳醴醴。卽卽師象山。嗚呼孝哉。案撫我國。蠻夷竭歡。象來致福。衆臨是愛。終無兵革。

嘉薦芳矣，告靈饗矣！告靈既饗，德膺孔臧。惟德之域，建侯之常。承保天休，令問不忘。

皇皇鴻明，蕩侯休德。嘉承天和，伊樂厥福。在樂不荒，惟民之則。浚則師德，下民咸殖。令問在舊，孔容翼翼。

孔容之常，承帝之明。下民之樂，子孫保光。承順溫良，受帝之光。嘉薦令芳，壽考不忘。（以上三章波古開併爲一章。）

承帝明德，師象山則。雲施稱民，永受厥福。承容之常，承帝之明。下民安樂，受福無疆。

漢書郊祀歌

練時日，侯有望。炳霄騰，延四方。九重開，靈之旂。垂惠恩，鴻祐休。靈之車，結玄雲。駕飛龍，羽旆紛。靈之下，若風馬。左倉龍，右白虎。靈之來，神哉沛。先以雨，殷裔裔。靈之至，廣陰陰。相放惠，靈濟心。靈已坐，五音飭。虞至旦，承靈億。牲醴果，奏靈香。尊桂酒，賓八鄉。靈安留，吟青黃。猗觀此，眺瑤堂。衆神並，綽奇麗。顏如茶，兆逐靡。被華文，則霧縠。曳阿錫，佩珠玉。俠嘉夜，蔭蘭芳。落容與，獻嘉觸。（練時日二）

帝臨中壇，四方承宇。總緇意變，備得其所。清和六合，制數以五。海內安甯，興文匡武。后土當姬，昭明三光。穆穆優游，嘉服上黃。

（帝臨二）

青陽助飏，振芰以逢。膏潤并愛，駘行畢遠。盛暨發榮，瓊處傾。葩。枯槁復產，適成厥命。衆庶熙熙，施及天胎。羣生嘒嘒，惟春之祺。

（青陽三，鄒子樂）

朱明盛長，敷與萬物。桐生茂豫，靡有所訕。粵華就實，既阜既昌。登成甫田，百鬼迪嘗。廣大建祀，肅雅不忘。神若有之，傳世無疆。

（朱明四，鄒子樂）

西颺沉陽，秋氣肅殺。含禿垂穎，續舊不廢。姦僞不萌，祇孽伏息。隅辟越遠，四絡咸服。既畏茲威，惟慕純德。附而不驕，正心翊翊。

（西颺五，鄒子樂）

玄冥陵陰，蟄蟲蟄藏。山木零落，抵冬降霜。易亂除邪，革正異俗。兆民反本，抱素懷樸。脩理信義，望禮五祿。續敘之時，掩收嘉穀。

（玄冥六，鄒子樂）

惟泰元尊，祖神蕃釐。經緯天地，作成四時。精建日月，星辰度理。陰陽五行，周而復始。雲風雷電，降甘露雨。百姓蕃滋，咸循厥緒。繼統共勤，順皇之德。鸞路龍鱗，罔不辟飾。嘉筵列陳，庶幾宴享。滅除凶災，烈騰八荒。鐘鼓竿笙，雲舞翔翔。招搖靈旗，九夷賓將。惟泰元七，建始元年丞相匡衡奏罷路龍鱗更定詩曰：涓選休成。）

天地並況，惟予有慕。爰熙紫壇，思求厥路。恭承祀祀，經豫爲紛。繡繡周張，承神至尊。千重羅舞成八溢，合好効歡虞泰一九歌。畢奏斐然殊，鳴琴爭瑟會軒朱。瓊簪金鼓，靈其有喜。百官濟濟，各敬厥事。盛牲實俎，進聞膏。神奄留，臨須搖。長麗前發，光耀明。寒暑不忒，況皇章。展詩應律，領玉鳴。函宮吐角，激徵清。發揚揚羽，申以

商造茲新管永久長。聲氣遠條鳳鳥鵠。神夕奄處靈孔享。(天地八)丞相國衡奏罷。翻儲周張。更定詩曰。肅若舊典。

日出入安窮時。世不與人同。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非我秋。冬非我冬。泊如四海之池。獨觀是邪。謂何吾知所樂。獨樂六龍之調。使我心若營黃。其何不徠下。(日出入九)

太一沉。天馬下。雷赤汗。沫流緒。志似儼。精權奇。饒浮雲。邇上馳。體容與。致萬里。今安匹。龍爲友。(元狩三年馬生渥洼水中作)

天馬徠。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天馬徠。出泉水。虎膏雨。化若鬼。天馬徠。歷無草。搖千里。循東道。天馬徠。執餘時。將徑舉。誰與期。天馬徠。開遠門。竦子身。遊昆侖。天馬徠。龍之媒。游閭闔。觀玉臺。(天馬十一)太初四年。誅宛王。獲宛馬作。

天門開。佚蕩蕩。穆並翥。以臨饗。光夜燭。德信著。靈寢平。而鴻長生豫。大朱塗廣。夷石爲堂。飾玉梢。以舞歌。體招搖。若永望。星留宿。塞隕光。照紫暈。珠熒熒。幡比翺。回集。式雙飛。常半月。移移以金波。日華耀。以宜明。假清風。軋忽激。長至重。饒神裝。回若留。放盛翼。親以肆章。國蒙祉。福常若。期寂寥。上天知厥時。泛泛溟溟。從高旂。殷勤此路。隨所求。徙正嘉吉弘。以昌休。嘉祥隱溢。四方專精。厲意逝九閭。紛云六慕。浮大海。(天門十一)

景星顯。見信星。彪列象。載昭庭。日親以察。參伴開闔。爰推本紀。汾睢出鼎。皇祐元始。五音六律。依章鑒昭。雜變並會。雅聲遠姚。

空桑。琴瑟結信成。四興繼代八風生。殷殷鐘石羽箭鳴。河龍供鯉。醇機牲。百末旨酒。布蘭生。泰尊栢。樂祈朝醒。微感心。仰通修名。周流常羊。思所并。積穰復正直。往甯淵。蠅切和疏。寫平。上天布施。后土成。穰穰豐年四時榮。(景星十二)元鼎五年。得鼎汾陰作。齊房。產草。九莖連葉。宮童効異。披圖案謀。玄氣之精。回復此都。蔓蔓日茂。芝成靈華。(齊房十三)元封二年。芝生甘泉。齊房作。

后皇嘉壇。立玄黃服。物發冀州。兆蒙祉福。沈沈四塞。假狄合處。經營萬億。咸遂厥宇。(后皇十四)

華燭燭。固靈根。神之旂。過天門。車千乘。敦昆侖。神之出。排玉房。周流雜。拔蘭堂。神之行。旌容容。賔沓沓。般僂僂。神之徠。泛翺翺。甘露降。慶雲集。神之揄。臨壇宇。九疑賀。鸞龍舞。神安坐。鸞吉時。共翺翺。合所思。神喜慶。申貳祠。飭滂洋。邁延長。沛施祐。汾之阿。揚金光。橫泰河。莽若雲。增陽波。循臚驪。騰天歌。(華燭十五)

五神相。包四鄰。土地廣。揚浮雲。挖嘉樹。椒蘭芳。璧玉精。垂華光。益億年。美始興。交於神。若有承。廣宣延。成畢。燭靈與位。偃塞。竊并汨。隨析奚遺。淫淥澤。淫然歸。(五神十六)

朝臨首。覽西垠。靈電寢。獲白麟。爰五止。顯黃德。圖句慮。靈灑。靈關流。離抑不詳。賓百僚。山河鑒。掩回轅。鬚長馳。騰雨帥。西路波。流星隕。感惟風。爾歸雲。撫懷心。(朝臨首十七)元狩元年。行幸雍。獲白麟作。

象載璫，白集西。食甘露，飲榮泉。赤鴈集，六紛員。殊翁雜，五采文。神所見，施社福。登蓬萊，終無極。象載璫十八。太始三年行幸東海，獲赤鴈作。

赤蛟綬黃華蓋，夜零晝曉。百君禮，六龍位。勺椒漿，靈已醉。靈既享，錫吉祥。芒極降嘉應，靈股爇，燭揚光。延壽命，永未央。杳冥塞六合，澤汪濊，萬國靈德。象與轡，衆然逝，旗遶蛇。禮樂成，靈將歸。託玄德，長無哀。赤蛟十九。

漢書敘傳

前殺及王命論，通賦答賓戲，均另錄。此專錄述贊。

皇矣漢祖，纂堯之緒。實天生德，聰明神武。秦人不綱，周漏于楚。爰茲發迹，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適舉。粵陷秦郊，嬰來稽首。革命創制，三章是紀。應天順民，五星同晷。項氏畔換，黜我巴漢。西土宅心，戰士憤怨。乘釁而運，席卷三秦。割據河山，保此懷民。股肱蕭曹，社稷是經。爪牙信布，腹心良平。龍行天衢，赫赫明明。述高紀第一。

孝惠短世，高后稱制。罔順天顯，呂宗目敗。述高紀第二。高后紀第三。

太宗穆穆，允恭玄默。化民自躬，帥下目德。農不供貢，辜不收。卒官不新館，陵不崇墓。我德如風，民應如草。國富刑清，登我漢道。述文紀第四。

孝景泄政，諸侯方命。克伐七國，王室以定。匪怠匪荒，務在農

桑。著于申令，民用甯康。述景紀第五。

世宗曄曄，思弘祖業。嚳香熙載，髦俊並作。厥作伊何，百蠻是撫。恢我疆宇，外博四荒。武功既抗，亦迪斯文。憲章六學，統壹聖真。

封禪郊祀，登秩百神。協律改正，察茲永年。述武紀第六。

孝昭幼沖，豪宰惟忠。燕喜壽張，實叙賢聰。辜人斯得，邦家同。述昭紀第七。

中宗明明，貪用刑名。時舉傳納，聽斷惟精。遠能遐，燁耀威靈。龍荒慕朔，莫不來庭。不顯祖烈，尚於有成。述宣紀第八。

孝元翼翼，高明柔克。賓禮故老，優繇亮直。分割禁囿，內損御服。離宮不衛，山陵不邑。閹尹之背，穢我明德。述元紀第九。

孝成煌煌，臨朝有光。威儀之盛，如圭如璋。壺闔恣趨，朝政在王。炎災燎火，亦允不陽。述成紀第十。

孝哀彬彬，克愷威神。彫落洪支，底圖鼎臣。婉孌董公，惟亮天功。太過之困，實機實凶。述哀紀第十一。

孝平不造，新都作宰。不周不伊，喪我四海。述平紀第十二。

漢初受命，諸侯並政。制自項氏，十有八姓。述異姓諸侯王表第一。

太祖元勳，啓立輔臣。支庶藩屏，侯王並尊。述諸侯王表第二。

侯王之祚，祚及宗子。公族蕃滋，支葉碩茂。述王子侯表第三。

受命之初，贊功剖符。率世弘業，爵土適昭。述高惠高后孝文功臣侯表第四。

景征吳楚武興師旅後昆承平亦有紹土述景武昭宣元成哀功臣侯表第五

亡德不報爰存二代幸相外戚昭題見戒述外戚恩澤侯表

第六

漢通於秦有革有因物舉僚職並列其人述百官公卿表第

七

篇章博舉通於上下略差名號九品之敘述古今人表第八

元元本本數始於一產氣黃鐘造計秒忽八音七始五聲六

律度量權衡歷算道出官失學微六家分乖壹彼壹此庶研其幾

述律歷志第一

上天下澤春露雷作先王觀象爰制禮樂厥後崩壞鄭德荒

淫風流民化誦紛紛略存大綱以統舊文述禮樂志第二

蠶電皆至天威寢釋五刑之作是則是效威實輔德刑亦助

教季世不詳背本爭末吳孫狙詐申商酷烈漢章九法太宗改作

輕重之差世有定鑄述刑法志第三

厥初生民食貨惟先割制廬井定爾土田什一供貢下富上

尊商以足用茂遷有無貨自龜貝至此五餘揚推古今監世盈虛

述食貨志第四

昔在上聖昭事百神類帝禋宗望秩山川明德惟馨永世豐

年季末淫祀營信巫史大夫體位侯伯僧時放誕之徒緣閒而起

歲前顧後正其終始述郊祀志第五

炫炫上天縣象著明日月周輝星辰垂精百官立法宮室混

成降應王政景以燭形三季之後厥事放紛舉其占應覽故考新

述天文志第六

河圖命庖洛書賜禹八卦成列九疇通敘世代實寶光演文

武春秋之占咎徵是舉告往知來王事之若述五行志第七

坤作墜執高下九則自昔黃唐經略萬國變定東西疆理南

北三代損益降及秦漢革刻五等制立郡縣略表山川彰其剖判

述地理志第八

夏乘四載百川是導唯河爲靈災及後代商竭周移秦決南

涇自茲距漠北亡八支文徑遐野武作甄歌成有平年後遂滂沱

爰及溝渠利我國家述溝洫志第九

虞機畫卦書契後作虞夏商周孔纂其業纂書刪詩綴禮正

樂彖系大易因史立法六學既登遭世罔私羣言紛亂諸子相騰

秦人是滅漢修其缺劉向司籍九流以別爰著目錄略底洪烈述

藝文志第十

上慢下暴惟盜是伐勝廣燭起梁繡扇烈赫赫炎炎遂焚咸

陽宰割諸夏命立侯王誅嬰放懷詐虐以亡述陳勝項籍傳第一

張陳之交游如父子攜手遂秦拊翼俱起據國爭權還爲豺

虎耳諫甘公作漢藩輔述張耳陳餘傳第二

三桡之起本根既朽枯楊生華曷惟其舊橫雖雄材伏于海

隅沐浴尸鄉北面率首族人募殉義過黃鳥述魏豹田儼韓信傳

第三

信惟餓餓，而實驍徒。越亦狗盜，黃尹江湖。雲起龍襄，化為侯王。割有齊楚，跨制淮梁。綰自周關，鎮我北疆。德薄位尊，非詐惟殃。吳克忠信，胤嗣道長。述韓彭英，盧吳傳第四。

賈誼從旅，為鎮淮楚。澤王琅邪，權激諸呂。瀨之受吳，疆土踰矩。雖戒東南，終用齊斧。述荆燕吳傳第五。

太上四子，伯兮早夭。仲氏王代，序宅于楚。戊戌淫軼，平陸迺紹。其在于京，奔世宗正。劬勞王室，用侯陽成。子政博學，三世成名。述楚元王傳第六。

季氏之譚，辱身毀節。信于上將，議臣震栗。梁田叔殉節，見危授命。直勸明主，布歷燕齊。叔亦相魯，民思其政。或金或社。述季布梁田叔傳第七。

昌祖八子，二帝六王。三趙不辜，淮厲自亡。燕靈絕嗣，齊悼特昌。掩有東土，自岱徂海。支庶分王，前後九子。六國誅絕，適齊亡祀。城陽濟北，後承我國。赴趙景王，匡漢社稷。述高五王傳第八。

猗與元勳，包漢舉信。鎮守關中，足食成軍。營都立官，定制修文。平陽玄默，守而弗革。民用作歌，化我淳德。漢之宗臣，是謂相國。述蕭何曹參傳第九。

留侯襲秦，作漢腹心。圖折武關，解厄鴻門。推齊銷印，啟致越信。招賢四老，惟留嗣君。陳公援接，歸漢適安。弊范亡項，走狄擒韓。六奇既設，我罔艱難。安國廷爭，致仕杜門。絳侯矯矯，誅呂尊文。亞

夫守節，吳楚有勳。述陳王周傳第十。

舞陽鼓刀，滕公廢轡。項陰南面，曲周庸夫。攀龍附鳳，並乘天衢。述魏酈周灌傅靳周傳第十一。

北平志古，司秦柱下。定漢章程，律度之緒。建平質直，犯上于色。廣阿之庫，食厭舊德。故安執節，貫通諸錯。塞塞帝臣，匪躬之故。述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二。

食其監門，長揖漢王。畫策陳留，進收敖倉。塞隘杜津，王基以張。賈作行人，百越來賓。從容風議，博我以文。敬繇役夫，遷京定都。內強關中，外和匈奴。叔孫奉常，與時抑揚。稅介免賈，禮義是創。或叛或謀，親國之光。述酈陸朱婁叔孫傳第十三。

淮南僧狂，二子受殃。安辯而邪，賜頑以荒。敢行穢亂，窘世蔑亡。述淮南衡山濟北傳第十四。

蒯通臺說，三雄是敗。覆酈驕韓，田橫顛沛。被之拘係，適成患害。鵬既罔柯，交亂弘大。述蒯伍江息夫傳第十五。

饜蠶溫溫，幼痛聖君。宜爾子孫，天天仲仲。慶社于齊，不言于秦。衛直周張，淑慎其身。述葛石衛直周張傳第十六。

孝文三王，代孝二梁。懷折亡嗣，孝力尊光。內為母弟，外扞吳楚。情寵務功，僭欲失所。思心既發，牛飢告妖。帝庸親親，厭國五分。德不堪寵，四支不傳。述文三王傳第十七。

子絲雖慨，微辭納說。檣斂正席，顯陳成敗。錯之瑣材，習小謀。

書讀言訪對，爲世純儒。述董仲舒傳等二十六：文體用寡，子虛烏有。實言淫麗，託風終始。多識博物，有可觀。

大。既如發機，先寇受害。述爰盎最錯傳第十九：釋之典刑，國憲以平。馮公矯魏增主之明，長孺剛直，義形於色。下折淮南，上正元服。莊之排賢，於茲爲德。述張馮汲鄒傳第二十：

來。蔚爲辭宗，賦頌之呂。述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平津斤斤，晚躋金門。既登爵位，祿賜顯賢。布衾疏食，用儉飭身。卜式耕牧，以求其志。忠肅明君，適爵適試。兒生登聲，東髮修學。偕列名臣，從政輔治。述公孫弘卜式兒寬傳第二十八：

榮如辱如，有機有樞。自下摩上，惟德之隅。賴依忠正，君子采諸。述賈鄒枚路傳第二十一：

張湯遂達，用事任職。媚茲一人，日吁忘食。既成寵祿，亦罹咎。歷安世溫良，塞淵其德。子孫遵業，全祚保國。述張湯傳第二十九：

魏其關關，好節慕聲。灌夫矜勇，武安驕盈。凶德相挺，既敗用成。安國壯趾，王恢兵首。彼若天命，此近人咎。述竇田灌韓傳第二十二：

臣。欽用材謀，有異厥倫。述杜周傳第三十：博望杖節，收功大夏。武帥秉鉞，身蒙胡社。致死爲國，每生作既。追張敖李廣利傳第三十一：

景十三王，承文之慶。魯恭館室，江都諄諄。趙敬險設，中山淫營。長沙寂寞，廣川亡聲。膠東不亮，常山驕盈。四國絕祀，河間賢明。趙樂是修，爲漢宗英。述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

鳴呼史遷，黨膏以刑。幽而發憤，遇恩遇精。錯絲羣言，古今是經。勒成一家，大略孔明。述司馬遷傳第三十二：

李廣恂恂，實獲士心。控弦貫石，威勦北鄰。躬戰七十，遂死於軍。敢怨衛青，見肘去病。陵不引決，忝世滅族。蘇武信節，不謂王命。述李廣蘇建傳等二十四：

據。戾國不幸，宜承天序。述武五子傳第三十三：六世戰兢，其欲攸攸。文、武方作，是庸四克。助優淮南，數子之德。不忠其身，善謀於國。述嚴朱吾邱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

長平桓桓，上將之元。薄代僉允，懷我朔邊。戎車七征，衝朝開關。合圍單于，北登閼顏。票騎冠軍，秦勇紛紜。長驅六舉，電擊雷震。飲馬瀚海，封狼居山。西規大河，列郡祁連。述衛青去病傳第二十五：

東方瞻辭，詠諸倡優。戲苑扞僣，正諫舉郵。懷肉污殿，馳張沈浮。述東方朔傳第三十五：

抑抑仲舒，再相諸侯。身修國治，致仕縣車。下帷覃思，論道屬

浮。述東方朔傳第三十五：

葛繹內寵。屈楚王子。千秋時發。宜春舊仕。傲義依霜。庶幾云已。弘惟政事。萬年客已。咸睡厭語。孰爲不子。述公孫劉田楊王蔡陳鄭傳第三十六。

王孫蘇非。建道斬將。雲廷許再。禍逾刺鳳。是謂狂狷。飲近其衷。述楊胡朱梅云傳第三十七。

博陸堂堂。受遺武皇。擁護孝昭。末命導揚。遭家不造。立帝廢王。權定社稷。配忠阿衡。懷祿耽寵。漸化不詳。陰妻之逆。至于而亡。稍侯狄卒。虔恭忠信。奔世載德。馳於乎孫。述霍光金日磾傳第三十八。

兵家之策。惟在不戰。營平備備。立功立論。以不濟可。上諭其信。武賢父子。虎臣之俊。述趙充國辛慶忌傳第三十九。

義陽樓蘭。長羅昆彌。安遠義成。鄧支陳湯。節救在三。振會宗勤事。疆外之桀。述傳常卿甘陳段傳第四十。

不疑廣敏。應變當理。辭霍不婚。遂遁致仕。疏克有終。散金娛老。定國之祚。於其仁考。廣德當宣。近於知恥。述萬疏於薛平彭傳第四十一。

四皓遷秦。古之逸民。不營不拔。嚴平鄭真。吉困於賁。渥而不緇。緇黃髮。以德來仕。舍惟正身。勝死善道。郭欽蔡邕。近遷之好。述王貢幽鮑傳第四十二。

扶陽濟濟。聞詩聞禮。玄成退讓。仍世作相。漢之宗廟。叔孫是欽。革自孝元。諸儒變度。國之謠章。博載其路。案章賢傳第四十三。

高平師師。惟辟作威。圖黜凶害。天子是毗。博陽不伐。含弘光大。天誘其衷。慶流苗裔。述魏相丙吉傳第四十四。

占往知來。幽贊神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學微術昧。或見仿佛。疑殆匪闕。遠衆迁世。淺爲尤悔。深作敦害。述隗囂夏侯京翼李傳第四十五。

廣漢尹京。克聰克明。延壽作朝。既和且平。矜能許上。俱陷極刑。翁歸承風。帝揚厥聲。敝亦平平。文雅自贊。尊實赴赴。邦家之彥。章死非辜。士民所歎。述趙尹韓張兩王傳第四十六。

寬饒正色。國之司直。豐繁好剛。輔亦慕直。皆陷狂狷。不典不式。崇執言責。隆持官守。實曲定陵。並有立志。述蓋諸葛劉鄩毋將孫何傳第四十七。

長倚模模。覲觀不舉。遇宣適拔。傳元作輔。不圖不慮。見賢石許。述蕭宰之傳第四十八。

子明光光。發迹西疆。列於禦侮。厥子亦良。述馮奉世傳第四十九。

宣之四子。淮陽聰敏。舅氏濃蔭。幾陷大理。楚才惡疾。東平失軌。中山凶短。母歸我里。元之二王。孫後大宗。昭而不穆。大命更登。述宣元六王傳第五十。

樂安義真。古之文學。民具爾瞻。困於二司。安昌貨殖。朱雲作模。博山停憤。受莊之疾。述匡孟張馬傳第五十一。

樂昌篤實。不桀不詘。遊閑既多。是用彫黜。武陽殷勤。輔導副

君既忠且謀，遂茲奮勳。高武守正，因用濟身。述王商史丹傳喜傳第五十二。

高陽文法，揚鄉武略。政事之材，道德惟薄。位過厥任，鮮終其祿。博之翰晉，鼓妖先作。述薛宣朱博傳第五十三。

高陵修儒，任刑養威。用合時宜，器周世資。義得其勇，如虎如貔。進不睦步，宗爲鯨鯢。述翟方進傳第五十四。

統徵政缺，災膏屢發。永陳厥咎，戒在三七。鄴指丁傳略親占術。述谷永杜鄴傳第五十五。

哀平之卹，丁傳弄賢。武嘉威之，乃喪厥身。高樂廢黜，咸列貞臣。述何武王嘉師丹傳第五十六。

淵哉若人，實好斯文。初擬相如，獻賦黃門。輟而覃思，草法纂玄。斟酌六經，放易象輪。潛于篇籍，以章厥身。遺揚雄傳第五十七。

攬猶亡秦，滅我聖文。漢存其業，六學析分。是綵是理，是綱是紀。師徒彌散，著其終始。述儒林傳第五十八。

誰毀誰譽，譽其有試。泯泯羣衆，北作良吏。淑人君子，時同功異。沒世遺愛，民有餘思。述循吏傳第五十九。

上替下陵，姦軌不勝。猛政橫作，刑罰用興。曾是強國，搭克爲雄。報唐以威，殃亦凶終。述酷吏傳第六十。

四民食力，罔有兼業。大不淫侈，細不匱乏。蓋均無貧，逸王之法。漢法靡定，民肆其詐。偏上并下，荒殖其貨。侯服王食，敗俗傷化。述貨殖傳第六十一。

開國承家，有法有制。家不滅甲，國不專殺。矧乃齊民，作威作惠。如合不匡，禮法是謂。述游俠傳第六十二。

彼何人斯，竊此富貴。營損高明，作戒後世。述佞幸傳第六十三。

於惟帝典，戎夷猶夏。周宣讓之，亦列風雅。宗幽既昏，淫于褒女。戎敗我疆，遂亡鄠郢。大漢初定，匈奴強盛。國我平城，寇侵邊境。至于孝武，爰赫斯怒。王師雷起，雲擊朔野。宣承其末，迺施洪德。我威靈五世來服，王李竊命，是傾是覆。備其變埋，爲世具式。述匈奴傳第六十四。

西南外夷，種別域殊。南越尉佗，自王番禺。攸攸外寓，闔越東

國。爰泊朔鮮，燕之外區。漢興柔遠，與爾剖符。皆恃其祖，乍臣乍驕。孝武行師，誅滅海隅。述西南夷兩越朝鮮傳第六十五。

西戎卽序，夏后是表。周穆觀兵，荒服不旅。漢武勞神，圖遠甚勤。王師驛驛，致誅大宛。侈移公主，迺女烏孫。使命逋通，條支之

昭。官乘衆，都護是立。總督城郭，三十有六。修奉朝貢，各以其職。述西域傳第六十六。

詭矣禍福，刑于外戚。高后首命，呂宗顛覆。薄姬孫魏，宗文產德。竇后違意，考盤于代。王氏仄微，世武作嗣。子夫旣興，扇而不終。

鉤弋愛傷，孝昭以登。上官幼尊，類禍厥宗。史甥王悼，身遇不祥。及宣，嘗國二族後光。恭哀產元，天而不遂。成敗乘序，廢尊三世。飛燕之妖，禍成厥妹。丁傳憎恣，自求凶害。中山無辜，乃喪馮衛。惠張景

之妖，禍成厥妹。丁傳憎恣，自求凶害。中山無辜，乃喪馮衛。惠張景

薄武陳宣崔成許哀傳平王之作事雖歡美非天所庇怨咎若茲如何不格述外成傳第六十七

元后誕母月精見表遭成之逸政自諸舅陽平作威誅加卿宰成都煩煩假我明光曲陽敲敲亦朱其堂新都亢極作亂以亡述元后傳第六十八

咨爾賊臣篡漢滔天行驕夏矣虐烈南辛偽稽黃虞繆稱典文衆怨神怒惡復誅殊百王之極究其姦昏述王莽傳第六十九

凡漢書敘帝皇列官司建侯王準天地統陰陽闡元極步三光分州域物土疆窮人理該萬方緯六經綴道綴總百氏贊篇章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學林述敘傳第七十

揚雄十二州箴

冀州牧箴

洋洋冀州鴻原大陸嶽陽是都島夷皮服潞潞河流夾以碣石三后攸降列爲侯伯降周之末趙魏是宅冀州靡沸炫云如湯更盛更弱戰稍戰橫陣臣擅命天王是替趙魏相反秦拾其敝北築長城恢夏之域漢興定制改列藩王仰覽前世厥力孔多初安如山後崩如崖故治不忘亂安不忘危周宗自怙云焉有予驥六國奮矯渡超其維牧臣可冀敢告在階

揚州牧箴

矯矯揚州江漢之藩彭蠡既豬陽鳥攸處橘柚羽貝瑤琨猗蕩閩越北垠沅湘攸往獷矣淮夷發秦荆蠻翻彼昭王南征不旋

人咸蹟於埵莫蹟於山咸跌於汙莫跌於川明哲不云我昭重蒙不云我昏湯武聖而師伊呂桀紂悖而誅逢干蓋邇不可不察遠不可不親驪有孝而逆父罔有義而忘君秦伯遜位基與紹類夫差一誤秦伯無祚周室不匡句踐入霸當周之隆越裳重譚春秋之末侯甸畔逆元首不可不思股肱不可不孝堯崇履省舜盛欽謀牧臣司揚敢告執轡

荊州牧箴

幽幽巫山在荊之陽江漢朝宗其流湯湯夏君遭鴻荆巫是調雲夢滄泥包圍菁茅金玉砥礪象齒元龜貢篚百物世世以饒戰戰慄慄至桀荒淫曰在帝位若天有日不順庶國孰敢予奪亦有成湯果棄其鉞放之南巢號之以桀南巢茫茫包燹與荆風飄以悖氣銳以剛有道後服無道國強世強安平無敢逸豫牧臣司荆敢告執御

青州牧箴

茫茫青州海岱是極鹽鐵之地鉛松怪石羣水攸歸萊夷作牧貢篚以時莫怠莫遠昔在文武封呂於齊厥土塗泥在邱之營五侯九伯是討是征馬殆其衡御失其度周室荒亂小白以霸諸侯貪服復尊京師小白既沒青卒陵遲嗟茲天王咐命下土失其法度喪其文武牧臣司周敢告執矩

徐州牧箴

海岱伊淮東海是藩徐州之士昌於海宇大野既獮有羽有

蒙孤桐燒珠，泗沂攸同。實列藩蔽，俟衝東方。民好農蠶，大野以康。帝晏及辛，不祗不恪。沈酒于酒，而忘其東作。天命湯武，勳絕其緒。祚降周任，美鑣於琅邪。姜氏絕苗，田氏攸都。事由細微，不慮不圖。禍如邱山，本在萌芽。牧臣司徐，敢告僕夫。

益州牧箴

修德濟河，安州之寓。九河既降，甫夏依處。草繇木條，漆絲綈紵。濟源既通，降邱宅土。成湯五徙，卒都於亳。盤庚北渡，牧野是宅。丁感維雉，祖已伊忠。爰正厥事，遂精高宗。厥後陵遲，顛覆厥緒。西伯戡黎，祖伊奔走。致天威命，不恐不震。婦言是川，牝雞是晨。三仁既如，武果戎殷。牧野之禽，豈復能歌甲子之朝。豈復能笑，有國雖久，必畏天咎。有民雖長，必懼人殃。箕子歎殷，厥居爲墟。牧臣司克，敢告執轡。

豫州牧箴

郁郁荆山，伊河是經。架播榛漆，惟用攸成。田田相擊，慮慮相距。夏殷不都，成周攸處。豫野所居，爰在犇墟。四隩咸宅，寓內莫如。陪臣執命，不慮不圖。王室陵遲，喪其爪牙。靡哲靡聖，捐失其正。方伯不維，韓卒擅命。文武孔純，至屬作晉。成康孔寧，至幽作傾。故有天下者，母曰我大莫，或余敗。母曰我雖，靡克余亡。方夏宅九州，至於季世，放於南巢。成康太平，降及周微。帶敵屏營，屏營不起。施於孫子，王赦爲極。代絕周祀，牧臣司豫，敢告往史。

雍州牧箴

黑水西河，橫截巖崑。邪指閭闔，盡爲雍垣。上侵積石，下礙龍門。自彼氏羌，莫敢不來庭。莫敢不來庭。每在季王，常失厥緒。侯紀不實，荒侵其宇。陵遲衰微，秦據以戾。興兵山東，六國顛沛。上帝不甯，命漢作京。關山以徂，列爲西荒。南排勁越，北欲疆胡。并連屬國，一護攸都。蓋安不忘危，盛不諱衰。牧臣司雍，敢告綴衣。

藍州牧箴

巖巖岷山，古曰梁州。陽華西極，黑水南流。茫茫洪波，鯀壅降陸。於時八都，厥民不隩。蜀導江沱，岷嶓啓乾。遠近底貢，鑿錯答丹。絲麻條暢，有稷有稻。自京徂珍，民攸溫飽。帝有鉶討，泗沈頗僻。遏絕苗民，滅夏殷績。爰周受命，復古之常。幽厲夷蕞，破絕爲荒。秦作無道，三方潰叛。義兵征焉，遂國於漢。拓開疆宇，恢梁之野。列爲十二，光義虞夏。牧臣司梁，是職是圖。經營盛衰，敢告士夫。

幽州牧箴

蕩蕩平川，惟冀之別。於阮幽州，戎夏交通。伊昔唐虞，實爲平陸。周末虜獫，迫於獯鬻。晉失其陪，周使不徂。六國擅權，燕趙本都。東限獫狁，義及東胡。強秦北排，蒙公城墮。大漢初定，介狄之荒。元戎屢征，如風之靡。義兵涉漠，偃我邊萌。既定且康，復古處唐。盛不可圖，衰不可忘。隄潰巖穴，器漏鍼芒。牧臣司幽，敢告侍旁。

并州牧箴

雍別朔方，河水悠悠。北辟獯鬻，南界涇流。書茲朔土，正直幽方。自昔何爲，莫敢不來貢。莫敢不來王。周穆遐征，犬戎不享。爰猶

伊德，侵玩上國。官王命將，攘之涇北。宗周罔殲，日用夷靡。既不俎豆，又不干戈。大戎作難，弊於驪阿。太上曜德，其次曜兵。德兵俱順，靡不悛荒。牧臣司并，敢告執綱。

交州牧歲

交州荒裔，水與天際。越裳是南，荒國之外。爰自開闢，不種不紉。周公攝祚，白雉是獻。昭王陵遲，周室是亂。越裳絕貢，荆楚逆叛。四國內侵，覓食宗周。臻於季根，遂入滅亡。大漢受命，中國兼該。南湘之宇，聖武是恢。稍稍受疆，遂臻黃支。杭海三萬，來寧其岸。盛不可不憂，隆不可不懼。瞻顧陵遲，而忘其規。莽亡國多逸豫，而存國多難。泉竭中虛，池竭漸乾。牧臣司交，敢告執憲。

揚雄趙充國頌

明靈惟宣，我有先零。先零猖狂，侵漢西疆。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戡。既臨其域，諭以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克。請奮其旅，於罕之羌。天子命我，從之鮮陽。營平守節，屢奏封草。料敵制勝，威謀廣元。遂克西戎，退師於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昔周之宜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於雅。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赴赴桓桓，亦紹厥後。

揚雄酒箴

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湄。處高還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藏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羅微。一旦惠凝，爲甕所身。蠶提黃泉，骨丹爲泥。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滑稽，腹大如甕。晝日盛酒，

人復借酤。常爲國器，託於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

班固封燕然山銘

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憲、黃亮聖皇登翼王堂，納於大麓，惟清緝熙，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警，治兵於朔方。鷹揚之校，靖虎之士，爰該六師，暨南單于。東胡烏桓、西戎臣羌、侯王君長之羣，騎騎十萬，元戎輕武，長轂四分，雷輶蔽路，萬有三千餘乘。勒以八陣，泄以威神。元甲耀日，朱旗祥天。遂凌高闕，下雞鹿，經磧漠，絕大漠，斬溫禺，以敷鼓，血尸逐以染鈔。然後四校橫徂，星流彗掃。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域其區殫，反旆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踰涿邪，於安侯。乘燕然，躡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將上以據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元靈，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茲可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甯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銘盛德。其辭曰：

樂王師兮征荒裔，勳曰唐兮截海外。復其遼兮互地界，封神邱兮建隆囑。熙帝載兮振萬世。

班固高祖泗水亭碑銘

皇皇聖漢，兆自沛豐。乾降著符，精感赤龍。承甗流裔，襲唐未風。寸天尺土，無埃斯亭。建號宣基，維以沛公。揚威斬蛇，金精摧傷。涉關陵郊，係獲秦王。應門造勢，斗雲納忠。天期乘祚，受爵漢中。勅陳東征，剽擒三秦。靈威神佑，鴻漸是乘。漢軍改歌，樹衆易心。誅項

討羽諸夏以康。陳張書策，蕭勃寫終。出爵襲裂，土封功炎火之德，彌光以明。源清流潔，本盛末榮。鼓將十八，贊述股肱。休勳顯祚，永永無疆。國甯家安，我君是升。根生葉茂，舊邑是仍。於皇舊亭，顯是承天。之福祐，萬年是與。

班固十八侯銘

就就相國宏策不追。御國維綱，秉統樞機。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受封於鄴。右鄭侯蕭何，歎歎將軍，威蓋不當。操盾千鈞，拔主項堂。與漢破楚，矯矯忠良。卒爲丞相，帝室以康。右將軍，齊陽侯樊噲。赫赫將軍，受兵黃石。規圖勝負，不出帷幄。命惠離仰，安全正朔。國師是封，光榮舊宅。右將軍，留侯張良。懿懿太尉，博厚撲誠。輔翼受命，應節御營。歷位卿相，土國兼井。見危致命，社稷以甯。右太尉，絳侯周勃。塞塞相國，允忠克誠。臨危處險，安而匡傾。興代之際，濟主立名。身履國土，秉御乾楨。右將軍，平陽侯曹參。洋洋丞相，勢諸師旅。接援楚魏，爲漢謀主。六奇解厄，揚名於後。右丞相，戶陽侯陳平。堂堂張敖耳之遺萌，以賊佐國。序述建忠，功成德立。襲封南宮，垂號萬春。永保無疆。右南宮侯張敖。衍衍衛尉，德行循規。遭兄食其，限殒於齊。橫恥愧景，劍頸自獻。金紫褒表，萬世不刊。右衛尉，曲陽侯酈商。煌煌將軍，輔漢久長。威震呂氏，森惡不揚。寇攘殄盡，躬迎代王。功顯帝室，萬世益章。右將軍，陰陰侯灌嬰。斌斌將軍，鷹武是揚。內康王室，外鎮四方。諸夏又安，流及要荒。聲騰海內，苗嗣紀功。右將軍，汝陰斛夏楊嬰。休休將軍，如虎如龍。御師勦陳，破敵以威。鑿金曜楚，火流烏飛。將命仗節，功績永垂。右將軍，陽陵侯傅寬。斤斤將軍，忠信孔雅。出身六師，十二四族。折衝扞難，遂甯天下。金龜章德，建號傳得。右將軍，信武侯靳歙。明明丞相，天賦挺直。剛德正行，不枉不曲。功業成著，榮顯食邑。呂呂率主，昭然不惑。右丞相，安國侯王陵。桓桓將軍，輔主克征。率使全璧，身蹈項營。序功善德，履讓以平。轉北而遊，雲中以傾。右將軍，襄平侯韓信。巖巖將軍，帶武佩威。御雄乘險，難困不違。仇滅主定，四海是植。功成食土，德被遐邇。右將軍，棘津侯陳武。晏晏曲成，與從龍騰。安危從主，赤曜以升。赫赫皇皇，道彌光明。惟德御國，流及後萌。右曲成侯，蟲達。肅肅御史，以武以文。相趨距呂，志安君身。徵詣行所，如意不全。天秋呂士，勳乃永存。右御史大夫，汾陰侯周昌。昌昌將軍，育養蒸徒。建謀正直，行不匿邪。入軍討敵，項定天都。佩雀雙印，百里爲家。右將軍，青陽侯王吸。

張衡綬箭銘

南陽太守鮑德，有詔所賜先公綬箭，傳世用之。時德更理箭，衡時爲德主簿，作銘曰：——
懿矣茲箭，爰藏寶珍。冠纓組服，文章日信。皇用我賜，俾作帝臣。服其令服，當封艾綬。天祚明德，大資福仁。垂光厥世，子孫克神。厥器維舊，中實維新。周公惟事，七涓有鄰。
崔駰官箴三首

太尉錄

天官蒙幸庶僚之率。師錫有帝命。虞作尉。爰下臺極。安平國城。制軍詰禁。王旅惟式。九州用綏。羣公咸治。干戈載戢。宿繹其紀。上之云。據下之云。載苟非其人。孰我帝載。昔周人思文公。而召南詠甘棠。昆吾陸夏。伊摯盛商。季世頗僻。禮用不匡。無日我強。莫余敢喪。無日我大。輕戰好殺。紂師百萬。卒以不艾。宰臣司馬。敢告在際。

司徒錄

天監在下。仁德是興。乃立司徒。亂茲黎烝。茫茫庶域。率土郡民。具爾瞻。四方是維。乾乾夕惕。靡怠靡違。恪恭爾職。以勳王機。數敷五教。九德咸事。尚人用章。矜矜是富。無曰余恃。忘余爾輔。無曰余聖。以忽執政。匪用其良。乃荒厥命。庶績不怡。疚于爾祿。豐其折右。而鼎鑒其錄。書歌朕臆。詩刺南山。尹氏不墮。國度斯熾。徒臣司業。敢告執藩。

大理錄

遼矣。皋陶。唐作士。設爲犴狴。九刑允理。如石之平。如淵之清。三槐九棘。以質以詰。罪人斯殛。凶族斯并。熙又帝載。旁施作明。昔在仲尼。哀矜聖人。子罕。禮刑。衛人釋。釋之其忠。勸亮。率文。子公哀。寡。定國。廣門。皇哉。邈矣。舊訓不遵。主慢臣驕。虐用其民。賞以謀欲。刑以肆忿。紂作炮烙。周人滅殷。夏用淫刑。湯誓其軍。衡執勝烈。卒殒于秦。不旋加害。禍不反身。嗟茲大理。慎于爾官。賞不可不。

思。斷不可不虔。或有患而被害。或有孝而見殘。吳沈伍胥。股割比干。莫遂爾情。是裁是刑。無遂爾心。以速以殛。天監在顏。無細不錄。福善災惡。其傲甚速。理臣思律。敢告執錄。

崔瑗座右銘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世譽不足慕。惟仁爲紀綱。隱心而後動。誘議容何傷。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臧。在涅責不淄。嘵嘵內含光。柔弱生之徒。老氏誠剛強。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難量。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行之苟有恆。久久自芬芳。

韋瑒光武濟陽宮碑

惟漢再受命。曰世祖光武皇帝。考南頓君。初爲濟陽令。濟陽有武帝行過宮。常封閉。帝將生。考以令舍下淫。開宮後殿居之。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帝生時有赤光。室中皆明。使卜者王長卜之。長曰。此善事。不可言。一歲有嘉禾。一莖生九穗。長於凡禾。因爲尊諱。玉室中徵哀。平短祚。姦臣王莽。偷有神器。十有八年。罪盈惡熟。天人致誅。帝乃龍見白水。淵躍昆池。披前除之衆。珍二公之師。收兵略地。經營河朔。戮力戎功。翼戴更始。義不即命。帝位闕焉。於是羣公諸將。據河洛之文。叶符璽之珍。食日廢數。在帝踐阼。允宜。乃以建武元年六月乙未。卽位鄴縣之陽。五成之陌。祀漢配天。不失舊物。享國三十六年。方內乂安。蠻夷率服。巡狩泰山。禪葉父皇代之遐迹。帝者之上儀。罔不畢舉。道德餘慶。延於無窮。先民有

實樂業其所自生而禮不忘其本是以虞稱嫺嫺姬美周原皇天乃眷神宮實始於此厥迹邈哉所謂神靈顯融越不可尙小臣河

王升石門頌

惟《靈》靈定位川澤股躬澤有所注川有所通余谷之川其澤南降八方所達益域爲充高祖受命興於漢中道由于午出散入秦建定帝位以漢祗焉後以子午塗路茲難更隨園谷復進堂先凡此四道珍蔭尤艱至於永平其有四年詔書開余鑿通石門中遭元二西夷虐殘橋梁斷絕子午復循上則懸峻屈曲流頭下則入冥厥爲輪淵平阿泉泥常蔭蔭是木石相距利磨礪盤臨危槍礪履尾心寒空輿輕騎遄尋非前惡蟲瘡狩蛇蟻毒螫未秋穢霜穰苗天殘終年不登匪傾之患卑者楚惡尊者弗安愁若之難焉可具言於是明知故司隸校尉健爲武陽楊君厥子孟文深執忠仇數上奏諫有司議駁君遂執爭百達威從帝用是聽廢子由斯得其度經功飭爾要啟而晏平清涼調和蒸蒸艾甯辛建和二年仲冬上旬漢中太守健爲武陽王升字稚紀涉歷山道推序本原

嘉君明知美其仁賢勒石頌德以明厥勳其辭曰——君德明明煥煥彌光邛過拾遺厲清八荒奉贍承杓綏德衍疆春宣聖日秋貶若霜無偏蕩蕩真雅以方甯靜蒸庶政與乾通輔主匡君禮有常威隣地理知世紀綱育必忠義匪石厥章恢宏大節隱而益明揆往卓今謀合朝情薛報即安有勳有榮禹鑿龍門君其繼蹤上順斗極下答《皇》自南自北四海攸通君子安樂庶士悅雍商人咸喜農夫永同春秋記異今而紀功垂流億載世世敷誦

蔡邕祖德頌

昔文王始受命武王定禍亂至於成王太平乃洽祥瑞畢降夫豈后德昭隆漸浸之所通也是以易嘉積善有餘慶詩稱子孫保之非特王道然也賢人君子修仁履德者亦其有焉昔我烈祖暨于予考世戰孝友重以明德率禮莫違是以靈祇降之休瑞鬼爨馴以昭其仁木連理以象其義斯乃祖禰之遺靈盛德之所賦也豈我重蒙孤稚所克任哉乃爲頌曰——穆穆我祖世篤其仁其德克明惟懿惟醇宣慈惠和無競伊人巖巖我考泣之以莊增崇不顯克構其堂是用祚之休徵惟光厥徵伊何於昭于今園有甘棠別隸同心墳有撥覓宅我柏林神不可誣僞不可加析薪之業長不克苟矧食靈既以爲己華惟予小子豈不是欲于有先功匪榮伊辱

蔡邕京兆樊惠渠頌

洪範八政，一曰食，周禮九職，一曰農。有生之本，於是乎出，貨殖財用於是乎在。九土上沃爲大田多稔，然而地有墾墾，川有墾下，溉灌之便，行趨不至。明哲君子，創業農事，因高卑之宜，驅自行之勢，以盡水利，而富國饒人，自古有焉。若夫西門起鄭國行秦李冰在蜀，信臣治穰，皆此道也。陽陵縣東，其地衍饒，土氣辛螫，嘉穀不植，草萊焦枯，而涇水長流，溉灌維首，細戶齊低，庸力不供。牧人之吏，謀不暇給，監常與役，猶不克成。光和五年，京兆尹樊君諱陵字德雲，勤恤人隱，悉心政事，苟有可以惠斯人者，無聞而不行。焉逢諸之郡吏，申於政府，僉以爲因其所利之事者，不可已者也。乃命方略大吏，遂令伍瑗揣度計慮，揆程經用，以事上聞。副在三府，司農遂取財於豪富，借力於黎元，樹柱累石，委薪積土，基致工堅，植勢強壯，折濇流，款曠野，會之於新渠，疏水門，通窰濟，漚之於畎畝，清流漫漶，泥濘浮游，昔日鹵田，化爲甘壤，梗黍稷穰之所入，不可勝算。農民恩怡悅豫，相與謳謠，嗟然成章，謂之樊惠渠云。其歌曰：

我有長流，莫或遏之。我有溝洫，莫或達之。田疇斥鹵，莫修莫釐。饑饉困悴，莫恤莫思。乃有樊君，作人父母。立我畎畝，膏澤膏澤。多稼茂止，惠乃無疆。如何弗喜，我壤既營。我疆斯成，淚淚我人。既富且盈，爲酒爲醴。蒸彼祖靈，貽福惠君。壽考且甯。

史岑出師頌

茫茫上天，降祚有漢。兆基開業，人神攸贊。五曜背映，泰靈夜

敷。皇運來授，萬寶增煥。歷紀十二，天命中易。西零不順，東夷構逆。乃命上將，授以雄戟。桓桓上將，實天所啓。允文允武，明詩說禮。憲章百揆，爲世作楷。昔在孟津，惟師尙父。素旌一麾，渾一區宇。蒼生更始，朔風變楚。薄伐獫狁，至于太原。詩人歌之，猶歎其類。況我將軍，窮城極邊。鼓無停響，旗不迴褰。澤潞遐荒，功銘開敘。我出我師，于彼西疆。天子餞我，路車乘黃。言念伯舅，恩深渭陽。介珪既削，列壤酬勳。今我將軍，啓土上郡。傳子傳孫，顯顯令聞。

高彪送五永爲督軍御史箴

文武將墜，乃俾俊臣。整我皇綱，董此不虔。古之君子，即我忘身。明其果毅，尙其桓桓。呂尚七十，氣冠三軍。詩人作歌，如鷹如鸇。天有太一，五將三門。地有九變，邱陵山川。人有計策，六奇五聞。茲三事，謀則諮詢。無曰已能，務在求賢。淮陰之勇，廣野是尊。周公大聖，石碯純臣。以威克愛，以義滅親。勿謂時險，不正其身。勿謂無人，莫識已真。忘富遺貴，福祿乃存。枉道依合，復無所觀。先公高節，越可永邇。佩藏斯戒，以厲終身。

崔琦外戚箴

赫赫外戚，華寵煥煌。昔在帝舜，德隆英皇。周興三母，有莘崇湯。宣王晏起，姜后脫簪。齊王好樂，衛姬不音。皆輔主以禮，扶君以仁。達才進善，以義濟身。爰暨末葉，漸已頹弊。貫魚不敘，九御差池。晉國之難，禍起於厘。惟家之索，牝雞之晨。專權擅愛，顯已蔽人。陵長聞舊，圯剡至親。並后匹嫡，淫女弊陳。匪賢是上，番爲司徒。荷爵

負乘，采食名都。詩人是刺，德用不愆。暴辛惡婦，拒諫自孤。蝮蛇其心，縱毒不辜。諸父是殺，孕子是刺。天怒地忿，人謀鬼圖。甲子味爽，身首分離。初爲天子，後爲人嫡。非但耽色，母后尤然。不相率以禮，而競獎以權。先笑後號，卒以辱殘。家國泯絕，宗廟燒燬。未嫁喪夏，寢似弊周。姐已亡，殷趙靈沙邱。戚姬人家，呂宗以敗。陳后作巫，卒死於外。崔欲鳩子，身乃罹廢。故曰：無謂我貴，天將爾摧。無恃常好，色有歛微。無怙常幸，愛有陵遲。無曰：我能，天人爾違。患生不德，福有懷機。日不常中，月盈有虧。履道者固，仗勢者危。微臣司威，敢告在斯。

士孫瑞劍銘

天生五才，金德惟剛。從革作辛，含景吐商。辨物利用，助伐彌章。暨彼良工，歐冶干將。爰造寶劍，巨闕墨陽。上通時靈，獲茲休祥。剖山竭川，虹蜺消亡。昭威耀武，震動遐荒。澄以定霸，越以取強。

士孫瑞漢鏡銘

尙方御鏡，大無傷。巧工刻之成文章。左龍右虎，辟不祥。朱雀元武，順陰陽。子孫備具，居中央。鍊治銀錫，清而明。長保二親，樂富昌。壽敝金石，如侯王。

又

許氏作竟自有紀，青龍白虎居左右。聖人周公魯孔子，作吏萬福車生耳。郡舉孝廉州博士，少不努力老乃悔。吉

經史百家雜鈔卷七

湘鄉曾國藩纂

合肥李鴻章校

詞賦之屬下編二

曹植制命宗聖侯孔羨奉家祀碑

維黃初元年大魏受命。胤軒轅之高蹤。紹虞氏之遺統。應歷數以改物。揚仁風以作教。於是輯五瑞。班宗彝。鈞衡石。同度量。秩羣祀於無文。順天時以布化。既乃緝熙聖緒。紹顯上世。追存三代之禮。兼紹宣尼之後。以魯縣百戶。命孔子二十一世孫議郎孔羨爲宗聖侯。以奉孔子之祀。制詔三公曰。昔仲尼負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而無受命之運。在魯衛之朝。教化洙泗之上。猶栖焉皇皇。焉欲屈己以存道。貶身以救世。於是王公終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禮。修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史而正雅頌。仲子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謀咨。可謂命世大聖。億載之師表者也。遭天下大亂。百祀墮壞。舊居之廟毀而不修。喪成之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誦誦之聲。四時不睹烝嘗之位。斯豈所謂崇禮報功。盛德必百世祀者哉。嗟久朕甚憫焉。其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戶。

經史百家雜鈔 卷七 詞賦下二

一六三

卒史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爲屋宇。以居學者。於是魯之父老諸生游士。睹廟堂之始復。覩俎豆之初設。嘉聖靈於旁覩。祖禎祥之來集。乃慨然而歎曰。大道衰廢。禮樂絕滅。三十餘年。皇上懷仁聖之懿德。兼二儀之化育。廣大包於無方。淵深淪於不測。故自受命以來。天人咸和。神氣氤氳。嘉瑞踵武。休徵屢臻。殊俗解編髮而慕義。遐夷越險阻而來賓。雖太皞遊龍以君世。虞氏儀鳳以臨民。伯禹命元宮而爲夏后。四伯由茲社而爲周文。尙何足稱於大魏哉。若乃紹繼微絕。興修廢官。瞻咨稽古。崇配乾坤。況神明之所福。作宇宙之所觀。欣欣之色。豈徒魯邦而已哉。爾乃感殷人路寢之義。嘉先民泮宮之事。以爲高宗億公。蓋嗣世之王。諸侯之國耳。猶著德於三代。騰聲於千載。況今聖王。肇造區夏。創業垂統。受命之日。曾未下輿。而褒美大聖。隆化如此。能無頌乎。乃作頌曰。

煌煌大魏。受命溥將。繼體黃唐。包夏含商。降監下土。廓清三光。羣祀咸秩。靡事不綱。嘉彼元聖。有勛其靈。邁世靈亂。莫顯其榮。褒成既絕。棲廟斯傾。闕里蕭條。靡紹靡馨。我皇悼之。尋其世武。乃建宗聖。以紹厥後。修復舊室。豐其饗宇。莘莘學徒。爰居爰處。王敦

既新，羣小滋沮。魯道以興，永作憲矩。洪聲豈遐，神祇來和。休徵維
還，瑞我邦家。內光區域，外被荒遐。殊方慕義，擗拊揚歌。於赫四靈，
運世應期。仲尼既沒，文亦在茲。彬彬我后，越而五之。垂於億載，如
山之基。

陸機漢高祖功臣頌

相國鄧文終侯沛蕭何，相國平陽懿侯沛曹參，太子少傅留
文成侯張良，丞相曲逆侯陽武陳平，楚王淮陰侯信，梁王昌
呂彭越，淮南王六，黥布，趙景王，大梁張耳，韓王韓信，燕王豐，廣綰，
長沙文王吳芮，荆王沛劉賈，太傅安國懿侯王陵，左丞相絳武侯
周勃，相國舞陽侯樊噲，右丞相曲周景侯，高陽鄼商，太僕汝
陰文侯沛夏侯嬰，丞相穎陰懿侯臨淮灌嬰，代丞相陽陵景侯魏
傳寬，車騎將軍信武肅侯新欽，大行廣野君高陽鄼食，其中郎建
信侯齊劉敬，太中大夫楚陸賈，太子太傅稷嗣君薛叔孫通，魏無
知，護軍中尉陸何，新城三老董公轅生，將軍紀信，御史大夫沛周
苛，平國君侯公右，三十一人，與定天下，安社稷者也。頌曰：
茫茫宇宙，上接下隸。波振四海，塵飛五岳。九服徘徊，三靈改
卜。赫矣高祖，肇載天祿。沈迹中鄉，飛名帝錄。慶雲應輝，皇階授木。
龍興酒澤，虎嘯豐谷。彤雲晝聚，素靈夜哭。金精仍頽，朱光以濕。萬
邦宅心，駿民效足。堂堂肅公，王迹是因。綢繆叔后，無競維人。外濟
六師，內撫三秦。拔奇夷難，邁德振民。博國垂制，上穆下親。名蓋羣
后，是謂宗臣。平陽樂道，在變則通。爰淵爰嘿，有此武功。長驅河朔，

電擊東，協策淮陰，亞述蕭公，文成作師，通幽洞冥。永言配命，因
心則靈。窮神觀化，望影描情。鬼無隱謀，物無遁形。武關是闢，鴻門
是甯。隨難榮陽，即謀下邑。銅印秦，推齊勳立。運籌固陵，定策東。
襲三王，從風，五侯允集。霜楚實喪，皇漢凱入。怡顏高覽，彌翼風。
託述實老，辭世卻粒。曲逆宏達，好謀能深。遊精查漢，神述是尊。
重玄匪與九地，匪沈伐謀先兆。撫齊于晉，奇謀六奇。嘉慮四，遇規主
於足，雖項于懷，格人乃謝。楚實摧，韓王塞執，胡馬洞開。迎文以
謀，哭高以哀。灼灼淮陰，武冠世策。出無方思入，神契奮臂雲興。
騰迹虎嘯，浸險必夷。摧剛則昭，舉謀漢。還定渭表，京索既扼，引
師北討。濟河夷，魏登山滅，趙威亮火烈，勢踰風掃。拾代如遺，偃齊
猶草。二州肅清，四邦咸舉。乃眷北燕，遂表東海。克滅龍且，爰取其
旅。劉項懸命，人謀是與。念功惟德，辭通絕楚。彭越觀時，張述匿光。
人具爾膽，翼兩臨揚。威凌楚域，質委洩王。堵難河清，即宮舊梁。
烈旅布耽耽，其防名冠。建楚鋒猶駭，電親幾蟬蛻。悟主革面，舉彼
梟風，翻爲我屬。天命方轉，王在東夏。矯矯三雄，至于垓下。元凶既
夷，龍祿來假。保大全祚，非德孰可。謀之不臧，舍禍取禍。張耳之寶
有聲，梁魏土也問極。自詔亮愧，俯思奮恩。仰察五緯，脫迹連難。披
榛來治，改策西秦。報辱北冀，悴葉更輝。枯保以肆王信，韓擊宅土
開臨我國。爾才越還管，陽盧綰自微，宛變我皇。跨功踰德，祚爾輝
章。人之貪禍，甯爲亂亡。吳芮之王，祚由梅鍾。功微勢弱，世載忠賢。
肅肅荆王，董我三軍。我圖四方，殷薦其勳。庸親作勞，舊楚是分。往

踐厥宇。大啓淮墳。安國遠親，悠悠我思。依依哲母，既明且慈。引身伏劍，永言固之。淑人君子，實邦之基。義形於色，憤發于辭。主亡與亡，末命是期。絳侯質木，多略寡言。曾是忠勇，惟帝收歎。雲霧縹緲，景逸上蘭。平代爲稀，有燕韓南。亂以武弊，呂以權權。淮機紫宮，徵帝太原。實惟太尉，劉宗以安。挾功發主，自古所難。動耀上代，身終下藩。錫陽道迎，延帝幽數。宣力王室，匪惟厥武。總干鴻門，披闔帝宇。聳顏諸項，掩淚悟主。曲周之進，于其哲兄。俾率爾徒，從王于征。振威龍銳，據武庸城。六師實因，克荼禽鯨。猗歟汝陰，綽綽有裕。戎軒騁述，荷策來附。馬煩轡殆，釋不擁樹。皇儲時久，平城有謀。竊陰銳敏，歷爲軍鋒。奮戈東城，禽項定功。乘風藉響，高步長江。收吳引淮，光啓于東。陽陵之勳，元帥是承。信武薄伐，揚節江陵。夷王珍國，俾亂作懲。恢恢廣野，誕節令圖。進調嘉謀，退守名都。東親白馬，北距飛狐。卽會救廣，據險三塗。輅軒東踐，漢風載徂。身死于齊，非說之辜。我皇實念，言祚爾孤。建信委略，被褐獻寶。指明周漢，銓時論道。移帝伊洛，定都鄴鎮。柔遠鎮過，實敬攸考。抑抑陸生，知言之貴。往制勁越，來訪皇漢。附會平勃，夷凶翦亂。所謂伊人，邦家之彥。百王之極，蒼章靡存。漢德雖朗，朝儀則昏。穰嗣制禮，下肅上尊。穆穆帝典，煥其盈門。風曜三代，憲流後昆。無知數敎，獨昭奇迹。察倖惡相，祝同師錫。隨何辯達，因資於敵。紆漢被楚，唯生之續。儒儒董璠，謀我平陰。三軍縞素，天下歸心。冀生秀朗，沈心善照。漢旃南振，楚威自撓。大略淵回，元功響効。邈哉惟人，何說之妙。紀信誑項，昭軒

是乘。擗齊赴節，用死執愆。身與煙銷，名與風興。周苛慷慨，心若冰。冰刑可以暴志，不可凌。貞軌愷悌，亮迹雙升。帝雖爾庸，後嗣是膺。天地雖順，王心有違。懷親望楚，永言長悲。侯公伏軾，皇輿來歸。是謂平國，寵命有輝。靈風過物，清濁勁響。大人于與，利在攸往。弘海者川，崇山惟嶺。韶濩錯音，哀龍比象。明明衆哲，同濟天網。劍宣其利，鑒獻其朗。文武四充，漢祚克廣。悠悠遐風，千載是仰。

陸雲榮啓期贊

榮啓期者，周時人也。值衰世之季末，當王道之頽淩。遂隱居窮處，遺物求己。泝懷元妙之門，求意希微之域。天子不得而臣，諸侯不得而友。行年九十，被裘鼓琴而歌。孔子過之，問曰：「先生何樂？」答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惟人爲貴，吾得爲人矣。是一樂也。以男爲貴，吾又得爲男矣，是二樂也。或不免於襁褓，而吾行年九十，是三樂也。夫貧者，士之常也，死固命之終也，居常待終，當何憂乎？」孔子聽其言，爲之三曰：「悲哉！披裘帶索，行吟於路曰：『吾著裘者何求？帶索者何索？遂放志一邱，減景棲藪，居眞思樂之林，利涉忘憂之沼，以卒其天年，榮華溢世，不足以盈其心。萬物兼陳，不足以易其樂。絕景雲霄之表，濯志北溟之津，豈非天眞至素，體正合和者哉？友人有所圖其象者，命爲之贊，其辭曰：

芒芒至道，天啓德心。自昔逸民，遁志山林。邈矣先生，如龍之潛。夷明收察，滅迹在陰。傲世求己，遺物自欽。景遐瓊佩，響和絕音。繼彼邱園，研道之微。思榮寒泉，薄採春蕙。嘒絃清泛，撫節高微。有

靈辰止，永言傷悲。天造草昧，負道是嘉。於鑠先生！既體斯和，龍輿作祥，黃髮皤皤，耽此三樂。道彼世華，翼翼彼路，行吟以遊，的的觀星，陋我輕衰。永脫亂世，受言一邱。媚茲常道，聊以忘憂。

張華女史箴

茫茫造化，兩儀始分。散氣流形，既陶既甄。在帝庖犧，肇經天人。爰始夫婦，以及君臣。家道以正，而王猶有倫。婦德尚柔，含章貞吉。婉婉淑慎，正位居室。樊姬感莊，不食鮮禽。衛女矯桓，耳忘和音。志厲義高，而二主易心。元熊攀援，馮媛趨進。夫豈無畏？知死不恆。班妾有辭，割歡同聲。夫豈不懷？防微慮遠。道罔隆而不殺，物無盛而不衰。日中則昃，月滿則微。崇猶靡積，替若駭機。人咸知飾其容，而莫知飾其性。性之不飾，或愆禮正。斧之藻之，克念作聖。出其言善，千里應之。荀遠斯義，同舍以疑。出言如微，而榮辱由茲。勿謂幽昧，靈鑒無象。勿謂元漠，神聽無響。無矜爾榮，天道惡盈。無恃爾貴，隆隆者墜。鑒於小星，戒彼攸盈。比心愈斯，則繁爾類。權不可以汎，寵不可以專。專實生慢，愛極則遷。豈必損理有固然？美者自美，黜以取尤。治容求好，君子所仇。結恩而絕，職此之由。故曰：翼翼矜矜，福所以興。靖恭自思，榮顯所期。女史司箴，敢告庶姬。

張載劍閣銘

巖巖梁山，積石峨峨。遠屬荆衡，近綴岷嶓。南通邛笮，北達褒斜。狹通彭碛，高踰嵩華。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日劍閣，壁立千仞。窮地之險，極路之峻。世濁則逆，道清斯順。閉由往漢，開自有晉。秦

得百二，并吞諸侯。齊得十二，田生獻策。矧茲狹隘，土之外區。一人荷戟，萬夫越超。形勝之地，匪親勿居。昔在武侯，中流而喜。山河之固，見屈吳起。興實在德，險亦難恃。洞庭孟門，二國不祀。自古迄今，天命匪易。憑阻作昏，鮮不敗績。公孫既滅，劉氏銜壁。覆車之軌，無或重迹。勒銘山阿，敢告梁益。

魏康太師箴

浩浩太素，陽曜陰凝。二儀陶化，人倫肇興。厥初冥昧，不虛不營。欲以物開，患以事成。犯機觸害，智不救生。宗長歸仁，自然之情。故君道自然，必託賢明。茫茫在昔，罔或不甯。赫胥既往，紹以堯義。默靜無文，太樸未虧。萬物熙熙，不天不離。爰及唐虞，猶篤其緒。體資易簡，應天順矩。締揭其囊，土不其宇。物或失性，懼若在予。疇咨熙載，終禪舜禹。夫統之者，勞仰仰之者，逸。至人重身，棄而不恤。故子州稱坎石戶，乘桴許由。鞠躬辭長九州，先王仁愛，愍世憂時。哀萬物之將頹，然後蒞之下。遠德衰，大道沈淪。智慧日用，漸私其親。懼物乖離，（缺二字）驛仁。利巧愈競，繁禮屢陳。刑教爭施，天性喪。眞季世陵遲，繼體承資。憑尊恃勢，不友不師。卒刺天不，以率其私。故君位益修，臣路生心。竭智謀國，不吝衣沈。賞罰之存，莫勸莫禁。若乃驕盈肆志，阻兵擅權。矜威縱虐，禍蒙邱山。刑本懲暴，今以脅賢。昔爲天下，今爲一身。下疾其上，君猜其臣。聖亂宏多，國乃殞顛。故殷辛不道，首綏素旗。周朝敗度，鉅人是謀。楚靈極暴，乾谿潰叛。晉厲殘虐，藥書作難。主父棄禮，穀胎不卒。秦皇荼毒，騶遠四海。是

以亡國繼踵，今古相承。醜彼摧城，而襲其亡。微初安若山，後敗如崩。臨刃振鋒，悔何所增。故居帝王者，無曰我尊，慢爾德音，無曰我強。肆于驕淫，棄彼佞倖，納此選類。諛言順耳，染德生患。悠悠庶類，我控我告。唯賢是授，何必親戚。順乃造好，民實胥效。治亂之原，豈無昌教。穆穆天子，思聞其慤。虛心導人，允求謏言。師臣司訓，敢告在前。

潘尼乘輿箴

易稱「有天地然後有人倫，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傳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然君臣父子之道，天地人倫之本，未有以先之者也。故天生蒸人而樹之君，使司牧之，將以導羣生之性，而理萬物之情。豈以寵一人之身，極無量之欲，如斯而已哉。夫古之爲君者，無欲而至公。故有茅茨土階之儉，而後之爲君，有欲而自利，故有瑤臺瓊室之侈。無欲，今天下共推之；有欲，者天下共爭之。推之之極，雖禪代猶脫屣；爭之之極，雖劫殺而不避。故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安可求而得，辭而已者乎。夫修諸己而化諸人，出乎邇而見乎遠者，言行之謂也。故人主所患，莫甚於不知其過，而所美莫美於好聞其過。若有君於此，而曰予必無過，唯其言而莫之逮。斯孔子所謂其庶幾乎一言而喪國者也。蓋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雖以堯舜湯武之盛，必有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盤杆之銘，無諱之史。所以聞其邪僻，而納諸正道。其自維持如此之備，故僞規之興，將以補過。

敬闕，然猶依違，嗾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諒。先儒既援古義，舉內外之殊，而高祖亦序六官，論成敗之要。義正辭約，又盡善矣。自虞人箴，以至于百官，非唯規其所司，誠欲人主斟酌其得失焉。春秋傳曰：「命百官箴王闕。」則亦天子之事也。尼以爲王者膺受命之期，當神器之運，總萬機而撫四海，簡羣才而審所授。孜孜於得人，汲汲於聞過。雖征爭面折，猶將祈諫而求焉。至於箴規，諫之順者，曷爲獨闕之哉。是以不量其學陋思淺，因負擔之餘，嘗試撰而述之。不敢斥至尊之號，故以乘輿自薦。蓋帝王之事至大，而古今之變至衆，文繁而義說，意局而辭野。將欲希企前賢，勞髡崇軋，譬猶邱垤之望華岱，恆星之繫日月也。其不逮明矣。頌曰：

元元遂初，芒芒太始。清濁同流，元黃錯峙。上下弗形，尊卑靡紀。赫胥悠哉，大庭尙矣。皇極啓建，兩儀既分。彝倫永序，萬邦已紛。國事明王，家奉嚴君。各有攸尊，德用不動。魏農已降，暨于夏殷。或禪或傳，乃質乃文。太上無名下知，有之仁義不存，而人歸孝慈。無爲無執，何欲何思。忠信之薄，禮刑實滋。既譽既畏，以侮以欺。作誓作盟，而人始疑。燭煌煌四海，禮讓萬衆。匪誓焉憑，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一日萬機。業業兢兢，夫出其言善，則千里是應，而莫余逮。亦喪邦有徵，權機之動，式以嚴興。殷監不遠，若之何勿懲。且厚味膺毒，豐屋生災。辛作璇室，而夏更瑤臺。糟邱酒池，象飭玉杯。厥肴伊何，龍肝豹胎。惟此哲婦，職爲亂階。殷用喪師，夏亦不恢。是以帝堯

在位，茅茨不翦。周文日昃，昧旦丕顯。夫德積如毛，而或舉之者鮮。故湯有慚德，武未盡善。下世道衰，末俗化淺。耽樂遠遊，荒淫沈湎。不式古訓，而好是佞嬖。不遵王路，而覆車是踐。成敗之效，載在先典。匪唯陵夷，厥世用珍。故曰：樹君如之，何！將人是司，牧視之猶傷。而知其寒煖，故能撫之斯柔，而敦之斯睦。無遠不懷，靡思不服。夫豈厭縱一人，而玩其耳目？內迷聲色，外荒馳逐，不修政事，而終於顛覆。昔唐氏授舜舜，亦命禹受終納祖，丕承天序。放桀惟湯，刻殷伊武，故禪代非一姓。社稷無常主，四嶽三塗九州之阻，彭蠡洞庭殷商之旅，虞夏之隆，非由尺土，而紂之百刻，卒於絕緒。故王者無親，唯在擇人。傾蓋惟舊，白首乃新。望由釣夫，伊起有莘，負鼎鼓刀，而謀合聖神。夫豈借官左右，而取介近臣？蓋有國有家者，莫云我聽，或此而從，莫謂我智，聽受未易，甘言美疢，不爲累。由夷逃寵，遠於脫屣。奈何人主，位極則侈，知人則哲，惟帝所難。唐朝既泰，四族作奸，周室既隆，而管蔡不虔。匪我二聖，孰弭斯患？若九德咸受，倘又在官。君非臣莫治，臣非君莫安，故書美康哉，而易貴金匱有皇國，取告納言。

潘尼釋奠頌

元康元年冬十二月，上以皇太子當於春秋，而人道之始，莫先於孝悌。初命講孝經於崇政殿，實應天縱生知之量，微言奧義，發自聖問，義終而禮達。至三年春閏月，將有事於上庠，釋奠于先師，禮也。越二十四日景申（即丙申，唐人諱丙，以景代），侍祠者

既齊與駕，次于太學。太傳在前，少傳在後，恂恂乎安保訓之道。官臣畢從，三率備衛，濟濟乎肅翼贊之敬。乃掃壇爲殿，懸縣爲宮。夫子位于西序，顏回侍于北墉。宗伯掌禮，司儀辨位，二學儒官，稽紳先生之徒，垂纓佩玉，規行矩步者，皆端委而陪於堂下，以待執事之命。設樽俎於兩楹之間，陳彝洗於階之左。几筵既布，鐘懸既列，我后乃躬拜俯之勤，責在三之義。謙光之美，彌劬闕里之教。克崇穆穆焉，昌焉真先王之微典，不刊之美業，尤不可替已。於是牲饋之事既終，享獻之禮已畢。釋元衣，御春服，弛齋禁，反故式。天子乃命內外羣司，百辟卿士，養王三事，至于學徒國子，咸來觀禮。我后皆延而與之燕，金后簪管之管，八佾六代之舞。鏗鏘闐闐，駢俛仰，可以激神滌欲，移風易俗者，罔不畢奏。抑淫哇，屏鄭衛，遠佞邪，釋巧辯，是日也，人無愚智，路無遠邇，雖鄉越國，扶老攜幼，不期而俱萃。皆延頸以視，傾耳以聽，希道慕業，洗心革志，想洙泗之風，歌來蘇之惠。然後知居室之善，著應乎千里之外，不言之化，洋溢于九有之內。於照乎若典，固皇代之壯觀，萬載之一會也。周昔禋禮官，嘗開俎豆，今廟末列，親親盛美，濊濊徵猗，沐浴芳潤，不知手舞口詠，竊作頌一篇，義近辭陋，不足測盛德之形容，光聖明之遐度。其辭曰：

二元迭運，五德代徵。黃精既亢，素靈乃嘯。有皇承天，造我晉祚。以大寶登，以龍飛宣。基誕命，景照遐緒。三分自文，受終惟武。席卷嬰璽，蕩定荒阻。道濟羣生，化流率土。後帝承式，丕隆會禘。奄

有萬方，光宅宇宙。篤生上國，繼期挺秀。聖敬日臨，澤哲閎茂。留精儒術，敦閑古訓。遼道讓齒，降心下問。鋪以金聲，光以玉潤。如日之升，如乾之運。乃延台保，乃命學臣。聖容穆穆，侍講聞問。抽演微言，啓發道真。探幽窮隱，溫故知新。講業既終，精義既研。崇臺重師，卜日告奠。陳其三牢，引其四縣。既戒既式，乃暨乃薦。恂恂孔聖，百王攸希。臺顏生好學無違，曰：「皇儲后，體神合機。兆吉先見，知來洞微。濟濟二宮，講誦匪懈。後父麟萃，髦士盈朝。如彼和肆，莫匪瓊瑤。如彼儀鳳，樂我雲韶。瓊瑤誰剖，四門洞開。雲韶奚樂，神人允諧。蟬晚耀庭，細佩振階。德以讓光，仁以恩懷。我酒惟清，我有惟馨。舞以六代，歌以九成。莘莘胄子，祁祁學生。洗心自百，觀國之榮。學猶時苗，化若偃草。博我以文，宏我以道。萬邦蟬蛻，矧乃俊造。鑽蚌瑩珠，剖石擒藻。絲匪元黃，水罔方圓。引之斯流，染之斯鮮。若金受範，若堊在甕。上好如雲，下效如川。昔在周興，王化之始。曰文曰武，時惟世子。今我皇儲，濟聖甫理。緝熙重光，於穆不已。於穆伊何，思文哲后。媚茲一人，實副元首。孝治家邦，光照九有。純嘏自晉，永世昌阜。徽徵下臣，過光近侍。環蹕風雲，鸞龍是廁。身藻芳流，目玩盛事。竭誠作頌，祇詠聖志。」

攀虞太康頌

於休上古人之資始。四隕咸宅，萬國同軌。有漢不競，喪亂靡紀。畿服外叛，侯衛內圯。天難既降，時惟鞠凶。龍戰虎爭，分裂邦還。備僭順蜀，度逆海東。權乃緣間，割據三江。明明上帝，臨下有赫。乃

宣皇威，致天之辟。奮武遠邁，罪人斯獲。撫定朝鮮，奄征韓貊。文既應期，席卷梁益。元惡委命，九夷重譯。邦再哀牢，是焉底績。我皇之登，二國既平。靡適不懷，以育羣生。吳乃負固，放命南冥。聲教未暨，弗及王靈。皇震其威，赫如雷霆。截彼江河，荆舒以清。越矣聖皇，參乾兩離。陶化以正，取亂以奇。耀武六旬，興徒不疲。飲至數實，千旆無虧。洋洋四海，率禮和樂。穆穆宮廟，歌雅詠樂。光天之下，莫匪帝略。窮髮反景，承正受朝。龍馬駉駉，風于華囿。弓矢彜服，干戈戢藏。嚴嚴南金，業業餘皇。雄劍班朝，造舟爲梁。聖明有造，實代天工。天地不遠，黎元時昌。三務斯協，用底厥庸。既遠其迹，將明其隆。喬山惟嶽，望帝之封。猗歟聖帝，胡不封哉！

攀虞尚書令箴

明明先王，開國承家。作制垂憲，仰觀列曜。俯令百官，政用罔僭。昔舜納大麓，七政以齊。內成外平，而風雨不迷。山甫翼周，靡剛靡柔。補我袞闕，闡我王猷。王猷允塞，而四海咸休。雖聖雖明，必資良材。母曰我智，官不任能。發言如絲，其出成綸。千里之應，樞機在身。三季道缺，天網縱轡。既無老成，改舊法制。法制不循，不長厥奇。尚臣司臺，敢告侍衛。

郭璞山海經圖贊

挺。桂生南裔，拔萃岑嶺。廣莫熙熙，凌霜津穎。氣王百藥，森然雲挺。（桂）

爰有奇樹，產自招搖。厥華流光，上映垂霄。佩之不惑，潛有靈

標。(迷穀)

彗星橫天，鯨魚死浪。鵲鳴于邑，賢士見放。厥理至微，言之無

沉。(鵲鳥)

華嶽靈蛟，削成四方。爰有神女，是挹玉漿。其誰遊之？龍駕雲

裳。(太華山)

鸞翔女媧，鳳出丹穴。拊鸞相和，以應聖哲。擊石靡詠，韶音其

絕。(鸞鳥)

鍾山之寶，爰有玉華。光彩流映，氣如虹霞。君子是佩，象德閑

邪。(瑤瑤玉)

搖惟靈樹，爰生若木。重根增翳，流光旁獨。食之靈化，榮名仙

錄。(栴木)

崑崙月精，水之靈府。惟帝下都，西老之宇。桀然中峙，號曰天

柱。(崑崙邱)

眉吾得一，以處崑崙。開明是封，司帝之門。吐納靈氣，熊熊魂

魂。(神陸吾)

安得沙棠，制爲龍舟。汎彼滄海，眇然遐遊。聊以逍遙，任波去

留。(沙棠)

天帝之女，蓬髮虎頭。穆王執轡，賦詩交歡。韻外之事，難以具

言。(西王母)

先民有作，龜貝爲貨。貴以文彩，賈以小大。簡則易資，犯而不

遇。(文貝)

江。(帝江) 質則混沌，神則旁通。自然靈照，聽不以聰。強爲之名，曰惟帝

鳥飛以翼，當扈則覺。廢多任少，沛然有餘。輪運于轂，至用在

無。(當扈) 駭惟馬類，實畜之英。騰鬚驤首，噴天雷鳴。氣無不凌，吞虎辟

兵。(駭) 物以感應，亦不數動。壯士挺劍，氣激白虹。鱖魚潛淵，出則昌

悚。(鱖魚) 涸和損平，莫慘於憂。詩詠葦草，帶山則儺。經焉遺岱，聊以鑒

遊。(儺魚) 蹶實以足，排虛以羽。翹尾翻飛，奇哉耳鼠。厥皮惟良，百毒是

禦。(耳鼠) 幽類似猴，俾愚作智。觸物則笑，見人伴睡。好用小慧，終是嬰

繫。(幽類) 磁石吸鐵，璿琄取芥。氣有潛感，數亦冥會。物之相投，出乎意

外。(磁石) 抱鵲貪憒，其目在腋。食人未盡，環自齧割。圖形妙鼎，是謂不

若。(抱鵲) 龍馮靈遊，騰蛇假霧。未若天馬，自然凌霧。有理懸邇，天機潛

御。(天馬)

蚌則含珠，歟胡不可。獨獨如豚，被褐懷禍。患難無辭，招之自

我（獨獨）

狢徐之際，見人伴眠。與災協氣，出則無年。此豈能爲歸之於天（狢徐）

治在得賢，亡由失人。投棧之來，乃致狡賁。歸之冥應，誰見其津（投棧）

水圓四十，潛源溢沸。靈龜爰處，掉尾養氣。莊生是揮，卒感傲貴（靈龜）

茫茫帝臺，維靈之貴。爰有石棋，五彩煥蔚。觴禱百神，以和天氣（帝臺棋）

山實如豚，厥性好罵。黃棘是食，匪子匪化。雖無貞操，理同不嫁（山實獸黃棘）

爰有嘉樹，厥名曰栢。薄言采之，對寤是服。君子維歡，家無反目（栢木）

荀草赤實，厥狀如苜。婦人服之，綠色易顏。夏姬是醢，厥媚三還（荀草）

厥苞橘櫟，奇者維甘。朱實金鮮，葉荷翠監。靈均[是詠]，以爲美談（橘櫟）

大隗之山，爰有率草。青華白實，食之無夭。雖不增齡，可以窮老（瓊）

雙維毒魁，鳩鳥是噉。拂翼鳴林，草瘁木慘。羽行隱翳，厥罰難犯（鳩鳥）

岷山之精，上絡東井。始出一勺，終致蘇冥。作紀南夏，天清地靜（岷山）

青耕禦疫，跂踵降災。物之相反，各以氣來。見則民吝，實爲病媒（跂踵）

清冷之水，在乎山頂。耕父是游，流光灑景。黔首祀祭，以弭災眚（神耕父）

帝臺之水，飲獨心病。靈府是滌，和神養性。食可道遙，濯髮浴泳（帝臺漿）

賤無定實，貴無常珍。物不自物，自物由人。萬事皆然，豈伊蛇鱗（自此山來，蟲爲蛇，蛇號爲魚）

三珠所生，赤水之際。翹葉柏桺，美壯若蕤。濯彩丹波，自相饒朕（三珠樹）

有人爰處，園邱之上。赤泉駐年，神木養命。稟此遐齡，悠悠無竟（不死國）

雖云一氣，呼吸異道。觀則俱見，食則皆飽。物形自周，造化非巧（三首國）

羣籟并吹，氣有萬殊。大人三丈，焦僂尺餘。混之一歸，此亦僞如（焦僂國）

聖德廣被，物無不懷。爰乃祖落，封墓表哀。異類猶然，矧乃華黎（狄山帝堯葬于陽帝臺葬于陰）

聚肉有眼，而無腸胃。與彼馬勃，頗相髣髴。奇在不盡，食之薄

味。(視肉)

靈御飛龍，果僂九代。雲融是揮，玉璫是佩。對揚帝德，稟天靈應。(夏后啓)

品物流行，以散混沌。增不爲多，減不爲損。厥變難原，請尋其本。(三身圖一臂圖)

彼族者子，誰氏二女。曷爲水間，操魚持俎。厥德安在，離羣逸處。(女祭女戚)

十日並燒，女丑以斃。暴於山阿，揮袖自翳。彼美誰子，逢天之厲。(女丑尸)

軒轅之人，承天之祐。冬不襲衣，夏不扇暑。猶氣之和，家爲彭祖。(軒轅國)

飛黃奇駿，乘之難老。揣角輕騰，忽若龍矯。實鑒有德，乃集厥阜。(乘黃)

萬物相傳，非子則根。無序因心，構肉生魂。所以能然，寧形者存。(無胥圖)

蒼四不多，此一不少。于野冥替，洞見無表。形遊逆旅，所貴維妙。(一目國)

神哉夸父，難以理尋。傾沙逐日，遞形鄧林。觸類而化，應無常心。(夸父)

女子蛟人，體近蠶蚌。出珠匪甲，吐絲匪蠅。化出無方，物豈有種。(歐絲野)

非。(毛民國)

狴狴之狀，形乍如犬。厥性讒往，爲物警辨。以酒招災，自貽糺罽。(狴狴)

崑崙之陽，鴻鸞之阿。爰有嘉穀，雄曰木禾。匪植匪藝，自然靈播。(木禾)

萬物暫見，人生如寄。不死之樹，壽蔽天地。請藥西施，烏得如羿。(不死樹)

醴泉容木，養齡盡性。增氣之和，祛神之冥。何必生知，然後爲聖。(甘水聖木)

金精朱蠶，龍行駿蹄。拾節鴻鸞，墜不及起。是謂吉黃，釋聖臚里。(吉良)

怪獸五彩，尾參于身。矯足千里，條忽若神。是謂騶虞，詩歎其仁。(騶虞)

子夜之尸，體分成七。雖不爲疏，合不爲密。苟以神御，形歸於一。(子夜尸)

都廣之野，珍怪所聚。爰有羔裘，鸞歌鳳舞。后稷託終，樂哉斯土。(都廣之野)

吹萬不同，陽煦陰蒸。款冬之干，擢穎堅冰。物休所安，焉知渙凝。(款冬)

車前之草，別名未首。王會之云，其實如李。名之相亂，在乎疑

似。(芣苢)

草皮之良，莫貴於麻。用無不給，服無不加。至物在邇，求之好

選。(麻) 萍之在水，猶卉植地。靡見其布，漠爾鱗被。物無常託，孰知所

寄。(萍)

更侯漢東方朔畫贊：

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魏建安中分厭次以爲樂陵郡，故又爲郡人焉。事漢武帝，漢書具載其事。先生瓌璋博達，思周變通，以爲濁世不可以富貴也，故薄遊以取位，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諂頌以傲世。傲世不可以垂訓也，故正諫以明節。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蘇諸以取容。潔其道而穢其迹，清其質而濁其文。強張而不爲邪，進退而不離羣。若乃遠心曠度，瞻智宏材，個儻博物，觸類多能，合變以明乎幽，登以知來，自三墳五典，八索九邱，陰陽圖緯之學，百家衆流之論，周給敏捷之辯，支離覆逆之數，經脈藥石之藝，射御書計之術，乃研精而究其理，不習而盡其功。經目而諷於口，過耳而聞於心。夫其明濟開豁，包含弘大，凌轢卿相，嘲哂豪傑，簡卑靡前，蹈籍貴勢，出而不休，趨而不憂，誠哉萬乘者寮友，觀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遊方之外者已哉。者又以先生噓吸冲和，吐故納新，蟬蛻龍變，棄俗登仙，神交造化，鑾爲星辰。此又奇怪惚恍，不可備論者也。大人來守此國，侯自京都，首歸定省，親先生之縣邑，想先生之高風，徘徊路寢，見先

生之遺像。逍遙城郭，觀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懷，乃作頌焉。其辭曰：

矯矯先生，肥遯居貞。退不終否，進亦避榮。臨世濯足，希古振纓。渥而無滓，既濁能清。無滓伊何，高明克柔。能清伊何，視污若浮。樂在必行，處淪罔憂。跨世凌時，遠蹈獨遊。瞻望往代，奚想遐蹤。邈逸先生，其道猶龍。染迹朝隱，和而不同。棲遲下位，聊以從容。我來自東，言適茲邑。敬開壇墳，企佇原隰。墟墓徒存，精靈永戢。民思其軌，祠宇斯立。徘徊寺廢，遺像在圖。周旋祠宇，庭序荒蕪。棟棟傾落，草萊弗除。肅肅先生，豈焉是居。是居弗形，悠悠我情。昔在有德，罔不遺靈。天秩有禮，神監孔明。彷彿風塵，用垂頌聲。

袁宏三國名臣序贊：

夫百姓不能自治，故立君以治之。明君不能獨治，則爲臣以佐之。然則三五迭隆，歷世承基，揖讓之與干戈，文德之與武功，莫不宗匠陶鈞，而羣才紓照。元首經略，而股肱肆力，遭離不同，迹有優劣。至於體分冥固，道契不墜，風美所扇，訓革千載，其揆一也。故二八升而唐朝盛，伊呂用而湯武甯。三賢進而小白與，五臣顯而重耳霸。中古淩遲，斯道替矣。居上者不以至公理物，爲下者必以私路期榮。御圓者不以信誠率衆，執方者必以權謀自顯。於是君臣離而名教薄，世多亂而時不治。故惠甯以之卷舒，柳下以之三黜，接輿以之行歌，魯運以之赴海。衰世之中，保持名節，君臣相體，若合符契，則燕昭樂毅古之流也。夫未遇伯樂，則千載無一覩。時

值龍顏，則當年控三傑。漢之得材於斯爲貴。高祖雖不以道勝御物，羣下得盡其忠。蕭曹雖不以三代事主，百姓不失其業。靜亂庇人，抑亦其次。夫時方顛沛，則顯不如隱。萬物思治，則默不如語。是以古之君子，不患弘道難，遭時難，遭時難，遇君難，故有道無時，孟子所以咨嗟。有時無君，賈生所以垂泣。夫萬歲一期，有生之通塗，千載一遇，賢智之嘉會，遇之不能無欣，喪之何能無愴。古人之言，情有惜哉。余以暇日常覽國志，考其君臣，比其行事，雖道謝先代，亦異世一時也。文若懷獨見之明，而有救世之心。論時則民方塗炭，計能則莫出魏武。故委面霸朝，豫議世事，舉才不以標鑒，故久之而後顯。鑒鑒不以要功，故事至而後定。雖亡身明順，識亦高矣。董卓之亂，神器遷逼，公達慨然志在致命。由斯而談，故以大存名節，至如身爲漢隸，而述入魏幕，源流趣舍，其亦文若之謂。所以存亡殊致，始終不同，將以文若既明名教，有寄乎。夫仁義不可不明，則時宗舉其教，生理不可不全，故達識攝其契，相與弘道，豈不遠哉。崔生高朗，折而不撓，所以策名魏武，執笏霸朝者，蓋以漢主當陽，魏后北面者哉。若乃一旦進，聖君臣易位，則崔子所不與。魏武所不容。夫江湖所以濟舟，亦所以覆舟。仁義所以全身，亦所以亡身。然而先賢玉摧於前，來哲撲於後，豈非天懷發中，而名教束物者乎。孔明盤桓侯時而動，還想管樂，遠明風流。治國以禮，民無怨聲。刑罰不濫，沒有餘位。雖古之遺愛，何以加茲。及其臨終，顧託受遺作相，劉后授之無疑心，武侯處之無懼色，繼體納之無貳

情，百姓信之無異辭。君臣之際，良可詠矣。公瑾卓爾，逸志不羣。總角料主，則素契於伯符。晚節曜奇，則參分於赤壁。惜其齡促，志未可量。子布佐策，致延譽之美。輟矣止哀，有翼戴之功。神情所涉，豈徒塞榜而已哉。然而杜門不用，登壇受譏。夫一人之身，所照未異，而用舍之間，俄有不同。沉沉沈沈，遇與不遇者乎。夫詩頌之作，有自來矣。或以吟詠情性，或以述德顯功。雖大旨同歸，所託或乖。若夫出處有道，名體不滯，風軌德音，爲世作範，不可廢也。故復撰序所懷，以爲之讀。云：魏志九人，蜀志四人，吳志七人，荀彧字文若，諸葛亮字孔明，周瑜字公瑾，荀攸字公達，龐統字士元，張昭字子布，袁煥字曜卿，蔣琬字公琰，魯肅字子敬，崔瑗字季珪，黃權字公衡，諸葛瑾字子瑜，徐邈字景山，陸遜字伯言，陳羣字長文，顧雍字元歆，夏侯文宇，泰初，虞翻字仲翔，王經字承宗，陳泰字玄伯。火德既微，運遘大過，洪濤扇海，二溟揚波。蚪虎雖驚，風雲未和。潛魚澤淵，高鳥候柯。赫赫三雄，並迴乾軸。競收杞梓，爭采松竹。鳳不及棲，龍不暇伏。谷無幽蘭，嶺無亭菊。英英文若，臨鑒洞照。應變知微，探賈賞要。日月在躬，隱之彌隱。文明映心，鑽之愈妙。澹海橫流，玉石同碎。達人兼善，廢已存愛。謀解時紛，功濟宇內。始教生人，終明風弊。荷蒙公達，潘朗，思同著藝，運用無方，動攝羣會。爰初發迹，遂此顯沛。神情玄定，處之彌泰。情愔慕義，算無不經。塵臺通韻，述不暫停。雖懷尺璧，顧陋邇域。知能拯物，曷足全生。荀攸，郎中溫雅，器識純素，貞而不諂，通而能固，拘拘德心，汪汪軌

庶。志成弱冠，道數歲。慕仁者必勇，德亦有言。雖遇厲虎，神氣恬然。行不修飾，名迹無愆。操不激切，素風愈靜。哀哉！邈哉！崔生體正心直，天骨疏朗，瞻宇高凝，忠存軌迹，義形風色。思樹芳蘭，剗除荆棘。民惡其上，時不容哲。琅琅先生，雅杖名節，雖遇塵霧，猶振霜雪。運極道消，除此明月。崔瑛。景山俠誕，隕與道合。形器不存，方寸海納，和而不同，道而不雜。遇醉忘辭，在醜貽客。徐邈。長文通雅，義格終始。思戴元首，擬伊同恥。民未知德，懼若在己。嘉謀肆庭，騰言盈耳。玉生雖賤，光不踰把。德積雖微，道映天下。陳羣。淵哉泰初，字量高雅，器範自然，標準無假。全身由貞，迹涉必偽。處死匪難，理存則易。萬物波瀾，執任其累。六合徒廣，容身靡寄。夏侯玄。君親自然，匪由名教。敬授既同，情禮兼到。烈烈王生，知死不撓。求仁不遠，期在忠孝。王經。玄伯剛簡，大存名體。志在高構，培堂及陸。端委虎門，正首彌啓。臨危致命，盡其心禮。陳泰。堂堂孔明，基宇宏邈。器同生民，獨秉先覺。標榜風流，遠明管樂。初九龍聖，雅志彌備。百六道毀，干戈迭用。苟非命世，孰埒繁露。宗子思甫，薄言解控。釋褐中林，鬱爲時棟。諸葛亮。士元弘長，雅性內融。崇善愛物，觀始如終。喪亂備矣，勝塗未隆。先生標之，振起清風。網繆哲后，無妄惟時。夙夜匪懈，義在綽綽。三略既陳，霸業已基。龐統。公瑾植根，不忘中正。豈曰揆擬，實在雅性。亦既羈勒，負荷時命。推賢恭已久，而可敬。蔣琬。公衡沖遠，秉心淵懿。相親一人，臨難不惑。瞻昔不造，假翻鄰國。進能徵音，退不失德。

（黃權）六合紛紜，民心將變。鳥擇高梧，臣須顧盼。公瑾英達，朗心獨見。披草求君，定交一面。桓桓魏武，外託霸迹。志掩衡雲，恃戰忘敵。卓卓若人，曜奇赤壁。三光參分，宇宙暫隔。周瑜。子布擅名，遭世方撥。撫翼桑梓，息肩江表。王略威夷，吳魏同寶。遂謀宏議，匡此霸道。桓王之薨，大業未純。把臂託孤，惟賢與親。撥哭止哀，臨難忘身。成此南面，實由老臣。張昭。才爲世出，世亦須才。得而能任，貴在無猜。昂昂子敬，拔述草萊。荷擔吐奇，乃構雲臺。魯肅。子瑜都長，體性純懿。諫而不犯，正而不裁。將命公庭，退忘私位。豈無鵠鶴，固慎名器。諸葛瑾。伯言蹇蹇，以道佐世。出能勳功，入能獻策。謀甯社稷，解紛挫銳。正以招疑，忠而獲戾。陸遜。元歎穆遠，神和形檢。如彼白珪，實無塵玷。立上以恆，匡上以漸。潛不增潔，濁不加染。顧雍。仲翔高亮，性不和物。好是不羣，折而不屈。屢摧逆鱗，直道受黜。歡過採陽，放同買屈。虞翻。誅說衆賢，千載一遇。整轡高衢，驥首天路。仰挹玄流，俯弘時務。名節殊塗，雅致同趣。日月麗天，曠之不墜。仁義在躬，用之不匱。尙想重暉，載挹載味。後生擊節，備夫增氣。

孫綽聘士徐君墓頌

晉南昌相太原縣君白漢故聘士徐君之靈。惟君風軌英遠，晉徵遠播。餐仰芳流，宗揖在昔。古人有言，聞伯夷之風者，懦夫有立志。仰先生之道，豈無青雲之懷哉。余以不才，忝宰茲邑。遐宗有道，思揖遠風。乃與友人殷浩等，束帶靈壇，奉瞻嗣宇。雖玉質幽潛，

而目想令儀；雅音永寂，而心存高範。徘徊墟壘，仰盼松林。哀有形之短化，悼令德之長泯。慨然有感，悽然增傷。夫諷誦生於情託，雅頌興乎所歎。匪於詠述，孰希斯懷。頌曰：

巖巖先生，適此英風。含真獨揚，心夷體沖。高蹈域表，淑問顯融。昂昂五賢，赫赫八俊。雖曰休明，或嬰險妄。豈若先生，保茲玉潤。超世作範，流光遐振。墳塋磊落，松竹蕭森。蒼藂蔚蔚，虛宇愔愔。遊默戲阿，嘯鳥鳴林。嗟乎！徐君不聞其音，徘徊邱側。悽焉流襟，何以舒茲投翰託心。

陶潛讀史述

余讀史，記有所感，而述之：

二子讓國，相將海隅。天人革命，絕景窮居。采薇高歌，慨想黃虞。貞風淩俗，爰感懦夫。（夷齊）

去鄉之感，猶有遲遲。矧伊代謝，觸物皆非。哀哀箕子，云胡能夷？狡童之歌，悽矣其悲。（箕子）

知人未易，相知實難。淡美初交，利乖歲寒。管生稱心，鮑叔必安。奇情變亮，名令俱完。（管鮑）

遺生實難，士爲知己。望義如歸，允伊二子。程生揮劍，懼茲餘恥。令德永聞，百代見紀。（程杲）

恂恂釋耒，足日匪賢。俱映日月，共發至言。慟由才難，感爲情牽。同也早天，獨獨長年。（七十二弟子）

進德修業，將以及時。如彼稷契，孰不顧之。嗟乎二賢，逢世多

疑！候詹寫志，感麟獻辭。（屈賈）

豐狐隱穴，以文自殘。君子失時，白首抱關。巧行居災，枝辭召患。哀矣韓生，竟死說難。（韓非）

易代隨時，迷變則愚。介若人，特爲貞夫。德不百年，汚我詩書。逝然不顧，被褐幽居。（魯二儒）

遠哉長公，蕭然何事。世路多端，皆爲我異。斂轡竭來，獨養其志。寢跡窮年，誰知其意。（張長公）

傳玄擬金人銘，作口銘：

神以感通，心豁口宜。禍生有兆，禍來有端。情莫多妄，口莫多言。蟻孔潰河，溜穴傾山。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存亡之機，開闔之術。口與心謀，安危之源。樞機之發，榮辱存焉！

裴子野女史箴

膏不厭鮮，水不厭清。玉不厭潔，蘭不厭馨。爾形信直，影亦不曲。爾聲信清，響亦不濁。綠衣雖多，無貴於色。邪徑雖利，無尚於直。春華雖美，期於秋實。冰壺雖澤，期於見日。浴者振衣，沐者彈冠。人知正服，莫知行端。服美動目，行美動神。天道祐順，常與吉人。

下蘭座右銘

重階連棟，必濁汝真。金寶滿堂，將亂汝神。厚味求殃，醴色危身。求高反墜，務厚更貧。閉情鬱欲，老氏所珍。周廟之銘，何尼是遵。審慎汝口，戒無失人。從容順時，和光同塵。無謂其漠，人不汝聞。無謂幽昏，處獨若羣。不爲福先，不與禍鄰。守元執素，無亂大倫。常若

臨深，終始爲純。

王褒皇太子箴：

臣聞教化爰始，詠歌不足。政俗既移，風雅斯變。伏惟皇明御宇，功均造物。改文爲質，新雕成素。皇太子淳雷居震，明兩作離。春夏千戈，秋冬羽箭。叔舉五稱之對，帥濟降四馬之恩。竊以太史官箴，虞書所說，永樹芳烈，丞相所以垂文，深觀安危，太傅以之陳訓，敢自斯義，獻箴云爾。

天生蒸民，司牧斯樹。咸熙庶績，式昭王度。惠民垂統，元良繼體。廣正離曜，惟機天啓。令問令望，開詩開禮。從曰撫軍，守曰監國。秋坊通夢，春官養德。桓榮獻書，荀攸觀則。元子爲士，齒卿命秩。朝服褒門，遇車作室。正陽君位，喬枝父道。臣子所崇，忠孝爲寶。勿謂居尊，禍福無門。勿謂親賢，王道無偏。無爲慮始，無爲事先。損之又損，全之亦全。無往不復，無平不陂。美疾甘言，鮮不爲累。則哲惟難，知人未易。居室爲善，分陰無棄。亡保其存，危安其位。神聽不惑，天妖斯忌。文昌著於前星，和壘由於守器。庶僚司箴，敢告闕寺。

高允徵士頌：

昔歲同徵，零落將盡。感逝懷人，作徵士頌。蓋止於應命者，其有命而不至則闕焉。羣賢之行，果其梗概矣。今著之於左。夫百王之御世也，莫不資仗羣才，以隆治道。故周文以多士克甯，漢武以得賢爲盛。此戰兢之所記，由來之常義。矧自神靈以後，宇內平定，賅納連積，世之僭掃窮髮，不羈之寇，南摧江楚，西遡瀛域。殊方之

外，慕義而至。於是偃兵息甲，修立文學。登延儒造，開咨政事。夢想賢哲，思遇其人。訪諸有司，以求明士。咸稱范陽盧元等四十二人，皆冠冕之貴。著問州邦，有羽儀之用。親發明詔，以徵元等。乃廣官以待之，懸爵以糜之。其就命三十五人，自餘依例。州郡所遣者，不可稱記。爾乃羣士盈朝，而濟濟之美，粲焉昔與之俱。蒙斯舉，或從容廊廟，或遊集私門。上談公務，下盡忻娛。以爲千載一時，始於此矣。日月推移，吉凶代謝。同徵之人，凋殲殆盡。在者數子，然後復分張。往昔之忻，變爲悲戚。張仲業東臨齊州，遲其還反。一敘於懷，齊矜於垂歿之年。寫情於桑榆之末。其人不幸，復至殞歿。在朝者皆後進之士，居里者非曠昔之人。進涉無寄心之所，出入無解顏之地。願省形骸，所以永歎而不已。夫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亦可以長言寄意。不爲文二十年矣，然詞切於心，豈可默乎？遂爲之頌。詞曰：

紫氣干霄，羣雄亂夏。王黠但征，戎車屢駕。掃遊游氣，克翦妖霸。四海從風，八垓漸化。政教無外，旣甯且一。僞武甯兵，惟文是恤。帝乃旁求，搜賢舉逸。嚴繼授竿，異人並出。麇鹿虛生，量遠思續。道據德遊，藝依仁。旌弓旣招，釋褐授巾。擢齊升堂，嘉謀日陳。自東徂南，躍馬馳輪。僭惡影附，劉以和親。茂祖莞單，夙罹不遠。克已勉躬，事隆家道。敦心六經，遊藝文藻。終辭龍命，以之自保。燕常篤信，百行靡遺。位不南進，任理栖遲。居沖守約，好護善排。思賢樂古，如渴如飢。子翼致遠，道賜悟深。相期以義，相和若琴。並參幕府，俱發德音。優游卒歲，聊以寄心。祖根運會，克光厥猷。仰緣朝恩，俯因德

友功雖後建，祿實先受。班同舊臣，位並羣后。士衡孤立，內有靡汰。賈不崇華，交不遺舊。以產則貧，論道則富。所謂伊人，實邦之秀。卓矣友規，秉茲淑氣。存彼大方，讀此細議。神與理冥，形隨流浪。雖屈王侯，莫廢其尚。超實名區，世多奇士。山嶽所鍾，挺生三才。矯矯清風，抑抑容止。初九龍潛，望雲而起。說尹西都，靈惟作傳。垂訓王宮，載理雲霧。雖離中天，述階郎署。餘塵可挹，終亦顯著。仲業淵長，雅性清到。意章古式，網繆典誥。時值險難，常一其操。納衆以仁，訓下以孝。化彼龍川，民歸其教。適則英賢，佩亦稱選。開達邦家，名行素顯。志在兼濟，豈伊獨善。總匠弗顧，功不獲展。劉許履忠，竭力致躬。出能駟說，入獻其功。輅軒一舉，捷燕下嶽。名彰魏世，事業亦隆。道茂夙成，弱冠播名。與朋以信，行物以誠。怡怡昆弟，穆穆家庭。九舉翰飛，紫雲頻在省闕。亦司於京，刑以之中。政以之平，荷駭彥。鑒思參文雅，率性任真。器成非假，靡矜於高。莫恥於下，乃謝朱門。歸迹林野，宗敬延舉。號爲四儒，華藻雲飛。金聲夙振，中遇沈疴。賦詩以訊，忠顯於辭。理出於韻，高滄朗述。默識淵通，領新悟異。發自心膺，質朴和豐。文炳雕龍，燭委天邑。衣錦舊邦，士元先覺。介焉不惑，振扶來庭。始實王國，蹈方履正。好是繩墨，淑人君子，其儀不忘。孔稱游夏，漢美淵雲。越哉伯度，出類超羣。司言秘閣，作牧河汾。移風易俗，理亂解紛。融彼滯義，渙此鬱文。儒道以折，九流以分。崔宋二賢，麗性英偉。擢穎閭閻，聞名象魏。簪峩儀形，遡邇風氣。達而不矜，素而能貴。潘符標尚，杜熙好和。清不潔流，渾不同波。絕希斟津。

止分上科。幽而逾顯，損而逾多。張綱柔謙，叔述正直。道雅洽聞，弱爲衆識。拔萃衡門，俱漸鴻翼。發憤志餐，豈要斗食。率禮從仁，罔愆於式。失不繫心，得不形色。卽苗始舉，用均已試。智足周身，言足爲治。性協於時，情敏於事。與今而同，與古異物。以利移人，以酒昏侯。生潔已，惟義是敦。日縱醇醪，逾敬逾溫。其在私室，如涉公門。李才之性，柔而執競。肩彼南秦，申威致命。誘之以權，矯之以正。帝道用光，邊土納屢。羣賢遭世，顯名有代。志竭其忠，才盡其繁。體襲朱裳，腰紐雙佩。榮曜當時，風高千載。君臣相遇，理實難備。昔因朝命，與之克諧。披於散想，解帶舒懷。此昕如昨，存亡奄乖。靜言思之，中心九摧。揮毫頌德，潛爾增哀。

元結中興頌

天寶十四載，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天子幸蜀，太子卽位於靈武。明年，皇帝移軍鳳翔。其年復兩京，上皇還京師於戲。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於歌頌。若今歌頌大業，刻之金石，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爲頌曰：噶噶前朝，孽臣姦孽，爲昏爲妖，邊將勝兵，毒亂國經，羣生失甯。大駕南巡，百寮竄身，奉賊稱臣，天將昌唐，緊脫我皇，匹馬北方。獨立一呼，千魔萬魔。我卒前驅，我帥其東，備皇撫我，蕩攘羣兇。復服指期，曾不踰時。有國無之事，有至難。宗廟再安，二聖重歡。地關天開，獨除妖火。瑞慶大來，兇徒逆僞，涵濡天休，死生堪羞。功勞位尊，忠烈名存。澤流子孫，盛德之興，由高日昇，萬福是膺，能令大君。

聲容云云。不在斯文。湘江東西，中直涪溪，石巖天齊，可磨可鐫。刊此頌焉，何千萬年。

韓愈五箴並序

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是無勇也。余生三十有八年，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爲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訟其惡云。

游箴

余少之時，將求多能，晝夜以孜孜。余今之時，既飽而嬉，晝夜以無爲，嗚呼！余乎其無知乎？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

言箴

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知言之人，默焉而其意已傳。幕中之辯，人反以汝爲叛；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爲傾。汝不懲邪，而駁駁以害其生邪？

行箴

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行也無邪，言也無頗，死而不死，汝悔而何？宜悔而休，汝惡曷懲？宜休而悔，汝善安在？悔不可追，悔不可爲，思而斯得，汝則弗思。

好惡箴

無善而好，不羈其道。無悖而惡，不詳其故。前之所好，今見其尤。從也爲比，捨也爲讎。前之所惡，今見其戚。從也爲愧，捨也爲狂。

維維維比。維狂維愧。於身不詳，於德不義。不義不詳，維惡之大。幾如是爲，而不顧沛齒之尙少，庸有不思。今其老矣，不愼胡爲？

知名箴

內不足者，急於人知。需焉有餘，厥聞四馳。今日告汝，知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嘩嘩。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千載，德馨愈尊。矜汝文章，負汝言語。乘人不能，捨以自取。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欺。欺以賈情，揜以媒怨。汝曾不慮，以及於難。小人在學，亦克知悔。及其既甯，終莫能戒。既出汝心，又銘汝前。汝如不顧，禍亦宜然。

韓愈後漢三賢贊

王充者，何會稽上虞。本自元城，爰來徙居。師事班彪，家貧無書。閱書於肆，市肆是遊。一見誦憶，遂通衆流。閉門潛思，論衡以修。爲州治中，自免歸歟。同郡友人，謝姓夷吾。上書薦之，待詔公車。以病不行，年七十餘。乃作養性，一十六篇。肅宗之時，終於永元。王符節信，安定臨涇。好學有志，爲鄉人所輕。憤世著論，潛夫是名。述赦之篇，以赦爲賊。良民之甚，其旨甚明。皇甫度遠聞，至乃驚衣不及帶，屣屣出迎。豈若鴈門，問鴈呼卿，不仕終家。吁嗟先生！

仲長統公理，山陽高平。謂高幹有雄志，而無雄才。其後果敗。以此有疑，假僞敢言。語默無常，人以此爲狂。州郡會召，稱疾不就。著論見情，初舉尚書郎。後參丞相軍事，卒不至於榮。論說古今，發憤著書，昌言是名。友人穆襲，稱其文章，足繼西京。四十一終，何其

短耶？嗚呼先生！（三句用韻，略仿秦碑。）

柳宗元伊尹五就桀贊

伊尹五就桀或疑曰：「湯之仁，聞且見矣；桀之不仁，聞且見矣。夫胡去就之亟也？」柳子曰：「惡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彼伊尹，聖人也。聖人出於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曰：『孰能由吾言？由吾言者爲舜堯，而吾生人堯舜人矣。』」退而思曰：「湯誠仁，其功遲桀，說不仁，朝吾從，而暮及於天下可也。」於是就桀桀果不可得，反而從湯，既而又思曰：「尚可十一乎？使斯人蚤被其澤也。」又往就桀，桀不可，而又從湯，以至於百一千一萬一卒不可，乃相湯伐桀，俾湯爲堯舜，而人爲堯舜之人。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仁至於湯矣，四去之不仁，至於桀矣，五就之，大人之欲速其功如此，不然湯桀之辨，一恆人盡之矣，又奚以憧憧聖人之足觀乎？吾觀聖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伊尹之大，莫若於五就桀，作「伊尹五就桀」贊。

聖有伊尹，恩德於民，往歸湯之仁，曰：仁則仁矣，非久不親。退思其速之道，宜夏是，因就焉不可，復反，蹇蹇猶不忍其遲，亟往以觀，庶狂作聖。一日勝殘，至千萬冀，一卒無其端，五往不疲，其心乃安，遂升自臚，黜桀，湯遺民以完，大人無形，與道爲偶，道之爲大，爲民父母，大矣。伊尹惟聖之首，既得其仁，猶病其久，恆人所疑，我之所大，嗚乎速哉，志以爲誨。

柳宗元平淮夷雅

皇武命丞相度董師，集大功也。皇耆其武，於淝既巾，乃車環蔡其來，狡衆昏瞶，甚毒於蠱，狂奔叫敗，以干大刑。皇咨於度，惟汝一德，曠誅四紀，其後汝克錫汝斧鉞，其往視師，師是蔡人，以有以登，度拜稽首，廟於元龜，既禱既類，於社是宜，金節煌煌，錫盾雕戈，犀甲熊旂，威命是荷，度拜稽首，出次於東，天子饒之，魯學是崇，鼎鑪俎醑，五獻百饗，凡百卿士，班以周旋，既涉於淮，乃翼乃前，執轡厥猶，其佐多賢，宛宛周道，於山於川，遠揚邇昭，陟降連連，我旆我旗，於道於陌，訓於羣帥，拳勇來格，公曰徐之，無恃領頌，式和兩容，惟義之宅，進次於郛，彼昏卒狂，袁鬼鞠頤，鋒鏑斧鑕，赤子匍匐，厥父是亢，怒其萌芽，以俾太陽，王旅渾渾，是佚是怙，既獲敵師，若飢得餽，蔡兇伊窘，悉起來聚，左擣其虛，靡愆厥慮，載聞載祓，丞相是臨，馳其武刑，諒我德心，其危既安，有長如林，曾是譴譌，化爲謠吟，皇曰來歸，汝復相予，爵之成國，祚以夏城，度拜稽首，天子聖神，度拜稽首，皇祐下人，淮夷既平，僊是湖南，宜廟宜郊，以告德音，歸牛休馬，豐稼於野，我武惟皇，水保無疆。（右皇武）

方城，命剋守也。卒入蔡，得其大醜，以平淮石。方城，臨臨，王卒峙之，匪微匪競，皇有正命，皇命於剋，舒余仁，踣彼頹頑，柔惠是馴，翹拜即命，於皇之訓，既礪既攻，以後厥刃，王帥隄隄，龍韞是式，衡勇勦力，日思予殲，寇昏以狂，敢蹈頹隄，士獲厥心，大袒高蹶，長戟奮矛，餐其綬章，右翦左屠，拿禽其良，其良既有，告以父母，恩柔於肌，卒買爾有，維彼攸恃，乃信乃誘，維彼攸宅，乃發乃守，其恃矣。

漢我功我多。陰謀厥圖，以究爾訛。雨雪洋洋，大風來加。於懷其哀，於通其遇。汝陰之茫，懸氣之峨。是實是拔，大穢厥家。狻虬既廢，輸於國都。示之市人，卽社行誅！

乃歸乃止，蔡有厚喜。完其室家，仰父俯子。汝水沄沄，既清而濁。蔡人行歌，我步逶迤。蔡人歌矣，蔡風和矣。孰類蔡初，胡叛爾居。式慕以康，爲愚有餘。是究是咨，皇德既舒。皇曰咨翹裕，乃父功。昔我文祖，惟西平是。庸內誨於家，外刑於邦。孰是蔡人，而不率從。蔡人率止，惟西平有子。西平有子，惟我有臣。瞻允大邦，俾惠我人。於廟告功，以顧萬方。（右方城）

程子四箴

視箴

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達。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

聽箴

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言箴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矣，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與我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件，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欲被訓辭。

動箴

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范浚心箴

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爲三才，曰惟心爾。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爲形役，乃默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閒抵隙，爲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朱子六先生畫像贊

濂溪先生

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明道先生

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伊川先生

規員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實？

康節先生

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機。閒中今古，靜裏乾坤。

橫渠先生

經史百家雜鈔 卷七 詞賦下二

一八二

蚤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鼻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涑水先生

篤學力行，清修苦節。有德有言，有功有烈。深衣大帶，張拱徐趨。遺像凜然，可肅薄夫！

經史百家雜鈔卷八

湘鄉曾國藩纂

序跋之屬一

易乾文言：

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誼，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辞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恆，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經史百家雜鈔 卷八 序跋一

合肥李鴻章校栞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溼，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一八三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易坤文言

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易上繫七爻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迺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迺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迺，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

所以勸天地也，可不慎乎！」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可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易下繫十一爻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

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子曰：「小人恥而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人不德也。此小人之禍也。」易曰：「履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甯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媾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

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禮冠義。

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義立。故冠而後服，服備而後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爲國本也。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玄冠玄端，褒擊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後可以爲人。可以爲人，而後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放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

司馬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

太史公讀春秋，歷譜至，諱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嗚呼！師擊見之矣。紂爲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騷雅作，仁義陵遲，蹕鳴刺焉。及至厲王，以惡聞其過，公卿懼誅而禍作，厲王遂奔于彘，亂自京師始，而共和行政焉。（以上因表首共和

而歎厲王時事。是後或力政，彊聚弱，異師不請天子，然挾王室之義，以討伐爲會盟主。政由五伯，諸侯恣行，淫侈不軌，威臣篡子，並起矣。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國迭興，更爲伯主。文武所襄，大封皆咸而服焉，是以孔子明王道，于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闕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決。以上言五伯迭興，孔子作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廢諱損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邱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繹，微，趙，季，成，王，傳，爲，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爲，鐸，氏，微，趙，季，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不，觀，近，勢，亦，著，八，篇，爲，虞，氏，春，秋，呂，不，章，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尙，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爲，呂，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洸，相，張，若，歷，譜，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以上歷數各家）太史公曰：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終始，歷人取其年月，數家隆於神運，譜牒獨記世讖。其辭略欲一觀，諸要難。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畢，者，所，證，盛，衰，大，指，著，於，篇，爲，成，學，治，古，文，者，要，刪，焉。

司馬遷史記六國

太史公讀秦記，至大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爲諸侯。作西時，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山大川。」今秦雜戎蠻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驕於郊祀，君子懼焉，及文公踰隴，攘夷狄，尊陳寶，營岐雍之間，而穆公修政，東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中國侯伯侔矣。（以上言秦之盛）是後陪臣執政，大夫世祿，六卿擅管權，征伐會盟，威重於諸侯，及田常殺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內爭於戰功矣。三國終之卒分，管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務在彊兵并敵，謀詐用，而從衡短長之說起，矯稱蜂出，資盟不信，雖置質割符，猶不能約束也。（以上言六國之盛，好用謀詐）秦始小國僻遠，諸夏實之，比于戎蠻，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彊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勢也，蓋若天所助焉，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故周興於西羌，湯起於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以上秦并天下，亦有天意，而兼地利）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爲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有可頗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率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

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以上秦記亦有可采。余於是因秦記證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記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諸所聞與壞之端，後有君子，以覽觀焉。

司馬遷史記秦楚之際月表序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阼，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變，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爲未可，其後乃放桀。秦超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鋸豪傑，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爲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爲，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豈非大聖教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司馬遷史記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序

太史公曰：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齊康叔，唐叔，字諫，或過

或損厲幽之後，王室缺，侯伯疆國興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得不純形勢弱也。以上言周封國之多。漢興，序二等，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高祖子弟同姓爲王者九國，唯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有餘人，自關門太原以東至遼陽，爲燕代國，常山以南，太行左輔，度河濟，阿陝以東，薄海爲齊趙國。自陳以西南至九疑，東帶江淮，潁泗，薄會稽，爲梁楚。吳淮南，長沙國，皆外接於胡越，而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宮觀，僭於天子。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疆庶，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以上言漢封宗族之盛。漢定百年之間，親屬益疏，諸侯或驕奢，快邪臣計謀，爲淫亂。大者叛，小者不軌於法，以危其命，殞身亡國。天子觀於上古，然後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國邑，故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三，及天子支庶子爲王，王子支庶爲侯，百有餘焉。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是以燕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齊趙梁楚支郡名山陵海，咸納於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養祭祀，以蕃輔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諸侯間，犬牙相臨，乘其隙塞，地利，強本，弱枝。臣遷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譜其下益損之時，令後

世得覽形勢雖強要之以仁義爲本。

司馬遷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
賞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封爵之誓曰「使河如
帶泰山若厲國以永甯奚及苗裔」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
葉稍陵夷衰微也余讀高祖功臣表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
哉所聞書曰「協和萬邦」遷于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
厲之後見於春秋尙書有唐虞之盛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
善衛天子豈非篤於仁義率上法哉（以上言古者封國之長由
於忠謹）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
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
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蕭綠澗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
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皆
坐法殞命亡國耗矣罔亦少密焉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
（以上功臣多坐法亡國）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
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爲統紀豈可繩乎觀所
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奮聞於是謹其
終始表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
而列之得以覽焉

司馬遷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序

太史公曰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圍越擅伐東甌請降二夷

交侵當盛漢之隆以此知功臣受封俾於祖考矣何者自詩書稱
三代戎狄是應荆荼是徵齊桓越燕伐山戎武靈王以區區趙服
單于秦繆用百里霸西戎吳楚之君以諸侯役百越况乃以中國
一統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內輯億萬之衆豈以晏然不
爲邊境征伐哉自是後遂出師北討疆胡南誅勁越將卒以次封
矣

太史公自序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
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
甫其後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爲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
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自
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
在趙者以傳劍論顯謝讀其後也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
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錯孫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
更名曰夏陽靳與武安君旣趙長平軍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葬
於華池靳孫昌昌爲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謝讀其後也武信
君將而徇朝歌諸侯之相王王卬於殷漢之伐楚卬歸漢以其地
爲河內郡昌生無澤無澤爲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爲五大夫卒皆
葬高門喜生談談爲太史公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
習道論於黃子（以上敘述家世）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刺
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特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太傳天下一

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書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備循。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美細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敬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一室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肉啜土刑。藜藿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首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之率。一使天下法

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疆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察。察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六以上談論六家要指。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排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闢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魯。戾因鄒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

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世顯功名於夏，與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爲太史，則復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爲太史，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愛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爲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敢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以上談道令遷論次史文。）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納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大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名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絜，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以上還有志作史。）上大夫妻遂曰：「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

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鎔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豪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讎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知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難之，所爲禁者，難知。」（以上與董遂言春秋治人，輔禮教之不及。）董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

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隳先人所置，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以上言作史但記述事實，不敢希春秋之褒貶。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圜牆之圜，乃喟然而歎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美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膺閔，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自黃帝始，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各成法度，唐堯遜位，虞舜不合，厥美帝功，萬世載之，作五帝本紀第一。維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際，德流苗裔，夏桀淫亂，乃放鳴條，作夏本紀

第二。維契作商，爰及成湯，太甲居桐，德盛阿衡，武丁得說，乃稱高宗，帝辛湛酒，諸侯不享，作殷本紀第三。維棄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實撫天下，幽厲昏亂，既喪，豐鄴，錫陵遲至，綴洛邑，不祀，作周本紀第四。維秦之先，伯翳佐禹，穆公思義，悼慕之族，以人爲殉，詩歌黃鳥，昭襄業帝，作秦本紀第五。始皇既立，并兼六國，銷鋒鑠鏑，維偃干革，尊號稱帝，矜武任力，二世受運，子嬰降虜，作始皇本紀第六。秦失其道，豪桀並擾，項梁業之，子羽接之，殺戾救趙，諸侯立之，誅嬰背懷，天下非之，作項羽本紀第七。子羽暴虐，漢行功德，憤發蜀漢，還定三秦，誅竊業帝，天下惟甯，改制易俗，作高帝本紀第八。惠之早薨，諸呂不合，崇疆祿產，諸侯謀之，殺隱幽友，大臣洞疑，遂及宗禍，作呂太后本紀第九。漢既初興，繼嗣不明，迎王踐阼，天下歸心，獨除肉刑，開通關梁，廣恩博施，厥稱太宗，作孝文本紀第十。諸侯驕恣，吳首爲亂，京師行誅，七國伏辜，天下翕然，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紀第十一。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內修法度，封禪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紀第十二。維三代尙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舊聞，本子茲，於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幽厲之後，周室衰微，諸侯專政，春秋有所不紀，而譜牒經略，五霸更盛衰，欲親周世相先後之意，作十二諸侯年表第二。春秋之後，陪臣秉政，疆國相王，以至于秦，卒并諸夏，滅封地，擅其號，作六國年表第三。秦既暴虐，諸人發難，項氏遂亂，漢乃扶義征伐，八年之間，天下三燹，事繁變衆，故詳著秦楚之際月表第四。漢興已來，至于太初百年，

諸侯設立分削，譜紀不明，有司靡踵。疆弱之原云以世。作漢興已來，諸侯年表第五。維高祖元功，輔臣股肱，剖符而爵，澤流苗裔，忘其昭穆，或殺身隕國。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惠景之閒，維申功臣宗屬爵邑，作惠景閒侯者年表第七。北討強胡，南誅勁越，征伐夷蠻，武功爰列。作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諸侯既疆，七國爲從，子弟衆多，無爵封邑。推恩行義，其勢銷弱，德歸京師。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國有賢相良將，民之師表也。維見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臣年表賢者記其治，不賢者彰其事。作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維三代之禮，所損益各殊，務然要以近情性，通王道。故禮因人質爲之節文，略協古今之變。作禮書第一。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自維頌聲興，則已好鄭衛之音。鄭衛之音，所從來久矣。人情之所感，遠俗則懷。比樂書以述來古。作樂書第二。非兵不強，非德不昌。黃帝湯武以興，桀紂二世以崩，可不慎與？司馬法所從來尙矣。太公孫吳王子能紹而明之，切近世，極人變。作律書第三。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歷更相治，閒不容翫忽。五家之文，佛異維太初之元論，作歷書第四。星氣之書，多雜機祥，不經，推其文，考其應，不殊。比集論其行事，驗于軌度，以次。作天官書第五。受命而王，封禪之符，罕用，用則萬靈罔不禋祀。追本諸神名山，大川，禮作封禪書第六。維禹浚川，九州攸寧，爰及宣防，決潰通溝。作河渠書第七。維幣之行，以通農商，其極則玩巧，并棄茲殖，爭於機利，去本趨末。作平準書以觀事變第八。太伯遜歷，江蠻是適。文武攸興，古

公王述。闕獄，殺侯，賓服荆楚。夫差克齊，子胥賜夷。信賴親越，吳國既滅。嘉伯之讓，作吳世家第一。申呂背矣，尙父側微，卒歸西伯。文武是師，功冠羣公。繆權于幽，番番黃髮，爰響鸞邱。不肯柯盟，桓公以昌。九合諸侯，霸功顯彰。田闕爭寵，姜姓解亡。嘉父之謀，作齊太公世家第二。依之遠之，周公綏之，憤發文德，天下之和。輔翼成王，諸侯宗周。隱桓之際，是獨何哉？三桓爭驪，魯乃不昌。嘉旦金縢，作周公世家第三。武王克紂，天下未協，而康成王既幼，管蔡疑之，淮夷叛之。於是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甯東土。燕易之禪，乃成禍亂。嘉甘棠之詩，作燕世家第四。管蔡相武庚，將甯舊商，及旦攝政，二叔不饗，殺鮮放度，周公爲盟。太任十子，周以宗彊。嘉仲悔過，作魯哀公世家第五。王後不絕，舜禹是說。維德休明，苗裔豪烈。百世享祀，爰周陳杞，楚實滅之。齊田既起，舜何人哉？作陳杞世家第六。牧殷餘民，叔封始昌。申以商亂，酒材是告，及朔之生，衛傾不甯。南子惡劇，讀子父易名。周德卑微，戰國既疆，衛以小弱，角獨後亡。嘉彼康誥，作衛世家第七。嗟箕子乎，嗟箕子乎，正言不用，乃反爲奴。武庚既死，周封微子，襄公傷於泓，君子孰稱景公謙德，焚惡，退行，剔成暴虐，宋乃滅亡。嘉微子問太師，作宋世家第八。武王既崩，叔虞邑唐，君子說名，卒滅武公。驪姬之愛，亂者五世，重耳不得意，乃能成霸。六卿專權，晉國以耗。嘉文公錫珪，作晉世家第九。重黎業之，吳回接之，殷之季世，衛子牒之，周用龍繹，龍繹是續。莊王之賢，乃復國。國既赦鄭伯，班師華元。懷王客死，蘭谷屈原，好談信義，楚并

於秦嘉莊王之議，作楚世家第十少康之子，實賓南海。文身斷髮，龍鱗與處，既守封禺，率禹之祀。句踐困彼，乃用種蠡，嘉句踐東遷，能修其德，滅吳，以尊周室。作越王句踐世家第十一桓公之東，太史是周及陵，宋王人是議。祭仲要盟，鄭久不昌，子產之仁，紹世稱賢。三晉侵伐，鄭納於韓，嘉厲公納惠王，作鄭世家第十二維，驥耳乃章父趙夙，事獻襄，厥緒，作文，登王卒爲晉，襄子困等乃禽智伯。主父生縛，餓死探爵，王遷，辟淫，良將是斥。嘉，軼討周，作趙世家第十三畢萬，晉魏卜人知之，及繆，穢干戎，翟和之。文侯，墓，義子夏師之。惠王自矜，齊，秦攻之，既疑信陵，諸侯罷之。卒亡大梁，王假，斯之。嘉，武，佐，晉，文，申，霸，道，作魏世家第十四韓，厥，陰，德，趙，武，攸，與，紹，絕，立，廢，晉，人，宗，之，昭，侯，期，列，申，子，庸，之，疑，非，不，信，秦，人，襲，之，嘉，厥，輔，晉，匡，周，天，子，之，賦，作韓世家第十五完，子，避，難，適，齊，爲，授，陰，施，五，世，齊，人，歌，之，成，子，得，政，田，和，爲，侯，王，建，勳，心，乃，遷，于，共，嘉，威，宜，能，發，濁，世，而，獨，宗，周，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周，室，既，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弱，追，修，經，術，以，達，王，道，匡，亂，世，反，之，於，正，見，其，文，辭，爲，天，下，制，儀，法，垂，六，載，之，統，紀，於，後，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魏，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秦，秋，作，秦，失，共，政，而，陳，涉，發，迹，諸，侯，作，難，風，起，雲，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難，作，陳，涉，世，家，第，十，八，成，畢，之，臺，薄，氏，始，基，謝，意，適，代，厥，崇，諸，實，栗，姬，懷，王，氏，乃，遂，陳，后，太，廟，卒，尊，子，夫，嘉，夫，德，若，斯，作，外，戚，世，家，第，十，九，漢，既，誦，謀，禽，信，於，陳，越，荆，剽，輕，乃，封，弟，交，爲，楚，王，爰

都彭城，以彊，淮，泗，爲，漢，宗，藩，戊，溺，於，邪，禮，復，紹，之，嘉，游，輔，祖，作，楚，元，王，世，家，第，二，十，維，祖，師，族，劉，賈，是，與，爲，布，所，襲，殺，其，刑，吳，營，陵，激，呂，乃，王，琅，邪，休，午，信，齊，往，而，不，歸，遂，西，人，關，遭，立，孝，文，獲，復，王，燕，天，下，未，集，賈，澤，以，族，爲，漢，藩，輔，作，荆，燕，世，家，第，二，十，一，天，下，已，平，親，屬，既，寡，悼，惠，先，壯，實，鎮，東，土，哀，王，拉，與，發，怒，諸，呂，劉，鈞，暴，戾，京，師，弗，齊，厲，之，內，淫，禍，成，主，父，嘉，肥，股，肱，作，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楚，人，圍，我，榮，陽，相，守，三，年，蕭，何，填，撫，山，西，推，計，鍾，兵，給，糧，食，不，絕，使，百，姓，愛，漢，不，樂，爲，楚，作，蕭，何，相，國，世，家，第，二，十，三，與，信，定，魏，破，趙，拔，齊，遂，弱，楚，人，續，何，相，國，不，變，不，辜，黎，庶，攸，甯，嘉，參，不，伐，功，矜，能，作，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子，房，計，謀，其，事，無，知，名，無，勇，功，圖，難，於，易，爲，大，於，細，作，留，侯，世，家，第，二，十，五，六，奇，既，用，諸，侯，賓，從，於，漢，呂，氏，之，事，平，爲，本，謀，終，安，宗，廟，定，社，稷，作，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諸，呂，爲，從，謀，弱，京，師，而，勃，反，經，合，於，樛，吳，楚，之，兵，而，夫，駐，於，昌，呂，以，厄，齊，趙，而，出，委，以，梁，作，繆，侯，世，家，第，二，十，七，國，叛，趙，蕃，屏，京，師，唯，咼，爲，扞，仇，愛，矜，功，幾，獲，于，禍，嘉，其，能，距，吳，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五，宗，既，王，親，屬，洽，和，諸，侯，大，小，爲，藩，爰，得，其，宜，備，擬，之，事，稍，義，貶，矣，作，五，宗，世，家，第，二，十，九，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第，三，十，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第，一，晏，子，儉，矣，夷，吾，則，齊，桓，以，霸，景，公，以，治，作，管，晏，列，傳，第，二，李，耳，無，爲，自，化，清，淨，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執，理，作，老，子，韓，非，列，傳，第，三，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

首能申明之，作司馬穰宜列傳第四：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劄，與道同符，內可以治身，外可以應變。君子比德焉。作孫子吳起列傳第五：維建遇讒，爰及子奢，尚既匡父，伍員奔吳。作伍子胥列傳第六：孔氏述文，弟子興業，咸爲師傳，崇仁厲義。作仲尼弟子列傳第七：袂去衛適秦，能明其術，張霸孝公，後世遵其法。作商君列傳第八：天下患衡秦爲賢，而蘇子能存諸侯約，從以抑貪，彊作蘇秦列傳第九：六國既從親，而張儀能明其說，復散解諸侯，作張儀列傳第十：秦所以東攘雄諸侯，穰里甘茂之策，作穰里甘茂列傳第十一：苞河山，圍大梁，使諸侯斂手而事秦者，魏冉之功，作穰侯列傳第十二：南拔鄆郢，北摧長平，遂圍邯鄲，武安爲事，熱荆滅趙，王剽之計，作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起惠王利端，列往世興衰。作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好客喜士，士歸于薛，爲齊扞楚，魏作孟嘗君列傳第十五：爭馮亭以權，如楚以救邯鄲之圍，使其君復稱於諸侯，作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能以富貴下貧賤，賢能繼於不肖，唯信陵君爲能行之，作魏公子列傳第十七：以身徇君，遂脫彊秦，使馳說之士南鄉走楚者，黃歇之義，作春申君列傳第十八：能忍詢於魏齊，而信威於燕秦，排賢讓位，二子有之，作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率行其謀，連五國兵，爲弱燕報彊齊之讐，雪其先君之恥，作樂毅列傳第二十：能信意置策，而屈體靡子，用徇其君，俱重於諸侯，作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潛王既失臨淄而奔宮，唯田單用即墨被走騎劫，遂存齊社稷。

作田單列傳第二十二：能設說解患於圍城，輕爵祿，樂肆志。作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作辭以諷諫，連類以作義，雖駭有之。作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結子楚親，使諸侯之士斐然爭入事秦，作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曹子乞首，魯從其田，齊明其信，陳讓義不爲二心。作刺客列傳第二十六：能明其畫，因時推策，遂得意於海內，斯爲謀首。作李斯列傳第二十七：爲秦開地，益衆，北靡匈奴，據河爲塞，因山爲固，建險中，作蒙恬列傳第二十八：填趙塞常山，以廣河內，弱楚權，明漢王之信於天下。作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收西河上黨之兵，從至彭城，越之侵掠，樂地以苦項羽，作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以淮南畔楚，歸漢，漢用得大司馬殷，卒破子羽於垓下，作黥布列傳第三十一：楚人迫我京索，而信拔魏趙定燕齊，使漢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滅項籍，作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楚漢相距，塞洛而韓信爲填，項川盧縮，絕精糧餉，作韓信盧縮列傳第三十三：諸侯畔項王，唯齊連子羽，城陽漢得，以開遂入彭城，作田儼列傳第三十四：攻城野戰，獲功歸報，喻商有力焉，非獨觀策又與之脫難，作樊鄴列傳第三十五：漢既初定，文理未明，蒼爲主計，整齊度量，序律歷，作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結言通使，約懷諸侯，諸侯咸親，歸漢爲藩輔，作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欲詳和秦楚之事，唯周綰常從，高祖平定諸侯，作傅靳黈成列傳第三十八：徙疆族，都關中和，約匈奴，明朝廷禮次，宗廟儀法，作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能摧剛作柔，卒爲列臣，藥公不劫於勢而倍死。

作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敢犯顏色以達主義，不顧其身，爲國家樹長畫，作袁盎、晁錯列傳第四十一：守法不失大理，言古賢人，增主之明，作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敦厚慈孝，訥於言，敏於行，務在鞠躬，君子長者，作萬石張敖列傳第四十三：守節切直，義足以實廉，行足以厲賢，任重權不可以非理撓，作田叔、列傳第四十四：屬類言，爲方者宗，守數精明，後世修序弗能易也，而倉公可謂近之矣，作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維仲之省，厥澤王吳、遭漢初定，以埴撫、江淮之間，作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吳楚爲亂，宗屬唯嬰、賢而喜、士、士、鄉之，率師抗山東、秦陽，作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智足以應近世之變，寬足用人，作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勇於當敵，仁愛士卒，號令不煩，師徒鄉之，作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自三代以來，匈奴常爲中國患，害欲知疆弱之時，設備征討，作匈奴、列傳第五十：直曲塞廣、河南，破祁連，通西國，靡北、胡，作衛將軍、列傳第五十一：大臣宗室以修廢相高，唯弘用節視食，爲百吏先，作平津侯、列傳第五十二：漢既平中國，而佗能集揚越，以保南藩，納貢職，作南越、列傳第五十三：吳之叛，佗人斬濞，保封、禺爲臣，作東越、列傳第五十四：燕丹散亂，遼間滿收其亡民，厥秦、海東以集、其、藩、塞爲外臣，作朝鮮、列傳第五十五：唐蒙使略、通、夜郎，而平、夜之君請爲內臣受吏，作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子虛之舉，大人賦說，靡、多、誇，然其指風，歸於無爲，作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鮪布叛，逆子長、國之，以埴、江淮之南，安、劉、趙、庶、民、

作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作循吏、列傳第五十九：正衣冠立於朝廷，無羣臣莫敢言浮說，長、孺、淳、爲、好、薦、人、稱、長、者、壯、有、激、作、汲、鄭、列傳第六十：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唯、建、元、符、之、間、文、辭、榮、如、也、作、儒、林、列傳第六十一：民倍本多巧，奸、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嚴、創、爲、能、齊、之、作、諸、吏、列傳第六十二：漢既通使大、夏，而西、極、遠、蠻、引、領、內、鄉，欲、觀、中、國，作大宛、列傳第六十三：救人於厄，振人不斃，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義者有取焉，作游俠、列傳第六十四：夫事人君能說主耳目，和主顏色，而獲親近，非獨色愛，能亦各有所長，作佞幸、列傳第六十五：不流世俗，不爭勢利，上下無所凝滯，人莫之害，以道之用，作滑稽、列傳第六十六：齊楚、秦、趙爲日者，怎、有、俗、所用，欲、循、觀、其、大、旨，作日者、列傳第六十七：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略闡其要，作龜策、列傳第六十八：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作貨殖、列傳第六十九：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道廢，秦、盛、法、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敖、爲、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自曹、參、蕭、蒯、公、言、黃、老、而、賈、生、吳、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于、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於、余、乎，欽、念、哉！欽、念、哉！問、雜、

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紀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體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系敘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幅共一轂，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率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倨，儻不令已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載，成一家之言。既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錄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第七十太史公曰：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

班固漢書藝文志

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爲五詩，分爲四易，有數家之傳。戰國從衡，眞僞分爭，諸子之言紛然發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聞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祕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輯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略，各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今刪其要，以備篇籍。

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易傳周氏二篇，（已王孫也。）服氏二篇，楊氏二篇，（名何字叔元，舊州人。）蔡公二篇，（衛人。）事周王孫，韓氏二篇，（名嬰。）王氏二篇，（名同。）丁氏八篇，（名寬字子襄，梁人也。）古五十十八篇，（自甲子至壬子，說易陰陽。）淮南道訓二篇，（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號九師說。）古雜八十篇，雜災異三十五篇，神祿五篇，圖一，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五鹿充宗略說三篇，京氏段嘉十二篇，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

凡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

易曰：「宓戲氏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至于殷周之際，紂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諸侯順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効，於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爲之象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及秦燔書而易爲筮卜之事，傳者之絕。漢興田何傳之，乞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於學官，而民間有費高二家之說。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無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

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二卷。）傳四十一篇，歐陽章句三十一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八卷，大小夏侯解故二十八篇，歐陽說

義二篇，劉向五行傳記十一卷，許商五行傳記一篇，周書七十一篇（周史記）議奏四十二篇（宣帝時石渠記）。

凡書九家，四百一十二篇。（入劉向稽疑一篇）

易曰：「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故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於學官。古文尙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衆，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

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魯故二十五卷，魯說二十八卷，齊后氏故二十卷，齊孫氏故二十七卷，齊后氏傳三十九卷，齊孫氏傳二十八卷，齊韓記十八卷，韓故三十六卷，韓內傳四卷，韓外傳六卷，韓說四十一卷，毛詩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

凡詩六家，四百一十六卷。

書曰：「詩言志，歌詠言。」故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誦

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故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遺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

禮古經五十六卷，經七十篇。（后氏戴氏）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明堂陰陽三十三篇（古明堂之遺事）。王史氏二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曲臺后倉九篇（中庸說二篇，明堂陰陽說五篇，周官經六篇（王莽時劉歆置博士）周官傳四篇，軍禮司馬法百五十五篇，古封禪羣祀二十二篇，封禪議對十九篇（武帝時也）。漢封禪羣祀三十六篇，議奏三十八篇（石渠）。

凡禮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入司馬法一家百五十五篇。）

易曰：「有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禮義有所錯，而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爲之防，事爲之制。「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己，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禮古經者，出於魯，衛中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

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齋食等推土禮而致於天子之說。

樂記二十三篇，王禹記二十四篇，雅歌詩四篇，雅琴趙氏七篇，（名定勃海人，宣帝時丞相魏相所奏）雅琴師氏八篇，（名中東海人，傳習師曠後）雅琴龍氏九十九篇，（名德梁人）

凡樂六家百六十五篇，（出淮南劉同等琴頌七篇）

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享祖考，故自黃帝下至三代，樂各有名。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二者相與並行，周衰俱壞，樂尤微眇，以晉律爲節，又爲鄭衛所亂，故無遺法。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爲好古，季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份之舞，與制氏不相遠。其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爲諳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凌以益微。

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公羊穀梁二家）左氏傳三十卷，（左邱明魯太史）公羊傳十一卷，（公羊子齊人）穀梁傳十一卷，（穀梁子魯人）鄭氏傳十一卷，夾氏傳十一卷，（有錄無書）左氏微二篇，鐸氏微三篇，（楚太傅鐸根也）張氏微十篇，虞氏微傳二篇，（趙相虞卿）公羊外傳五十篇，穀梁外傳

二十篇，公羊章句三十八篇，穀梁章句三十三篇，公羊雜記八十三篇，公羊頌氏記十一篇，公羊黃仲舒治獄十六篇，議奏三十九篇，（石渠論）國語二十一篇，（左邱明著）新國語五十四篇，（劉向分國語）世本十五篇，（占史官記黃帝以來訖春秋時諸侯大夫）戰國策三十三篇，（記春秋後）奏事二十篇，（奏時大臣奏事，乃刻石名山文也）楚漢春秋九篇，（陸賈所記）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錄無書）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太古以來年紀二篇，漢著記百九十卷，漢大年紀五篇。

凡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省太史公四篇）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戰輶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乃稱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邱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歷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邱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鄭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鄭氏無師夾氏未有書。

論語古二十二篇（出孔子壁中兩子張）齊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魯二十篇傳十九篇齊說二十九篇魯夏侯說二十一篇魯安昌侯說二十一篇魯王駿說二十篇燕傳說三卷議奏十八篇（石渠論）孔子家語二十七卷孔子三朝七篇孔子徒人圖法二卷

凡論語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

論語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漢興有齊魯之說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唯王陽名家傳魯論語者常山都尉轅延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皆名家張氏最後而行於世

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孝經一篇（十八章長孫氏江氏后氏劉氏四家）長孫氏說二篇江氏說一篇劉氏說一篇后氏說一篇雜傳四篇安昌侯說一篇五經雜議十八篇（石渠論）爾雅三卷二十篇小雅一篇古今字一卷弟子職一篇說三篇

凡孝經十一家五十九篇

孝經者孔子爲曾子陳孝道也「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漢興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倉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爲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說不安處古文

字讀皆異

史籀十五篇（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時亡六篇矣）八體六技著韻一篇（上七章秦丞相李斯作爰歷六章軍府令趙高作傳學七章太史令胡毋敬作）凡將一篇（司馬相如作）急就一篇（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元尚一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訓纂一篇（揚雄作）別字十三篇蒼韻傳一篇揚雄蒼韻訓纂一篇杜林蒼韻訓纂一篇杜林蒼韻故一篇

凡小學十家四十五篇（入揚雄杜林二家三篇）

易曰「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夫揚于王庭言其宣揚於王者朝廷其用最大也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誦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者至於義世是非無正人用以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蓋傷其漫不正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蒼韻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

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稱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篆書者也。是時始建隸書矣。起於官獄多事，術遊省易，施之於徒隸也。河與閭里書師，合蒼頡、權愛、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爲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爲蒼頡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蒼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爲韻讀。蒼頡又易蒼頡中重複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三章，無復字六章。書所載略備矣。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爲作訓故，並列焉。

凡六藝一百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入三家一百五十九篇，出重十一篇。）

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爲之原。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言與天地爲終始也。至於五經，世有變改，猶五行之更用事焉。古之學者，耕且養，二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者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

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序六藝爲九種：

晏子八篇（名嬰，諡平仲，相齊景公，孔子稱「善與人交」，有列傳。）子思二十三篇（名伋，孔子孫，爲魯穆公師。）曾子十篇（名參，孔子弟子。）漆雕子十三篇（孔子弟子漆雕啓後。）宓子十六篇（名不齊，字子賤，孔子弟子。）景子三篇（說宓子語，似其弟子。）世子二十一篇（名碩，陳人也，七十子之弟子。）魏文侯六篇，李克七篇（子夏弟子，爲魏文侯相。）公孫尼子二十八篇（七十子之弟子。）孟子十一篇（名軻，鄒人，子思弟子，有列傳。）孫卿子三十三篇（名况，趙人，爲齊稷下祭酒，有列傳。）辛子十八篇（名嬰，齊人，七十子之後。）內業十五篇（不知作書者。）周史六篇（惠襄之間，或曰顯王時，或曰孔子問焉。）周政六篇（周時法度政教。）周法九篇（法天地立百官。）河間周制十八篇（似河間獻王所述也。）關書十篇（不知作者，陳人君法度。）功議四篇（不知作者，論功德事。）甯越一篇（中牟人，爲周威王師。）王孫子一篇（一日巧心。）公孫固一篇（十八年，齊閔王失國，問之，因爲陳古今成敗也。）李氏春秋二篇，辛子四篇（百章，故秦博士。）董子一篇（名無心，難墨子。）侯子一篇，徐子四十二篇（宋外黃人。）魯仲連子十四篇（有列傳。）平原老七篇（朱建也。）虞氏春秋十五篇（虞卿也。）高祖傳十三篇（高祖與大臣述古語及詔策也。）

賈賈二十三篇，劉敬三篇，孝文傳十一篇，（文帝所稱及詔策。）賈山八篇，太常丞侯孔臧十篇，（父聚高祖時以功臣封臧嗣爵。）賈誼五十八篇，河間獻王對上下三雍宮三篇，董仲舒百二十三篇，兒寬九篇，公孫弘十篇，終軍八篇，吾邱壽王六篇，虞邱說一篇，（雜孫卿也。）莊助四篇，臣彭四篇，鉤盾充從李步昌八篇，（宣帝時數言事。）儲家言十八篇，（不知作者。）桓寬鹽鐵論六十篇，劉向所序六十七篇，（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廣圖也。）揚雄所序三十八篇，（太玄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

右儒五十三家，八百三十六篇，（入揚雄一家三十八篇。）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為高。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譁衆取寵，後進循之，是以五經乖析，儒學浸衰，此辟儒之患。

伊尹五十一篇，（湯相。）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呂望爲周師，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爲太公術者所增加也。）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辛甲二十九篇，（紂臣。）七十五篇，（而周封之。）鬻子二十二篇，（名熊爲周師，自文王以下，周周封爲楚祖。）筮子八十六篇，（名夷吾，相齊桓公，九合諸侯，

經史百家雜鈔 卷八 序跋一

不以兵車也，有列傳。）老子，鄭氏經傳四篇，（姓李名耳，鄭氏傳其學。）老子傳氏經說三十七篇，（述老子學。）老子徐氏經說六篇，（字少季，臨淮人，傳老子。）劉向說老子四篇，文子九篇，（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蜎子十三篇，（名淵，楚人，老子弟子。）關尹子九篇，（名喜爲關吏，老子過關，喜去吏而從之。）莊子五十二篇，（名周，宋人。）列子八篇，（名圜，魏先莊子，莊子稱之。）老成子十八篇，長盧子九篇，（楚人。）王狄子一篇，公子牟四篇，（魏之公子也，先莊子，莊子稱之。）田子二十五篇，（名騏，齊人，游稷下，號天口辯。）老萊子十六篇，（楚人，與孔子同時。）黔婁子四篇，（齊隱士，守道不諂，威王下之。）宮孫子二篇，鬻冠子一篇，（楚人居深山，以鬻爲冠。）周訓十四篇，黃帝四經四篇，黃帝銘六篇，黃帝君臣十篇，（起六國時，與老子相似也。）雜黃帝五十八篇，（六國時賢者所作。）力牧二十二篇，（六國時所作，託之力牧，力牧黃帝相。）孫子十六篇，（六國時。）捭子二篇，（齊人，武帝時說。）曹羽二篇，（楚人，武帝時說於齊王。）郎中嬰齊十二篇，（武帝時。）臣君子二篇，（蜀人。）鄒長者一篇，（六國時，先韓子，韓子稱之。）楚子三篇，道家言二篇，（近世不知作者。）

右道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子南面之術也，合於

1101

堯之克讓，易之謙讓，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爲之，則欲絕去禮學，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爲治。」

宋司馬遷子章三篇（景公之史）公禱生終始十四篇（傳

鄭夷始終廿）公孫發二十二篇（六國時）鄭子終始五十六

篇（名衍齊人爲燕昭王師，居稷下，號談天衍）鄭子終始五十六

篇（六國時）杜文公五篇（六國時）黃帝泰素

二十篇（六國時）韓諸公子所作（南公三十一篇（六國時）

容成子十四篇（張蒼十六篇（丞相北平侯）鄭夷子十二篇

（齊人號曰雕龍夷）閔邱子十三篇（名快魏人在南公前）

馮促十三篇（鄭人）將距子五篇（六國時）先南公南公稱

之（五曹官制五篇（漢制似賈誼所條）周伯十一篇（齊人

六國時）衛侯官十二篇（近世不知作者）于長天下忠臣九

篇（平陰人近世）公孫渾邪十五篇（平曲侯）雜陰陽三十

八篇（不知作者）

右陰陽二十一家，三百六十九篇。

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

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爲之，則率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

而任鬼神。

李子三十二篇（名悝，相穰文侯，富國強兵）商君二十九

篇（名鞅，姓衛後也，相秦孝公有列傳）申子六篇（名不害

京人，相韓昭侯，終其身，諸侯不敢侵韓）處子九篇（慎子四十二

篇（名到先申韓申韓稱之）韓子五十五篇（名非韓諸公子，使秦李斯害而殺之）游楹子一篇（最錯三十一篇，燕十事十篇（不知作者）法家言二篇（不知作者）

右法十家，二百一十七篇。

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飭法。」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爲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殘害至親，傷怨薄厚。

鄧析二篇（鄭人與子產並時）尹文子一篇（說齊宣王

先公孫龍）公孫龍子十四篇（趙人）成公生五篇（與黃公

等同時）惠子一篇（名施與莊子並時）黃公四篇（名疵爲

秦博士作歌詩，在秦時歌詩中）毛公九篇（趙人與公孫龍等

並游平原君趙勝家）

左名七家，三十六篇。

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

「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

也。及學者爲之，則拘鉤錮折亂而已。

太佚二篇（周臣在成康時也）田俅子三篇（先韓子）

我子一篇（隨巢子六篇（墨翟弟子）胡非子三篇（墨翟弟

子）墨子七十一篇（名翟爲宋大夫，在孔子後）

右墨六家，八十六篇。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

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左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爲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

蘇子三十一篇（名案有列傳）張子十篇（名錢有列傳）龐煥二篇（爲燕將）闕子一篇國筮子十七篇秦零陵令信一篇（難秦相李斯）劉子五篇（名通）鄒陽七篇主父偃二十八篇徐樂一篇莊安一篇待詔金馬聊蒼三篇（趙人武帝時）

右從橫十二家，百七篇：

從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諳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爲之，則上詐譏而棄其信。

孔甲鑿孟二十六篇（黃帝之史，或曰夏帝孔甲似皆非。）大略三十七篇（傳言禹所作，其文似後世語。）伍子胥八篇（名員春秋時爲吳將，忠直遇讒死。）子晚子三十五篇（齊人好議兵，與司馬法相似。）由余三篇（戎人秦穆公聘以爲大夫。）尉繚二十九篇（六國時）尸子二十篇（名佼魯人秦相商君師之，秋死，佼逃入蜀。）呂氏春秋二十六篇（秦相呂不韋輯智略士作。）淮南內二十一篇（王安）淮南外三十三篇，東方朔二十篇，伯象先生一篇，荊軻論五篇（軻爲燕刺秦王不成。

而死，司馬相如等論之。）吳子一篇，公孫尼一篇，博士臣賢對一篇（漢世難韓子商君）臣說三篇（武帝時作賦）解子簿書三十五篇，推雜書八十七篇，雜家言一篇（王伯不知作者）

右雜二十家，四百三篇（入兵法）

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邊者爲之，則漫羨而無所歸心。神農二十篇（六國時，諸子疾時怠於農業，道耕農事，託之神農）野老十七篇（六國時，在齊楚間）宰氏十七篇（不知何世）董安國十六篇（漢代內史，不知何帝時）尹都尉十四篇（不知何世）趙氏五篇（不知何世）汜勝之十八篇（成帝時爲議郎）王氏六篇（不知何世）蔡葵一篇（宣帝時以言便宜至弘農太守）

右農九家，百一十四篇：

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爲之，以爲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序上下之序。

伊尹說二十七篇（其說淺薄，似依託也）闕子說十九篇（後世所加）周考七十六篇（考周事也）青史子五十七篇（古史官記事也）師曠六篇（見春秋，其言淺薄，本與此同，似因託也）務成子十一篇（稱堯問，非古語）宋子十八篇（孫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天乙三篇（天乙謂湯，其言非殷時，皆

依託也。黃帝說四十篇（託託依託）。封禪方說十八篇（武帝時）。待詔臣麟心術二十五篇（武帝時）。待詔臣安成未央術一篇（臣壽周紀七篇（項國人宣帝時））。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河南人武帝時以方士侍郎號黃車使者）。百家百三十九卷。

右小說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

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爲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

凡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出整覆一家，二十五篇。）

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於王道既微，諱於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盡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上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使其人遵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皆服，故之材已。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瘞於野乎？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

周原賦二十五篇（楚懷王大夫有列傳）。唐勒賦四篇（楚人）。宋玉賦十六篇（楚人與唐勒並時，在屈原後也）。趙幽王賦一篇，莊夫子賦二十四篇（名忌吳人）。賈誼賦七篇，枚乘賦九篇，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淮南王賦八十二篇，淮南王賦四十四篇，太常夢侯孔臧賦二十篇，陽邱侯劉腰賦十九篇，晉邱壽王賦十五篇，蔡甲賦一篇，上所自造賦二篇，兒寬賦二篇，光祿大夫張子僑賦三篇（與王褒同時也）。陽成侯劉德賦九篇，劉向賦三十三篇，王褒賦十六篇，右賦二十家，三百六十一篇。陸賈賦三篇，枚舉賦百二十篇，朱建賦二篇，常侍郎莊恩奇賦十一篇（枚舉同時）。嚴助賦三十五篇，朱賈臣賦三篇，宗正劉辟賦八篇，司馬遷賦八篇，郎中臣嬰齊賦十篇，臣說賦九篇，臣吾賦十八篇，遼東太守蘇季賦一篇，蕭望之賦四篇，河內太守徐明賦三篇（字長君東海人，元成世歷五郡太守，有能名）。給事黃門侍郎李息賦九篇，淮陽憲王賦二篇，揚雄賦十二篇，待詔馮商賦九篇，博士弟子杜參賦二篇，車郎張豐賦三篇（張子僑子）。驃騎將軍朱宇賦三篇，右賦二十一家，二百七十四篇（入揚雄八篇）。

孫卿賦十篇，秦時雜賦九篇，李思孝景皇帝頌十五篇，廣川惠王越賦五篇，長沙王羣臣賦三篇，魏內史賦二篇，東鄉令延年賦七篇，衛士令李忠賦二篇，張偃賦二篇，賈充賦四篇，張仁賦六篇，秦充賦二篇，李步昌賦二篇，侍郎謝多賦十篇，平陽公主舍人

周長孺賦二篇，崔陽鋒華賦九篇，陸弘賦一篇，別初陽賦五篇，巨
鼎市賦六篇，巨義賦二篇，黃門書者假史王商賦十三篇，侍中徐
博賦四篇，黃門書者王廣呂嘉賦五篇，漢中都尉丞華龍賦二篇，
左馮翊史路恭賦八篇，右賦二十五家，百三十六篇。

客主賦十八篇，雜行出及頌德賦二十四篇，雜四夷及兵賦
二十篇，雜中賢失意賦十二篇，雜思慕悲哀死賦十六篇，雜鼓琴
劍賦十三篇，雜山陵水泡雲氣雨旱賦十六篇，雜禽獸六畜昆
蟲賦十八篇，雜器械草木賦三十三篇，大雜賦三十四篇，成相雜
辭十一篇，隱書十八篇，右雜賦十二家，二百三十三篇。

高祖歌詩二篇，泰一雜甘泉壽宮歌詩十四篇，宗廟歌詩五篇，漢
興以來兵所誅滅歌詩十四篇，出行巡狩及游歌詩十篇，臨江王
及愁思節士歌詩四篇，李夫人及幸貴人歌詩三篇，詔賜中山靖
王子喻及孺子妾永未央材人歌詩四篇，吳楚汝南歌詩十五篇，
燕代遼雁門雲中幽并歌詩九篇，邯鄲河間歌詩四篇，齊鄭歌詩
四篇，淮南歌詩四篇，左馮翊秦歌詩三篇，京兆尹秦歌詩五篇，河
東蒲歌反詩一篇，黃門倡車忠等歌詩十五篇，雜各有主名歌詩
十篇，雜歌詩九篇，崔陽陽歌詩四篇，河南周南歌詩七篇，河南周歌詩
曲折七篇，周詒歌詩七十五篇，周詒歌詩聲曲折七十五篇，諸神
歌詩三篇，送迎靈頌歌詩三篇，周歌詩二篇，南郡歌詩五篇，右歌
詩二十八家，三百十四篇。

凡詩賦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入揚雄八篇。）

經史百家雜鈔 卷八 序跋一

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言感物造端，
材知深美，可與圖事，故可以爲列大夫也。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
隣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得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肖
而觀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春秋之後，周道衰
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
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譴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
詩之義。其後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競爲修
麗，閎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是以揚子悔之曰：「詩人之賦，麗以
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人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
入室矣。如其不用，何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賈趙之輩，
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云。序詩
賦爲五種。

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齊孫子八十九篇，（圖
四卷。）公孫軼二十七篇，吳起四十八篇，（有列傳。）范蠡二篇，
（越王句踐臣也。）大夫種二篇，（與范蠡俱事句踐。）李子十
篇，（通一篇，兵春秋三篇，龐緩三篇，兒良一篇，廣武君一篇，（李左
車）韓信三篇。）

右兵權謀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省伊尹、太公管、子
孫卿子、騶冠子、蘇子、蒯通、陸賈、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種，
出司馬法入禮也。）
權謀者，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兼形勢，包陰陽，用

經史百家雜鈔 卷八 序跋一

技巧者也。

楚兵法七篇。(圖四卷。)蚩尤二篇。(見呂刑。)孫軫五篇。(圖三卷。)繆荻二篇。王孫十六篇。(圖五卷。)尉繚三十一篇。魏公子二十一篇。(圖十卷。名無忌有列傳。)景子十三篇。李良三篇。丁子一篇。項王一篇。(名籍。)

右兵形勢十一家。九十二篇。圖十八卷。

形勢者。翼動風舉。後發而先至。離合背鄉。變化無常。以輕疾制敵者也。

太登兵法一篇。天一兵法三十五篇。神農兵法一篇。黃帝十六篇。(圖三卷。)封胡五篇。(黃帝臣依託也。)夙后十三篇。(圖二卷。黃帝臣依託也。)力牧十五篇。(黃帝臣依託也。)鳩治子一篇。(圖一卷。)鬼容區三篇。(圖一卷。黃帝臣依託。)地典六篇。孟子一篇。東父三十一篇。師曠八篇。(晉平公臣。)晏弘十五篇。(周史。)別成子望軍氣六篇。(圖三卷。)辟兵威勝方七十篇。

右陰陽十六家。二百四十九篇。圖十卷。

陰陽者。順時而發。堆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為助者也。鮑子兵法十篇。(圖一卷。)伍子胥十篇。(圖一卷。)公勝子五篇。苗子五篇。(圖一卷。)逢門射法二篇。陰通成射法十一篇。李將軍射法三篇。魏氏射法六篇。曠弩將軍王圍射法五卷。望遠連弩射法具十五篇。譚軍射師王賀射書五篇。蒲宜子弋法四篇。

二〇六

劍道三十八篇。手搏六篇。雜家兵法五十七篇。要略二十五篇。右兵技巧十三家。百九十九篇。(省墨子。重人。要覽也。)

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也。

凡兵書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圖四十三卷。(省十家。百七十一篇。重入。楚要一家。二十五篇。出。司馬法百五二十五篇。入禮也。)

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洪範八政。八曰「師」。孔子曰：「爲國者。足食足兵。」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明兵之重也。易曰：「古者。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用上矣。後世燭金爲刃。剡革爲甲。器械甚備。下及湯武受命。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勳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是。其遺事也。自春秋至於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並作。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武帝時。軍政楊僕。擄獲遺逸。紀奏兵錄。猶未能備。至于孝成。命任宏論次兵書爲四種。

泰壹雜子星二十八卷。五殘。雜變星二十一卷。黃帝雜子氣三十三篇。常從日月星象二十一卷。皇公雜子星二十二卷。淮南雜子星十九卷。泰壹雜子雲雨三十四卷。國章觀覽雲雨三十四卷。泰階六符一卷。金庚土衡漢五星客流出入八篇。黃五星客行事占驗八卷。漢日旁氣行事占驗三卷。漢流星行事占驗八卷。

漢日旁氣行事占驗十三卷，漢日食月暈雜變行事占驗十三卷，海中星占驗十二卷，海中五星經緯事二十二卷，海中五星順逆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八宿圖分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八宿圖分二十八卷，海中日月彗虹雜占十八卷，圖書祕記十七篇。

右天文二十一家，四百十四卷。

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凶之象，聖王所以參政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然星事殫悍，非湛密者弗能由也。夫觀景以識形，非明王亦不能服聽也，以不能由之臣，諫不能聽之主，此所以兩有患也。

黃帝五家歷三十三卷，顓頊歷二十一卷，顓頊五星歷十四卷，日月宿歷十三卷，夏殷周魯歷十四卷，天歷大歷十八卷，漢元殷周歷十七卷，耿昌月行帛圖二百三十二卷，耿昌月行度二卷，傳周五星行度三十九卷，律歷數法三卷，自古五星宿紀三十卷，太歲謀日晷二十九卷，帝王諸侯世譜二十卷，古來帝王年譜五卷，日晷三十四卷，許商算術二十六卷，杜忠算術十六卷。

右歷譜十八家，六百六卷。

歷譜者，序四時之位，正分至之節，會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察晷殺生之實。故聖王必正歷數，以定三統服色之制。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會，凶阨之患，吉隆之喜，其術皆出焉。此聖人知命之術也，非天下之至材，其孰與焉？道之亂也，患出於小人，而強欲知天道者，壞大以爲小，創遠以爲近，是以道術破碎而難知也。秦一陰

陽二十三卷，黃帝陰陽二十五卷，黃帝諸子論陰陽二十五卷，諸王子論陰陽二十五卷，太元陰陽二十六卷，三典陰陽談論二十七卷，神農大幽五行二十七卷，四時五行經二十六卷，猛子周昭二十五卷，陰陽五行時令十九卷，堪輿金匱十四卷，務成子災異應十四卷，十二典災異應十二卷，鍾律災應二十六卷，鍾律義辰日苑二十二卷，鍾律消息二十九卷，黃鍾七卷，天一六卷，泰一二十九卷，刑德七卷，風鼓六甲二十四卷，風后孤虛二十卷，六合隨典二十五卷，轉位十二神二十五卷，美門式法二十卷，美門式二十卷，文解六甲十八卷，文解二十八宿二十八卷，五音奇脈用兵二十三卷，五音奇脈刑德二十一卷，五音定名十五卷。

右五行三十一家，六百五十二卷。

五行者，五常之刑氣也。書云：「初一日五行，次二日蓋用五事。」言進用五事以順五行也。貌言視聽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亂，五星之變作，皆出於律歷之數，而分爲一者也。其序亦起五德終始，推其極則無不至，而小數家因此以爲吉凶而行於世，寔以相亂。

龜書五十二卷，夏龜二十六卷，南龜書二十八卷，巨龜三十六卷，雜龜十六卷，齊書二十八卷，周易三十八卷，周易明堂二十六卷，周易隨曲射匿五十卷，大衍易二十八卷，大次雜易三十卷，鼠序卜黃二十五卷，於陵欽易吉凶二十三卷，任良易旗七十一卷，易卦八具。

右著龜十五家，四百一卷。

著龜者，聖人之所用也。書曰：「汝則有大疑，謀及卜筮。」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於蓍龜。」是故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及至衰世，解於齊戒，而畫卜筮，神明不應，故筮演不告，易以爲忌，龜厭不告，詩以爲刺。黃帝長柳，占夢十一卷，甘德長柳，占夢二十卷，武禁相衣器十四卷，噫耳，占夢十六卷，禪祥變怪二十一卷，人鬼精物六畜變怪二十一卷，變怪語答十三卷，執不祥劾鬼物八卷，請官除訟祥十九卷，禳祀天文十八卷，請禳致福十九卷，請雨止雨二十六卷，泰豐雜子候歲二十二卷，子候雜子候歲二十六卷，五法積肥實歲二十三卷，神農教田相土耕種十四卷，昭明子釣種生魚鼈八卷，種樹蠶果相蠶十三卷。

右雜占十八家，三百一十三卷。

雜占者，紀百事之象，候善惡之徵。易曰：「占事知來。」衆占非一而夢爲大，故周有其官，而詩載熊羆虺蛇衆魚旆旗之夢者，明大人之占以考吉凶。蓋參卜筮春秋之說，誤也。曰：「人之所忌，其氣炎以取之，與人與也，人失常則誤，與人無覺焉，誤不自作。」故曰：德勝不祥，義厭不惠，柔穀共生，太戊以興，雖雉登鼎，武丁爲宗，然惑者不稽諸躬，而忌詆之見，是以詩刺召彼故老，詆之占夢，傷其舍本而憂末，不能勝凶咎也。

山海經十三篇，國朝七卷，宮宅地形二十卷，相人二十四卷，

相寶劔刀二十卷，相六畜三十八卷。

右形法六家，百二十二卷。

形法者，大舉九州之氣，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猶律有長短，而各徵其聲，非有鬼神數自然也。然形與氣相首尾，亦有有其形，而無其氣，有其氣，而無其形，此精微之獨異也。

凡數術百九十家，二千五百二十八卷。

數術者，皆明堂義和史卜之職也。史官之廢久矣，其書既不龍具，雖有其書，而無其人。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春秋時魯有梓慎，鄭有裨龜，晉有卜偃，宋有子韋，六國時楚有甘公，魏有石申，夫漢有唐都，唐得靈輿，蓋有因而成，易無因而成難。故因舊書以序數術爲六種。

黃帝內經十八卷，外經三十七卷，扁鵲內經九卷，外經十二卷，白氏內經三十八卷，外經三十六卷，旁篇二十五卷。

右醫經七家，二百一十六卷。

醫經者，原人血脈經絡，骨髓陰陽，表裏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歲石湯火所施調養藥齊和之所宜。至齊之德，猶蒸石取鐵，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瘡爲劇，以生爲死。

五藏六府經十二病方三十卷，五藏六府經十六病方四十卷，五藏六府經十二病方四十卷，風寒熱十六病方二十六卷，泰始黃帝扁鵲俞拊方二十三卷，五藏傷中十一病方三十一卷，客

疾五藏狂顛病方十七卷，金創雜方三十卷，婦人嬰兒方十九卷，湯液經法三十二卷，神農黃帝食禁七卷。

右經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

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溫，量疾病之淺深，假藥味之滋，因氣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濟，以通閉解結，反之於平，及失其宜者，以熱益熱，以寒增寒，精氣內傷，不見於外，是所獨失也，故諺曰：「有病不始，常得中醫。」

客成陰道二十六卷，務成子陰道三十六卷，難經陰道二十四卷，湯液陰道二十卷，天老雜子陰道二十五卷，天一陰道二十四卷，黃帝三王養陽方二十卷，三家內房有子方十七卷。

右房中八家百八十六卷。

房中者，情性之極，至道之際，是以聖王制外樂以禁內情，而爲之節文，傳曰：「先王之作樂，所以節百事也。」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及迷者弗顧，以生疾而隕性命。

素問雜子道二十篇，上經雜子道二十六卷，道要雜子十八卷，黃帝雜子步引十二卷，黃帝岐伯按摩十卷，黃帝雜子芝菌十八卷，黃帝雜子十九家方二十一卷，泰壹雜子十五家方二十二卷，神農雜子技道二十三卷，泰壹雜子黃冶三十一卷。

右神僊十家二百五卷。

神僊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於其外者也。聊以適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無怵惕於胸中，然而或者專以爲務，則誕欺怪

迂之文，彌以益多，非聖王之所以教也。孔子曰：「秦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不爲之矣。」

凡方技三十六家，八百六十八卷。

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大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鵲秦和，蓋論病以及國，原診以知政，漢興有倉公，今其技術晦昧，故論其書以序方技爲四種。

大凡書六略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入三家五十篇，省兵十家。）

班固漢書諸侯王表序

昔周隆於二代，三聖制法，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建於魯，衛各數百里，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詩載其制曰：「介人惟藩，大師惟垣，大邦惟屏，大宗惟翰，懷德惟甯，宗子惟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闢諸盛衰，深根固本，爲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邵相其治，致刑錯，衰則五伯扶其弱，與共守。自幽平之後，日以陵夷，至康厲區河洛之間，分爲二周，有逸賢之憂，被綏缺之言。然天下謂之共主，疆大弗之敢傾，歷載八百餘年，數極德盡，既於王綏降於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於天下，尚猶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虛位。海內無主，三十餘年，秦據執勝之地，騁狙詐之兵，蠶食山東，壹切取勝，因矜其所習，自任私知，嫻笑三代，遠滅古法，竊自號爲皇帝，而子弟爲匹夫，內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陳吳奮其白挺，劉項隨而

弊之故曰周過其歷，秦不及期，國孰然也。（以上周秦封建）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立二之等爵。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啓九國，自膠門以東，盡遼陽爲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濟漸于海爲齊趙，數泗以往，奄有龜蒙爲梁楚，東帶江湖，薄會稽爲荆吳，北界淮瀕，略廣衛爲淮南，波沲之陽，互九嵎爲長沙。諸侯比境，周市三垂，外接胡越，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昌其中，而藩國大者，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矯枉過其正矣。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亡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也。（以上漢初分封之大）然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溢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睚眦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錯之計，削吳楚，武帝施主父之冊，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自此以來，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爲三，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境，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以上諸侯漸以削弱）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疏遠，生於帷牆之中，不爲士民所尊，執與富室亡異，而本朝短世，國統三絕，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

俱弱，亡所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頌作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詐謀既成，進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鬻首，率上，璽，執惟恐在後，或遁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是以究其終始，強弱之變，明監戒焉。（以上漢末宗藩之衰）

班固漢書貨殖傳序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於卑隸，抱關擊柝者，其爵祿，奉養，宮室，車服，棺槨，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於是辯其土地，川澤，邱陵，衍沃，原隰之宜，教民種植，畜養，五穀，六畜，及至魚鼈，鳥獸，蓬蒲，材幹，器械之資，所目養生送終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時，而用之有節，少木未落，斧斤不入於山林，豺獺未祭，宣網不布於壑澤，隴隼未擊，罾弋不施於溪澗，既隨時而取物，然猶山不髡，藪澤不伐，天祿魚鼈，鰲卵，咸有常禁，所以順時宣氣，蕃阜庶物，稽足功用，如此之備也。然後四民因其土宜，各任智力，夙興夜寐，以治其業，相與通功易事，交利而俱贍，非有徵發期會而遠近咸足。故易曰：「后以財成，輔相天地之宜。」目左右民，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此之謂也。管子云：「古之四民不得雜處，士相與言仁，誼於閒宴，工相與議技，巧於官府，商相與語財利於市井，農相與謀稼穡於田壟，朝夕從事，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各安其居而樂其業，甘其食，而

美其服，雖見奇麗紛華，非其所習。辟猶我翟之與于越，不相入矣。是以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於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以故民有恥而且敬，貴識而賤利，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不嚴而治之大略也。（以上前世家欲足財民無爭心）及周室衰，禮法廢，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梲，八佾舞於庭，雍徹於堂，其流至於士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夷至乎桓文之後，禮誼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奢欲不制，僭差亡極，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亡用器之士，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僞民背實而要名，姦夫犯害而求利，簒竊敢國者爲王公，國奪成家者爲雄桀，禮誼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本土被文錦，犬馬餘肉粟，而貧者枵糲不完，陰菽飲水，其爲編戶齊民同列，而以財力相君，雖爲侯虜，猶亡慚色。故夫飾變詐爲姦軌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循理者，不免於飢寒之患，其教自上興，察法度之無限也。故列其行事，以傳世變云。（以上後世上下尚利法度無限）

班固漢書西域傳贊

贊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迺表河西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縣南王庭，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彊盛，故能賸厚布瓊瑁，則建珠崖七郡，感枸醬竹杖，則開牂柯越嶲，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甲，

通犀羣羽之珍，盈於後宮。蒲梢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鉅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羣，食於外囿。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臺，興造由乙之帳，落目隨珠和璧，天子負黼依襲，被馮玉几而處其中，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錫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道摧酒醑，樂鑿鐵鑄白金，造皮幣，算至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赭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蔥嶺，身熱頭痛，縣度之厄，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爲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書曰：『西戎即序，禹既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廩，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爲益，棄之不爲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唯其小邑鄯善師界追匈奴，尙爲所拘，而其大國莎車于闐之屬，數遣使置質于漢，願請屬都護，聖上逮覽古今兩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衆之矣，亦何以尙茲。

班固漢書敘傳

班氏之先與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後也，子文初生，棄於野中，

而虎乳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標。故名穀於標，字子文。楚人謂虎班其子以爲號。秦之滅楚，遷管代之閒，因氏焉。始皇之末，班壹避璽於樓煩，致馬牛羊數千羣。值漢初定，與民無禁，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出入七千餘家，鼓吹，年百餘歲，以壽終。故北方多以壹爲字者。壹生孺，孺爲任俠，州郡歌之。孺生長，官至上谷守。長生同以茂材爲長子令。同生况，舉孝廉爲郎，積功勞至上河農都尉。大司農奏課連最入，爲左曹，越騎校尉。成帝之初，女爲婕妤，致仕就第，貲累千金。徙昌陵，昌陵後罷，大臣名家皆占數于長安。以上子文至况。况生三子：伯旂、穉伯少受詩於師丹，大將軍王鳳薦伯宜勸學，召見宴昵殿，容貌甚麗，誦說有法，拜爲中常侍。時上方擢舉，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尙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受焉。既通大義，又講異同於許商，還奉車都尉，數年金華之業，絕出與王許子弟爲羣。在於綺襦執紼之間，非其好也。家本北邊，志節慷慨，數求使匈奴。河平中，單于來朝，上使伯持節迎於塞下，會定襄大姓石季羣報怨殺追捕吏，伯上狀，因自請願試守期月。上遣侍中中郎將王舜馳傳代伯護單于，并奉璽書印綬，即拜伯爲定襄太守。定襄閒伯素貴年少，自請治劇，畏其下車作威，吏民悚息。伯至，請問耆老父祖故人有舊恩者，迎延滿堂，日爲供具，執子孫禮。郡中益弛，諸所賞罰，皆名豪懷恩醉酒，共諫伯，宜頗攝錄盜賊，其言本謀亡匿處。伯曰：「是所望於父師矣。」迺召屬縣長吏，選精進掾史，分部收捕，及它獲伏，旬日盡得。郡中震厲，咸稱神明。歲餘，

上徵伯，伯上書願過故郡。上父祖家有詔太守，都尉以下會，因召宗族各以親疏加恩，施散數百金。北州以爲榮。長老紀焉。道病中風，既至，以待中光祿大夫養病。賞賜甚厚，數年未能起。會許皇后廢，班婕妤供養東宮。進侍者李平爲婕妤，而趙飛燕爲皇后，伯遂稱篤，久之上出過臨候伯。伯惶恐起，視事。自大將軍薨後，富平定陵侯張放、淳于長等始愛幸，出爲徵行，行則同與執轡入侍禁中，設宴飲之會，及趙李諸侍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噉時乘輿輻坐，張畫屏風，畫紂醉踞。姐已作長夜之樂，上以伯新起，數目禮之。因顧指畫而問伯：「紂爲無道，至於是乎？」伯對曰：「書云：『酒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伯曰：「沈湎于酒，徵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譴，大雅所以流遠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迺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譴言，放等不悛。」稍自引起，更夜因罷出。時長信庭林表適使來聞見之，後上朝東宮，太后泣曰：「帝閒顏色瘦黑，班侍中本大將軍所舉宜寵異之，益求其比以輔聖德，宜遣富平侯，且就國。」上曰：「諸車騎將軍王音聞之以風丞相御史奏富平侯罪過，上迺出放爲邊都尉，後復徵入，太后與上書曰：『前所道尙未效，富平侯反復來其能默辱。』上謝曰：『請今奉詔。』」是時許商爲少府，師丹爲光祿勳，上於是引商丹入爲光祿大夫，伯還水衡都尉，與兩師並侍中，皆秩中二千石。每朝東宮常從及有大政，俱使諭指於公卿，上亦稍厭游宴復

修經書之業太后甚悅丞相方進復奏富平侯寬就國會伯病卒年三十八朝廷愍焉府博學有俊材左將軍師丹舉賢良方正以對策爲議郎遷諫大夫右曹中郎將與劉向校祕書每奏事祿以選受詔進讀羣書上器其能賜以祕書之副時書不布自東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諸子書大將軍白不許語在東平王傳序亦早卒有子曰嗣顯名當世釋少爲黃門郎中常侍方直自守成帝季年立定陶王爲太子數遣中盾請問近臣稱獨不敢答哀帝卽位出薨爲西河屬國都尉遷廣平相王莽少與釋兄弟同列友善兄弟事族而弟畜釋族之卒也修經麻聘賄甚厚平帝卽位太后臨朝莽秉政方欲文致太平使使者分行風俗采頌聲而釋無所上琅邪太守公孫闕言災害於公府大司空甄豐遣屬馳至兩郡諷吏民而勸闕空造不祥釋絕嘉應族害聖政皆不道太后曰「不宜德美宜與言災害者異爵且後宮賢家我所哀也」闕獨下獄誅釋權上書陳恩謝罪願歸相印入補延陵園郎太后許焉食故祿終身由是班氏不顯莽朝亦不權咎（以上伯序釋）初成帝性寬進人直言是以王音翟方進等繩法舉過而劉向杜鄴王章朱雲之徒肆意犯上故自帝師安昌侯諸舅大將軍兄弟及公卿大夫後宮外屬史許之家有貴寵者莫不被文傷詆唯谷永嘗言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前朝熏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虛內戚女寵至極不可尙矣今之後起天所不審什倍於前永指以駭觀趙李亦無閒云釋生彪彭字叔皮幼與從兄嗣共遊舉家

有賜書內足於財好古之士自遠方至父黨揚子雲以下莫不造門嗣雖修儒學然貴老嚴之術恒生欲借其書嗣報曰「若夫嚴子者絕聖棄智修生保真清虛澹泊歸之自然獨師友造化而不爲世俗所役者也漁釣於一壑則萬物不奸其志栖遲於一邱則天下不易其樂不結聖人之罔不慕騁君之餌然肆志談者不得而名焉故可貴也今吾子已貫仁誼之繩絆繫名聲之羈鎖伏周孔之軌範馳顏閔之極筆既繫縛於世教矣何用大道爲自眩曜昔有學步於邯鄲者曾未得其髣髴又復失其故步遂徇蜀而歸耳恐似此類故不進嗣之行已持論如此（以上嗣）叔皮唯聖人之道然後盡心焉」年二十遭王莽敗世祖卽位於冀州時隗囂據冀擁衆招韓英俊而公孫述稱帝於蜀漢天下雲擾大者連州郡小者據縣邑竊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世然後適定其抑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願先生論之」對曰「周之廢興與漢異昔周立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強大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其孰然也漢家承秦之制並立郡縣主有專己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絕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故王氏之貴傾擅朝廷能竊號位而不根於民是以卽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數十餘年間外內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而同辟方今雄桀帶州城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詩云「皇矣上帝臨下有赫鑒觀四方求民之莫」今民皆謳吟思漢仰劉氏

已可知矣。『蘇曰：『先生言周漢之執可也。至於但見愚民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家復興，疏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拊之，時民復知漢，既感言，又歷狂狡之不息，適著王命論以救時，難知。』陶爲終不寤，迺避隱於河西。河西大將軍竇融，嘉其美德，訪問焉，舉茂材爲徐令，以病去官。後數應三公之召，仕不爲祿，所如不合，學不爲人博，而不俗，言不爲華，述而不作。（以上彪）有子曰固，弱冠而孤，作幽通之賦，以致命，遂志永平中爲郎，典校祕書，專篤志於博學，以著述爲業。或譏以無功，又感東方朔揚雄自論以不達，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固以爲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典籍，故雖堯舜之盛，必有典謨之篇，然後揚名於後世，冠德於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功，煥乎其有文章也。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探舊前記綴輯所聞，以述漢書起于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治通，爲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維申按此敘中王命論一首，鈔入論箸門，幽通賦一首，答賓戲一首，入詞賦上編，皇矣，漢祖以下敘述七十七條入詞賦下編，皆遵文正公原鈔編訂，蓋以類相從也。）

經史百家雜鈔卷九

湘鄉曾國藩纂

序跋之屬二

劉向戰國策序

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絃歌移風之化。敘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悌之義，悖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措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詠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綱紀尚明。及春秋時，已四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伯之起，尊事周室。五伯之後，時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詠以相感，聘親以相交，期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耶。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以上言周以禮讓爲國）及春秋之後，衆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西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

合肥李鴻章校

威不立，非勢不行。（以上言仲尼之道不行。）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爲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爲強。是以轉相放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併大衆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潏然道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盡爲戰國。貪婪無恥，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公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者爲右。兵革不休，詐僞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設施。有謀之強，負阻而特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主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爲從，張儀爲橫，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以上言六國爭強）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合六國爲一，以償背秦。秦人恐懼，不敢闕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始欲橫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西向

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國，據崑崙之阻，跨閼蜀之饒，聽衆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衆諸侯，并有天下。使於詐謀之積，終無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敦，仁義之化，以緩天下之心。任刑法以爲治，信小術以爲道，遂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戴，下逮三王。二世意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淺薄，綱紀壞敗。民不見義而懸於不甯，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僞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使天下有所恥，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僞偷活，取容自上爲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以上言秦以詐力并天下，而終致敗。）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爲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爲表，據時而爲畫。故其謀扶急持傾，爲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爲安，易亡爲存，亦可喜，皆可觀。（以上言戰國之士，因時而畫策。）

許慎說文序

鉉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垂憲象，及神農結繩爲治，而統其事，庶業其饒，飾僞萌生。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久，萬品以察。蓋取諸夬，夬揚于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於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也。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

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華乳而後多也。鑒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歷有同焉。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二」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爲」或「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是也。及宣王大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邱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說。（以上文字之源及古文大篆。）其後諸侯力政，不統於王，惡禮樂之害已，而皆去其典籍，分爲七國，田疇異隆，車塗異軌，律令異，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大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是時秦燔滅經書，滌除舊典，大並更卒，與成役，官獄職務，縣初有錄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自爾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以上秦小篆及八體書。）漢興有艸書，尉律學僊十七已上始試，讀經書九千字，乃得爲史。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

史并譌。最者，以爲尙書史。書或不正，輒舉劾之。今雖有尉律不課，小學不修，莫達其說久矣。孝宣皇帝時，召通倉頡讀者，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皇帝時，徵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廷中，以禮爲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楊雄，采目作訓，纂篇凡倉頡已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筆書所載，略存之矣。（以上西漢）及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爲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左書，即秦隸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以上新室）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尙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敖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雖叵復見遺流，其詳可得略說也。而世人大共非訾，以爲好奇者也。故譏謗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變亂常行，以耀於世。諸生競逐說字解經館，稱秦之隸書爲倉頡時書云。父子相傳，何得改易？乃猥曰：馬頭人爲長，人持十爲斗，虫者屈中也，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苛人受錢，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文，謬於史籀。俗儒庸夫，就其所習，蔽所希聞，不見通學，未嘗覩字例之條，怪舊執而著野言，以其所知爲祕妙，究洞聖人之微蘊。又見倉頡篇中幼子承詔，因曰：「古帝之所作也，其辭有神之微術焉。」其迷誤不諭，豈不悖哉！（以上世俗非訾壁中古文）

經史百家雜鈔 卷九 序跋二

不達字例。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言必遵修舊文而不穿鑿。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今亡矣夫。」蓋非其不知而不問，人用己私，是非無正，巧說義辭，使天下學者疑。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辯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亂也。今敍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於小大，信而有證，稽讀其說，將以理羣類，解謬誤，曉學者，達神指，分別部居，不相雜廁也。萬物咸覩，靡不兼載，厥誼不昭，爰明以諭。其僞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其於所不知，蓋闕如也。（以上述已著書之指，以大小篆合古籀）

五百四十部目後敘

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也。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四十三解說，凡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其建首也，立一爲篇，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同條牽屬，共理相貫，雜而不越，據形系聯，引而申之，以究萬原，畢終於亥，知化窮冥，于時大漢，聖德昭明，承天緒唐，敦崇殷中，遐邇被澤，渙衍沛滂，廣業廣徵，學士知方，探賈索隱，厥誼可傳，粲在永元，困頓之季，孟陬之月，朔日甲申，會曾小子，祖自炎神，縉雲相黃，共承高辛，大岳佐夏，月叔作藩，俾侯于許，世祚遺靈，自彼徂召，宅此汝淵，竊叩景行，敢涉聖門，其安如何，節彼南山，欲罷不能，既竭愚才，惜道之味，聞疑載疑，演贊其志，次列微辭。知此者稀，儒昭所尤，庶有達者，理而董之。

召陵萬歲里公乘卿莽臣沖積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伏見陛下神明盛德，承遵聖業，上考度於天，下流化於民。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萬國咸寧，神人以和。猶復深惟五經之妙，皆爲漢制，博采幽遠，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先帝詔待中騎都尉賈逵修理舊文，殊藝異術，王教一備，苟有可以加於國者，靡不悉集。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書曰：「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國其昌。」臣父故大尉南閣祭酒，慎本從遊，受古學。蓋聖人不妄作，皆有依據。今五經之道，昭炳光明，而文字者，其本所由生，自周禮漢律，皆當學六書，貫通其意，恐巧說妄辭，使學者疑。慎博問通人，考之於遠，作說文解字，六藝羣書之詁，皆訓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鳥獸蟲蟲雜物奇怪王制禮儀世間人事莫不畢載。凡十五卷，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慎前以詔書校書東觀，敕小黃門孟生李喜等，以文字未定，未奏上。今慎已病，遣臣賈詣闕。慎又學，經孔氏古文，說古文孝經者，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給事中議郎衛宏所校，皆口傳，官無其說，謹撰具一篇并上。臣沖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首再拜以聞。皇帝陛下。建光元年九月己亥朔二十日戊午。上——召——上書者，汝南許沖，詣左掖門外會，令并賈所上書。十月十九日，中

黃門魏喜以詔書賜召陵公乘許沖布四十匹。即日受詔，朱雀掖門，敕勿謝。

范曄後漢書宦者傳序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閹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宮之戒。」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月令仲冬，令閹尹審門閭，謹房室。」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幽中人，易以役養乎？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勒紹管蘇有功於楚晉，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及其敝也，則鬻刀亂齊，伊戾禍宋。以上宦官原起。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爲大謁者，出入臥內，受宣詔令。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幸，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帝薨宴後庭，或灌遊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元帝之世，史游爲黃門令，勸心納忠，有所補益。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以上前後漢。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它士。至永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即阉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惟閹官而已。故鄭參得事謀禁中，終除大惡，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宮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員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

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闥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閭閻房閭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廟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遂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之勳，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靈，復興於當今。雖時有忠公，而竟見排斥。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以上後漢宦官事實。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有茅分虎，南面臣人者，蓋以十數。府署第館，棋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執窮穀之積，盈仞珍藏，嬖倖待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狗馬飾雕文，土木被緹繡，皆剝削萌黎，競奢者欲，構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倚身黨子，以自銜達。同儕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盡政之事，不敢單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竄徙，寇劇緣間，搖亂區夏。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首出禍從，旋見辜戮。因復大考鉤黨，轉相誣染。凡稱善士，莫不離被災毒。賢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驚怨，協羣英之執力，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雖袁紹，行步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魏武因之，遂遷鼎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以上宦官災

韓愈張中丞傳後序

經史百家雜鈔 卷九 序跋二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聞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為張巡傳，以文章自名，為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為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其尾，述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為巡死而遠就虜，疑長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賊，蟬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為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城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邪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藏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以上辨許遠事。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甯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逋遁者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請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彊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

實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州，屢道於兩府間，親祭於其所謂逆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以上并嘆巡遠事。」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已上不肖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為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為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斲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霽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為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以上南霽雲事。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大歷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嘗得陶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向小，竊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聲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為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遍，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爲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誤。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爲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

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繫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爲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臺宋間，或傳嵩有田在毫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爲所殺，嵩無子。」張籍云：「以上雜述張巡事。」

韓愈讀儀禮

余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於今者蓋寡，沿襲不同，復之無由考，於今誠無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禮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尙有可取，況聖人之制度邪？於是掇其大要奇辭，與旨著於篇，學者可觀焉。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讓於其間，嗚呼盛哉！

韓愈讀荀子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伯易伯也，以爲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揚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與？聖人之道不傳於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紛紛籍籍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於秦，黃老於漢，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揚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氏之間乎？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謬於道者黜去之。故

辭書春秋無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於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與孟子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

韓愈贈鄭尚書序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爲大府。大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啓間起居，謝守地，不得卽賀，以爲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侍轉迎郊。及旣至，大府帥先入據館，帥守屏，若將趨入拜庭之爲者，大府與之爲讓。至一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與拜，不許乃止。度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後行。以上，體制崇重。嶺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颶風一日，踣數千里，溟瀾不見蹤迹。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機毒矢以待，將吏撞撻呼號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應梳，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疏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革難而禽獮之，盡根株，通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就浮羅流求毛人夷重之州，林邑扶南真臘干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舶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清，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災，水旱癘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以上，地廣俗殊難

治。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爲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又帥滄景德棣歷河南尹，華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爲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傲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爲仁者不富之效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爲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願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

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於時，坐於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雜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峻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飄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間居。妒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爲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閔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雜，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

柳宗元辨列子

劉向古稱博極羣書，然其錄列子獨曰：「鄭穆公時人。」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鄭國皆云子產鄧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史記鄭繡公二十四年，楚悼王四年圍鄭，鄭殺其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周安王四年，秦惠王韓烈侯趙武侯二年，魏文侯二十七年，燕釐公五年，齊康公七年，宋悼公六年，魯穆公十年。不知向言魯穆公時，遂誤爲鄭耶？不然，何乖錯至如是其後張湛徒知列子書言穆公後事，亦不能推知其時，然其事亦多增實非其實。要之莊周爲放依其辭，其稱夏棘狙公紀渚子季咸等皆出列子，不可盡紀，雖不概於孔子道，然其虛泊寥闊，居亂世遠于利，禍不得達於身，而其心不窮，易之遁世無悶者，其近是與？余故取焉。其文辭類莊子，而尤質厚少僞作，好文者可廢邪？其楊朱力命，疑其楊子書，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後，不可信。然觀其辭亦足通知古之多異術也。讀焉者，慎取之而已矣。

柳宗元辨文子

文子書十二篇，其傳曰：「老子弟子。」其辭時若有可取，其指意皆本老子。然考其書，蓋駁書也。其渾而類者少，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凡孟子輩數家皆見剽竊，熾然而出其類。其義緒文辭，又牙相抵而不合。不知人之增益之與，或者衆爲聚斂以成其書，與然觀其往往有可立者，意頗惜之，憫其爲之也勞，今刊去謬惡，亂難者取其似是者，又頗爲發其意，藏於家。

柳宗元辨鬼谷子

元翼好讀古書，然甚賢鬼谷子，爲其指要幾千言。鬼谷子要爲無取，漢時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而險整峭薄，恐其妄言亂世難信，學者宜其不道。而世之言縱橫者，時葆其書，尤者晚乃益出七術，怪譎異甚，不可考校。其言益奇而道益隱，使人狙狂失守而易於陷墜。幸矣人之葆之者少，今元子又文之以指要，嗚呼！其爲好術也過矣。

柳宗元辨晏子春秋

司馬遷讀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所以爲書。或曰：晏子爲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後爲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爲之。墨好儉，晏子以儉名於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爲己術者。且其旨多尙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問蜚及古冶子等尤怪誕。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此其顯白者。自劉向歆班彪固父子皆錄之，儒家中甚矣數子之不詳也。蓋非齊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則其言不若是。後之錄諸子書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爲墨子也。爲是書者，墨子之道也。

柳宗元辨騷冠子

余讀賈誼騷賦，嘉其辭，而善者以爲盡出騷冠子。余往來京師，求騷冠子無所見。至長沙始得其書，讀之，竊鄙淺言也，唯讀所用爲美，餘無可者。吾意好異者爲其書，反用騷賦以文飾之，非

賡有所取之決也。太史公伯夷列傳稱賈子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夸者死權，不稱職冠子。」還號爲博極羣書，假令當時有其書，豈不見耶？假令真有羣冠子書，亦必不取職賦以充入之者，何以知其然耶？曰不類。

歐陽修唐書藝文志序

自六經焚於秦而復出於漢，其師傳之道中絕，而簡編脫亂，訛缺，學者莫得其本，其於是諸儒章句之學興焉。其後傳注箋解，義疏之流，轉相講述，而聖道益明。然其爲說固已不勝其繁矣。以上經。至於上古三皇五帝以來世次，國家興滅終始，僭竊僞亂，史官備矣。而傳記小說，外暨方言地理，職官氏族皆出於史官之流也。以上史。自孔子在時，方修明聖經以繼穆異，而老子著書論道德，接乎周衰，戰國游說放蕩之士，田駢傾倒列莊之徒，各極其辨，而孟軻荀卿始專修孔氏以折異端。然諸子之論各成一家，自前世皆存而不絕也。以上子。夫王迹熄而詩亡，離騷作而文辭之士興。歷代盛衰，文章與時高下，然其變態百出，不可窮極，何其多也。以上集。自漢以來，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爲六藝九種七略。至唐始分爲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爲之書，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嗚呼！可謂盛矣。以上唐。代藝文。六經之道，簡牘易直而天人備，故其愈久而益明。其餘作者衆矣，質之聖人，或離或合，然其精深閎博，各盡其術，而怪奇

偉麗，往往發於其間。此所以使好奇愛博者，不能忘也。然凋零磨滅，不可勝數，豈其華文少實，不足以行遠與？而俚言俗說，猥有存者，亦其有幸不幸與？今著於篇，有其名而無其書者，十蓋五六，也可不惜哉！

歐陽修五代史伶官傳序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而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囚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遣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以上盛。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蒼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以上衰。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跡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

歐陽修五代史一行傳序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

此之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搢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恥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謂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怪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人哉？雖曰干戈興，學校廢，而禮義衰，風俗墮，至於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必有潔身自負之士，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以上疑潔身之士遠遁。）自古賢材，有處於中而不見於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况世變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負材能修節義，而沈淪於下，泯沒而無聞者。（以上疑節義之士泯沒。）求之傳記，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可復得。然僅得者，四五人而已。處乎山林而羣麋鹿，雖不足以爲中道，然與其食人之祿，俯首而包羞，孰若無適於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鄭遨，張勳，明勢利不屈其心，去就不違其義，吾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於君，以忠獲罪，而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實，五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於兄弟夫婦，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矣。於此之時，能以忠弟自修於一鄉，而風行於天下者，猶或有之。然其事迹不著，而無可紀次，獨其名氏或因見於書者，吾亦不敢沒而略可錄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作一行傳。

歐陽修五代史官者傳序

五代文章陋矣，而史官之職，廢於擾亂。傳記小說，多失其傳。故其事迹終始不完，而難以詭繆。至於英豪奮起，戰爭勝敗，國家

興廢之際，豈無謀臣之略，辯士之談？而文字不足以發之，遂使泯然無傳於後世。然獨張承業，卓卓在人耳目，至今故老猶能道之。其論議可謂偉然歟！殆非宦者之言也。（以上歎張承業之賢。）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爲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爲去已疏，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爲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爲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疏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爲，爲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豪彊得藉以爲資而起。至挾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爲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疏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倍，猝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爲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以上泛論宦官之禍而歸結於唐昭宗。）昭宗信狎宦者，由是有東宮之幽，既出而與崔胤圖之，胤爲宰相，顧力不足爲，乃召兵於梁，梁兵且至，而宦

者挾天子走之岐。梁兵圍之三年，昭宗既出，而唐亡矣。初昭宗之出也，梁王悉誅唐宦者第五可範等七百餘人，其在外者悉詔天下捕殺之，而宦者多爲諸鎮所藏匿而不殺。是時方鎮僭僞，悉以宦官給事，而吳越最多。乃莊宗立，詔天下訪求故唐時宦者，悉送京師，得數百人。宦者途復用事，以至於亡。此何異求已覆之車躬駕而履其轍也？可爲悲夫！（以上五代宦官）

歐陽修蘇氏文集序

余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稿於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錄之以爲十卷。子美杜氏壻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於公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棄土不能銷蝕，其見遺於一時，必有收而寶之於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常能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掩也。故方其擯斥擯挫，流離窮厄之時，文章已自行於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掩蔽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於今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無恨！（以上言子美文必伸於後世。）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於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於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於治世，世其

可不爲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爲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歎息流涕，而爲當世仁人君子之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材者惜也。（以上言子美生於治世，又能文，竟以才見廢。）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於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摘裂，號爲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爲古歌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獨子美爲於舉世不爲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以上言子美爲古文於舉世不爲之時。）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爲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奇偉，望之昂然，而即之溫溫，久而愈可愛慕。其才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賴天子聰明仁聖，凡當世所指名而排斥，二三大臣而下，欲以子美爲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並列於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收采，進顯於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悲夫！（以上言同時得罪者多復進用，獨子美不幸早死。）

歐陽修釋惟儼文集序

惟儼姓魏氏，杭州人，少遊京師三十餘年。雖學於佛而通儒術，喜爲辭章，與吾亡友曼卿交最善。曼卿遇人無所擇，必皆盡其忻懽。惟儼非賢士不交，有不可其意，無貴賤一切閉拒，絕去不少。

顧曼卿之節愛，惟儼之介，所趨雖異，而交合無所間。曼卿嘗曰：「君子汎愛而親仁。」惟儼曰：「不然，吾所以不妄交人，故能得天下士。若賢不肖混，則賢者安肯顧我哉？」以此一時賢士多從其遊。居相國浮園，不出其戶十五年。士嘗遊其室者，視之惟恐不至。及去，爲公卿貴人，未始一往干之。（以上惟儼不妄交人。）然管竊乎平生所交，皆當世賢傑，未見卓卓著功業，如古人可記者。因謂世所稱賢才，若不管奔走萬里，立功海外，則當佐天子號令，賞罰於明堂，苟皆不用，則絕寵辱，遺世俗，自高而不屈，尙安能酣衆於富貴而無爲哉？醉則以此誚其坐人，人亦復之，以謂遺世自守，古人之所易。若奮身逢時，欲必就功業，此雖聖賢難之，周孔所以窮達異也。今子老於浮園，不見用於世，而幸不踐窮亨之塗，乃以古事之已然，而責今人之必然邪？（以上惟儼與人辨詰之詞。）然惟儼雖傲乎，退僊於一室，天下之務，當世之利病，與其言終日不厭。惜其將老也已。曼卿死，惟儼亦買地京城之東，以謀其終。乃敘生平所爲文數百篇示余，曰：「曼卿之死，既已表其墓，願爲我序其文，及我之見也。」嗟夫，惟儼既不用於世，其材莫見於時。若考其筆墨，馳騁文章，騰逸之能，可以見其志矣！

歐陽修秘演詩集序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識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

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爲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以上與曼卿交因以求天下奇士。）浮圖秘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權然無所間，曼卿隱於酒，秘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爲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歌吟笑呼，以遍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遊，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秘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秘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予亦將老矣夫！（以上敘已與曼卿秘演三人蹤跡。）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秘演之作，以爲雅健，有詩人之意。秘演狀貌雄傑，其胸中浩然，既習於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於世，而嫻不自惜。已老，其業尙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秘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巖峰，江濤洶涌，甚可壯也，遂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爲敘其詩，因道其盛時，詩悲其衰。

歐陽修集古錄跋尾十首

右漢公防碑者，逕漢中太守南陽郭芝爲公防修廟記也。漢碑今在者，類多磨滅，而此記文字僅存可讀，所謂公防者，初不載其姓名，但云君字公防爾。又云，耆老相傳，以爲王莽居攝二年，君爲郡吏，啖瓜，旁有真人居，左右莫察，君獨進美瓜，又從而敬禮之。

眞人者，遂與期各口山上。乃與君神藥曰：「服藥以從當，移稊萬里，知鳥獸言語，是時府君去家七百餘里，休謁往來，轉景即至。闔郡驚，自之府君，徙爲御史。鼠噉被具，君乃寤地爲獄，召鼠賊之，視其腹中，果有被具。府君欲從道，頃無所進。府君怒，敕尉部吏牧公防妻子。公防呼其師，告以厄。其師以藥飲公防妻子曰：「可去矣。妻子戀家不忍去，於是乃以藥塗屋柱，飲牛馬六畜。須臾有大風雲，來迎公防妻子，屋宅六畜，豁然與之俱去。其說如此，可以爲怪矣。」（以上述碑中語。）嗚呼！自聖人沒而異端起，戰國秦漢之際，奇辭怪說紛然爭出，不可勝數。久而佛之徒來自西夷，老之徒起於中國，而二患交攻，爲害儒者，往往率而從之。其卓然不惑者，僅能自守而已。欲排其說而黜之，常患乎力不足也。如公防之事，以語愚人聳子，皆知其妄矣。不待有力，而後能破其惑也。然彼漢人乃刻之金石，以傳後世。其意惟恐後世之不信，然後世之人，未必不從而惑也。（以上數異說，易以惑人。）

右漢太尉劉寬碑陰題名。寬碑有二，其故吏門生各立其一也。此題名在故吏所立之碑陰，其別列於後者，在寬子松之碑陰也。寬以漢中平二年卒，至唐咸亨元年，其裔孫胡城公爽，以碑歲久皆仆于野，爲再立之，並記其世序。嗚呼！前世士大夫世家，著之諸牒，故自中平至咸亨四百餘年，而爽能知其世次如此之詳也。蓋自黃帝以來，子孫分國受姓，歷堯舜三代數千歲間，詩書所紀，皆有次序，豈非譜繫源流傳之百世不絕歟？此古人所以爲重也。

不然，則士生於世，皆莫自知其所出。而昧其世德遠近，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僅能識其父祖爾。其可忽哉！唐世譜牒尤備，士大夫務以世家相高。至其弊也，或陷輕薄，婚姻附託，邀求貨賂，君子患之。然而士子修飾，喜自樹立，兢兢惟恐墜其世業，亦以有譜牒而能知其世也。今之譜學亡矣！雖名臣巨族，未嘗有家譜者。然而俗習苟簡，廢失者非一豈止家譜而已哉！

右王獻之法帖。余嘗喜覽魏晉以來筆墨遺跡，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謂法帖者，其事率皆弔哀候病，敍候離通訊問，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蓋其初非用意，而逸筆餘興，淋漓揮灑，或妍或醜，百態橫生。披卷發函，爛然在目，使人驟見驚絕，徐而視之，其意態愈無窮盡。故使後世得之以爲奇，而想見其人也。於高文大冊何嘗用此？而今人不然，至或棄百事，弊精疲力以學書爲事業，用此終老而瘠老者，是真可笑也！

右昭仁寺碑。在幽州唐太宗與薛舉戰處也。唐自起義，與羣雄戰，處後皆建佛寺，云爲陣亡士薦福。湯武之敗桀紂，殺人固亦多矣，而商周享國皆數百年，其荷天之祐者，以其心存大公，爲民除害也。唐之建寺，外雖託爲戰亡之士，其實自願殺人之咎，爾其撥亂開基，有足壯者，及區區於此，不亦陋哉！碑文朱子審撰，而不著書人名氏，字畫甚工，此余所錄也。

右放生池碑。不著書撰人名氏，放生池，唐世處處有之。王者仁澤及於草木昆蟲，使一物必遂其生，而不爲私惠也。惟天地生

萬物，所以資於人也。然代天而治物者，當爲之節使其足用而取之不過。萬物得遂其生而不夭，三代之政，如斯而已。易大傳曰：「庖犧氏之王也，能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言其始教民取物資生，而爲萬世之利，此所以爲聖人也。浮圖氏之說，乃謂殺物者有罪，而放生者得福，苟如其言，則庖犧氏遂爲人間之聖人，地下之罪人矣。

右司刑寺大卿孫並碑銘二閣朝隱撰附詩曰：「匪手攜之，言示之事。」蓋諡昏愚者不可以理曉，而決疑惑者難用空言。雖示之已驗之事，猶懼其不信也。此自古聖賢以爲難語曰：「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者，聖人非棄之也，以其語之難也。佛爲中國大患，非止中人下以聰明之智，一有惑焉，有不能解者矣。方武氏之時，毒被天下，而刑獄慘烈，不可勝言。而彼佛者，遂見光顯於其間，果何爲哉？自古君臣事佛，未有如武氏之時盛也。視朝隱等碑銘可見矣。然竊及生民，毒流王室，亦未有若斯之甚也。碑銘文辭不足錄，錄之者所以警也。俾覽者知無佛之世，詩書雅頌之聲，斯民業稱者如彼，有佛之盛，其金石文章，與其人之被禍者如此，可以少思焉。

右華陽頌：唐元宗詔附。元宗尊號曰：「聖文神武皇帝。」可謂盛矣。而其自稱曰：「上清子弟。」者，何其陋哉？方其肆情奢淫，以極富貴之樂，蓋窮天下之力，不足以贍其欲，使神仙道家之事爲不無，亦非其可冀矧其實無，可得哉？甚矣佛老之爲世惑也。佛

之徒曰：「無生」者，是長死之論也。老之徒曰：「不死」者，是養生之說也。彼其所以貪畏之意篤，則棄萬事絕人理而爲之。然而終於無所得者何哉？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以苟免，貪者不可以苟得也。惟積習之久者，成其邪妄之心。佛之徒有臨死而不懼者，妄意乎無生之可樂，而以其所樂勝其所畏也。老之徒有死者，則相與諱之曰：「彼超去矣。」「彼解化矣。」厚自詎而託之不可詰，或曰：「彼術未至故死爾。」前者苟以遂其非，後者從而惑之，以爲誠然也。佛老二者同出於貪，而所習則異。然由必棄萬事絕人理而爲之，其貪於彼者厚，則捨於此者果。若元宗者，方溺於此，而又慕於彼，不勝其勞，是眞可笑也。

右令長新戒：唐開元之治盛矣。元宗嘗自擇縣令一百六十三人，賜以丁甯之戒。其後天下爲縣者，皆以新戒刻石，今猶有存者。余之所得者六，世人皆忽，不以爲貴也。元宗自除內難，遂致太平，世徒以爲英豪之主，然不知其興治之勤，用心如此，可謂知爲政之本矣。然鮮克有終，明智所不免，惜哉！新戒凡六：其一，河內；其二，處城；其三，不知所得之處；其四，汜水；其五，稷；其六，舞陽。

右平泉草木記：李德裕撰。余嘗讀鬼谷子書，見其馳說諸侯之國，必視其爲人，材性賢愚，剛柔緩急，而因其好惡，喜懼憂樂，而掉圜之，陽開陰塞，變化無窮，顧天下諸侯無不在其術中者，惟不見其所好者，不可得而說也。以此知君子宜慎其所好，蓋泊然無欲，而禍福不能動，利害不能誘，此鬼谷之術，所不能爲者，聖賢之

高致也。其次簡其所欲，不溺於所好，斯可矣。若德裕者，處富貴，招權利，而好奇貪得之心不已。至或疲弊精神於草木，斯其所以敗也。其遺戒有云：「懷一草一木者，非吾子孫。」此又近乎愚矣。

右華林題名自唐開元二十三年，訖後唐清泰二年，實二百一年，題名者五百十一人。再題者又三十一人，錄爲十卷，往往當時知名士也。或兄弟同遊，或子姪並侍，或僚屬將佐之戚在，或山人處士之相攜，或率使奔命，有行役之勞，或窮高望遠，極登臨之適。其富貴貧賤，歡樂憂悲，非惟人事百端，而亦世變多故。開元二十三年，歲在丙子，是歲天子躬耕籍田，肆大赦，羣臣方頌太平，請封禪。蓋有唐極盛之時也。清泰二年，歲在乙未，廢帝篡立之明年，也是歲石敬瑭以太原反，召契丹人自雁門，廢帝自焚於洛陽，而晉高祖入自太原，五代極亂之時也。始終二百年間，或治或亂，或盛或衰，而往者來者，先後者，雖窮達壽夭，參差不齊，而斯五百人者，卒歸於共盡也。其姓名歲月，風霜剝裂，亦或在或亡。其存者，獨有千仞之山石爾。故特錄其題刻，每撫卷慨然，何異臨長川而歎逝者也。

歐陽修集古錄目錄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豔羨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探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

則下飽蛟魚。金藏於山，鑿深而穴遠，鐫火鍛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途難於其中者，率皆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以上言好之而有力，則物皆可致。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嶺，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繡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難。然而風霜兵火，湮淪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以上言金石文字難聚。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頗嗜古，凡世人之所食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爲集古錄，以謂轉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爲錄目。因並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繆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以上述集古錄目之意。或譏余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以上言物聚而必散。）

歐陽修送徐無黨南歸序

草木鳥獸之爲物，衆人之爲人，其爲生雖異，而爲死則同：一歸於腐壤漸澌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邇遼而彌存也。其所以爲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臥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爲文章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湧而山出，予欲擢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善爲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經史百家雜鈔 卷九 序跋二

曾鞏先大夫集後序。

公所爲書號，僊愚初覽者三十卷，西陲要紀者十卷，清邊要五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爲臣要紀三卷，四聲韻五卷，總一百七十八卷，皆刊行於世。今類次詩賦書奏一百二十三篇，又自爲十卷，藏於家。（以上書目。）方五代之際，儒學既擅，後生小子，治術業於閭巷，文多淺近，是時公雖少，所學已皆知治亂得失興壞之理，其爲文闕深尚美，而長於議論。今類次樂府已不是也。（以上五代時著作。）宋既平天下，公始出任當此之時，太祖太宗已綱紀大法矣，公於是勇言當世之得失，其在朝廷，疾當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憂憐百姓勞心萬事之意，而推大臣從官執事之人，觀望懷姦，不稱天子屬任之心，故治久未治，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者，雖屢不合而出，而所言益切，不以利害禍福動其意也。（以上仕宋後奏議。）始公尤見奇於太宗，自光祿寺丞越州監酒稅召見，以爲直史館，遂爲兩浙轉運使。未久而真宗即位，益以材見知。初試以知制誥，及西兵起，又以爲自陝以西經略判官。而公嘗切論大臣當時皆不說，故不果用。然真宗終感其言，故爲泉州未盡一歲，拜蘇州五日，又爲揚州。將復召之也，而公於是時又上書，語斥大臣尤切，故卒以黜爵終。（以上太宗真宗時，再進再細。）公之言，其大者以自唐之衰，民窮久矣。海內既集，天子方修法度，而用事者尙多煩碎，治財利之臣又益急，公獨以謂宜遵簡易罷繁施，以與民休息，塞天下望。祥符初，四

方爭實符應。天子因之，遂用事泰山祠汾陰，而道家之說亦滋甚。自京師至四方，皆大治宮觀，公益靜，以謂天命不可專任，宜細委臣，修人事，反覆至百數千言。嗚呼！公之盡忠，天子之受盡言，何必古人！此非傳之所謂主聖臣直者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以上較奏議。在太宗時，不言財利，在真宗時，不言符瑞。）公在兩浙，奏罷苛稅二百三十餘條。在京西，又與三司爭論，免民租，釋遺負之在民者。蓋公之所試如此，所試者大其虛，幾矣！公所嘗言甚衆，其在上前及書亡者，盡不得而集，其或從或否，而後常可思者，與歷官行事，歐陽修公已銘公之神，特詳焉，此故不論。論其不盡載者，公卒以黜終，其功行或不得在史氏記，藉令記之，當時好公者少，史其果可信，歟！後有君子，欲推而考之，讀公之碑與書，及予小子之序，其意者，具見其表裏，其於虛實之論可要矣。（以上嘗當時毀譽，虛實難盡信。）公卒，乃贈諫議大夫，姓曾氏，諱某，南豐人，序其書者，公之係率也。

曾鞏徐幹中論目錄序

臣始見館閣及世所有徐幹中論二十篇，以謂盡於此。及觀貞觀政要，怪太宗稱曾見幹中論復三年喪篇，而今書此篇闕。因考之魏志，見文帝稱幹著中論二十餘篇，於是知館閣及世所有幹中論二十篇者，非全書也。（以上考書非完本。）幹字偉，長北海人，生於漢魏之間，魏文帝稱幹「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而先賢行狀亦稱幹「篤行體道，不耽世榮」。魏太祖特

旌命之，辭疾不就。後以爲上艾長，又以疾不行。（以上敘幹志事。）蓋漢承周衰及秦滅學之餘，百氏雜家與聖人之道並傳，學者罕能獨觀於道德之要，而不牽於俗儒之說。至於治心養性，去就語默之際，能不悖於理者固希矣。況至於魏之濁世哉？幹獨能考六藝，推仲尼孟軻之旨，述而論之，求其辭，時若有小失者，要其歸，不合於道者少矣。（以上論其書合道。）其所得於內者，又能信而充之，遂巡濁世，有去就顯晦之大節，臣始讀其書，察其意而賢之。因其書以求其爲人，又知其行之可賢也。（以上考其行之賢。）惜其有補於世而識之者少，蓋跡其言行之所至，而以世俗好惡觀之，彼惡足以知其意哉！顧臣之力，豈足以重其書，使學者尊而信之，因校其脫謬而序其大略，蓋所以致臣之意焉。（以上自述表章之意。）

曾鞏戰國策目錄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敍曰：向敍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爲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强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

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
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
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
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
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以上言法以
適變，不必同道以立本，不可改。戰國之遊士，則不然。不知道之
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
之便，而諱其欺；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
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張儀、龐
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爲世之
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爲法不同，而
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以上言
戰國遊士之說爲世大禍。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
則此書之不混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
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
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
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墨子之言者，
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
五十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廢也。」（以上言籍不可
滅。）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
八篇，今存者十篇云。

經史百家雜鈔 卷九 序跋二

曾鞏新序目錄序

劉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目錄一篇。隋唐之世，尙爲全書。今
可見者十篇而已。臣既考正其文字，因爲其序論曰：古之治天下
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教已明，其
習已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
十作者，非一，而其言未嘗不相爲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
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
際，及其中間，當更衰亂，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衆說，未有能出於
其間者也。以上言古者道一說一，無衆說雜出，其間。及周之
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術者，各得其一。
偏故人奮其私智，家向其私學，蓋起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
其短，矜其所得而諱其失。天下之士，各自爲方，而不能相通。世之
人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緹而不
講。況至於秦爲世之所大禁哉？漢興，六藝皆得於斷絕殘脫之餘，
世復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諸儒苟見傳記百家之言，皆說而
釋之，故先王之道，爲衆說之所蔽，闕而不明，變而不發，而怪奇可
害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
世，其弊至於今尙在也。以上言周末及漢異說誕漫。自斯以
來，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揚雄氏而止
耳。如向之徒，皆不免乎爲衆說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孟
子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棄堯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漢之

士豈特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於是時者，豪傑之士，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絕學之後也。以上言劉向亦爲衆說所蔽，不能拔俗。蓋向之序此書，於今爲最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逮至舜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既惜其不可見者，而按其可見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政其失者，豈好辨哉？臣之所不得已也。

曾鞏列女傳目錄序

劉向所敘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讀如姑）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爲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爲篇次，復定其書爲八篇，與十五篇並藏於館閣，而隋以頌義爲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自敘，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錄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衆矣，非可惜哉！今校讐其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以上敘書之存亡分合）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太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教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

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聽言動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長也，顧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爲之師傳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琬琰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雖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夫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闕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免置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家，國天下治者也。以上言女子之賢本於躬化，後世自學問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室家既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於自恕，顧利冒恥，而不知反己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以上言後世之士，道不行於妻子，如此人者，非素行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況於南鄉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戒之意，可謂篤矣。然向號博極羣書，而此傳稱詩宋官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蓋不可考。至於式微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曰象計謀殺舜及舜所以自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固多如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爲之序論，以發其端云。

王安石周禮義序

士弊於俗學久矣，聖上閱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臣，訓釋厥旨，將播之校學。而臣某竊董周官，惟道之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後先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速有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蓋其因習以崇之，康續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運，陰陽積而成寒暑，非一日也。（以上，歎周禮之美備。）自周之衰，以至於今，歷歲千數百矣。太平之遺跡，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之爲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之爲難。（以上，言訓釋復古之難。）然竊觀聖上，致法就功，取成於心，訓迪在位，有馮有翼，聲應乎鄉，六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古，所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爲庶幾焉。故遂冒昧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爲二十有二卷，凡十餘萬言。上之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詔頒焉。謹序。

王安石詩義序

詩三百一十一篇，其義具存，其辭亡者六篇而已。上既使臣勞，訓其辭，又命臣某等訓其義。書成以賜太學，布之天下。又使臣某爲之序。謹拜手稽首言曰：詩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禮義。放其言之文，君子以興焉。由其道之序，聖人以成焉。然以孔子之門人，賜也商也有得於一言，則孔子悅而進之。蓋其說之難明如此，則自周

衰以迄於今，泯泯紛紛，豈不宜哉？（以上，言靜義難明。）伏惟皇帝陛下，內德純茂，則神罔時憫，外行拘達，則四方以無侮。日就月將，學有綢繆於光明，則頌之所形容，蓋有不足道也。微言奧義，既自得之，又命承學之臣，訓釋厥遺，樂與天下共之。願臣等所聞如烟火焉，豈足以賡日月之餘光，姑承明制，代匭而已。傳曰：『美成在久。』故被模之作者，以壽考爲言。蓋將有來者，焉追琢其章，續聖志而成之也。臣衰且老矣，尙庶幾及見之。謹序。

王安石書義序

熙寧二年，臣某以尙書入侍，遂與政。而子雱實副講事，有旨爲之說，以獻。八年，下其說太學，班焉。惟虞夏商周之遺文，更秦而幾亡，遭漢而僅存。賴學士大夫誦說，以故不泯，而世主或莫知其可用。天縱皇帝，大知實始操之以驗物考之以決事。又命訓其義，兼明天下後世，而臣父子以區區所聞，承乏與榮焉。然言之淵懿，而釋以淺陋，命之重大，而承以輕眇，茲榮也，祇所以爲愧也。歟。謹序。

馬端臨文獻通考序

昔荀卿子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繁然者矣。』後王是也。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然則考制度，審憲章，博聞而強識之，固通儒事也。詩書春秋之後，惟太史公號稱良史，作爲紀傳書表，紀傳以述理亂興衰，八書以述典章經制，後之執筆操觚者，卒不易其體。然自班孟堅而後，斷代爲史，

無會通因仍之道，讀者病之。（以上言史記於治亂興衰典章二者並詳，他史則不能觀其通。）至司馬溫公作通鑑，取千三百餘年之事跡，十七史之紀述，萃爲一書。然後學者開卷之餘，古今咸在。然公之書詳於理亂興衰而略於典章經制，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編簡浩如煙埃，著述自有體要，其勢不能以兩得也。竊嘗以爲理亂興衰，不相因者也。晉之得國異乎漢隋之喪邦，殊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該一代之始終，無以參稽互察爲也。典章經制，實相因者也。殷內夏周，因殷纘周者之損益，百世可知。聖人蓋已預首之矣。爰自秦漢以至唐，宋禮樂兵刑之制，賦斂選舉之規，以至官名之更張，地理之沿革，雖其終不能以盡同，而其初亦不能以遽異。如漢之朝儀官制，本秦規也；唐之府衛租庸，本周制也。其變通張弛之故，非融會錯綜，原始要終而推尋之，固未易言也。其不相因者，猶有溫公之成書，而其本相因者，顧無其書。獨非後學之所宜究心乎？（以上言治亂興衰有通鑑可稽，而典章經制無書可以會通。）唐杜牧公始作通典，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寶，凡歷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其後宋自曾鞏其書，至周顯德近代魏了翁又作國朝通典，然宋之書成而傳習者少，魏嘗屬稿而未成書，今行於世者，獨杜公之書耳。天寶以後，蓋闕焉有如杜書綱領宏，大考訂該洽，固無以議爲也。然時有古今，述有詳略，則夫節目之間，未爲明備；而去取之際，頗欠精審，不無遺憾焉。蓋古者因田制賦，賦乃米粟之屬，非可析之於田制之外也。古者任土作貢，貢乃

包餽之屬，非可雜之於稅法之中也。乃若敘選舉，則秀孝與銓選不分；敘典禮，則經文與傳注相汨。鉞兵則盡遺賦調之規，而姑及成敗之跡。諸如此類，甯免小疵。至於天文五行、藝文、歷代史各有志，而通典無述焉。馬班二史，各有諸侯王列侯表，范曄、東漢書以後無之。然歷代封建王侯，未嘗廢也。王溥作唐及五代會要，首立帝系一門，以敘各帝歷年之久近，傳授之始末，次及后妃、皇子、公主之名氏、封爵，後之編會要者，倣之而唐以前則無其書。凡是二者，蓋歷代之統紀，典章係焉，而杜書亦復不及，則亦未爲集著述之大成也。（以上言杜氏通典尚有未備未審之處。）愚自蚤歲，蓋嘗有志於綴輯，顧耳憂黨心，三餘少暇，吹竿已濫，汲綆不修，豈復敢以斯文自詭？昔夫子言夏殷之禮，而深慨文獻之不足徵。釋之者曰：文，典籍也；獻，賢者也。生乎千百載之後，而欲尚論千百載之前，非史傳之實錄具存，何以稽考？儒先之緒言未遠，足資討論，雖聖人亦不能臆爲之說也。竊伏自念，業紹箕裘，家藏墳索，插架之收儲，趨庭之問答，其於文獻，蓋庶幾焉。嘗恐一旦散佚失墜，無以屬來哲，是以忘其固陋，輒加考評，旁搜遠紹，門分彙別。曰田賦，曰錢幣，曰戶口，曰職役，曰征權，曰市租，曰土貢，曰國用，曰選舉，曰學校，曰職官，曰郊社，曰宗廟，曰王禮，曰樂，曰兵，曰刑，曰輿地，曰四裔，俱倣通典之成規，自天寶以前，則增益其事迹之所未備，離析其門類之所未詳。自天寶以後，至宋，嘉定之末，則續而成之。曰經籍，曰帝系，曰封建，曰象緯，曰物異，則通典元未有論述，而採摭諸

書以成之者也。(以上自述已之著作較通典有同有異。)凡敘事則本之經史其參之以歷代會要以及百家傳記之書信而有證者從之乖異傳疑者不錄所謂文也凡論事則先取當時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諸儒之評論以至名流之燕談稗官之紀錄凡一話一言可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傳之是非者則採而錄之所謂獻也其經諸史傳之紀錄而可疑者諸儒之論辨而未當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則竊著已意附其後焉命其書曰「文獻通考」爲門二十有四卷三百四十有八而每門著述之成規考訂之新意各以小序詳之(以上言採摭舊說間附已意)昔江淹有言「修史之難無出於志誠」以志者憲章之所繫非老於典故者不能爲也陳壽號善敘述李延壽亦稱究悉舊事然所著二史俱有紀傳而獨不克作志重其事也况上下數千年貫串二十五代而欲以求學陋識操觚竄定其間雖復窮老盡氣劇目鉅心亦何所發明聊輯見聞以備遺忘耳後之君子儻能宏削繁蕪增廣闕略矜其仰屋之勤而俾免於覆車之愧庶有志於經邦稽古者或可考焉(以上謙言恐有繁蕪闕略)

古之帝王未嘗以天下自私自也故天子之地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王畿之內復有公卿大夫采地祿邑各私其土子其人而子孫世守之其土壤之肥磽生齒之登耗視之如其家不煩考覈而姦僞無所容故其時天下之田悉屬於官民仰給於官者也故受田於官食其力而輸其賦仰事俯育一

視同仁而無甚貧甚富之民此三代之制也秦始以宇內自私一人獨運於其上而守宰之任驟更數易視其地如傳舍而閭里之情僞雖賢且智者不能周知也守宰之遷除其歲月有限而田土之遷受其姦蔽無窮故秦漢以來官不復可授田遂爲庶人之私有亦其勢然也雖其間如元魏之太和李唐之貞觀稍欲復三代之規然不久而其制遂墜者蓋以不封建而井田不可復行故也(以上言不封建則井田不可行)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所得私也秦廢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三代以上田產非庶人所得私也秦廢井田而始捐田產以予百姓矣秦於其當與者敢之所當取者與之然所襲既久反古實難欲復封建是自割裂其土宇以啓紛爭欲復井田是強奪民之田畝以召怨讟書生之論所以不可行也隨田之在民者稅之而不復問其多寡始於商鞅隨民之有田者稅之而不復視其丁中始於楊炎三代井田之良法壞於鞅唐租庸調之良法壞於炎二人之事君子所羞稱而後之爲國者莫不一遵其法一或變之則反至於煩擾無稽而國與民俱受其病則以古今異宜故也作田賦考第一敘歷代因田制賦之規而以水利屯田官田附焉凡七卷(以上言秦與商鞅楊炎之事君子羞稱而不能不遵其法)

生民所資曰衣與食物之無關於衣食而實適於用者曰珠玉五金先王以爲衣食之具未足以周民用也於是適以適用之物作爲貨幣以權之故上古之世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

爲下幣。(刀布卽古錢之名。)然珠玉黃金爲世難得之貨。至若權輕重通貨富而可以通行者。惟銅而已。故九府圖法自周以來未之有改也。(以上錢。)然古者俗朴而用簡。故錢有餘。後世俗侈而用繁。故錢不足。於是錢之直日輕。錢之數日多。數多而直輕。則其致遠也難。自唐以來始制爲飛券鈔引之屬。以通商賈之厚。實貿易者。其法蓋執券引以取錢。而非以券引爲錢也。宋慶歷以來。劉始有交子建炎以來。東南始有會子。自交會既行而始直以楮爲錢矣。夫珠玉黃金可貴之物也。銅雖無足貴而適用之物也。以其可貴且適用者制幣而通行。古人之意也。至於以楮爲幣。則始以無用爲用矣。舉方尺腐敗之券。而足以奔走一時。寒藉以衣。飢藉以食。貧藉以富。蓋未之有。然銅重而楮輕。鼓鑄繁難而印造簡易。今捨其重且難者而用其輕且易者。而又下免犯銅之禁。上無搜銅之苛。亦一便也。(以上以楮爲幣。)作錢幣考第二凡二卷。

古者戶口少而皆才智之人。後世生齒繁而多驢惰之輩。鈞是人也。古之人方其爲士則道問學及其爲農則力稼穡。及其爲兵則善戰陣。殺之所向無不如意。是以千里之邦萬家之聚皆足以世守其國而扞城其民。民衆則其國強。民寡則其國弱。蓋當時國之興立者民也。光祿既分風氣日濟。民生其間才益乏而智益劣。士拘於文墨而授之介冑則慚。農安於犂鋤而問之刀筆則廢。以至九流百工釋老之徒食土之毛者日以繁夥。其肩摩袂接三

屏不足以滿隅者。總總也。於是民之多寡不足爲國之盛衰。官既無藉於民之材而徒欲多爲之法以征其身。戶調口賦日增月益。上之人厭棄錢薄不倚民爲重而民益窮苦憔悴。祇以身爲累矣。作戶口考第三。鈹歷代戶口之數與其賦役而以奴婢占役附焉。凡二卷。

役民者官也。役於官者民也。郡有守縣有令鄉有長里有正。其位不同而皆役民者也。在軍旅則執干戈興土木則親畚鍤調征行則負糴餼以至追胥力作之任其事不同而皆役於官者也。役民者逸役於官者勞其理則然則鄉長里正非役也後世乃虐用其民爲鄉長里正者不勝誅求之苛各萌避免之意而始命之曰戶役矣。唐宋而後下之任戶役者其費日重上之議戶役者其制日詳於是曰差曰僱曰義曰義紛紛雜糅而法出姦生莫能禁止。噫成周之里宰黨長皆有祿秩之命官兩漢之三老嗇夫皆有譽望之名士。蓋後世之任戶役者也曷嘗凌暴之至此極乎。作職役考第四。鈹歷代役法之詳而以復除附焉。凡二卷。

征權之途有二。一曰山澤茶鹽坑冶是也。二曰關市酒醋征商是也。蓋言利者則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而欲與民庶爭貨殖之利非王者之事也。善言利者則曰山海天地之藏而豪強殖之關市貨物之聚而商賈殖之取之於豪強商賈以助國家之經費而毋專仰給於百姓之賦稅是崇本抑末之意乃經國之遠圖也。自是說立而後之加詳於征權者莫不以藉口征之不已則併

其利源奪之官自煮鹽、酤酒、採茶、鑄錢，以至市易之屬，利源日廣，利額日重，官既不能自辦，而豪強商賈之徒又不可復遏。以上言征額日重，則官與商賈素強皆無利可圖。然既以立爲課額，則有司者不任其虧減，於是又爲均派之法，或計口而課鹽錢，或望戶而權酒醋，或於民之有田者，計其頃畝，令於賦稅之時，帶納以求及額，而征權偏於天下矣。蓋昔之權利，日取之豪強商賈之徒，以優農民，及其久也，則農民不獲豪強商賈之利，而代受豪強商賈之權。有識者知其奇橫，而國計所需，不可止也。以上言農民代商受困，如鹽課歸地丁之類。作征權考第五。首敘歷代征商之法，鹽鐵始於齊，則次之，權酷始於漢，權茶始於唐，則又次之，雜征紛若，若津渡關架之屬，以至酒之告緡，唐之率貨，宋之經總制錢，皆衰世一切之法也，故又次之。凡六卷。

市者，商賈之事也。古之帝王，其物貨取之任土所貢而有餘，未有國家而市物者也。而市之說，則防於周官之泉府。後世因之，曰均輸，曰市易，曰和買，皆以泉府藉口者也。繙者，民庶之事，古之帝王，其米粟取之什一，所賦而有餘，未有國家而繙粟者也。而繙之說，則防於齊桓公魏文侯之平糶。後世因之，曰常平，曰義倉，曰和糶，皆以平糶藉口者也。然泉府與平糶之立法也，皆所以便民，方其滯於民用也，則官買之糶之，及其適於民用也，則官賣之糶之。蓋慈惠有無，曲爲貧民之地，初未嘗有一毫征利富國之意。然沿襲既久，古意喪失，其市物也，亦證曰權賣買居貨待買之謀，及

其久也，則官自效商賈之爲，而指爲富國之術矣。其繙粟也，亦謗曰撙節民穀，賤錢荒之弊，及其久也，則官未嘗有及民之惠，而徒利積粟之入矣。至其極弊，則名曰和買和糶，而強配數目，不給價直，鞭笞取足，視同常賦。蓋古人恤民之事，後世反藉以厲民，不可不究其顛末也。作市糶考第六，凡二卷。

禹貢，八州皆有貢物，而冀州獨無之。甸服有米粟之輸，而餘四服俱無之。說者以爲王畿之外，八州俱以田賦所當供者，市易所貢之物，故不輸粟。然則土貢即租稅也。漢唐以來，任土所貢，無代無之。著之令甲，猶曰當其租入，然叔季之世，務爲苛橫，往往租自租而貢自貢矣。至於珍禽奇獸，裘服異味，或荒淫之君，降旨索取，或豪詔之臣，希意創貢，往往有出於經常之外者，甚至摘留官賦，陰增民輸，而命之曰「羨餘」，以供貢奉。上下相蒙，苟悅其名，而於百姓則重困矣。作土貢考第七，凡一卷。

賈山至言曰：「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而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然則國之廢興，非財也，財少而國延，財多而國促，其效可親矣。」然自周官六典有天府，又有王府內府，且有惟王不倉之說。後之爲國者，因之。兩漢財賦曰大農者，國家之裕藏也。曰少府，曰水衡者，人主之私蓄也。唐既有轉運度支，而復有瓊林大盈。宋既有戶部三司，而復有封樁內藏。於是

天下之財，其歸於上者，復有公私。恭儉賢主，常捐內帑以濟軍國之用，故民裕而神昌。淫侈僻王，至隳外府以供耳目之娛，故財匱而民怨。此又歷代制國用者龜鑑也。作國用考第八。敘歷代財計首末，而以漕運、賑恤、鑄貨附焉。凡五卷。

古之用人，德行爲首，才能次之。虞朝載采，亦有九德；周家實興，考其德行於才不屑屑也。兩漢以來，刺史守相得以專辟召之權，魏晉而後，九品中正得以司人物之柄，皆考之以里閭之毀譽，而試之以實操之職業。然後俾之入備王官，以階清顯。蓋其爲法，雖有愧於古人德行之舉，而猶可以得才能之士也。（以上言唐虞三代，取德兩漢魏晉取才。）至於隋而州郡僚屬，皆命於銓曹，搢紳發軔，悉由於科目。自以銓曹署官，而所按者資格而已。於是勸籍小吏，得以司升沈之權。自以科目取士，而所試者詞章而已。於是操觚末技，得以階榮進之路。夫其始進也，試之以操觚末技，而專主於詞章。其既仕也，付之於勸籍小吏，而專校其資格。於是選賢與能之意，無復存者矣。然此二法者，歷數百年而不可以復更一或更之，則謫無法度，而僥倖者愈不可澄汰，亦獨何哉！（以上言隋唐以後，官人皆出於銓曹科目。）又古人之取士，蓋將以官之。三代之時，法制雖簡，而考核本明。殺譽既公，而賢愚自判。往往當時士之被舉者，未有不入官，初非有二途也。降及後世，巧僞日甚，而法令亦滋多，遂以科目爲取士之途。銓選爲舉官之途；二者各自爲防閑檢柅之法。至唐則以試屬士之禮部，試吏屬之吏部。於是科目之法，銓選之法，日新月異，不相爲謀。蓋有舉於禮部而不得官者，不舉於禮部而得官者；而士之所以進身之塗，概亦復不一，不可比而同之也。於是立舉士舉官兩門以該之作選舉考第九。凡十二卷。（以上言舉士舉官分爲兩門。）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所謂學校，至不一也。然惟國學有司樂司成，專主教事。而州閭鄉黨之學，則未開有司職教之任者。及考周禮，地官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孟月屬民而讀法，祭祀則以禮屬民。州長掌其州之教治政令，考其德行道藝，糾其過惡而勸戒之。然後知黨正即一黨之師也，州長即一州之師也。以至下之爲比長閭胥，上之爲鄉遂大夫，莫不皆然。蓋古之爲吏者，其德行道藝俱足，以爲人之師表，故發政施令，無非教也。以至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蓋役之則爲民教，之則爲士官，官之則爲吏，尊之則爲師，鈞是人也。（以上言三代以前，吏與師合而爲一。）秦漢以來，儒與吏始異趨，政與教始殊途。於是曰郡守，曰縣令，則吏所以治其民；曰博士官，曰文學掾，則師所以教其弟子。二者渙然不相爲謀，所用非所教，所教非所用。士方其從學也，曰習讀，及進而登仕版，則棄其詩書禮樂之舊習，而從事乎簿書期會之新規。古人有言曰：「吾聞學而後又政，未聞以政學者。」後之爲吏者，皆以政學者也。自其以政學，則儒者之學術，皆筌蹄也；國家之學官，皆錮狗也。民何由而見先王之治哉！又況榮途捷徑，旁午雜出，蓋未嘗由學而升者，滔滔也。

（以上言政與學分而學日衰。）於是所謂學者，姑視為粉飾太平之一事，而庸人俗吏，直以為無益於興義理亂之故矣。作學校考第十級歷代學校之制，及祠祭喪贈先聖先師之首末，幸學養老之儀，而郡國鄉黨之學附見焉，凡七卷。

古者因事設官，量能授職，無清濁之殊，無內外之別，無文武之異。何也？唐虞之時，禹宅揆，契掌教，皋陶明刑，伯夷典禮，義和掌歷，龜典樂，益作虞，垂共工，盜精而論道經邦，鑒而飭財辨器，其位皆公卿也，其人皆聖賢也。後之居位臨民者，則自詭以清高，而下視曲藝多能之流，其執技事上者，則自安於鄙俗，而難語以輔世長民之事。於是審音治歷，瞻視之流，特設其官以處之，謂之雜流，擯不得與摺紳伍。而官之清濁始分矣。（以上分清濁。）昔在成周，設官分職，綴衣趣馬，俱備俊之流。官伯內宰，盡與賢之侶，逮夫漢代，此意猶存，故以儒者為侍中，以賢士備郎署，如周昌、袁盎、汲黯、孔安國之徒，得以出入宮禁，陪侍宴私，陳諠格非，拾遺補過，其才能卓異者，至為公卿將相，為國家任大事，霍光、張安世是也。中漢以來，此意不存，於是非閭閻瑣碎，不得以日侍宮庭，而賢能摺紳特以之備員表著。漢有官中府中之分，唐有南司、北司之黨，職掌不相為謀，品流亦復殊異，而官之內外始分矣。（以上分內外。）古者文以經邦，武以撥亂，其在大臣，則出可以將，入可以相，其在小臣，則輶車以待問，荷戈可以前驅。後世人才日衰，不供器使，司文墨者，不能知戰陣，被介冑者，不復識簡編，於是官人者，

經史百家雜鈔 卷九 序跋二

制為左右兩選，而官之文武始分矣。（以上分文武。）至於有待中給事中之官，而未嘗司官禁之事，是名內而實外也。（唐以來，以待中為三公官，以處勳臣，又以給事中為封駁之官，皆以外庭之臣為之，並不預官中之事。）有太尉司馬之官，而未嘗司兵戎之事，是名武而實文也。（太尉、漢承秦以為三公，然猶掌武事也。唐以後亦為三公，宋時呂夷簡、王旦、韓琦官皆至太尉，非武臣也。大司馬、周官掌兵，至漢、元成以後為三公亞於司徒，乃後來執政之任，亦非武臣也。）太常有卿佐，而未嘗審音樂，將作有監貳，而未嘗讀營繕，不過為儒臣養望之官，是名濁而實清也。尚書令在漢為司牘小吏，而後世則為大臣所不敢當之穹官，校尉在漢為兵師要職，而後世則為武弁所不齒之冗秩。（尚書令，漢初其秩至卑，銅章青綬，主官禁文書而已。至唐則為三省長官，高祖入長安時，太宗以秦王為之後，郭子儀以勳位當拜，以太宗曾為之辭，不敢受。自後至宋，無敢拜此官者。漢八校尉領禁衛諸軍，皆尊顯之官，宰相之罷政者，至為城門校尉，又司隸校尉，督察三輔，彈劾公卿，其權至雄尊。魏、晉校尉，護為桓校尉，皆領重兵，鎮方面，乃大帥之職。至宋時，校尉副尉為武職階，不入品從，至為冗賤。）蓋官之名同，而古今之崇卑懸絕如此。（以上名實不符，古今互異。）參稽互考，曲暢旁通，而因革之故，可以類推。作職官考第十一篇，敘官制，次序官數，內官則自公師宰相而下，外官則自州牧郡守而下，以至散官祿秩品從之詳，凡二十一卷。

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視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荀卿子曰：「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慎不敢損益，父子相傳以待王公。」是故三代雖亡，治法猶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祿秩也。然則義者祭之理也，數者祭之儀也。古人習於禮，故家國之祭祀，其品節儀文，視史有司皆能知之。然其義則非儒宗講師不能明也。周衰禮廢，而其儀亡矣。秦漢以來，諸儒口耳所授，簡冊所載，特能言其義理而已，載記是也，儀禮所言之止於卿士大夫之禮，六典所載，特以其有關於職掌者，則實之而國之大祀，蓋未有能知其品節儀文者。以上祭祀儀節，久失。漢鄭康成深於禮學，作為傳注，頗能補經之所未備。然以釋經之言而釋經，以秦漢之事而擬三代，此其所以舛也。蓋古者郊祀明堂之祀，祭天而已。秦漢始有五帝泰一之祠，而以古者郊祀明堂之禮禮之，蓋出於方士不經之說。而鄭注禮經二祭，曰天曰帝，或以爲威靈仰，或以爲耀靈寶，襲方士緯書之荒誕而不知其非。夫禮莫先於祭，祭莫重於天，而天之名義且乖異如此，則其他節目注釋，雖復博覽，不知其果得禮經之意否乎？王肅諸儒，雖引正論以力排之，然魏晉以來祀天之禮，常參酌王鄭二說而迭用之，竟不能偏廢也。以上鄭氏說，不足據。至於禘祫之節，宗統之數，禮經之明文，無所稽據，而注家之聚訟，莫適折衷，其義難抵牾，與郊祀之說，無以異也。近世三山信齋楊氏得考亭勉齋之遺文，與義著爲祭禮一書，詞義正大，考訂精核，足爲千載不刊之

典。然其所述，一本經文，不復以注疏之說掩補。故經之所不及者，則闕略不接續。杜氏通典之書有祭禮，則參用經註之文，兩存王鄭之說，雖通暢易曉，而不如楊氏之純正。今並錄其說，次及歷代祭祀禮儀本末，而唐開元宋政和二禮書中所載諸祀儀注，併詳著焉。以上祭禮，并錄杜楊之說。作郊祀考第十二，以敘古今天神地祇之祀。首郊，次明堂，次后土，次雩，次五帝，次日月星辰，次六宗四方，次社稷山川，次封禪，次高禘，次八蜡，次五祀，次籍田祭先農，次親蠶祭先蠶，次祈禱，次告祭，而後以雜祠淫祠終焉。凡二十三卷，作宗廟考第十三，以敘古今人鬼之祀。首國家宗廟，次時事，次給祿，次功臣配享，次祠先代君臣，次諸侯宗廟，而以大夫士庶宗廟時事終焉。凡十五卷。

古者經禮禮儀，皆曰三百，蓋無有能知其節目之詳者矣。然總其凡有五，曰吉凶軍賓嘉，舉其大有六，曰冠昏喪祭鄉，相見。此先王制禮之略也。秦漢而後，因革不同，有古有而今無者，如大射聘禮，士相見鄉飲酒投壺之類是也。有古無而今有者，如聖節上壽上尊號拜表之類是也。有其事通乎古今，而後世未嘗制爲一定之禮者，若臣庶以下冠昏喪祭是也。凡若是者，皆本無沿革，不煩紀錄。以上三宗無沿革者不之及。而通乎古今而代有因革者，惟國家祭祀，學校選舉，以至朝儀巡狩田獵冠冕服章圭璧符璽車旗鹵簿及凶禮之國恤耳。今除國祀學校選舉已有專門外，朝儀以下，則總謂之王禮，而備著歷代之事迹焉。蓋本晦菴儀

禮經傳通解所謂「王朝之禮」也。（以上略序王禮之目。）其本無沿革者，若古禮則經傳所載，先儒所述，自有專書，可以尋求，無庸贅敘。若今禮則雖不能無失，而議禮制度，又非書上所得預聞也，是以亦不復措辭焉。作王禮考第十四，凡二十二卷。

記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故審樂以知政，蓋音樂之正，有關於時之理也。然自三代以後，號為歷年多，施澤久，而民安樂之者，漢唐與宋，漢莫盛於文景之時，然至孝武時，河間獻王始獻雅樂，天子下太樂官，常存肄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至哀帝時，始罷鄭聲，用雅樂，而漢之運祚，且移於王莽矣。唐莫盛於貞觀開元之時，然所用者，多教坊俗樂，太常閑工人常練習之，其不可教者，乃習雅樂，然則其所謂變者可知矣。宋莫盛於天聖景祐之時，然當時胡瑗、李照、阮逸、范鎮之徒，參學以律呂未諧，聲音未正為憂，而卒不克更置。至政和時，始製大晟樂，自謂古雅，而宋之土宇，且陷人女貞矣。蓋古者因樂以觀政，而後世則方其發政施仁之時，未暇制樂，及其承平之後，綱紀法度，皆已具舉，故國外患，皆已銷亡，君相他無所施為，學士大夫他無所論說，然後始及制樂。樂既成而政已耗，國已衰矣。（以上言漢唐宋盛時無樂，樂成而政已衰。）昔隋開皇中制樂，用何妥之說，而撰萬寶常之議，及樂成，寶常聽之，泣然曰：「樂聲淫厲而哀，不久天下將誅。」曠使當時一用寶常之議，能隸隋之亡乎？然寶常雖不能制樂以保隋之長存，而猶能聽樂而知隋之必亡，其宿

悟神解，亦有過人者。竊嘗以為世之興衰理亂，固未必由樂，然若欲議樂，必如師曠、州鳩、萬寶常、王令首之徒，其自得之妙，豈有法之可傳者？而後之君子，乃欲強為議論，究律呂於秦之縱橫，求正哇於聲之清濁，或證之以殘缺斷爛之簡編，埋沒銷蝕之尺量，而自謂得之，何異刻舟覆蕉，叩柴捫燭之為，愚固不知其說也。（以上言樂有神解，不在簡編尺量之末。）作樂考第十五，首敘歷代樂制，次律呂制度，次八音之屬，各分雅部、胡部、俗部，以盡古今樂器之本末，次樂縣，次樂歌，次樂舞，次散樂，鼓吹，而以徵樂終焉。凡十五卷。

按周官小司徒：「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此教練之數也。司馬法：「地方一里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邱，四邱為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此調發之數也。教練則不厭其多，故凡食土之毛者，除老弱不任事之外，家家使之為兵，人人使之知兵，故雖至小之國，勝兵萬數，可指顧而集也。調發則不厭其簡，甸六十四井為五百一十二家，而所謂者止七十五人，是六家調發共出一人也。每甸姑通以中地二家五人計之，五百一十二家，可任者一千二百八十人，而所謂者止七十五人，是十六次調發方及一人也。教練必多，則人皆習於兵革，調發必簡，則人不疲於征戰。此古者用兵制勝之

道也。以上古者教練多而調發少。後世士自爲士，農自爲農，工商末技，自爲工商末技。凡此四民者，平時不識甲兵爲何物，而所謂兵者，乃出於四民之外，故爲兵者甚寡，知兵者甚少。一有征戰，則盡數驅之以當鋒刃，無有休息之期。甚則以未嘗訓練之民，而使之戰，是棄民也。唐宋以來，始專用募兵，於是兵與民判然爲二途。嗟曰：「教養於平時，而驟用於一旦。」然其季世，則兵數愈多，而驕悍而劣弱，爲害不淺。不惟足以疲國力，而反足以促國祚矣。（以上言後世兵民判然爲二）作兵考第十六。首敘歷代兵制，次禁衛及郡國之兵，次教閱之制，次車戰、舟師、馬政、軍器，凡十三卷。

昔漢陳咸言，爲人議法，當依於輕。雖有百金之利，慎無與人重比。蓋漢承秦法，過於嚴酷，重以武宣之君，張趙之臣，淫刑喜殺，習以爲常，咸之言蓋有激也。竊嘗以爲創制極弊，蚩尤之刑也，而唐虞遜之，收斂赤族亡秦之法也，而漢魏以來遜之，以賢聖之君，而不免襲亂虐之制，由是觀之，咸言尤爲可味也。（以上言議法當依於輕）漢文除肉刑善矣，而以髡笞代之。髡法過輕而略無懲創，笞法過重而至於死亡，其後乃去笞而獨用髡，減死罪一等，即止於髡，錯進髡錯一等，卽入於死，而深文酷吏，務從重比，放死刑不勝其衆，魏晉以來，病之然不知減笞數而使之不死，乃徒欲復肉刑以全其生，肉刑卒不可復，遂獨以髡錯爲生刑，所欲活者，傳生議，於是傷人者或折腰體，而縶剪其毛髮，所欲陷者與死比，

於是犯罪者既已刑殺，而復誅其宗親，輕重失宜，莫此爲甚。及隋唐以來，始制五刑，曰笞、杖、徒、流、死，此五者，卽有處所謂鞭朴流宅，雖聖人復起，不可偏廢也。（以上言漢魏六朝輕重失宜，唐以後五刑乃爲不易之典）若夫荀慕輕刑之名，而不恤惠姦之患，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卑無辜罹毒虐者，抱沈寃而莫伸，而舞文利賤賄者，無後患之可惕，則亦非聖人明刑弼教之本意也。（以上言輕刑惠姦）作刑考第十七。首刑制，次徒流，次詳讞，次贖刑，赦有凡十二卷。

昔秦燔經籍，而獨存醫藥卜筮種樹之書，學者抱恨終古，然以今考之，易與春秋二經，首末具存，詩亡其六篇，或以爲笙詩，元無其辭，是詩亦未嘗亡也。禮本無成書，載記雜出，漢儒所編，儀禮十七篇及六典最晚出，六典僅亡冬官，然其書純駁相半，其存亡未足爲經之疵也。獨虞夏商周之書，亡其四十六篇耳。然則秦所燔除書之外，俱未嘗亡也。若醫藥卜筮種樹之書，當時雖未嘗廢，而並無一卷流傳至今者，以此見聖經賢傳，終古不朽，而小道異端，雖存必亡，初不以世主之好惡爲之興廢也。（以上言秦焚書，實未嘗亡）漢隋唐宋之史，俱有藝文志，然漢志所載之書，以隋志考之，十已亡其六七，以宋志考之，隋唐亦復如是。豈亦秦爲之厄哉？昌黎公所謂爲之也易，則其傳之也不遠，豈不信然？夫書之傳者已鮮，傳而能著者加鮮，著而能閱者尤加鮮焉。宋皇祐時，命名儒王堯臣等，作崇文總目，記館閣所儲之書，而論列於其下。

方然止及經史而亦多闕略子集則但有其名目而已近世昭穆
越氏公武有識記直齋陳氏振孫有書錄解題皆聚其家藏之
書而評之今所錄先以四代史志列其目其存於近世而可考者
則探諸家書目所評并旁搜史傳文集雜說詩話凡議論所及可
以紀其著作之本末考其流傳之真偽訂其文理之純駁者則具
載焉傳覽之者如入羣玉之府而閱木天之藏不特有其書者稍
加研窮即可以洞究旨趣雖無其書者味茲題品亦可嚮窺端倪
蓋碑見洽聞之一也作經籍考第十八經之類十有三史之類十
有四子之類二十有二集之類六凡七十六卷

省太史公言「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始
終」蓋譏世之學者以空言著書而歷代統系無所考訂也於是
作爲三代世表自黃帝以下譜之然五帝之事遠矣而邇必欲詳
其世次按圖而索往往抵牾故歐陽公復設其不能缺所不知而
務多聞以爲勝（以上言史記世表爲歐陽所譏譜系似不可
信）然自三代以後至於近世史牒所載昭然可考始學者重而
習之屈伸指而得其大概至其傳世歷年之延促枝分派別之遠
近猝然而問雖華顓顓儒不能以遽對則以無統系之書故也
（以上言無譜系則茫然難考）今倣王溥唐及五代會要之體
首敘帝王之姓氏出處及其享國之期改元之數以及各代之始
終次及后妃皇子公主皇族其可考者悉著於篇而歷代所以尊
崇之禮冊命之儀并附見焉作帝系考第十九凡十卷

封建莫知其所從始也禹塗山之會號稱萬國湯受命時凡
三千國周定五等之封凡千七百七十三國至春秋之時見於經
傳者僅一百六十五國而蠻夷戎狄亦在其中蓋古之國至多後
之國日寡國多則土宜促國少則地宜曠而夷考其故則不然試
以殷周上世言之殷契至成湯八遷史以爲自商而砥石自砥石
而復居商又自商而臺周棄至文王亦屢遷史以爲自郇而自郇自
幽而岐自岐而豐夫湯七十里之國也文王百里之國也然以所
遷之地考之蓋有出於七十里百里之外者矣又如泰伯之爲吳
鬻縶之爲楚箕子之爲朝鮮其初不過自屏於荒裔之地而其後
因以有國傳世竊意古之諸侯者雖曰受封於天子然亦由其行
義德化足以孚信於一方人心翕然歸之故其子孫因之遂君其
地或有災否則轉徙他之而人心歸之不能釋去故隨其所居皆
成都邑蓋古之帝王未嘗以天下爲己私而古之諸侯亦未嘗視
封內爲己物上下之際均一至公非如後世分疆畫土爭城爭地
必若是其截然也（以上言古者上下均一至公封國非有截然
之疆界）秦既滅六國舉宇內而郡縣之尺土一民始皆視爲己
有再傳而後劉項與竊雄共裂其地而分王之高祖既誅項氏之
後凡當時諸侯王之自立者與爲項氏所立者皆擊滅之然後裂
土以封韓彭張敖張敖之屬蓋自是非漢之功臣不得王矣逮數
年之後反者九起異姓諸侯王多已夷滅於是悉取其地以王子
弟親屬如荆吳齊楚淮南之類蓋自是非漢之同姓不得王矣然

一再傳而後，賈誼處錯之徒，拳拳有諸侯強大之慮。以爲親者無分地，而疏者偪天子，必爲子孫之憂。於是或分其國，或削其地，其責強而動如七國者，則六師移之。蓋西漢之封建，其初則剿滅異代所封，而以畀其功臣。繼而剿滅異姓諸侯，而以畀其同宗。又繼而剿滅疏屬劉氏，王而以畀其子孫。蓋檢制益密，而猜防益深矣。（以上言漢之封建，凡三變而猜防益深。）昔湯武雖以征伐取天下，然商惟十一征，周惟滅國者五十。其餘諸侯皆襲前代所封，未聞盡以字內易置而封其私人。周雖大封同姓，然文昭武穆之邦，與國咸休，亦未聞成康而後，復畏文武之族，偪而必欲夷滅之。以建置之子孫也。愚嘗謂必有公天下之心，而後可以行封建。自其出於公心，則選賢與能，而小大相維之勢，足以綿千載。自其出於私心，則忌疏畏偪，而上下相猜之形，不能以一朝居矣。景武之後，令諸侯王不得治民補吏。於是諸侯雖有君國子民之名，不過食其邑入而已。土地甲兵，不可得而擅矣。然則漢雖懲秦之弊，復行封建，然爲人上者苟慕美名，而實無庸虞三代之公心，爲諸侯者既獲裂土，則遽欲效春秋戰國之餘習，故不久而遂廢。（以上言必有公天下之心，而後封建可久，因及漢末之弊。）逮漢之亡，議者以爲乏藩屏之助，而成孤立之勢。然黑又嘗考歷代之故，魏文帝忌其諸弟，帝子受封，有同幽繫。再傳之後，主勢稍弱。司馬氏父子，即攘臂取之，曾無顧懼。晉武封國至多，宗藩強壯，俱自得以領兵卒，置官屬，可謂懲魏之弊矣。然八王首難，阻兵安忍，反

以召五胡之釁。宋齊皇子，俱童孺當方面，名爲藩鎮，而實受制於典籤長史之手。每一易主，則前帝之子孫殲焉，而運祚卒以不永。梁武事國最久，諸子孫皆以盛年雄材，出爲邦伯，專制一方，可謂懲宋齊之弊矣。然諸王擁兵捐置君父，卒不聽止侯景之難。然則魏宋齊疏忌骨肉，固以取亡，而晉梁崇獎宗藩，亦不能拔亂。於是封建之得失，不可復議。而王綰李斯，固土衛柳宗元輩所論之是非，亦不可得而偏廢矣。（以上言疏宗藩者有弊，獎宗藩者亦有弊。）今所論著，三皇而後至春秋之前，國名之見於經傳而事跡可考者，略著之。如共工、防風氏，以至祁鄆、樊榭之類是也。春秋十二列國，既有太史世家，詳其事跡，不復贅。姑紀其世代歷年而已。若諸小國之事跡，見於春秋三傳，雜記者，則倣世家之例，敘其梗概。如莒、許、陳以下是也。漢初諸侯王，王子侯，功臣外戚，恩澤侯，則悉本馬班二史年表，東漢以後，無年表可據，則採據諸傳，各訂其受封傳授之本末，而備著焉。列侯不世襲，始於唐，親王不世襲，始於宋，則姑志其始受封者之名氏而已。作封建考第二十，凡十八卷。（以上自述凡例。）

昔三代之時，俱有太史，其所職掌者，察天文，記時政，蓋合占候紀載之事，以一人司之。漢時太史公掌天官，不治民而納史記，金匱石室之書，猶是任也。至宣帝時，以其官爲令，行太史公文書，其修撰之職，以他官領之。時是太史之官，唯知占候而已。蓋必二任合而爲一，則象緯有變紀錄無遺，斯可以考一代天文運行之

常變而推其休祥。然二任之廢廢離隔，不相爲謀，蓋已久矣。昔春秋日食不書，而史氏以爲官失之，可見當時掌占候與司紀載者各爲一人，故疏略如此。（以上言古者司天文與紀時政合而爲一。）又嘗考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日食三十六，自魯定公十五年，至漢高帝之三年，其間二百九十三年，而搜考史傳，書日食凡七而已。然則遺缺不書者多矣。自漢而後，史錄其在天下一家之時，紀載者還相沿襲，無以知其得失也。及南北分裂之後，國各有史，今考之，南自宋武帝永初元年，至陳後主禪明二年，北自魏明帝泰常五年，至隋文帝開皇八年，此一百六十九年之間，南史所書日食僅三十六，而北史所書乃七十九。其間年歲之相合者，纔二十七。又有年合而月不合者，夫同此一蒼旻也，食於北者，其數過倍於南，理之所必無者。而又日月不相脗合，豈天有二日乎？蓋史氏之差謬，抵牾其失大矣。歷象著明，莫大乎日月，雖庸奴舉目可知，而所書薄蝕之謬，且如此，則星辰之遲留伏逆，陵犯往來，其所紀述，豈足憑乎？（按漢哀帝嘗以日無精光邪氣連昏之事，問待詔李尋，而尋所對具言其故，光武以建武五年召嚴光入禁中，共臥而太史奏客星犯帝座，二事見於李尋嚴光傳，而以漢志考之，終哀帝之時，不言日無精光之事，建武五年亦不言客星事，亦可證其疏略也。）姑述故事，廣異聞耳。（以上言諸史記日食之不可信。）天文志莫詳於晉，隋至丹元子之步天歌尤爲簡明。宋兩朝史志，言諸星去極之遠近，中興史志探近世諸儒之論，

亦多前史所未發。故擇其尤明暢有味者，具列於篇。作象緯考第
二十一、首三垣二十八宿之星名度數，次天漢起沒，次日月五星行度，次七曜之變，次雲氣，凡十七卷。

記曰：「國家將興，必有祿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蓋天地之間有妖必有祥，因其氣之所感而證應隨之，自伏羲作五行傳，班孟堅而下踵其說，附以各代證應爲五行志，始言妖而不言祥。然則陰陽五行之氣，獨能爲妖孽而不能爲祿祥乎？其亦不達理矣。雖然，妖祥之說，固未易言也。治世則風凰見，故有虞之時，有來儀之祥；然漢桓帝元嘉之初，靈帝光和之際，風凰亦屢見矣。而桓靈非治安之時也。誅殺過當，其應爲恆寒，故秦始皇時，有四月雨雪之異。然漢文帝之四年，亦以六月雨雪矣。而漢文帝非淫刑之主也。斬蛇夜哭，在秦則爲妖，在漢則爲祥，而樂謂之龍蛇之孽，可乎？僂樹蟲文，在漢昭帝則爲妖，在宣帝則爲祥，而樂謂之木不曲，直可乎？前史於此，不得其說，於是穿鑿附會，強求證應，而桀有所不通。（以上言五行志之說多不可通。）竊嘗以爲物之反常者，異也。其祥則爲風凰麒麟甘露醴泉慶雲芝草，其妖則山崩川竭水湧地震家禍魚孽妖祥不同，然皆反常而罕見者，均謂之異可也。故今取歷代史五行志所書，并旁搜諸史本紀及傳記中所載祥瑞，隨其類附入各門。不曰妖，不曰祥，而總名之曰「物異」。如恆雨恆暘，恆燠恆寒，恆風水潦火災之屬，俱妖也，不可言祥，故仍前史之舊名。至如魏晉時，魚集武庫屋上，前史所謂「魚孽」，

也。若周武王之白魚入舟，則祥而非孽。然妖祥雖殊，而其爲異一。爾故均謂之「魚異」。秦孝公時馬生人，前史所謂「馬禍」也。若伏羲之龍馬負圖，則祥而非禍。然妖祥雖殊，而其爲異亦一耳。故均謂之「馬異」。其餘鳥獸昆蟲草木金石，以至童謡詩讖之屬，前史謂之「羽蟲毛蟲龍蛇之孽」，或曰「詩妖華孽」。今所述皆並載妖祥，故不曰妖，不曰孽，而均以「異」名之。以上自述命名物異之意。其家禍、鼠妖，則無祥可述，故亦仍前史之舊名。至於木不曲直者，木失其常性而爲妖，如桑穀共生之類是也。若雨水冰，乃寒氣脅木而成冰，其咎不在木也。而劉向以雨水冰爲木不曲直華孽者，花失其常性而爲妖，如冬桃李華之類是也。若冰花乃冰有異而結花，其咎不在花也。而唐志以冰花爲華孽，二者俱失其倫類。今革而正之，俱以入恆寒門。附雨雹之後，又前志以鼠妖爲膏青膏祥，物自動爲木沴金，物自壞爲金沴木，其說俱後學所未識。今以鼠妖、膏青各自爲一門，而自動、自壞直以其事名之，庶覽者易曉云。作物異考第二十二，凡二十卷。（於上釐正諸名目。）

昔魏時，禹別九州，至舜分爲十二州。周職方復分爲九州，而又與禹異。漢水秦分天下爲郡國，而復以十三州統之。晉時分州爲十九，自晉以後爲州采多，所統采狹。且建治之地，亦不一所。姑以揚州言之，自漢以來，或治歷陽，或治壽春，或治曲阿，或治合肥，或治建業，而唐始治廣陵。至南北分裂之後，務爲夸大，僑置諸州。

以今稽爲東揚，京口爲南徐，廣陵爲南兗，歷陽爲南豫，歷城爲南冀，襄陽爲南雍，魯郡在禹跡爲徐州，而漢則屬豫州所領。陳留、在禹跡爲豫州，而晉則屬兗州所領。雖析確裂，猶名失實，而禹跡之九州，采不復可考矣。（以上言九州無定，禹跡不可考。）夾漈鄭氏曰：「州縣之設有時，而山川之秀千古不易。故禹貢分州，必以山川定疆界。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州不可移。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州不可遷。故禹貢爲萬世不易之書，後之作史者，主於郡縣，故州縣移易，其書遂廢矣。」善哉言也！杜氏通典亦以歷代郡縣析於禹九州之中，今所論著，九州則以禹跡所統爲準，沿而下之。府州軍監，則以宋朝所置爲準，沿而上之。而備歷代之沿革焉。至冀之幽朔，雍之銀夏，南粵之交趾，元未嘗入宋之疆方者，則以唐郡爲準，追考前代，以補其缺。（以上言上以禹跡，下以宋代爲準。）而於每州總論之下，復各爲一圖。先以春秋時諸國之可考者，分入九州，次則及秦漢晉隋唐宋所分郡縣，考其地理，悉以附禹九州之下。而漢以來各州刺史州牧所領之郡，其不合禹九州者，悉改而正之。作輿地考第二十三，凡九卷。

昔先王疆理天下，制立五服，所謂蠻夷狄，其在要荒之內，九州之中者，則被之聲教，疆以我柔。唐虞三代之際，其詳不可得而知矣。春秋所錄，如蠻則荊舒之屬也，夷則萊夷之屬也，我則山戎、北戎、陸渾、赤駒之屬也，狄則赤狄、白狄、皋落、鮮虞之屬也。載之經傳，如齊桓之所攘，魏絳之所和，其種類雖曰戎狄，而皆錯處於

華地，故不容不有以制服而羈縻之。至於沙漠之濱，瘴海之外，固未嘗窮兵黷武，絕大漠，踰懸度，必欲郡縣其部落，衣冠其旃裘，以震耀當時，而誇示後世也。（以上言三代時四裔皆在中華之地。）
秦始皇既并六國，始北卻匈奴，南取百粵，至漢武帝時，東并朝鮮，西收甘涼，南闢交趾，珠厓，北斥朔方，河南，以至車師，大宛，郎昆，明之屬，俱遣信使，齎重賄，招來而羈置之，俾得通於上國，窺其廣大，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自是之後，世謹梯航，歷代載記所敘，其風氣之差殊，習俗之迥異，可考而索。至其世代傳授之詳，則固不能以備知也。作四裔考第二十四，凡二十五卷。

教師學生必備！

最新穎，最精確，兩大參考圖。

中華最新形勢大地圖 定價一元二角

本圖依據最近形勢繪成，爲中華大地圖中出色之創作，其特點有三：（1）國內建設事業，年來孟晉無已，鐵道敷設，日有進展，尋常地圖，每多遺漏，本圖關於「龍海」、「蕪乍」、「杭江」、「玉萍」諸路，無不詳細列入，沿路各站如西安墟、洪運、雲港、宣城、南京、路盤、龍游、萍鄉等均一一繪出，使讀者明瞭最新交通之狀況。（2）世界形勢日益嚴重，邊疆問題及失地賠辱，歷永矢弗忘，使可奮發有爲，本圖於九一八事件導火線之古林、萬寶山，特別詳繪，以資認識，吉會鐵路及齊齊哈爾至大黑河最近完成之鐵道，亦據實繪成。西康德格，一度失守，現已收復，特將地名補入，以引起注意。（3）總理實業計劃，爲研究地理者所應知，本圖於南方大港之廣州，東方大港之乍浦，北方大港之青河口所在地，俱詳加說明，俾閱者一覽了然。

世界最新形勢大地圖 定價一元二角

本書與中華圖爲姊妹作，除具有世界地圖應備之一般特質外，並注意政治與地理之關係，凡中國駐外各國公使大使領事總領事所在地，俱有鮮明之紅線指出，一望可知，插圖方面，增入地球繞日圖及八大行星圖，使閱圖者無形中可獲得天文上之常識，全圖譯名中英對照，既極翔實，又便參考，備此兩圖於教學效率上，有甚大之進步。

005238

